

國立清華大學  
博士論文

語言演變與歷史地理因素

— 莆仙方言：閩東與閩南的匯集

Language Change and its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Factors  
—Puxian dialect: a combin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ern Mins



所別：語言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曹逢甫  
學生：劉秀雪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一月

## 摘要

本論文研究焦點在於將莆仙方言的聲、韻、調、及文白異讀等各方面的音韻現象，與閩東、閩南的音韻現貌做比較；並採取優選論(Optimality Theory)進行語言接觸演變的理論分析。分析重點在於找出三區閩語音韻表現的異同之處，再經由相互比較找出閩語方言接觸演變的特色。

從聲母的比較中發現，莆田很積極地參與沿海閩語區出現的各類音韻變化；包括古鼻音聲母去鼻化(閩南)、發音部位同化(閩南)、發音方式同化(閩東)等都存在莆仙方言中。這些音韻變化在莆田的現象與其他兩區並不完全相似；如古鼻音聲母去鼻化後，並不與廈門同樣讀為濁阻塞音，而是讀成清阻塞音，聲母類化音變時，福州話只有舌根音消失，但莆田連雙唇音也跟著不見。

韻母部分，莆田同時出現閩南式的韻尾丟失、閩東式的韻尾簡化、無鼻化韻、以及元音共諧等音韻現象。整體而言，莆仙表層音韻組合，是三區中相對**無標的**(unmarked)；如輔音韻尾與聲母的互動中，「紅鼻」/aŋ p<sup>h</sup>i/一詞，在閩南是[am p<sup>h</sup>i]，閩東為[aŋ mi]，莆仙則是[am mi]。就某個層面來看，莆仙方言匯集了閩東、閩南特色於一身；其混合模式是主動地擷取鄰近方言高階的音韻限制來融入自身，使得整個方言結構不斷朝著「相對的無標化」邁進。

在理論分析部分，我們對優選論與語言演變以及語言接觸演變，都提出了具體的主張。語言演變在優選論中是以位階重排的方式詮釋，由於大規模的語言演變都是基於外在社會因素(如語言接觸)與內在語言心理因素的互動而形成(Aitchison, 2001)，因此大規模的位階重排也只會兩方因素的互動下才發生，語言接觸演變就是其中一種。莆仙發生過兩次重大位階重排，與閩南共同經歷白讀層演變後，先是面對了文白層次競爭、而後又擷取大量的閩東限制位階。

語言接觸演變可分成兩類，區域地理式與克里奧式；莆仙方言接觸現象歸屬於「區域地理式」的語言接觸，其特徵是以**音韻限制高升**所主導的位階重排，亦即音韻限制在這類演變中會取得相對高階的位置，表層音韻結構會「相對無標化」。克里奧式接觸則是兩種語言的位階限制相互競爭，音韻限制與信實限制常都各有勝負。

##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is a study of Puxian dialect and focuses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astern Min (EMin), Puxian and Southern Min (SMin) phonology, which all belong to coastal Min dialects. Optimality Theory is adopted here to offer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or language/dialect contact and change.

From the comparison of sound changes in the three areas, we find Puxian has been aggressively participating in various phonological changes of coastal Mins, including the denasalization of ancient nasal initials (SMin), regressive place assimilation (SMin), progressive manner assimilation (EMin), coda simplification (EMin), vowel harmony (EMin) etc. These sound changes in Puxian differ in some way from those in the other two dialects. For example, the outputs of denasalization in SMin are voiced obstruents, but they are voiceless obstruents in Puxian; and in the progressive manner assimilation of EMin, only velar consonants would disappear between vowels, but both velar and labial consonants vanish during this change of Puxian.

Generally speaking, the surface phonological structure of Puxian is the most unmarked among the three. For instance, in the interaction of adjacent coda and onset within a word, a compound word like *red nose* /aŋ p<sup>hi</sup>/ would surface as [am p<sup>hi</sup>] in SMin, [aŋ mi] in EMin, and [am mi] in Puxian, which shows a combination of EMin and SMin in a sense. In sum, Puxian has absorbed high-ranked phonological constraints from both E. and S. Mins to make its surface form less and less marked.

I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we argue that language change can be explained with constraint re-ranking in OT. Since a large scale of language change is trigger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language external factors (like language contact) and internal factors (Aitchison, 2001), a large scale of constraint re-ranking would only occur for the same reason. There are two major constraint re-ranking in diachronic Puxian phonology. After it underwent the sound changes of colloquial stratum with SMin, Puxian first came across a ranking competition between colloquial and literal strata, and then, it incorporated a large amount of EMin highly ranked phonological (markedness) constraints into its previous ranking.

The sound change of language contact, in our opinio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types, geographical feature spreading and creolization.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s the way of constraint re-ranking. The former type features the promotion of markedness constraints, i.e., the markedness constraints become highly ranked and the influenced language shows The Emergence of The Unmarkedness. And the process of creolization is just a ranking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related languages. Puxian and most Chinese dialect contacts belong to the first type.

## 誌謝辭

除了封面的指導教授跟作者外，一本博士論文的完成，背後一定有許多無名英雄。而他(她)們唯一可以出現的地方，自然就是誌謝辭這一頁。

首先感謝論文口試委員們，何大安教授的目標指引，鍾榮富教授的細心審閱與建議，連金發教授與黃慧娟教授都是在清華一路指導我上來的明師，不管是專業知識或做研究的態度；因為有他們，這本論文才能以較可讀的面貌呈現。

發音人也是構成本文的重要英雄。特別要感謝 2000 年夏天在廈門大學協助我收集語料的蘇碧荔，一個來自荔城莆田的中文系學生。還要感謝來自仙游的黃金洪鼎力相助，又提供語料、又提供論文的；當然更要謝謝讓我有機會認識這些學生的李如龍教授。還要謝謝提供我小稱詞語料的 65 位福建各地發音人，是他們讓我親身見識到閩方言的多變與有趣。其後，非常感謝 2001 年冬，碧荔媽忍受我一天八九個小時的田調摧殘；也謝謝 2002 年夏，莆田的翁與謝、仙游的陳與謝四位先生；還有幫我尋找並安排發音人的莆田、仙游兩地的台辦工作人員。

我的指導老師，曹逢甫教授，很幸運也很高興能有這樣的指導老師。在需要時隨時提供幫助，且每每從我雜亂的敘述中，指引出明確可發展的方向；也不時點醒我一些固執的想法。老師一直都是很和藹可親的，從不催促，總任我隨意發揮自己的想法，再適時的提出規範。諸多種種，其實對老師是我怎麼說謝都不夠的；即使畢業了，未來還是要靠老師繼續不斷的指導。

家人從不終止的支持也是本論文完成的動力之一，謝謝媽媽、伯母、堂哥等，雖然不知道語言學是什麼，還是讓我一路唸下來。謝謝姊姊們，及姊夫們，總在我需要的時候隨時伸出援手；也謝謝妹妹從不說不的支持。一直很慶幸自己在這樣一個大家庭，因為有你們。

還要感謝語言所諸位老師，梅廣教授、王旭教授、張光宇教授、張月琴教授、蔡維天教授、林宗宏教授，蘇宜青教授的指導，以及所辦姚姐、方姐這一路的協助。所胞們的陪伴與幫忙也是陪著我撐過來很重要的一環，謝謝瑞娟與偉哲在口試當天的大力幫忙，謝謝詩綺陪我走過最忙的這個學期。還有雅音、漢君、銀鈴、柏毅、易達等，謝謝一起走過的清華歲月。

本論文曾獲得

2000 年中華發展基金會補助

2002 年中研院語言所田野調查獎學金

前言 .....	1
<b>第一章、緣起與相關基本概念 .....</b>	<b>3</b>
1.1 本文研究焦點 .....	3
1.2 語言演變與其動因.....	7
1.3 語言演變類型 .....	8
1.4 語言接觸 .....	9
1.5 優選理論 .....	10
<b>第二章、莆仙方言介紹 .....</b>	<b>14</b>
2.1. 地理歷史背景 .....	14
2.2. 莆仙方言特點簡介.....	16
2.3. 莆仙音韻系統簡介.....	19
2.3.1. 聲母.....	19
2.3.1.1 聲母類化音變 .....	21
2.3.1.2 輔音韻尾與聲母的互動.....	23
2.3.2. 韻母.....	25
2.3.3. 聲調.....	27
<b>第三章、閩東音韻系統 .....</b>	<b>29</b>
3.1 聲母 .....	29
3.2 韻母 .....	31
3.3 聲調 .....	34
3.4 音節結構 .....	36
3.4.1 閩東音節結構.....	37
3.4.2 音節全表.....	40

3.5	聲韻調特殊現象探討.....	45
3.5.1	聲母類化音變.....	45
3.5.2	本、變韻.....	49
3.5.3	本、變調.....	53
3.6	音韻限制綜合分析.....	61
3.6.1	聲母與輔音變化.....	61
3.6.2	元音、韻母變化.....	66
3.6.3	閩東音韻小結.....	76

## **第四章、閩南音韻系統..... 77**

4.1	聲母.....	77
4.1.1	古鼻音聲母的演變.....	79
4.1.2	聲母與韻尾的互動.....	87
4.2	韻母.....	90
4.2.1	閩南的單元音.....	91
4.2.2	閩南陰聲韻.....	95
4.2.3	閩南語的陽聲韻與入聲韻.....	102
4.3	聲調.....	107
4.4	音節結構.....	111
4.4.1	閩南音節結構.....	112
4.4.2	閩南音節表.....	114
4.5	音韻限制綜合分析.....	119
4.5.1	文白異讀.....	119
4.5.2	聲韻結構限制.....	123
4.5.3	音節結構限制.....	130
4.5.4	閩南音韻小結.....	132

## **第五章、莆田方言一與閩東、閩南比較..... 134**

5.1	聲母	134
5.1.1	古鼻音聲母的演變	135
5.1.1.1	古鼻音聲母在閩東、閩南方言的演變	136
5.1.1.2	古鼻音聲母在莆田方言的演變	138
5.1.1.3	古陰聲韻及其他	149
5.1.1.4	小結	153
5.1.2	聲母類化音變	154
5.1.3	鼻音與阻塞音的互動	163
5.2.	韻母	167
5.2.1	莆田的單元音	168
5.2.2	陰聲韻、入聲韻與陽聲韻比較	171
5.2.3	古陽聲韻的演變	172
5.2.4	元音共諧變化	176
5.3.	聲調	180
5.4.	音節結構	182
5.4.1	莆田音節結構	182
5.4.2	莆田音節表	184
5.5.	莆田音韻小結	188

## 第六章、莆仙方言—內部次方言比較 189

6.1	聲母	191
6.2	韻母	193
6.2.1	鼻化韻比較	194
6.2.2	撮口韻比較	201
6.2.3	韻母綜合比較	210
6.3	聲調	215
6.4	音節結構	223
6.5	莆仙內部方言比較小結	225

## **第七章、語言接觸演變之理論分析 ... 227**

- 7.1 語言演變的 OT 詮釋 ..... 228
  - 7.1.1 文白異讀與強勢詞彙優化論 ..... 229
  - 7.1.2 信實限制與音韻限制 ..... 231
  - 7.1.3 語音的可聽辨度，聲學特徵，與發音便利性 ..... 232
- 7.2 莆仙的共時音韻 ..... 234
- 7.3 語言接觸的音韻特色 ..... 235
  - 7.3.1 閩語方言(語言)接觸特色 ..... 235
  - 7.3.2 莆仙方言接觸的音韻特色 ..... 237
- 7.4 語言接觸演變與優選論 ..... 239

## **第八章、結論 ..... 243**

- 8.1 莆仙方言的代表意義 ..... 243
- 8.2 語言演變與優選論 ..... 244
- 8.3 餘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 245

## **參考書目： ..... 248**

## **References: ..... 253**

# 語言演變與歷史地理因素

## --莆仙方言：閩東與閩南的匯集

### 前言

**語言**是一個既「個人」又「社會」的矛盾體，嚴格說來，每個人的語言都與他人有些不同；但，在單一語言體系中，這些不同只像是同一個色系裡或深或淺的些微差異。也許，有些人像深藍，有些人像淺藍，但組在一起終歸是個彷彿均質的藍色群體。

**語言接觸**，就像是不同色系的個體相遇；當一滴藍落在黃色群體中，改不了黃色的本質，反之亦然。但如果藍與黃在某個容器中不分高下地僵持著，日積月累之下，我們會發現，這整個群體成了既非藍也非黃的綠色。莆仙，就是這麼一個容器，我們可以由這其間看到，語言如何在各類的不同中，謀求自己的均衡點。

前言：閩東、莆仙、與閩南的音韻關聯，有著多重的牽扯。一個是地緣性，如我們所見，莆仙因為介於兩大方言勢力之間，所以受到兩邊不少音韻壓力；而三區方言同在閩境，閩東閩南之間也一定持續著有些互動。一個是輸入的詞彙，有很大的相關；閩語詞彙的來源：閩語形成之初的北方移民、唐宋時期的文教傳播、當地土著。前兩個層面應該是三地大同小異，北方移民跟後期的文教傳播，個中的組成內容在三地應該是極為相似的。惟一較可能會有所差別的來源是：當地土著。三區土著之間也許不見得有很大的差異，但差異度應該高於來自北方的移民；一來閩語

北方移民的來源地相近，二來動亂的北方，語言互通性應該高於安穩的南境。

以我們所見的閩東、閩南語跟北方漢語其實都有很大的傳承性在，因此無可諱言地，北方移民以及文教傳播的勢力佔了整個閩語組成的大宗。所以過去很多學者研究不見得看重當地土著的語言影響力，可是依照語言接觸或混合語(Creole)的「規律」，挾優越文教優勢而來的北方話確實會佔領主要詞彙層，甚至很多語法層面；但很多基本詞，以及語音、語法原則，都難免會沾染上南方土著的特色。詞彙上我們確實看到南方的勢力，如「囧、骹」等，例子也許不多，但絕對都是核心的詞彙。試想，如果南方語的人口不多，能夠在文化程度偏高的北方話中取得一席之地嗎？

當然三方會形成區別，除了土著勢力，還有一個重點是：時間與空間的區隔。即使三者間一直有些互動，但近代之前，交通不便的閩境，這些互動都不會是大規模的；也因此三區方言都有著足夠的獨立性，在千年的時間裡，琢磨出自己一套音韻語法系統。也琢磨出我們目前所見的閩東、閩南、莆仙等三個沿海閩方言，明明使用詞彙大多相似，卻無法以口語交流。

這是三區的背景，莆仙的內部情況自然又複雜一些；三區某種程度地獨立發展是事實，但莆仙地區，不管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即便突出，但明顯的就某種程度仍舊是依附於鄰近兩大方言之下。所以它的獨立是有限制的。莆仙方言區塊很像是一個不夠密實的容器，雖然將莆仙納入其間孕育著，可是兩邊的強大方言勢力影響卻是高壓地循著容器上的孔隙，緩緩泌泌地流入。於是我們看著它隨著時間與環境勢力的變化，染上一層又一層的色彩，在時間流中逐步轉變著。而這其間的過程，怎麼變？如何變？為什麼變？我們將會在文中一一道來。

# 第一章、緣起與相關基本概念

**緣起：**本文研究核心在於莆仙地區語言接觸現象。一開始的出發點是探索閩語小稱詞的變化，收集了六十幾點語料後，發現語言演變跟地理、歷史環境有著密切關聯；因為地緣關係或相關聯的歷史背景，使得方言間形成所謂的區域特徵，也可說是該區共有的某些音韻限制。我們忍不住好奇這些區域特徵或區域共有的音韻限制究竟是藉由怎樣的地緣性或歷史背景而形成；於是乎，本文主要目的便在於找出這些區域共有的音韻限制究竟如何成型。

在小稱語料的多點比較中，我們發現方言接觸地帶的語言演變較諸核心地帶來得快速，且常有一些出人意料之處；同時也注意到語言接觸演變在一個方言區裡的擴散速率不一，特別是在城關與郊區的對比上。過去方言調查因為限於時間人力等，總是以一區的城關方言為代表點，代表該區整個語言特徵。這種代表點的方式有一定好處，藉由代表點的比較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主要方言特徵以及與其他方言間的異同等。然而這種方式模糊了方言內部差異，我們在收集語料過程看到列為同區的其他次方言點，與該區代表點不見得有一致的行為表現。基於方言接觸地帶的多變性以及城關與郊區在語言演變的不平行發展，我們針對位處閩東、閩南方言交界地帶的莆田、仙游方言區進行多點調查；希望藉著這些相關方言點比較，可以看出方言接觸所導致語言演變的先後順序，以及演變的方向模式等。

## 1.1 本文研究焦點

本文研究焦點在於將莆仙方言聲、韻、調等各方面的音韻現象，與閩東、閩南的音韻現貌做個比較；並依此進行語言接觸與演變的理論分析。選擇以這三區的方言進行比較分析的理由如下：(1)三區都屬於沿海閩語，早期移民入閩的途徑相似，同時也不像內陸閩語容易受到客家話或贛語的影響，可說是保留較純粹的閩語特

色。(2)莆仙位置介於閩東與閩南之間，完全在兩區的環繞之下。(3)閩東與閩南在聲母、韻母與聲調上都有一些不同點，而莆仙的語言表現卻是介乎兩者之間。

本書的比較分析著重在沿海三區閩語音韻表現的異同之處，由這些異同可以看出閩語方言接觸演變的一些特色；三區的音韻現象的異同之處可概述如下列三表：

	福州	莆田	廈門
濁阻塞音	.	.	√
古鼻音聲母去鼻化	.	√	√
輔音部位同化	.	√	√
聲母類化音變	√	√	.

表(1) 沿海閩語聲母演變之比較

上表可以看到沿海方言中只有廈門方言還保留著濁阻塞音[b, d/l, g]，這些濁阻塞音並非源自古濁音聲母，而是來自古鼻音聲母去鼻化。古鼻音聲母去鼻化現象出現在莆田與廈門二區，莆田部分古鼻音聲母去鼻化後，目前是讀為相對應的清阻塞音[p, t, k]，有一部分古鼻音還是保留鼻音[m, n, ŋ]的讀法。這三區聲母目前有兩個主要音變現象，包括了廈門的輔音部位同化，即單詞內的前字輔音韻尾同化於後字聲母的發音部位，如「番麥」/huan beʔ/ → [huam beʔ]；與福州的聲母類化音變<sup>1</sup>，單詞內的後字聲母受到前字韻尾的發音方式影響而同化，如「大嫂」的後字聲母/s/因為處於兩個元音之間而濁化，/tuai so/ → [tuai lo]；表上也可以看到莆田地區是兼具了兩類變化，如單詞「紅鼻」會同時發生發音方式的順向同化(progressive assimilation)與發音部位的逆向同化(regressive assimilation)，/aŋ p<sup>h</sup>i/ → [am mi]。

從表(1)聲母的比較中可以發現一個現象，莆田似乎很積極地參與沿海閩語區出現的各類音韻變化；包括去鼻化、部位同化、發音方式同化等都有。這些音韻變化是不是在莆田的現象與其他兩區都相同？並不完全相似，有一些有趣的差異出現。如古鼻音聲母去鼻化後，並不與廈門同樣讀為濁阻塞音，而是讀成清阻塞音。在聲母部分我們會陸續討論到三區的古鼻音聲母去鼻化、輔音發音部位同化，以及聲母

<sup>1</sup>這一類音變現象在陶燠民(1956)《閩音研究》一書中定名為「聲母類化」音變，而後一直沿用至今；這個術語的涵義是指詞組連讀時，後字聲母受到前字韻尾的語音特質影響而產生的語流音變。

類化音變等現象；同時說明莆田音變與其他兩區的差異所在，以及這些差異所代表的意義。

韻母部分的差異之處列在表(2)，閩東跟莆田都存在撮口呼，如國語之中的「魚」，這兩區都讀為[y]韻，廈門則因不容許撮口呼，所以讀為[i]韻。本變韻與雙韻尾現象為福州話獨有，雙韻尾指一個音節中同時有著元音以及輔音韻尾，如[auŋ]韻裡頭的[u, ŋ]都是韻尾。本變韻是指福州話中有一些雙韻尾韻會有「因調別韻」現象，因此同一韻中會有本韻與變韻二讀；如[ouŋ/auŋ]韻，在「陽平、陰去、陽去」三個單讀調位置讀[auŋ]，其他位置都讀[ouŋ]韻。

	福州	莆田	仙游	廈門
撮口呼	√	√	√	×
本變韻	√	×	×	×
雙韻尾	√	×	×	×
古輔音韻尾簡化	√	√	√	×
古輔音韻尾丟失	×	√	√	√
鼻化韻	×	×	√	√

表(2) 沿海閩語之韻母比較

古輔音韻尾簡化指的是中古音系中的輔音韻尾[p, t, k, m, n, ŋ]的發音部位都簡化為一，只剩下[ʔ, ŋ]兩類韻尾；古輔音韻尾丟失則是[p, t, k, m, n, ŋ]變為[ʔ, ~]，鼻輔音音段完全失落，只留下鼻音成分出現在其前的元音上，也因此形成了鼻化韻。莆田輔音韻尾簡化與丟失兩類變化都出現，廈門話讀為鼻化韻的在莆田同樣沒有鼻音韻尾，如「盤」讀[pua]；廈門話讀做[p, t, k, m, n, ŋ]的韻母，莆田則都讀為[ʔ, ŋ]。鼻化韻不存在於莆田音韻中，但同區的仙游縣還保有鼻化韻，且與閩南呈現完整對應關係。

在本書接下來的討論裡，韻母部分主要焦點在於撮口呼、古陽聲韻的演變、鼻化韻、韻尾丟失、韻尾簡化等現象如何出現、存在於莆仙音韻之中。

三區聲調部分的比較如表(3)，具體的區別在於福州的每個調類的連讀調不只一個；而廈門每個詞的連讀調都只有一個，陽調類連讀則多是低調。莆田的現象基本上包括了這兩區的部分特色，但又欠缺福州、廈門各自的規律對應。

福州	七個單字調，但每一個單字調搭配不只一個連讀調；因後字聲調而變。連讀調合流較單字調普遍，除了入聲外總共分成三類
莆田	七個單字調，大多的單字調都搭配不只一個連讀調，但陽調類的連讀仍多低調
廈門	七個單字調，每個單字調各有一個連讀調。陽調類的連讀調都為低調

表(3) 沿海閩語之聲調比較

我們在第六章的莆仙內部方言比較中，針對莆仙聲調變化，提出「聲調與語調」的互動假設；每個語言都有偏好的語調調型，這些調型或多或少地主宰了聲調變化趨勢。

閩語的聲調變化一向是音韻討論上的難題。閩南語的聲調連讀現象一般被視為缺乏內部音韻動機，偏屬於詞彙性成分；因為連讀變化時，鄰近音的聲調沒有任何區別作用。閩東聲調連讀變化就某個層面來說是有具體音韻動機的，會因為後字的起首調值而有不同連讀調，但是閩東話為什麼在非入聲調的連讀變化中會分成三類不同演變，同樣找不到具體音韻動機。

所以在聲調部分，主要探討焦點在於閩語的連讀調與單字調這兩類區別形成的背後動機。文中比較了閩東、閩南次方言的聲調變化，找出兩區的變化特徵之後；又進一步比較了莆仙內部的連讀聲調變化現象。由莆仙次方言的聲調變化討論中，發現到「聲調與語調」的互動在莆仙連讀調扮演決定性因素。整體來看，閩語單字調與連讀調區別形成的原因，不管是閩東、莆仙、或閩南的聲調變化，應該都是受到「聲調與語調」互動的影響而衍生；只是語言使用者對聲調連讀變化後的產物可能會有一些各自不同的解讀，才演變成目前這樣的連讀調、單字調互補分布現象。

綜合三區在聲母、韻母、聲調等層面的比較分析，在書中我們對語言接觸與演變，提出了具體的主張，這些分析主要是建構在優選論的分析模式上。在聲韻調的變化上，我們看到莆仙絕大部分的表層音韻組合，都是三區中相對**無標的**(unmarked)。如輔音韻尾與聲母中的「紅鼻」，在閩南的變化會是[am p<sup>h</sup>i]，閩東為[aj mi]，莆仙則是[am mi]。簡單說來，語言接觸演變至少可分成兩類，莆仙方言接觸現象歸屬於「區域地理式」的語言接觸，這類接觸演變，在音韻變化上，是以**音**

**韻限制**主導的位階重排，意即音韻限制在這類演變中會取得相對高階的位置。

在本書的第二到四章，我們分別介紹了莆仙當代音韻、閩東、閩南音韻等，在第五章則是以莆仙音韻現象為主，佐以閩東閩南的相關資料進行歷時與共時的比較分析；第六章討論的是莆仙內部方言差異，第七章則將相關音韻現象以語言接觸演變及優選論加以分析整合。最後一章為本書的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接下來是本書的相關理論背景，首先討論語言演變的發生與主要動因；再來是語言演化的兩大因素，歷史(譜系樹)與地理(波形擴散論)的相關論點。第三部份是前人對語言接觸的觀點，最後則介紹本文主要採用的音韻理論分析模式，優選理論。

## 1.2 語言演變與其動因

語言是人類社會群體的產物；伴隨著整個群體的成長、老化、新生，語言一直處於變動狀態。不變的語言是死的語言，因為只有不再被人們於日常生活中使用，才可能維持不變。十九世紀學者們用比較法研究語言何時改變、如何改變、以及改變了什麼？當代研究焦點則是：語言為什麼改變？

Aitchison (2001)提及造成語言演變的因素可分為兩大類：外在的社會語言因素與內在的心理語言因素。前者包含了(1)時興，如紐約音/r/的興起，青少年流行詞彙等。(2)語言接觸，包含底層效應及借用；前者如原來以閩南語為母語的人在學習國語時，會將母語的發音習慣沿用到國語的使用上。後者則如現今台灣閩南語中借入大量的國語詞彙，英文裡含有大量的拉丁、法語詞彙等。(3)需求，如罕用、過時的舊詞常會隨著時間消失，而新詞也會因應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不斷地衍生。內在心理因素主要是發音與聽辨上的需求；如韻尾輔音簡化是基於輔音出現在音節末梢時，較難發得完整；這也使得聽辨難度大增，所以容易丟失或簡化；這現象普遍見於法語以及許多漢語方言中。大部分語言都有的輔音叢同化或刪略現象，也是基於發音與聽辨上的考量。而外在社會語言因素所引發的改變之處常常是語言裡原本就易於產生變化之處，如韻尾或輔音叢等的簡化。

語言本身要求的系統性對稱也是演變的可能起源。人類的記憶容量，就近期研究發現，只要將材料以良好的組織系統儲存，便可以無限擴展。於是語言傾向於保

有完整的系統對應，以利於記憶；也因此語言裡只要是成系統性對應的部分，較不易更動，而缺乏系統對應者，則容易更動以尋求一個對稱結構。如早期英文中，清塞音、擦音與濁塞音、擦音大多兩兩成對，只有「ʃ、h」沒有相對應的濁音。

清	p	t	k	f	θ	s	ʃ	h
濁	b	d	g	v	ð	z	ʒ	

表(4)

後來自法文借字如 *rouge, beige* 等引入「ʒ」，使系統更加對稱。法文中有許多語音並不存在於英語，如前圓唇元音等，這些語音進入英文都會調整成英語語音系統所容許的語音，如「y」→「iu」，惟獨「ʒ」因為填補了系統空缺，所以完整借入。

總之語言演變的發生主要是基於上述的社會、心理、以及語言系統性的要求，而且常常不是單一因素所造成的；如語言接觸與系統對稱性兩者同時作用，才使得「ʒ」引入英文之中。

### 1.3 語言演變類型

語言演化研究有兩種主要觀點，一個是譜系樹(family tree)，一個是波形擴散論(wave theory)；這兩種觀點也代表著演化過程中歷史與地理的兩股作用力。前者始自施萊歇爾(A. Schleicher 1862)對印歐語言研究上所提出的理論；譜系樹的說法認為語言的發展就像樹支歧生而出的狀況，越早分化開的語言彼此關係就越遠，從而有了語系、語族、語支、以及最底端的語言、方言等概念。同一個母語衍生出來的語言，在結構與語音上都可以找到一定的對應性。這一類的研究得利於印歐語言是在相對獨立的環境中從原始印歐語發展出來，未曾受到其他語系的強烈影響，所以不管是結構或語音可找到眾多對應。本理論在解釋其他語系如漢藏語系內漢語方言的變化，或後期印歐語系不同語支之間的相互影響上有些不足，所以波形擴散論因應而生。

波形擴散論的創始人是施密特(J. Schmidt)，施萊歇爾的學生。這個理論的興起

是爲了解釋許多地理相近的語言間，即使它們分屬於不同語支，往往有些特殊的相似點存在。本理論認爲各個語言或方言的特點就好像石子投入池塘後形成的波浪那樣地擴散開，使得不同的語族、語支間呈現出相互交叉的共同特點。波形擴散論後來在方言地理學(或稱語言地理學)上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方言地理學的研究始於十九世紀後葉，用詢問表和採訪錄音的方式做詳盡調查；關注焦點是地域上有所差異的詞彙。在印歐語系一類的游牧型語言體系中，由於語言群體處在一個孤立的環境，所以一個語言的歷史或譜系因素會扮演較重要的角色；而在漢語方言農耕型體系裡，地理鄰近語言或方言間的相互影響對語言演變的決定因素相對大些。因此，本文也特別強調語言地理類型的演變；然而與過去著重於詞彙差異的研究有所差別的是，本文的研究焦點主要在音韻規則的接觸、轉移、與演變。

橋本萬太郎於《語言地理類型學》書末提到：對於現代語言學家，最有興趣探討的是語言結構發展原理。而語言歷史上的演變，大部分都不是由該語言內在的因素引起的。那麼，比親屬關係更重要的是跟周圍語言的互相影響，和作爲其結果的整個結構的區域性推移和歷史發展，這便是提倡地理類型學的原因。這也是我們感興趣的緣由。

## 1.4 語言接觸

語言接觸的最簡單定義就是在同一時地裡，有不只一種語言在使用著。這可能是兩個單一語言的族群，在同一時地短暫相處，沒有多少交流便分道揚鑣；也可能是相處時日一久後，部分語言使用者爲著溝通的需求，開始使用不只一種語言，語言接觸隨之開啓。語言接觸的結果呈現多樣性，從小部分的借字到形成一個新語言都可能。其間的差異主要源自於接觸層面與時間的多寡、彼此間的社經政治關係、語言間的相似程度等。大部分語言或多或少都受到語言接觸的影響，造成一些不同程度的特徵轉移，像英文就從法文、拉丁文、希臘文中借字不少。

陳保亞(1996)說到語言接觸可以分爲自然接觸和非自然接觸。自然接觸是指在同一空間不同語言的相互接觸；中國少數民族地區普遍分布著漢族，漢語和少數民族語言在相同地區進行的接觸屬於語言的自然接觸。隋唐時代日語和中國北方漢語的

接觸，以及六朝時日語和中國南方漢語的接觸屬於非自然的語言接觸；這種接觸不是在同一個空間展開的，而是在不同的空間通過文字傳播或文獻翻譯展開的。

除了直接與間接接觸方式的差異外，語言接觸其實可再細分為兩類不同狀況，狀況一、長期多語的環境，為著溝通或翻譯的便利使然，使得語言相互間的語法與詞彙結構越來越近似。狀況二、地理位置相近的不同語言，彼此間藉由緩慢的語言特徵散播傳遞，逐漸形成某種語言地理類型。莆仙方言與閩東、閩南的互動無疑是種自然接觸，但與過去文獻常討論的雙語雙方言等語言接觸現象，也就是狀況一的情形，顯然有所不同。莆仙方言與閩東或閩南的接觸不像雙方言現象那麼短兵相接，絕大多數使用者仍只習慣於單一方言；這種方式顯然是與狀況二較為類似。然而，我們在莆仙所看到語言接觸的音韻變化現象又常是遍及整個方言群體。在此我們主要疑問是：狀況一與狀況二，這兩類不同的語言接觸現象，所導致的語言變化過程是否有別？我們在第七章的理論分析中，針對這兩類區別提出具體假設。

語言接觸過程，一般普遍認為詞彙層次是較易受到影響而更動的，語音、音韻次之，最後是句法；我們這裡探討的都是音韻方面的演變，就整個語料來看，莆仙的語言接觸演變至少已經深入到音韻層次。但是我們就蒐集到的語料以及前人的文獻來看，莆仙方言裡多數詞彙表現行為跟閩南一致，究竟公認較易更動的詞彙層次是不是已經大幅更動，我們並不那麼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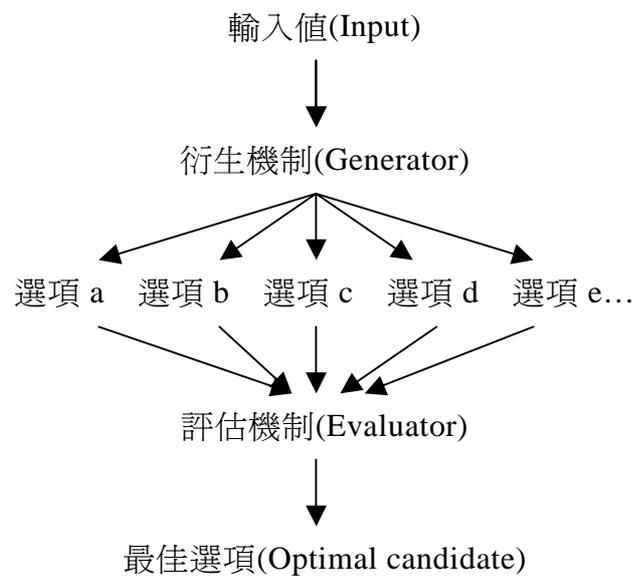
就黃(2001)的研究，莆仙的詞彙還是有相當的獨立性，它所保留的閩南體系詞彙明顯多於閩東。而就第二章到第六章的相關比較研究可以發現，莆仙目前許多音韻限制都是採行閩東，因此，對莆仙方言這樣的語言接觸模式，需要進一步研究探討它們整個演變的過程與動機。

## 1.5 優選理論

由於本文主要討論的是音韻結構上的演變，所以選擇以當代音韻理論：優選理論為主要的論述分析工具。優選理論由 A. Prince & P. Smolensky (1993)以及 McCarthy & A. Prince(1993)等提出，跟傳統的規則分析(rule-based analysis)模式有別，是一種以**限制**為基礎的分析方式(constraint-based analysis)。該理論主張語言的

共性(universality)源自所有語言都有著相同的各類**限制**(constraints)，而語言的殊性(specificity)是因為這些共同的限制之間有著不同的**位階**(ranking)排列。

**限制**是可以違反的，通常語言會為了符合高位階的限制而犧牲或違反一些低位階的相關限制。一個**輸出值**被選出，並不是因為它符合了所有限制的要求，而是相對於其他**選項**而言，它只造成了最小的違反(minimal violation)。優選論的基本運作模式如下：



表(5)

語言形式的產生是由衍生機制 GEN(ERATOR)就輸入值(Input)繁衍出各個可能的選項(Candidates)，這些選項經由評估機制 EVAL(UATOR)依照語言的限制位階(Constraint Ranking)篩選後得出最佳選項(Optimal Candidate)，也就是語言表層形式中的輸出值(Output)。

本論文選擇以**限制**為基礎的優選論，而非其他以**規則**為基本機制的音韻理論，來進行整個音韻演變過程的討論分析，主要原因有二；一、優選理論的限制群主要分為兩大家族，信實限制(faithfulness constraints)與音韻限制(phonological constraints)；這兩大限制家族體現了語言演變過程中兩股不同的拉力：維持不變(信實限制)與語言使用過程的「聽得清楚、發得容易」(音韻限制)等。語言之所以會發生變化，通常是這兩股拉力相互抗衡的結果；所以藉由優選論的論述模式，可以具

體捕捉語言演變過程中「變」與「不變」的抗爭。

音韻限制與信實限制是優選理論中的兩大限制家族；前者針對表層結構的音韻和諧性而限制，強調說話者發音過程的便利性；如 **NO CODA** 與 **\*NC̥**<sup>2</sup>等限制都是。後者則是要求輸入值(或稱底層形式 underlying form)與輸出值(或稱表層形式 surface form)間有著一致的對應關係，這類限制屬於音韻與構詞的介面，因為評估該類限制是否違反的方式是檢查相對詞彙(Lexicon)層面的輸入值與表層音韻的輸出值是否對應。信實限制又分成兩類，主管音段信實的 **MAX**(底層結構上的音段必得出現在表層結構上)與 **DEP**(表層結構所具有的音段，底層也必須存在)，以及主管音韻特徵信實的 **IDENT**。

二、語言中的限制是有限的，同一個限制常可以解釋過去許多不同的音變規則，這類現象也是過去提到的規則之間共謀行徑(conspiracy)。前面提到的 **NO CODA** 與 **\*NC̥**等音韻限制若處於高階的話，語言可能會採取一些不同的手段來達到這些目的，如 **NO CODA** 可能藉由刪除(deletion)，將 **CVC**→**CV**，或換位(metathesis)，將 **CV.VC**→**CV.CV**，等方式完成。而 **\*NC̥**可能同樣藉由刪除、將鼻音之後的輔音濁化、或兩個輔音完全同化的方式來達成。

下表顯示的是優選理論的評估篩選過程，左上方欄位顯示的是輸入值，第一行是由衍生機制列出的可能選項，第一列則是評估機制的限制位階。

/輸入值/	限制(1)	限制(2)	限制(3)
☞ 選項 a.			*
選項 b.	*!		
選項 c.		*!	*

表(6)

欄位中的一個「\*」記號表示該列選項違反該行限制一次，「!」表示這個選項嚴重違反了某高階限制而出局；出局後的欄位會以陰影遮住，表示其後的違反與整個評量結果無關。「☞」用來標示出選項 a 為最佳選項，虛線表示其左右的兩個限制彼此位

<sup>2</sup> NO CODA: 即無輔音韻尾，音節核心之後不許有輔音出現。\*NC̥: 鼻輔音之後不能跟著清輔音。

階平等，實線表示其左方限制的位階高於右方，最佳選項通常會避免在高位階的限制上造成違反，甚至不惜違反低位階的限制來滿足高位階的要求。如我們在上圖所見，選項 a 與 b 同樣都只違反了這三個限制中的一個，可是 b 所違反的是高階的限制(1)，所以 a 成了最佳選項。

## 第二章、莆仙方言介紹

### 2.1.地理歷史背景

依據《福建省志·方言志》(1998)所言，莆仙方言通行於莆田市所轄的莆田縣、仙游縣、城廂區和涵江區；以莆田市的城關話爲代表，使用者約兩百多萬人。莆仙方言俗稱興化話，因爲莆田仙游兩縣在宋代時爲興化軍駐地，明清時則設爲興化府。在南朝劉氏時代莆田即已置縣，李如龍於《福建方言》(1997: p. 64-5)提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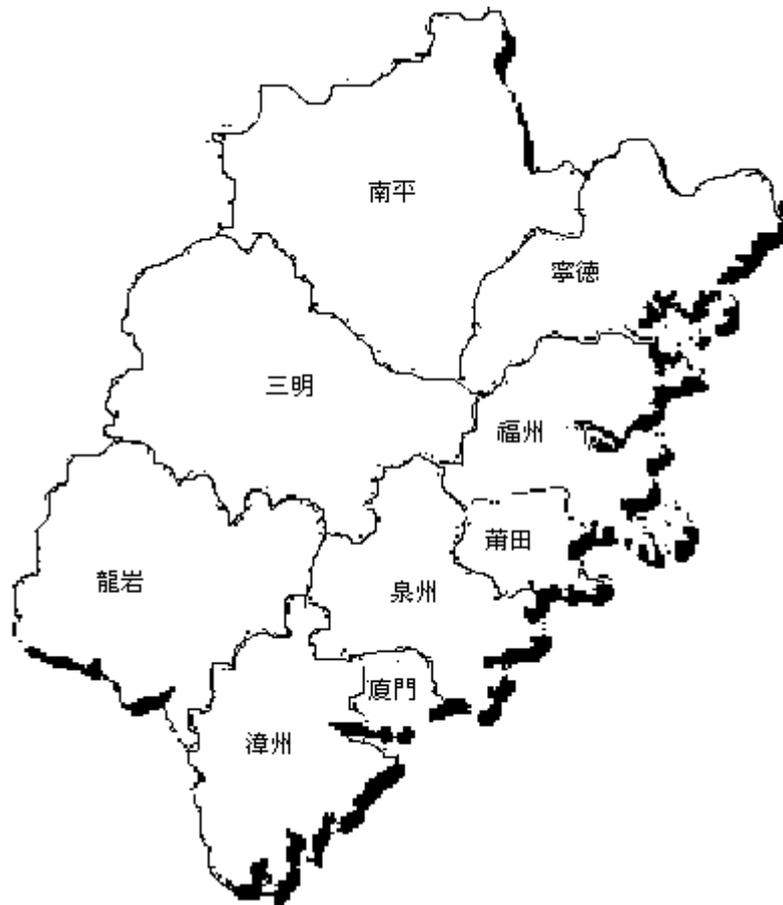
南朝劉在閩南首置南安郡後不久，又即分置莆田縣；唐聖歷二年析莆田縣置仙游...北宋太平興國四年(AD 979)，又析莆田縣地置興化縣，並設立太平軍，後改稱興化軍，轄莆田、仙游、興化三縣。...興化軍到了明清之後成爲興化府。宋代之後，那裡的行政管轄已與泉州無關，經濟上自成一統，地理上更加接近省城福州，因而與閩東往來更多。莆仙話原本應是與泉州話同類的，後來受到不少福州話影響，成了一種混合變種的閩方言。

李引了歷史事件說明莆仙地區早期是屬於閩南治下，所以較可能是閩南的一個次方言。在〈仙游縣方言志〉，李提出另一個支持論證：

宋元之後，閩南和莆仙地區不少人繼續南下，在廣東潮汕地區、雷州半島、乃至海南地區定居，至今那裡說閩南話的人們還傳著「祖上來自莆田荔枝村」的說法。

《莆田縣志》〈大事記〉說明在西元六世紀時莆仙就已興縣，而唐武德五年(622)從南安郡析地置豐州(今泉州)，復置莆田縣，屬豐州；之後隸屬泉州治下約三百多年。

宋太平興國五年(980)以原屬泉州的莆田、仙游兩縣改隸於興化軍。興化軍轄莆田、仙游、興化三縣自此始。這些歷史背景說明莆仙早期與閩南關係密切，不過其獨立於閩南直接統治外的時間也已長達千年。下表具體說明莆仙方言區就地理上是全然地處在閩東、閩南兩大方言的包圍下。



表(1) 福建地圖

莆仙在兩邊優勢方言的沖激下，之所以能維持自身方言的獨特性，主因是自唐宋以來其在經濟與文化上都有著豐足的發展；木蘭陂的興建使得莆田在農業經濟上自給自足，而書法名家蔡襄、南宋史學家鄭樵等文人，以及莆仙戲的存在，在在說明莆仙在文教上的高度發展。這種經濟文化的獨立性使得它即使長期在閩東與閩南等優勢語言沖激下仍能維持其獨立的整體性

莆仙方言流行區域除莆田市所轄區域外，還分佈在福清、永泰、惠安等市、縣的部分村落。宋、元後，不少莆仙人因謀生或飄洋過海，或遷徙他鄉，隨著他們的

足迹，莆仙方言也被帶到各地。遠的如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等都有興化方言的分佈，近的如閩東、浙南沿海均發現莆仙方言島。在臺灣，有不少寮、廊、坑、厝、店地名前冠以「興化」，這表明在今日的臺灣，也不乏莆仙方言的蹤迹。

## 2.2. 莆仙方言特點簡介

本方言區北接閩東福清，南鄰閩南惠安，與泉州相距不到一百公里；處於閩東與閩南方言區之間。也因此，莆仙方言有很多似福州而非福州，似廈門而非廈門的特色。莆田話存在撮口呼韻母及聲母類化音變，沒有鼻化韻，且輔音韻尾只有[ŋ,ʔ]兩個，這些語音現象與福州話近似；但無鬆緊音差別，文白異讀及口語裡說「狗、茄、芳」不說「犬、紫菜、香」等現象跟廈門一致。莆仙方言同時有著自己突出於其他閩語方言之外的特徵，例如稱「桌子」為「床」[ts<sup>h</sup>uŋ]、呼「風」為[pue]；且福州、廈門讀[s]聲母的字，莆田話都讀成邊擦音[ɸ]聲母。邊擦音[ɸ]就是莆仙方言的獨特標誌，有人認為這是古百越族的底層語言遺存。這些個特點使得莆仙方言不論是在外地人或當地居民的眼中，既無法歸入閩東方言，也不屬於閩南方言區，而是自成一個閩語次方言區。大陸地區在 50、60 年代的方言普查之後，提出了分立莆仙方言區的主張。

潘茂鼎等人所撰寫之〈福建漢語分區略說〉(《中國語文》，1963)將閩方言分為五區五十一點：

- 閩東區共十六點：福州、長樂、福清、平潭、永泰、閩清、連江、羅源、古田、寧德、屏南、福安、周寧、壽寧、霞浦、福鼎。

- 莆仙區共兩點：莆田、仙遊。

- 閩南區共二十四點：廈門、同安、金門、泉州、晉江、惠安、南安、安溪、永春、德化、漳州、龍海、長泰、華安、南靖、平和、漳浦、雲霄、詔安、東山、龍巖、漳平、**大田**、**尤溪**。

- 閩中區共三點：永安、三明市、沙縣。

- 閩北區共六點：建甌、松溪、政和、建陽、崇安、浦城。

《中國語言地圖集》中關於閩語在福建省境內的分區大致上與潘茂鼎等人的分法相似；在名稱上將潘等所說之閩南區改為隸屬閩南區下之泉漳片，並將大田分出獨立為大田片，尤溪改劃入閩東區；另外新將柘榮包含進閩東區，閩北區則加入南平與順昌的部分區域。福建省境外的閩語以閩南方言為主，包括隸屬泉漳片下的台灣省 18 縣市與廣東省東部的潮汕片；除此之外，亦將海南島的閩方言立為閩語大區下之瓊文區。在《中國語言地圖集》〈閩語圖〉所附文字說明中提及：閩南、莆仙、閩東三區之間的一致性很大，可以叫做閩語東三區；閩北、閩中兩區的共同點也較多，可以叫做閩語西二區。而瓊文區與閩語東三區較接近。

在閩語東三區中，也有學者主張莆仙方言所呈現的樣貌只是閩東閩南交界處過度的特性，無須自成一個方言區。但若純粹就溝通度而言，莆仙不管是與閩東或閩南都無法直接溝通。我們好奇的是這些個方言混合特色是怎麼形成的？跟閩東、閩南有什麼異同？而方言接觸地帶跟核心地帶就語音演變上有什麼差別？

就曹 & 劉(2001a)閩語小稱詞組語料來看，音韻類型變化與地理分布有著密切關係。小稱詞「囧」[kiaŋ]在閩東地區保留鼻音韻尾，而越往北往西則元音逐漸高化。閩南地區則丟失韻尾，讀為[kiã]，往南走逐步先丟失聲母、接著鼻音成分消失等。而在方言交接地帶，這種逐步變化的情況被打斷了，呈現某些語言接觸的過渡色彩。以莆仙地區而言，小稱詞尾主要都是「kyō」，唯獨兩市城關區的鼻化消失；這與閩南聲母先丟失，再去除鼻化的演變不同，也與閩東有別。這種現象源自於不同語言或方言接觸所帶來的衝擊，不單是小稱詞而已，就古陽聲韻部分，位於閩東閩南交界地帶的莆仙，一體兼容兩區音韻限制的特色。為了同時迎合閩南地區「鼻音韻尾丟失」與閩東地區「無鼻化韻」的要求，許多閩南為鼻化韻，閩東為鼻音韻尾的古陽聲韻，在莆仙城關區都成了口元音。下表是摘引自《福建省志·方言志》的語料：

	福州	莆田	仙游	泉州	漳州
飯	puoŋ	pue	p̃i	pŋ	p̃i
盤	puəŋ	pua	puã	puã	puã
癢	suəŋ	ʃieu	ʃiũ	tsiũ	tsiõ
肝	kaŋ	kua	kuã	kuã	kuã

青	ts <sup>h</sup> aŋ	ts <sup>h</sup> a	ts <sup>h</sup> ã	ts <sup>h</sup> ĩ	ts <sup>h</sup> ẽ
𠵼	kiaŋ	kyp	kyõ	kã/kan	na hau sẽ

表(2) 莆仙、閩南、閩東陽聲韻對照表

在省志的記載中，仙游仍保留鼻化韻；這也是當初方言區劃時，將莆田與仙游區分的一個因素。然而就我們收集到的語料顯示，仙游城關也已經出現鼻化韻消失的現象，而莆田縣內仍有許多方言依舊保留著鼻化韻。這種現象有趣點在於：語言接觸程度的深淺如何呈現在方言的音韻表徵裡？城關地方鼻化韻消失是因為又更深一層受到閩東方言的影響，那麼其他方面又是如何？而鄰近地區又有什麼不同程度的差別？

基本上，閩東區與閩南區方言的音韻現象差別主要在 1)：鼻化韻，2)撮口呼，3) 變韻，4)聲母類化，以及 5)聲調變化方式。兩區聲調皆分本調變調，本調出現於聲調組末端，其餘皆是變調；然而閩南區各字的變調都有固定調值，不管出現在哪一類聲調之前都一樣；閩東則各字的變調隨後字聲調而定，分成二或三種變化。

	鼻化韻	撮口呼	變韻	變調	聲母類化
福州	—	+	+	+	+
廈門	+	—	—	+	—
莆田	—	+	—	+	+
仙游	+	+	—	+	+

表(3)

這是我們依據過去資料得到的判斷，撮口呼、聲母類化等現象雖然都存在於莆仙方言，可是並非與閩東表現一致。撮口呼出現的韻攝在閩東、莆仙互有異同；聲母類化音變的規律兩方類似，但可以變化的環境、對象有些不同。這些同與異之間如何變化？

就我們目前的資料顯示，莆仙方言接觸現象在音韻層面的影響，大多是以音韻規則的更動方式進行。語言接觸對方言音韻造成的差別影響一方面顯示了接觸的早晚與音韻規則之間的關係，一方面也可能顯示不同音韻現象(鼻化韻、聲調等)在一個語言的粘著程度。語言接觸的結果與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存在什麼樣的

關聯度？原本語言接觸應該是促使其從 A 語言的發音習慣姿勢(articulatory setting)變成 B 語言的，但我們也好奇整個變化過程中，UG 的完形限制(well-formedness constraints)是否有所作用。

## 2.3. 莆仙音韻系統簡介

這一小節將針對莆田城關方言的聲韻調系統做個簡介，並將初步分析其共時音韻特徵，莆仙方言內部可再細分為莆田、仙游兩區。莆田城關主要是現今的莆田市治的城廂區；同屬市轄的涵江區因較接近福清，所以口音又有變化，當地稱之為江口腔。在南部沿海地帶語音又有不同。仙游方言同樣也有些內部分歧，當地人認為仙游口音有山區、平原東部、與平原西部的差別。

### 2.3.1. 聲母

莆田話連零聲母計算在內共有十五個聲母。凡是廈門福州話讀[s]聲母的字，莆田話一般讀為清擦邊音[t̪]。無濁塞音聲母，閩南語中的[b, d/l, g]在莆田部分讀為相對應的不送氣清聲母，部分讀為鼻音聲母。

p 布兵買	p <sup>h</sup> 普評	m 膜明	
t 刀丁女	t <sup>h</sup> 討天	n 腦寧	l 勞連
k 羔公外	k <sup>h</sup> 科空	ŋ 雅雁	
ts 早精	ts <sup>h</sup> 草清		ʈ 鎖仙
∅ 烏安			h 河漢

表(4) 莆田話聲母表

就聲母系統而言，不管閩東閩南大致不出十五音的範疇；莆田話在這一部分除了清擦邊音特別突出外，再來就是古鼻音聲母的一些變化與閩東、閩南互有異同之處。

就共時音韻來看，莆田話的輔音系統應該是屬於相當對稱的；只有送氣與不送氣的清阻塞音，清塞擦音，加上鼻音，邊擦音，以及喉擦音。可以採用簡單的特徵

值捕捉它們之間的區別。這個系統顯然與閩東較為相似，因為同樣都是只有清阻塞音，不像閩南仍有濁阻塞音存在。

**可容許之輔音：**莆田話一般單字讀音的狀態下共容許 14 聲母，跟福州惟一的差別是 n/l 之間仍有所別。

- (1) **輔音信實：** 表層結構中輔音必須與其在底層結構相對應的輔音一致。
- (2) **\*濁阻塞音：** 不允許有聲阻塞音在音韻表層出現。
- (3) **\*捲舌音：** 不允許捲舌音在音韻表層出現。
- (4) **\*f：** 不允許脣齒音在音韻表層出現。
- (5) **\*Labial：** 不允許雙唇音在音韻表層出現。
- (6) **\*Dorsal：** 不允許舌根音在音韻表層出現。
- (7) **\*Coronal：** 不允許舌尖音在音韻表層出現。
- (8) **\*lateral：** 不允許邊音在音韻表層出現。

這部分主要目的是討論莆田這些現存輔音是如何排外而存己的；我們採用如下的輔音信實限制與相關音韻限制的位階關係來詮釋莆田話的輔音音位：**\*f**；**\*捲舌音**；**\*濁阻塞音**>>**輔音信實**>>**\*Labial**；**\*Dorsal**；**\*Coronal**。由於在表層形式中，看不到脣齒音與捲舌音的出現，因此兩者皆屬於高階限制；濁阻塞音在單讀時亦不容許，所以不存在莆田話音位系統。而輔音信實高於三個主要發音部位的限制，讓雙唇、舌根、與舌尖音等可以出現在音韻表層。

莆田聲母最突出之處在於邊擦音[ɬ]的存在，該音出現在其他漢語方言[s]出現之處；有些學者認為莆仙方言之所以會有[ɬ]，是當地原住民的語言底層效應所致，如葉(1999)就認為保留在莆仙方言中的邊擦音是古越語的遺跡。但該如何以音韻限制的方式來詮釋莆仙棄[s]取[ɬ]的行為呢？一個語言的音位系統的形成有時候無法以純粹的音韻限制呈現，可能牽涉到語言底層，或相關歷史因素。

但換個角度想，這些音位系統同時也決定了外來語進入本方言的話要如何調節，比如廈門話裡頭的「仙」讀為[sian]，進入莆仙就變成[ɬeŋ]，聲母跟輔音韻尾都會經過莆仙音位系統的調節。所以應該仍是會有一些相關限制來控制著語言究竟有

哪些音該出現，又有哪些音是不能出現的。因此這裡選擇初步列出上列相關音韻及信實限制，上列限制及位階只是一個概略的輔音音系捕捉，細節則有待專文研究。

莆仙方言的共時音變上，在聲母部分總共有聲母類化音變，以及鼻音韻尾與輔音的互動演變，接下來的兩個小節就是介紹這兩類音變現象。

### 2.3.1.1 聲母類化音變

聲母類化音變是閩東方言一個顯著的特徵，這個名稱是自《閩音研究》(陶，1956)中定為「聲母類化」，一直沿用至今。相關變化為：連讀時，後字聲母因前字韻尾的影響而產生的變化。這項變化在莆田方言相當普遍，下表列出我們 2000 年夏收集到的一些莆田城關方言資料為例：

水衫	tsui <sub>35</sub> ɿɔ <sub>533</sub>	借衫	tsioŋ <sub>5</sub> ɿɔ <sub>533</sub>
新衫	ɿiŋ <sub>45</sub> nɔ <sub>533</sub>	白衫	pa <sub>35</sub> ɿɔ <sub>533</sub>
南瓜	laŋ <sub>35</sub> ŋua <sub>533</sub>	中間	tɔŋ <sub>11</sub> ŋaŋ <sub>533</sub>
指甲	tɕiŋ <sub>35</sub> ŋa <sub>533</sub>	鼻空	phi <sub>11</sub> aŋ <sub>533</sub>
起厝	k <sup>h</sup> i <sub>35</sub> ɿɔ <sub>11</sub>	借厝	tsioŋ <sub>55</sub> tɕhɔ <sub>11</sub>
額頭	hyɔ <sub>33</sub> lau <sub>33</sub>	拳頭	kun <sub>11</sub> nau <sub>33</sub>
房間	paŋ <sub>11</sub> ŋiŋ <sub>533</sub>	廚房	tsy <sub>11</sub> aŋ <sub>33</sub>
阿舅	a <sub>55</sub> u <sub>11</sub>	阿姪	a <sub>55</sub> iŋ <sub>11</sub>

表(5) 莆田的聲母類化

「衫」字單讀為[ɿɔ<sub>533</sub>]，但上表可以看到它在「水衫、新衫、借衫」等詞組裡頭的讀音各不相同。「南瓜、中間、指甲、鼻空、阿舅、阿姪」這些詞裡頭的後字原本都是讀為[k, k<sup>h</sup>]聲母的，但出現在這些單詞裡的讀音要不就鼻化，要不就消失。

這些演變大多跟福州話相似，我們在下一章的分析中介紹到，閩東聲母類化音變可以採取如(9-11)的規則分析方式。

(9) [+阻塞音] → [+鼻音] / [+鼻音] \_\_\_\_\_

(10) [+阻塞音] → [+濁] / [+響音] \_\_\_\_\_ [+響音]

(11) [舌根音] → Ø / [+元音]\_\_\_\_\_ [+元音]

若以限制分析的方式，可以看到的是(12-14)信實限制與(15-18)音韻限制的相互競爭。

(12) **清濁信實 (IDENT VOICE)**：表層結構中各音段的清濁性必須與其在底層結構相對應音段的清濁性相同。

(13) **部位信實 (IDENT C-place)**：表層結構中各音段的發音部位必須與其在底層結構相對應音段的發音部位相同<sup>1</sup>。

(14) **鼻音信實 (IDENT NASAL)**：表層結構中各音段的鼻音性必須與其在底層結構相對應音段的鼻音性相同。

(15) **清濁共諧**：單詞內部的清濁(voicing)必須一致。

(16) **鼻音共諧**：單詞內緊鄰的濁阻塞音必須在鼻音性共諧。

(17) **\*濁阻塞音**：不允許濁阻塞音在音韻表層出現。

(18) **\*濁舌根阻塞音**：不允許濁舌根阻塞音(ex: g, γ)在音韻表層出現。

在表(5)「房間、廚房」這兩組詞是爲了對比，後詞的「房」聲母已經不見；這表示莆田話的聲母類化音變中，雙唇音也會在兩個元音之間消失。我們在 2001 年冬收集莆田城廂區語料時候，留意了相關變化，發現同樣的情況依舊存在，雙唇音聲母確實會在聲母類化音變過程消失。所以整個看來，莆田聲母類化音變已經由福州的**\*舌根音**(No Dorsal)擴展到**\*雙唇音**(No Labial)。而同時，福州話聲母類化音變中，舌尖塞擦音會在兩元音之間濁化爲[z]，舌尖塞音[t, t<sup>h</sup>]或擦音[s]都是濁化爲[l]；可是莆田是兩類音的濁化輸出值都是[l]。因此莆田其實不需要**\*濁舌根阻塞音**這樣的限制，只要直接把**\*濁阻塞音**位於高階即可。

---

<sup>1</sup> 部位信實限制，最基本的要求是原本底層的部位特徵就完完整整保留在表層相對應的音段上，如果該音段消失了，則不造成部位信實的違反；舌尖阻塞音轉爲邊音的過程算不算違反部位信實呢？這裡把這樣的轉換設爲不違反，但這只是一種簡略的說法。部位信實的要求裡面，其實有一些不同程度的違反；舌尖音轉邊音只是很小的違反，特別是相對於舌根音、或雙唇音轉成邊音。這也是 Steriade(2001)P-map 的概念，輸入值與一個可能輸出值的相似性高低，則越有機會轉換爲該輸出值。

這些限制之間的位階高低為何？\*濁阻塞音；清濁共諧；清濁共諧；部位信實>清濁信實；鼻音信實。

新衫/ɬiŋ ɬɔ/	部位信實	鼻音共諧	清濁共諧	*濁阻塞音	清濁信實	鼻音信實
a. ɬiŋ ɬɔ		*!	*			
b.  ɬin nɔ					*	*
c. ɬiŋ ŋɔ	*!				*	*
白衫/pa ɬɔ/	部位信實	鼻音共諧	清濁共諧	*濁阻塞音	清濁信實	鼻音信實
d. pa ɬɔ			*!			
e.  pa lɔ						
f. pa nɔ		*!				
廚房/tsy paŋ/	部位信實	鼻音共諧	清濁共諧	*濁阻塞音	清濁信實	鼻音信實
i. tsy paŋ			*!			
j.  tsy aŋ						
k. tsy laŋ	*!					
l. tsy βaŋ				*!		

表(6)

這裡把**部位信實**擺在位於最高階只是暫時的處理，下一節的輔音韻尾與聲母的互動上，可以看到這項限制裡頭會繼續分成**聲母部位信實**與**輔音部位信實**，前者高於後者，所以選項 c 落選，b 勝出，純粹是因為這兩個限制的影響。表(6)以雙唇音「廚房」為例，舌根音也會是一樣的情況，凡是[β, γ]都會因為**\*濁阻塞音**而被排除，轉成[l]又會違反**輔音部位信實**。所以，莆田聲母類化音變之中，一個單詞內的聲母若是出現在兩個元音之間的話，凡舌根音與雙唇音都消失，舌尖音則都轉為[l]。

### 2.3.1.2 輔音韻尾與聲母的互動

前面提到的聲母類化音變，其中有一個部分的演變是鼻音韻尾與後字阻塞音聲母的互動變化，後字聲母的發音方式受前字鼻音韻尾影響而鼻化。在莆田韻尾與聲母還有另一個連讀音變，前字鼻音韻尾的發音部位會受到後字聲母的位置影響，而產生部位同化現象。下表的例子取自張文漢(1990)，我們 2000-2002 年間，收集自莆仙

各點發音人的語料也有同樣的現象。。

1.	/aŋ p <sup>h</sup> i/	→	[am mi]	紅鼻
2.	/kaŋ piŋ/	→	[kam miŋ]	江邊
3.	/ts <sup>h</sup> oŋ miŋ/	→	[ts <sup>h</sup> oŋ miŋ]	聰明
4.	/ŋ mo/	→	[m mo]	黃髮
5.	/hoŋ te/	→	[hoŋ ne]	皇帝
6.	/tsoŋ neŋ/	→	[tsoŋ neŋ]	中年
7.	/ɬiŋ ɬeŋ/	→	[ɬin neŋ]	新生
8.	/koŋ k <sup>h</sup> oŋ/	→	[koŋ ŋoŋ]	工礦
9.	/ɬiŋ ŋoŋ/	→	[ɬiŋ ŋoŋ]	心願
10.	/toŋ haŋ/	→	[toŋ ŋaŋ]	中行

表(7) 莆田

這些現象可以採用下列的限制說明，除了前提的聲母類化音變的限制之外，還有(19)

\* $C_{\alpha}C_{\beta\text{-place}}]_{wd}$  要求單詞內緊鄰輔音的發音部位必須一致。

(19) \* $C_{\alpha}C_{\beta\text{-place}}]_{wd}$ ：單詞內相鄰的輔音必須有相同的發音部位。

(20) 鼻音共諧：單詞內緊鄰的濁阻塞音必須在鼻音性共諧。

(21) 鼻音信實 (Faith-N-IO)：表層結構上各音段的鼻音性必須與底層結構相同。

(22) 聲母部位信實 (Faith-Onset-Place)：表層結構的聲母發音部位必須與底層的相同

(23) 輔音部位信實 (Faith-C-Place)：表層結構的輔音發音部位必須與底層的相同

新衫/ɬiŋ ɬo/	聲母信實	鼻音共諧	清濁共諧	* $C_{\alpha}C_{\beta\text{-place}}]_{wd}$	輔音信實	鼻音信實
a. ɬiŋ ɬo		*!	*	*		
b. ɬin no					*	*
c. ɬiŋ ŋo	*!				*	*

表(8)

表(6)看過的例子，「新衫」同時有著韻尾部位同化，以及聲母類化音變現象，所以在表(8)繼續以它為例。由於聲母信實高於輔音信實，所以選項 c 因違反了高階的聲母信實而落選。與輸入值完全相同的選項 a，雖然在信實限制都符合要求，但卻違反了大多數的音韻限制而淘汰出局。

上面這些就是莆田聲母的共時音韻現象，接著，我們討論的是韻母部分。

### 2.3.2. 韻母

莆田話的韻母有四十個。後低圓唇元音[ɔ]的開口度較[ɔ̃]大，前低圓唇元音[œ]的音值介於[ø – œ]之間。

ɑ夏	ɔ左	o私	e蹄	œ梳	ɑʔ押	ɔʔ屋	oʔ滑	ɛʔ結	œʔ月	ai愛	au包	ɔu虎	aŋ暗	ɔŋ壯	œŋ中	ɛŋ煙
													oŋ溫			
i衣	ia寫	iu友			iʔ乙	iaʔ業				iau腰			iaŋ良	iŋ音		
u武	ua花	ue倍	ui胃		uaʔ活								uaŋ彎	uŋ光		
y煮	yo靴				yʔ疫	yoʔ約							yɔŋ央	yŋ永		ŋ不

表(9) 莆田話韻母表

依《福建省志》記載，福州話共有四十六個韻母，而閩南方言如廈門話則有八十六個韻母。單看上表，莆田話的韻母似乎與福州較接近又更簡略些；可依其字音對照來看，又跟閩南方言貼近些。

	福州	莆田	仙遊	泉州	漳州
蟲	t <sup>h</sup> yŋ/t <sup>h</sup> øyŋ	t <sup>h</sup> øŋ/t <sup>h</sup> aŋ	t <sup>h</sup> øŋ/t <sup>h</sup> aŋ	t <sup>h</sup> iɔŋ/t <sup>h</sup> aŋ	t <sup>h</sup> iɔŋ/t <sup>h</sup> aŋ
水	tsuoi/tsy	ʔui/tsui	ʔui/tsui	sui/tsui	sui/tsui
園	huoŋ	øŋ/hue	øŋ/hũi	uan/hŋ	uan/hũi
船	suŋ	ʔoŋ/ʔøŋ	ʔuon	suan/tsun	suan/tsun
六	løyʔ	laʔ/løʔ	laʔ/løʔ	liɔk/lak	liɔk/lak
通	t <sup>h</sup> uŋ/t <sup>h</sup> øyŋ	t <sup>h</sup> ɔŋ/t <sup>h</sup> aŋ	t <sup>h</sup> ɔŋ/t <sup>h</sup> aŋ	t <sup>h</sup> ɔŋ/t <sup>h</sup> aŋ	t <sup>h</sup> ɔŋ/t <sup>h</sup> aŋ
紙	tsai	tsyɔ	tsya	tsua	tsi/tsua

表(10) 閩東、莆仙、閩南韻母對照表

上表的詞例顯示，福州話也許是莆田方言韻尾簡化的主要推手，可莆田話的韻母明顯地與閩南同一的根源。這些現象與李(1997)提及的「莆仙話原本應是與泉州話同類的，後來受到不少福州話影響，成了一種混合變種的閩方言」相呼應，在詞源的層次上明顯與泉州同類，而大多數的語音形式規則上有與福州相和。

莆田韻母，如上表(9)所列資料，共有四十個；但依照本方言所容許的基本「介音+元音+韻尾」結構，可能的組合數目應該是遠高於此。當然一般理論上的組合與實際數目通常都有相當差距，而這些差距的發生，大多都有一定的音韻動機。

介元音 韻尾	ia	a	ua	ya	ie	e	ue	ye	iø	ø	uø	yø	ii	i	ui	yi
∅	√	√	√			√	√			√				√	√	
i		√														
u	√	√														
ʔ	√	√	√			√				√				√		
ŋ	√	√	√			√				√				√		
介元音 韻尾	id	ɒ	ud	yd	io	o	uo	yo	iy	y	uy	yy	iu	u	uu	yu
∅		√		√		√				√			√	√		
i																
u		√ <sup>2</sup>														
ʔ		√		√		√				√						
ŋ		√		√		√				√				√		

表(11) 莆田可容許之韻母組合

上表是依照莆田話可能的「介音+元音+韻尾」組合而列表，「√」表示該韻母確實出現於方言中，陰影部分則表示該組合不存在。一般說來高元音的地位都是既可當元音，又可當介音、韻尾等；莆田話既然有三個高元音存在，那麼介音出現與否就有四種可能性；韻尾則另外加上舌根鼻音與喉塞尾，原該有六種，只是莆田[y]沒有出現在韻尾的例子，所以這裡直接省略。

表(11)顯示了一些莆田韻母基本音韻現象，1)輔音韻尾只由[ŋ, ʔ]，所以應該有一個如(24)的限制存在；2)沒有鼻化韻，所以限制(25)；3)具有前圓唇元音，中、高皆有。以[øŋ]韻為例，依它分布的位置，如「蟲、六」等例，很可能是對應到閩南

<sup>2</sup> [ɒu]這個韻，一般寫為[ɒu]，但應該只是[ɒ]加上高元音韻尾之後的演變。

語的[iəŋ, iək]韻；則出現的理由，可能是基於(26)圓唇共諧限制的要求，同時應該會有另一個(27)與之相抗衡\*前圓唇音。

(24) 韻尾限制(Coda condition)：韻尾必須是沒有發音部位的。

(25) 無鼻化韻(No Nasal Vowel)：不允許鼻化元音在表層出現。

(26) 圓唇共諧：同一韻母中的元音必須在圓唇性一致。

(27) \*前圓唇音：不允許前圓唇元音出現。

莆田韻母的共時音韻現象，其實牽涉到歷史與鄰近方言影響，無法單就一區一點的方言今貌得到具體的結論。在第五章，將比較莆田方言與閩東、閩南的音韻現象與關聯，第六章則討論莆仙方言內部的差異性與相關動機；屆時應該會對莆田音韻有較具體的認識。

### 2.3.3. 聲調

莆田話的聲調有八個，古入聲文白讀音具有不同聲調。古清聲母入聲字的文讀音，今讀陰入調，其白讀音已消失喉塞韻尾，讀為低平調，混同於陽去；陽入聲字文讀為 4，白讀老派為 35，新派與陽平混。連讀變調時，一般是前字變調，後字不變調。下表顯示前字變調調值。

前字 \ 後字	陰平 533	陽平 13	上聲 453	陰去 42	陽去 11	陰入 21	陽入 4
陰平 533	13	11	33	13	42	13	33
陽平 13	13	11	33	55	42	42	33
上聲 453	13	35	13	13	55	35	11
陰去 42	55	42	55	55	42	42	55
陽去 11 <small>白陰入</small>	13	11	13	55	42	42	11
陰入 21 <small>文</small>	4	4	4	4	4	4	4
陽入 4 <small>文</small>	21	21	21	4	4	42	21
陽入 35 <small>白</small>	13	11	11	55	42	42	11

表(12)莆田話連讀變調

上表可以看到莆田變調形式與閩南有所不同，閩南只有每個調類，不管出現在任何聲調之前，都只有一個固定的變調值。莆田只有文讀陰入調是如此，其他調類的變調值都不只一個。

2.3 小節中所做的是對莆田音系共時音韻的簡介。由於莆田受到閩東與閩南兩方的影響，將上文白異讀豐富，內部次方言亦存在不少紛歧，所以簡單一點的共時音韻無法展示其全貌，所以在第五章部分，我們會以閩東、閩南、以及莆田交互比較的方式，來更清楚的釐清三者間的共時音韻互動，並討論莆田的歷時音韻問題。第六章部分則進行莆仙內部方言比較。至於接下來的第三、四章，則是介紹閩東與閩南的音韻現象。

## 第三章、閩東音韻系統

由於莆仙地區的語言接觸現象，主要是受到閩東與閩南兩方面的影響；因此在接下來這兩章裡，我們先介紹閩東、閩南兩區音韻系統的特色所在。在第五章的部分再比較三者之間的互動。此處介紹的閩東音韻系統，主要是以陳澤平(1998)《福州方言研究》的資料為代表，因為福州不僅是福建省省會所在，也是閩東方言的代表點。此外，我們也參照了其他幾個閩東次方言的相關資料進行比較，以求確實呈現閩東整體的音韻現象；倘若是單以福州一點的音韻現象分析，我們可能只見到本方言的當代單點橫切面，而無法看到其整體成形的面貌，以及整個區域特色所在。

除了福州話，收集到的其他幾個閩東方言點都是節錄自縣、市志中的方言卷，具體書目條列在下表中。

- ◆ 福清市志編纂委員會編，1994，《福清市志·方言卷》廈門大學出版社，廈門
- ◆ 閩清縣志編纂委員會編，1993，《閩清縣志·方言卷》，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
- ◆ 寧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5，《寧德市志·方言卷》，中華書局，福州
- ◆ 壽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2，《壽寧縣志·方言卷》，鷺江出版社，廈門
- ◆ 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5，《柘榮縣志·方言卷》，中華書局，北京
- ◆ 周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3，《周寧縣志·方言卷》，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北京

這幾個點之中，福清、閩清跟福州一樣同屬於南片，也是閩東話的核心地帶；其他幾點都屬於北片，柘榮、壽寧都是北接吳語區。在本章中討論到的各點相關語料，若未註明，都是取自這些方言卷資料為主，除了福清一點還另外參考了馮(1996)的資料。

### 3.1 聲母

福州話的單字音聲母連同零聲母在內共十四個，因為其 n-/l-不分。以往發表過的福州音系都循《戚林八音》裡十五音的傳統，列十五個單字音聲母，但是現在福州話已經混同了 n/l；依據陳(1998)在此問題上所作的調查，所有被調查對象都無法明確

區辨這兩者。所以在他的分析裡，福州音系只有十四個聲母，內容如下。

p	比邊房	ph	批皮縫	m	苗慢網	
t	地洞陳	th	梯通沉	n(l)	女兩染	
ts	組狀集	tsh	粗牆七			s
k	古群猴	kh	苦抗曲	ŋ	外鵝五	x
0	意武語					

表(1) 福州話聲母

n/l 聲母合流的現象就我們所看到的方言志顯示，只存在於福州話；其他幾個相關點如福清、閩清、周寧、壽寧、寧德、柘榮等都仍保留兩者的區分。閩東方言區內部主要可再區分為南北兩片；南片是以福州為中心的閩東方言核心區，福清、閩清都屬於這一片，語音演變現象與福州話近似。其他四點皆屬於閩東北片，由於位處邊陲地帶，在語音變化上也有許多較為保守之處。

聲母數在此六點大部分都仍保留十五音系統，只有周寧列為十八聲母；其中介音 j/w 列入聲母只是記音人各自在音位系統上選擇的差別，其他幾個次方言點都將介音的差異列入韻母部分。周寧與其他閩東方言的主要差別是原屬 s 聲母的部分，另外分出了 0 聲母；其分化條件據初步觀察與高元音有關。

福州聲母讀音的主要特色是聲母語流音變現象。當聲母處在兩個響音(sonorant)之間時，會跟著濁化、鼻化、或消失。聲母在此間演變的差別取決於發音部位以及週遭響音特性，如「大嫂」/ tuai so /→[tuai lo]。當舌根音聲母處在響音之間時，容易消失，如「西瓜」/ se kua /→[se ua]；雙唇音與舌尖音則傾向濁化保留，如「菜包」/ tsai pau /→[tsai βau]。在閩東其他六區中，只有壽寧方言無聲母類化音變現象。其餘各區演變方式與福州話雷同。

	福清	閩清	周寧	壽寧	寧德	柘榮
聲母類化音變	+	+	+	-	+	+

表(2) 閩東聲母類化音變分布

這種聲母語流音變自陶(1930 (1956 重版))以來就定名為「聲母類化」，由此可見聲母類化音變現象是閩東方言由來已久的現象。然而壽寧獨樹一格的現象，是因為處於邊陲地帶，所以還未能追隨上這股潮流？又或是變了又變？由於其與吳語區接壤，而吳語並沒有相關或類似的聲母語流音變現象；所以這兩種可能性，以我們現有資料而論，都無法確切地排除其一。這個問題的答案，就留待未來資料收集較充分時再確認。

### 3.2 韻母

韻母部分在閩東方言一向較閩南少，主要是因為大多數次方言裡，中古音三組輔音韻尾皆已合流，且文白異讀現象較少。福州話共有 47 個韻母，其中陰聲韻 20 個，陽聲韻 12 個，入聲韻 15 個。雖然說是 47 韻母，但其中三個韻母例字極少，所以總韻母數可以視為介於 44 與 47 之間。本表引自陳(1998)，將韻母採甲乙丙三分的分類。此一分類準則是將中低元音為韻腹的開尾韻列入甲類，以高元音 i/u 為韻尾的陰聲韻列入乙類。

	甲	乙	丙
陰聲韻	a 家      ε 街    o/ɔ 哥告    œ 初 ia 咖      ie 雞 ua 瓜                      uo 鍋 yo 橋	au 交    ai 該 iau 乖    uai 乖 eu 歐    ui 龜 iu 嬌	i/ei 機技 u/ou 孤固 y/øy 居俱      øy/oy 衰坐
入聲韻	aʔ 盒      εʔ      oʔ/ɔʔ 學      œʔ iaʔ 額      ieʔ 脅 uaʔ 罰                      uoʔ 局 yoʔ 藥		iʔ/eiʔ 直滴      eiʔ/aiʔ 澤德 uʔ/ouʔ 掘谷      ouʔ/auʔ 滑骨 yʔ/øyʔ 俗宿      øyʔ/oyʔ 墨抹
陽聲韻	aŋ 甘 iaŋ 驚      ieŋ 肩 uaŋ 官                      uoŋ 光 yoŋ 捐		iŋ/eiŋ 真證      eiŋ/aiŋ 針贈 uŋ/ouŋ 軍郡      ouŋ/auŋ 缸鋼 yŋ/øyŋ 巾供      øyŋ/oyŋ 工共

表(3) 福州話韻母表

而丙類是由一組高元音[i, u, y]，加上一組中高元音結構[ey, øy, ou]的陰陽入聲韻。這組由中高元音為核心組合而成的陽聲韻與入聲韻也就是福州話裡獨特的雙韻尾音節。

雙韻尾的獨特之處在於對漢語方言結構而言是個異數；不管是北方官話或其他南方漢語方言如吳語、閩南語、客家話等，每個音節都是至多只有一個韻尾。因此，在漢語方言的音節結構上大多假設只有一個韻尾位置；而福州的雙韻尾音節顯然無法直接納入此類架構。所以這一類雙韻尾音節結構，也成了討論漢語音節普遍架構時一個矚目的焦點議題。

福州韻母除了雙韻尾的特色之外，還有鬆韻與緊韻之別。依據陳所列出的語料，福州話只有部分韻母具有鬆緊韻變讀之別；表(3)韻母凡是出現在斜線前為緊韻，斜線後為鬆韻讀法。鬆緊韻的讀法與聲調關係密切，陳(1998)歸納福州話韻母只有出現在陰去(213)、陽去(242)、陰入(24)等聲調位置時為鬆韻讀法；其餘聲調如降調、平調等位置皆讀緊韻。這幾個有鬆韻讀音的聲調在福州話都屬於相對的長調，其他聲調皆為相對的短調。由於鬆韻讀音都只出現在長調位置，所以，若單單以福州方言整體鬆緊韻變化來看，聲調的長度可能會是導致變化的緣由。或是，我們也可以反過來看，會不會是韻母的鬆緊導致聲調的長短？這部分我們在下面討論聲調的時候，再繼續探討相關的可能性。

	福州	福清	閩清	周寧	壽寧	寧德	柘榮
韻母數	47	42	51	66	45	78	52
雙韻尾	+	—	+	—	—	—	—
變韻	+	+	+/-	—	—	—	—
撮口元音	10 æ, y, øy æʔ, yoʔ yʔ, øyʔ yŋ, øyŋ yoŋ	9 ø, y, yo, øŋ, yŋ, yoŋ, øʔ, yʔ, yoʔ,	11 ø, y, øy, yo, øyŋ, øyk, yoʔ, yŋ, yoŋ, yk, yok	10 æ, y, øu, yi, øn, øŋ, yəŋ, yeʔ, yk, øk	9 æ, y, øy, yoŋ, yŋ, yuŋ, yuʔ, yʔ, yøʔ	13 æ, ø, y, øy, æŋ, øŋ, yøŋ, yŋ, yøʔ, æʔ øk, æk, yøk	9 æ, y, yø, yøŋ, yŋ, æŋ, yøʔ, yøk, æk
輔音韻尾	ŋ, ʔ	ŋ, ʔ	ŋ, k, ʔ	ŋ, k, ʔ n, t	ŋ, ʔ	ŋ, k, ʔ, (m,p)	ŋ, k, ʔ

表(4) 閩東韻母概況列表

但其他六區在韻母部分的表現又是如何？我們從閩東各地縣市志方言卷的語料，整理出上表。由表(4)可以看到，閩東方言除了周寧與寧德的韻母數較多外，其他方言都是五十個韻母數左右。這是因為周寧與寧德皆保有兩組輔音韻尾，所以韻母數相形之下多出十數個。前者保留了[-n, -t]韻尾，後者則保留[-m, -p]韻尾。不過寧德這組[-m, -p]韻尾，依照該市方言卷作者所言，只存在於老一輩的語音系統，年輕一輩的語音中，此組韻尾已經與[ŋ, k]合流。柘榮與閩清的韻母在五十個以上，主要是因為他們的 [k, ʔ] 韻尾仍有別；其他地區如福州、福清與壽寧，在這部分都只剩下一個喉塞音尾。

雙韻尾現象雖然被視為閩東方言的一個特色，但事實上在我們所看到的七個點的方言語料中，只有福州跟閩清方言容許雙韻尾的存在。而鬆緊韻的變韻現象也只存在福州跟福清地方。閩清方言志包含城關梅城與另一個主要市鎮板東的資料，作者認為城關方言因為往來交通發達，與福州音韻接近，所以部分韻母也存在變韻讀法；而板東鎮為該區固有之文教重鎮，保有了本地較傳統語音系統，並沒有變韻存在。以這些韻母現象分布來看，雙韻尾與變韻至今仍只存在於接近福州的閩東南片系統裡。這種分布上的侷限性可能是因其為較後期所興起的變化，以福州為核心散佈；也可能是因為這類變化與聲母語流音變相較，屬於有標性音韻結構(marked phonological structure)，所以在傳播上困難度較高。

撮口元音是閩東方言一致存在的特色，不單有著前高圓唇元音[y]，還有中元音[ø]或[œ]在。這其中只有寧德音系裡兩個中元音並存，其他幾個方言音系中，這兩個中元音都是處於互補分布。由於高元音[y]可當韻首、韻尾(限於福州、閩清兩地)，所以我們看到閩東各個方言裡均有十個左右的撮口韻。

輔音韻尾簡化是閩東的特徵之一，然而我們由表(4)也可看到各次方言的韻尾簡化速率不一。核心區域都只剩下舌根音韻尾，除了閩清保留舌根阻塞音韻尾與喉塞音韻尾的差別外，其他兩點都只有喉塞尾。閩東北片方言中，則只有壽寧一地最為簡化，由於其接界的吳語區，同樣只剩下喉塞尾，所以吳語對壽寧韻尾簡化也可能有相當的影響在。寧德的[-m, -p]韻尾由於只在老輩語音中保留，全盤消失之日已可預見。

### 3.3 聲調

聲調部分的表現，除了一般漢語方言中常見的平調、升調、降調外，福州話還分別有著降升與升降調存在。這兩組曲折調的調長明顯較其他調類多些，而且只允許出現在單字調的位置；連讀調部分沒有這類曲折調的變化。讀為中升的陰入調，在調長上也較其陽入的對應調為長。這三組相形之下偏長的聲調，也正是福州話容許鬆韻讀音韻母的調類。

調名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調值	55	53	33	213	242	24	5
調型	高平	高降	中平	降升	升降	中升	高促
例字	高山	池田	水滿	架變	路便	七確	合十

表(5) 福州話聲調

前面提及：福州話的鬆緊韻變讀現象是凡去聲與陰入調讀鬆韻的例字，只要出現在聲調詞組末尾時，皆讀為鬆韻；若出現在其他位置，則讀為緊韻。除了這三個調類之外，其他各個聲調沒有鬆韻讀法。依照福州話的鬆緊韻與聲調搭配現象，鬆韻出現位置皆為讀長調之處；因此鬆韻與音節長度就福州話而言似乎緊密關聯著。

然而，是因為長調所以導致鬆韻？還是鬆韻所以造成長調？如果是鬆韻導致長調，就不會有特定的幾組調類讀為長調，而是隨著鬆韻任意出現在各個調類之中；因此我們知道兩者間的關聯應該是調長，或是特定調類，導致了鬆韻與緊韻的區別。那麼，有沒有可能是調類，而非我們之前所說的調長，引發了鬆韻讀音？若是純粹就福州資料來看，鬆韻固定出現在陰陽去與陰入三個調類，要說是調類決定了鬆緊韻區別也未嘗不可。只是若以調長為基準，我們可以推論是因為發音時間長短造成了鬆緊的區別，這樣就有一定的音韻動機存在。

而且我們也看到當連讀調時，去聲與陰入調都不再是讀為長調，也不再是鬆韻。若說是以調類決定，則只能歸諸於語言的任意性，沒有一個清楚可見的動機。特別是我們下面會看到不同次方言的鬆緊韻與調類的搭配並非完全與福州一致。至於，

鬆韻與緊韻兩者，何者為本，何者為變？這個部分的議題，將在 3.5.3 小節探討本、變韻關係時繼續。

現在我們先看其他幾個次方言點的語料，看是否可以就調長與鬆緊韻的關係找到更具體的支持例證。表(6)所列為閩東其他六點方言的聲調，這些方言裡只有福清、閩清兩點有鬆緊韻區別；福清是去聲與陰入調讀鬆韻，閩清只有去聲讀為鬆韻。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福清	53	44	322	211	42	12	5
閩清	44	42	31	211	242	3	5
周寧	44	21	42	24	213	5	2
壽寧	33	11	42	24	212	5	2
寧德	44	22	42	35	332	2	5
柘榮	42	21	51	35	213	5	2

表(6) 閩東聲調

福清的陰入與福州一樣都讀為長調，閩清則與陽入同為短調。因此，閩清陰入無鬆韻讀法的現象支持我們之前的推論；鬆緊韻分布的決定因素在於調長，不在調類。

然而，福清的部分資料卻是與我們之前的推論有些差異；依照《福清縣志》〈方言志〉作者在附註的說明：上聲與陰去末調延長，陰去有些上揚。但是，讀為長調的上聲是緊韻，而非長調的陽去卻是鬆韻讀法。這樣的情形，要不就是推翻我們原先的假設，意即鬆緊韻與調長無關，而是與調類或其他什麼的相關；還有另一個可能是：福清話現今的上聲調值是後起變化，鬆緊韻最初仍是由調長所決定<sup>1</sup>。

如果是調類決定，與調長無關，那麼閩清與福州、福清兩方言在陰入調的差別就只能歸諸於方言各自任意性的抉擇。這種因調類而定的說法，只是純粹描述，沒有任何的解釋作用在。對語言、語音演變的發生，我們仍傾向認為每個變化的發生都有其動機在；所以此處我們暫時仍是以調長為整個鬆緊韻分道揚鑣的起因。接著，我們進一步查證其他語料，看看是否有其他較貼近語言事實的詮釋。

福清陽去調與上聲是個問題，究竟真實調值為何？以其所紀錄的高降調，一般

<sup>1</sup> 由相關方言各個聲調音值不盡相同可以得知，聲調音值並非固定不變，現今音值不代表在鬆緊韻分類形成之際的音調。這也導致我們許多推論其實很難有確實的“語言證據”，然而我們也盡可能的由多方言比較來推論出較可能、可信的形式與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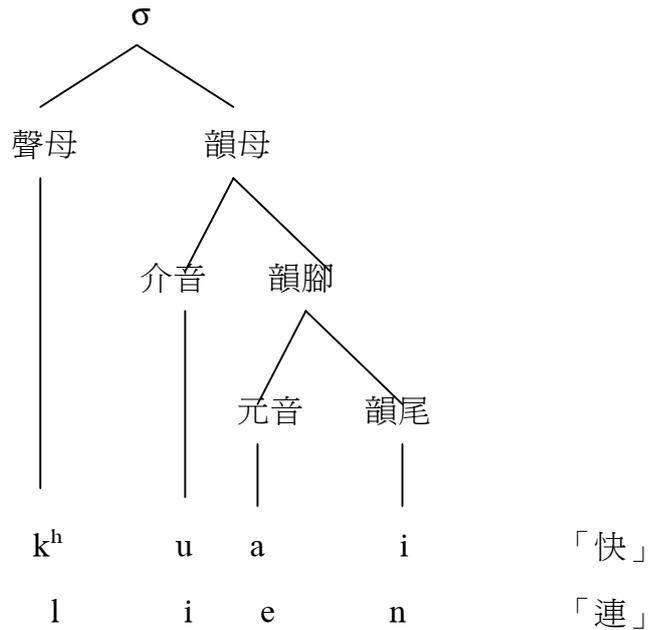
而言不會偏長。加上，上聲在方言卷作者的說明裡是讀為長調，而此調的韻母卻都是讀緊韻。由於這些現象與我們自福州、閩清的所歸納而來的音韻規律不符；爲了確認語料，我們查閱了另一本福清方言專著；馮愛珍(1993)的《福清方言研究》裡頭對上聲的描述爲：上聲的實際調值是 32，本書寫作 33 調。至於陰去的描述則是：收尾略長，有時略為上升，成為 212 調，但仍統一記為 21 調。由此，可知道上聲在福清不一定讀為長調；即使有部分區域讀為長調也可能是後起的變化，因爲就馮(1993)所記，與閩東其他地區的語料來看，都是非長調的讀音。

至於陽去調的問題，在我們所看到的閩東方言語料裡，除了福清之外皆為長調；由於同屬閩東南片的福州、閩清皆讀為 242 的升降調；很可能福清陽去調如今的 42 調值，在過去應該與其他方言一樣都讀為長調(242)，只是如今前半段的升調部份已然弱化。如果我們採取這樣的假設，可以看到這些鬆韻讀法所出現的位置，有兩個基本特色；一個是音節長度較其他調類為長，一個是調值都帶有低調或為起伏曲折調。

這些個調類特色，調長、低調、曲折起伏等，應該與鬆緊韻的形成有很大的關聯。在第五節我們將繼續討論究竟哪一部分為鬆緊韻之別形成的主要影響源。

### 3.4 音節結構

大多數漢語方言的最大音節結構為 CGVX，即包含了聲母、介音、元音、與韻尾。韻尾部分在大部分漢語方言裡，可能為元音或輔音，兩者在同一音節中只能擇其一出現，所以一般韻尾位置最多都只有一個音段成分。表(7)所顯示的漢語音節結構，與鄭錦全(1973)對國語音節的內部結構解析一樣，後期研究也有不少學者對漢語音節採取相同的看法。然而，這其間也有部分爭議存在；主要爭議之處在於介音的歸屬，以及音節長度的計算。傳統聲韻學的看法將聲母與韻母一分為二，介音劃歸於韻母的部分。如下表所示：



表(7) 漢語音節結構

後期有些學者認為介音應該劃歸於聲母，因為其在一些音韻行為上常與聲母同進退。不過這部分的討論一直沒有個定論；不同的介音，如[u, i, y]，其各自的表現也不一致；音節結構並不是本文焦點所在，所以此處我們不做相關探討，只是暫時先把它擺在韻母位置。

至於音節長度的計算，我們主要採取端木(1990)與莫拉(mora)<sup>2</sup>計量的說法，認為漢語音節一般皆為兩個莫拉(mora)的長度，不管是單元音、雙元音或帶韻尾的音節皆是。因為單元音音節的發音長度與雙元音、閉音節相近，因此應該是具有兩個莫拉長度的重音節；與一般讀為輕聲的輕音節在音長上有所區別，其音長為一個莫拉。

### 3.4.1 閩東音節結構

福州方言的音節結構，由於存在雙韻尾音節的緣故，即韻尾位置可以有介音

<sup>2</sup> 莫拉是介於音段(segment)與音節之間的一個音韻單位，用來計算音節的重量；輕音節(light syllable)只有一個莫拉，重音節(heavy syllable)則為兩個莫拉。以莫拉計量的觀點認為一個音節中帶有重量的是韻母部分(此處為漢語音節的韻腳部分)，聲母部分則不具有任何重量。與過去採取音段計算的方式有別。

(glide)與輔音(consonant)韻尾並存，所以就表面形式上，較我們前面所看到的一般漢語音節結構多出一個基本單位。但是不是真的有 CGNGC<sup>3</sup>這種特長音節出現呢？事實上，在福州方言裡，並沒有同時五個音段成分共存的音節存在；福州話所有雙韻尾音節都沒有介音，也就是我們只看得到 CNGC 而非 CGNGC 的結構。那麼韻腳如果是 NGC，三個音段成分時，是不是就必得有三個莫拉(mora)？

端木(1990)論證福州話的音節結構時，認為福州音節的基底結構為三個單位，聲母(聲母與介音)佔一個，韻母佔兩個；即使是雙韻尾結構，只要不是出現在聲調組詞尾位置，韻母仍是只有兩個單位<sup>4</sup>。聲調組末尾位置受到重音結構影響，所以出現在最後一個音節的韻母可以特別延長為三個單位<sup>5</sup>。

這樣的現象跟長調所容許出現的位置相符合，福州話的曲折起伏長調皆只能出現在聲調組末端。而雙韻尾除了在聲調組詞尾位置外，還可出現在其他位置，所以跟音節長度沒有必定關聯。根據我們對福州話語音的觀察，凡是出現在非聲調組末尾的例字，在音長上與其他漢語方言兩個莫拉長度的音節沒有區別；而且，只有讀為長調類的例詞出現在聲調組末端時，才有明顯的拉長現象。所以我們支持福州話一般音節與其他漢語方言無異的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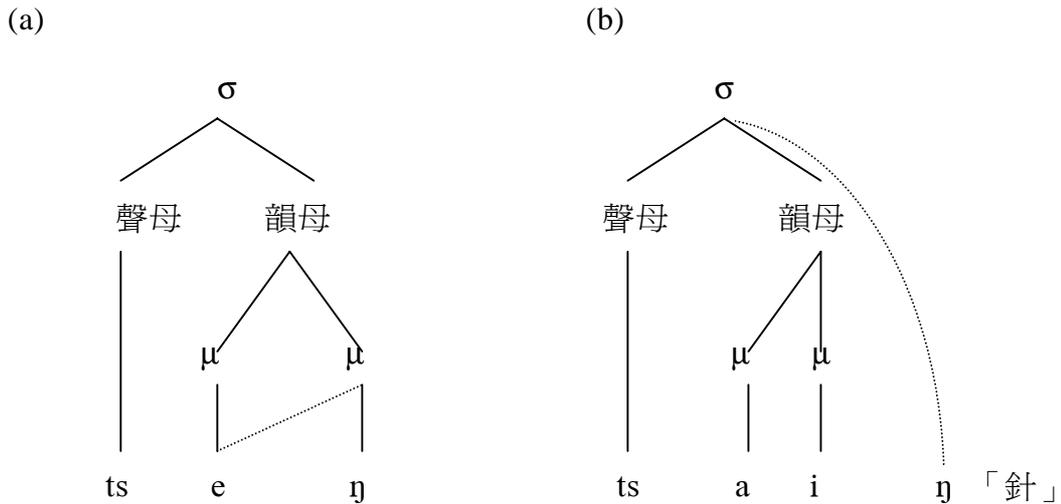
若是如此，福州話的音節結構該如何處理？我們所看到的那些具有雙韻尾的例子，當他們出現在非長調位置時，可以視為是長元音加上一個 [ŋ、ʔ]、或[k]，總長仍是兩個莫拉，就如我們在(8a)所見。因此，福州話的音節結構其實並不比其他漢語方言複雜；只有在聲調詞組末梢的位置有機會可以多一個莫拉，其他位置則與基本漢語音節結構無異。而我們看到的長調應是藉由聲調組右界重音所衍生，衍生的動機有部分是基于**聲調信實限制**：底層結構的調值必須確實呈現在表層結構。下表我們列出福州話的基本音節結構：

---

<sup>3</sup> CGNGC：consonant+glide+nucleic(韻核)+glide+consonant。

<sup>4</sup>端木的三個單位以莫拉的觀點來看，就只計算韻母，因此為兩個莫拉。

<sup>5</sup>端木的音節長度測量只有分成詞末與非詞末音節兩種，沒有調類區別。



表(8) 福州話音節結構

「 $\mu$ 」在此表示莫拉之意。(8b)表聲調組末端長調位置的音節結構，(8a)表其他出現在連讀調位置，與聲調組末端的非長調音節。這樣的音節結構仍有相當的疑問在，(8a)部分較無疑慮，當主元音分別連結到兩個不同的莫拉時候，表示該音為長元音。由於長元音的整體音節長度，依照端木(1990)的測量結果，與其他由短元音所構成的音節沒有明顯差別；所以，若其有額外音長，應該是來自韻尾的縮減。

(8b)的音節結構是針對特長音節而定，這類音節只容許出現在詞末的去聲與陰入調，因為聲調信實的要求而延長。一般音節為何不能延長呢？如果不是在聲調組末尾位置，那麼無從取得額外的發音時間；我們假設這個額外的發音時間是伴隨著聲調組右界而來，大部分可能以默音拍的形式出現。只有在調值如 213, 242, 與 24? 時，因為他們各需要三個載調單位(tone bear units)以便將調值完整浮現於音韻表層，所以這才出現了特長音節。而這個額外發音時間，應該是連結到最末端的輔音韻尾上；上端連到整個音節，是因為這類音節都是出現在音韻詞組末端，可能是在韻律分析之外(extra-metricity)的成分。

這樣的說法有什麼好處？第一，可以說明福州音節結構仍是符合一般規律，也跟漢語大多數方言一致，不真的有什麼例外存在。第二、長元音的說法比雙韻尾的說法更可以說明福州方言在非長調時候的音節限制，若是真個容許雙韻尾出現在緊韻位置，那麼[auŋ, aiŋ]應該也可以出現在非長調位置上，但我們看到的緊韻讀音中全然沒有這樣的音節存在。

### 3.4.2 音節全表

下表列出福州話所容許的音節組合全表；可容許的音節結構，我們以該音節例字在欄位中呈現，不確定本字的部份，則以○表示。

	p	p <sup>h</sup>	m	t	t <sup>h</sup>	n	ts	tsh	s	k	k <sup>h</sup>	ŋ	x	0	0
a	疤	帕	麻	茶	替	拉	早	炒	紗	家	快	芽	蝦	鴉	鴉
ia				爹		惹	遮	車	寫	茄	騎	奇	嬉	野	野
ua					拖	挪	瓜	○	掃	瓜	垮	瓦	花	蛙	蛙
ɛ	排	痞	買	低	體	禮	擠	妻	西	街	溪	倪	罇	鞋	鞋
ie	臂	批	○	弟	剃	裂	紫	侈	蛇	雞	契	鵝	費	椅	椅
œ	叵	○	模	除	○	驢	糟	初	梳	○	○		呵	○	○
o/ɔ	婆	破	磨	禱	討	老	左	草	嫂	歌	考	傲	好	襖	襖
uo	布	扶	模	廚	朵	裸	珠	厝	輸	果	科	誤	火	芋	芋
yo										橋		○		萎	萎
au	包	跑	貌	豆	頭	漏	走	臭	稍	猴	口	咬	吼	凹	凹
eu		浮	謀	調	頭	樓	烏	愁	搜	狗	摳	偶	嘯	歐	歐
iu	標	票	秒	丟	跳	柳	酒	手	秀	久	巧	堯	休	腰	腰
ai	敗	痞	埋	呆	梯	來	才	菜	獅	該	開	牙	海	倚	倚
uai	簸	破	磨	大	拖		○			怪	快	我	壞	歪	歪
ui	杯	胚	梅	追	推	揉	水	吹	隨	龜	虧	危	灰	威	威
i/ei	碑	鼻	米	知	持	梨	滋	市	死	機	柿	耳	飛	姨	姨
u/ou	富	殍	某	圖	兔	路	租	粗	蘇	姑	苦	牛	胡	舞	舞
y/øy				豬	鋤	濾	書	舒	思	居	區	魚	許	愈	愈
øy/oy				對	退	雷	最	髓	坐				嘿	愛	愛
aŋ	平	評	猛	單	貪	男	殘	參	三	寒	看	眼	漢	餡	餡
iaŋ	餅	并	名	鎮	程	領	精	成	城	驚	鏗	迎	兄	染	染
uaŋ	盤	判	滿	短	團	暖	鑽	喘		官	環	玩	還	萬	萬
ieŋ	邊	騙	面	電	天	年	尖	千	鹽	堅	欠	嚴	嫌	圓	圓
uoŋ	奔	○	門	張	暢	軟	醬	川	箱	狂	圈	願	荒	冤	冤
yoŋ										捐	腔	仰	響	羊	羊
iŋ/eiŋ	瓶	拼	民	陳	沈	令	真	稱	神	瓊	慶	迎	興	任	任
eiŋ/aiŋ	板	烹	猛	點	腆	冷	曾	騁	省	更	犬	硬	亨	閑	閑
uŋ/ouŋ	房	蜂	悶	同	統	輪	崇	春	純	公	空		風	文	文
ouŋ/auŋ	幫	碰	忙	唐	糖	亂	藏	床	孫	缸	坤	昂	恨	影	影
yŋ/øyŋ				中	重	龍	從	充	松	窮	芹	銀	胸	忍	忍

øyn/oyŋ		○	網	冬	蟲	弄	粽	蔥	雙	江	腔		烘	紅	紅
aʔ	百	拍	麥	達	塔	辣	窄	冊	薩	卡	客		喝	盒	盒
iaʔ	壁	辟	○	○	獺	○	嘔	○	○	揭	屨	額	嚇	○	○
uaʔ	跋	伐	抹	奪	脫	○	○			括	闊	○	法	活	活
ɛʔ		○	咩	○	○	○	漬								
ieʔ	別	僻	滅	哲	撤	捏	接	切	設	結	缺	鑷	頁	葉	葉
œʔ							○			囁	咳		○	○	○
oʔ	箔	粕	膜	桌	托	落	○	戳	鐳	閣			○	學	學
uoʔ	剝	曝	牧	著		劣	絕	尺	雪	局	曲	月	忽	沃	沃
yoʔ										決	劇	虐	歇	約	約
iʔ/eiʔ	筆	匹	蜜	笛	剔	力	職	七	式	急	泣	逆	吸	入	入
eiʔ/aiʔ	八	迫	默	德	宅	癘	汁	賊	色	革	克		血	扼	扼
uʔ/ouʔ	腹	覆	沒	獨	讀	律	族	出	速	掘	屈		福	熨	熨
ouʔ/auʔ	薄	沫	漠	卓	托	跛	作	齧	刷	骨	確	岳	核	惡	惡
yʔ/øyʔ				竹	○	肉	粥	觸	肅	菊	曲	玉	蓄	育	育
øyʔ/oyʔ	北	雹	墨	毒	鑿	六		軸	摔	角	殼		或		

表(9) 福州話音節列表

陰影空隔表示該音節組合無例字存在；這有兩種可能，一者是湊巧缺了這個組合，意外空缺(accidental gap)，或者是本方言的音韻結構不容許這樣的音節，音韻空缺(phonological gap)。

表(9)裡所出現的空缺，有哪些是意外空缺，哪些是音韻空缺？首先我們看到雖然沒有[\*pia,\* pua]這樣的音節出現，但[piaŋ, puaŋ, piaʔ, puaʔ]的音節卻是存在的，所以[\*pia, \*pua]這樣的組合只是意外空缺。再來我們可以看到，雙唇音聲母跟撮口韻的組合是表上空缺最多之處，表上沒有任何[\*py]的組合出現，不管[y]的位置是介音或是主要元音；當[y]是主要元音時，一般認為同時也會兼具介音身分。由於雙唇音與撮口韻的組合在發音上本來就有相當的難度，加上這種空缺出現的相當一致，所以[\*py]的空缺現象應是屬於音韻空缺。

那麼，[\*pøy]的組合呢？這個部分空缺牽涉到鬆緊韻變化的問題，[\*py/pøy]與[\*pøy/poy]這兩組鬆緊韻都沒有與雙唇音搭配的音節；但[pøyn/poyŋ]與[pøyʔ/poyʔ]是容許的音節，而[\*pyn/pøyn]與[\*pyʔ/pøyʔ]則否。所以我們可以知道[\*py/pøy]這組屬於音韻空缺，[\*pøy/poy]則可視為意外空缺。

還有一個空缺是[\*tyo]，代表所有舌尖音聲母與[yo]韻的組合；由於一系列的

[\*tyoŋ, \*tyoʔ]都不存在，所以這一類空缺有可能也是屬於音韻空缺。不過，我們也看到[ty]這樣的音節組合存在著，所以問題不在於舌尖音跟撮口呼的組合。因此，造成這類空缺的動機，似乎就跟雙唇音與撮口呼的組合限制不同。

若我們視之為意外空缺的話，可能的源由是：在歷史音變過程時，不同的語音條件造成韻母差別演變。我們檢視了福州話裡[yo]韻的形成過程，這些韻攝大多受到聲母發音部位的影響，在同一韻攝的舌尖音與舌根音之後各有著不同發展。

下表我們列出[yoŋ, yoʔ]所出現的韻攝。這兩組韻都只出現在三、四等字裡，這表示歷史上應該有個[i]介音存在。大部分例字都出現在宕開三陽藥與山開三元兩韻；在這兩個韻裡，見系字保留了[i]介音，同時受到主元音，圓唇音[o]，影響，因此讀為[y]。而舌尖音聲母則吸收了這個舌尖介音，讀為後圓唇音。表中的陰影部分表示該組聲母在本韻無例詞。

	見系	莊組	知組、端系	幫系
山開三元	yoŋ			
山開三仙	yoŋ <sub>部分白讀</sub> ；ieŋ	ieŋ	ieŋ	ieŋ
宕開三陽	yoŋ (含日母)	ouŋ/auŋ	uoŋ	
宕開三藥	yoʔ (含日母)		uoʔ	
山合三薛月	yoʔ <sub>部分</sub> ；uoʔ		uoʔ	uaʔ
山合三仙	uoŋ	uoŋ	uoŋ	
山合四屑	yoʔ <sub>部分</sub> ；ieʔ			

表(10)福州話[yoŋ, yoʔ]韻

這個因聲母而形成的差別演變，我們在北方官話中也可見到，宕開三陽裡頭只有見系字與精組字保留介音。至於，福州話山開三仙的部分，圓唇介音可能是源自舌根音聲母的影響，因為開口呼與山韻都沒有圓唇性成分在；而且，圓唇音讀法只存在於見組字。舌根音在語言演變上跟唇音常有相輔相成的效果，這跟後元音的無標值為圓唇相類似。

話說回來，既然表(10)這些資料顯示古音中這些韻攝原是有[i]介音存在的，那麼舌尖音的吸收[i]的行為，有可能是為了避免[\*tyo]的形成。如我們所知，國語中雖然容許撮口呼，可卻只能與零聲母、見組字與精組字搭配；且「見精組」在[i, y]介音

前合流為舌面輔音聲母[tç, tç<sup>h</sup>, ç]。整個說來只有零聲母與舌面音聲母可與之搭配，因此在分布上具有相當的侷限性。這種侷限性讓人聯想到，這些韻攝的韻母區別演變，實是為避免造成不容許的音節；亦即，國語[y]介音前只容許舌面音，其他聲母搭配的欠缺都是基於音韻空缺。

[y]介音在發音特徵上屬於相當複雜的組合，很多語言，如我們熟知的英語、日語，都不容許這樣的語音；由於兼具「唇音、舌音」(Labial, Coronal)兩個發音部位，使得整個聲腔在發音時候可供變化挪移的空間不多。因此可以與之自由搭配的語音，要不就是發音部位完全相同(國語的舌面音與 i 介音)，要不就是發音部位不相干擾的(如福州話的舌根音)。

問題是在國語中我們看到的是很清楚的劃分，不管[y]是分析為介音或主元音，都只能與舌面輔音搭配。然而福州話的麻煩是，如果說[\*tyo]是搭配上的困難，為什麼[ty]是容許的？可以與撮口[y]元音搭配的聲母，零聲母不計，在福州話[p-, t-, k-]三組聲母，就[t-, k-]這兩組可以。但到了[yo]韻，卻只剩下[k-]組。

*py	ty	ky
*pyo	*tyo	kyo

我們的假設是[y]在與[t-, k-]搭配時，發音部位會隨著聲母而略為調整；[y]在[ty]組合中會由舌面音轉到偏向舌尖音，在[ky]則是偏後、偏高接近舌根音。而後到了[-yo]元音部分，舌尖音傾向的[ty]與其就有了搭配上的困難，舌根音傾向的[ky]則否。

上述只是我們的推測，目前仍無具體的語音研究予以證明；這裡只能先說[\*tyo]的現象是屬於音韻空缺或是意外空缺的兩種可能性都無法排除。但如果是音韻空缺的話，就必須為其設定音韻限制來說明不允許出現的動機；若是意外空缺則無須另外設限。所以，此處我們先假設[\*tyo]為音韻空缺，畢竟這一整個系列的韻都不存在；因此本方言雖然允許舌尖音與[y]韻的結合，卻不容許舌尖音與[yo]互相搭配。

前面提到的都是聲母與韻母的搭配行為；接著我們看韻母內部的搭配，韻母內部有沒有組合上的限制？由於韻母內部的關係遠較聲母與韻母之間緊密，就搭配上來說應該會有更嚴格的限制。在福州方言韻母分布上，最明顯受限的部分是介音與

中元音的搭配。

uo 鍋	y/øy 居俱	i/ei 機技	u/ou 孤固	eu 歐
uoʔ 局	yʔ/øyʔ 俗宿	iʔ/eiʔ 直滴	uʔ/ouʔ 掘谷	
uoŋ 光	yŋ/øyŋ 巾供	iŋ/eiŋ 真證	uŋ/ouŋ 軍郡	
yo 橋	øy/oy 衰坐	ai 該	au 交	
yoʔ 藥	øyʔ/oyʔ 墨抹	eiʔ/aiʔ 澤德	ouʔ/auʔ 滑骨	
yoŋ 捐	øyŋ/oyŋ 工共	eiŋ/aiŋ 針贈	ouŋ/auŋ 缸鋼	

表(11)福州話中元音與介音搭配關係

上表中我們看到[ou, ie, yo]，卻沒有[\*io, \*ue, \*ye]的組合。可以看到就「介音+元音」的組合上，[+/-圓唇性]共諧是其根本限制。事實上「元音+元音韻尾」的組合也幾乎都符合這項要求，不管是鬆韻或緊韻讀音；除了[eu]這個韻。

[eu]韻的例字包含了「流開一侯平上，流開三尤非莊組平上，效開四蕭端組平上」等三個韻；例詞如：「兜、斗、叟、狗、樓、走、溝、口、喉、浮、否、謀、鄒、愁、搜、艘、雕、鳥、條、調」。這幾個聲調乃是福州方言非長調舒聲所出現的位置，它的變化跟調長有關嗎？如此巧合地只出現在非長調部分，很難不將它與非鬆緊調的變化連接在一塊兒。

	流開一侯	流開三尤非莊組	效開四蕭端組
eu	平上	平上	平上
au	去聲；平上 <sub>白</sub>	白讀	
iu		非莊組之外	其他

表(12)福州話的[eu]韻

上表顯示流開一侯的平上白讀與去聲與流開三尤的白讀皆為[au]。流開三尤非莊組之外的讀音為[iu]、而非組與見系白讀[u]。所以這個韻的形成有什麼特殊動機，使其超出圓唇性和諧限制之外呢？

流開一侯去聲讀[au]，[au]與[eu]這兩個韻在福州話沒有鬆緊韻的差別，福清與閩清的鬆緊韻分別讀為[eu/eu]，[eu/iau]。如果我們把閩清的鬆韻讀音視為根本，則可以把[eu]讀音理解為保有原介音[i]的特徵值，所以無法進行共諧。而由此我們也

可以看到，鬆緊韻變讀在如今的福州話雖然沒有遍佈所有韻母，一如福清的現象；但不難想像早期[eu]韻也有[iau]或[iəu]的鬆韻讀音。後來此韻的鬆緊韻變讀關係消失，擁有鬆韻讀音的去聲由[iau]→變成了[au]，或[iu]。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介音與低、高元音的搭配關係上，只存在[ia, ai, au, ua, iau, ui, iu]等韻，但無[\*iai, \*uau]，可見得 OCP<sup>6</sup>(Obligatory Contour Principle)現象在此範圍內有相當的作用力。所以相同發音部位的[i]或[u]不會同時出現在韻頭、韻尾位置。至於[y]介音，一般認為同時具有[i, u]前元音與圓唇音的特質，在本方言中沒有與其他介音出現在同一個音節的情況。由此可見，在韻母部分，不許同部位高元音重複出現的限制是沒有例外的。

在閉音節中的元音共諧限制更高，[auŋ, aiŋ, oŋ, auʔ, aiʔ, oyʔ]只容許出現在鬆韻位置，相關的緊韻位置，其內部元音結構只容許同時在圓唇性、與前後值徵性相同的元音。所以我們只看得到[ouŋ, eiŋ, øŋ, ouʔ, eiʔ, øyʔ]等雙尾韻出現在緊韻位置。

### 3.5 聲韻調特殊現象探討

前面各節是針對聲韻調以及其搭配現象作描述性介紹。本節針對閩東方言一些特殊的音韻現象進行細部的分析，主要包括聲母類化音變、本變韻、以及本變調等音韻變化。

#### 3.5.1 聲母類化音變

語流音變在閩東方言是相當複雜的，一個多音詞中常常是聲母、韻母、聲調都有所變化。下面列出福州地區聲母音變的例子：

---

<sup>6</sup> 絕對曲折原則：要求同一個特徵值不能緊鄰或重複出現。通常各語言針對不同音韻現象，會有各自的絕對曲折範圍限制，可能是一個單詞，音節，或韻母等；在此一範圍內，同一特徵值會相排斥，進而引發相關音變。

菜包	tshai pau	⇒	tshai βau	糖包	thouŋ pau	⇒	thouŋ mau
大砲	tuai phau	⇒	tuai βau	鋼炮	kauŋ phau	⇒	kauŋ mau
花店	xua taiŋ	⇒	xua laiŋ	餅店	piaŋ taiŋ	⇒	piaŋ naiŋ
好天	xo thieŋ	⇒	xo lieŋ	冬天	tøyŋ thieŋ	⇒	tøyŋ nieŋ
大嫂	tuai so	⇒	tuai lo	三嫂	saŋ so	⇒	saŋ no
西瓜	sɛ kua	⇒	sɛ ua	應該	eiŋ kai	⇒	iŋ ɲai
布扣	puo khau	⇒	puo au	專科	tsuoŋ khuo	⇒	tsuoŋ ŋuo
珠蚶	tsuo xaŋ	⇒	tsuo aŋ	表兄	piu xiŋ	⇒	piu iŋ
粗紙	tshu tsai	⇒	tshu zai	紅糟	øyŋ tsau	⇒	øyŋ nzau
老鼠	no tshy	⇒	no zy	風車	xuŋ tshia	⇒	xuŋ nzia

表(13) 福州話聲母類化音變(陳澤平; 1998)

這類聲母音變現象在《閩音研究》中，稱為「聲母類化」音變，指詞組連讀時，後字聲母受到前字韻尾的語音特質影響而產生的語流音變。上表(13)所顯示的是閩東地區聲母連讀時音韻變化的主要現象：塞音與舌尖擦音在陰聲韻後，聲母弱化成濁音，而舌根聲母更進一步丟失；在陽聲韻後所有阻塞音都變成相應的鼻音聲母。塞擦音在陰聲韻後會變成濁擦聲母，陽聲韻後則變成鼻塞音帶擦音的組合。這些音韻演變可歸納成規律如下：

$$(1) [+阻塞音] \rightarrow [+有聲] / [+響音] \_\_\_\_\_\_ [+響音]^7$$

規則(1)表示當阻塞音出現在兩個響音之間時，會變成有聲(+voiced)音。如：菜包/ts<sup>h</sup>ai pau/ → [ts<sup>h</sup>ai βau]、花店/xua taiŋ/ → [xua laiŋ]。

$$(2) [+輔音] \rightarrow [+鼻音] / [+鼻音] \_\_\_\_\_\_$$

規則(2)說明當輔音出現於鼻音之後時，會順向同化(progressive assimilation)為鼻

<sup>7</sup> 本規則改變的是有聲性(voicing)，至於無聲的雙唇塞音/p, ph/ 變成有聲雙唇擦音/β/是因為發音過程相當鬆弛的，所以為擦音。舌尖塞音變成邊音也是一樣的狀況。陳(1998)提到，由聲母類化產生了幾個輔音發音都是很鬆的，音色含混，是原聲母的同部位濁化音。如雙唇音濁化則成雙唇濁擦音，在發音的一瞬間雙唇可能輕微接觸，但雙唇相觸的滯留時間短暫，沒有形成塞音阻隔氣流的效果，因而不分析為雙唇濁塞音。舌尖塞擦音[ts, ts<sup>h</sup>]的濁化音為[z]，在前元音之前則顎化為[ʒ]，但陳認為只有在強調發音時才是如此，極端鬆弛的發音時，只是一個半元音，部位也不明確。

音。如：鋼炮/kaŋ phau/ → [kaŋ mau]。

(3) [舌根音] → Ø/[+元音]\_\_\_\_\_ [+元音]

上述規則是以音韻規則的方式說明聲母語流音變的現象，這類現象又該如何以音韻限制的觀念表達？首先是凡輔音出現通音位置就必須濁化的概念，這是為了取得有聲性的共諧，使得聲門無須在有聲與無聲發音方式間持續轉換。這個概念以(4) **清濁共諧**方式呈現。

(4) **清濁共諧**：單詞內部的清濁(voicing)必須一致。

(5) \***濁舌根阻塞音**：不允許濁舌根阻塞音(ex: g, ɣ)在音韻表層出現。

(6) \***濁阻塞音**：不允許濁阻塞音在音韻表層出現。

(7) **鼻音性共諧**：緊鄰的濁阻塞音必須在鼻音性共諧。

由於在福州話沒有任何濁舌根阻塞音，所以用(5) \***濁舌根阻塞音**來說明。濁舌根阻塞音一般在聽辨上較其他阻塞音困難，如舌尖、雙唇等，所以常是語言中率先消失的成分。如我們在年輕一輩的閩南語語音系統中，濁阻塞音聲母在部份人的語音系統只剩下[b, dz~l]這兩個，某些年輕人會將原本有[g]的位置，讀為零聲母，如「五個人」與「湖下人」[gɔ<sub>11</sub> e<sub>11</sub> laŋ<sup>13</sup>]與[ɔ<sub>11</sub> e<sub>11</sub> laŋ<sup>13</sup>]，但有些人會把它們兩者都讀為[ɔ<sub>11</sub> e<sub>11</sub> laŋ<sup>13</sup>]。(6) \***濁阻塞音**是福州話，或漢語方言普遍常見的一個限制；濁阻塞音目前於漢語方言中，只出現在吳語音系、老湘語、與閩南方言。(7)**鼻音共諧**也是一般語言常見現象，這項限制其實可以無須界定在輔音層面，只要屬於濁音成分就可能相互傳遞鼻音性。而元音部分是因為福州話不容許鼻元音，所以阻斷鼻音傳遞。

前面列出的四個限制都是屬於音韻限制，是一些為了達成表層音韻和諧所產生的限制。跟它相對應的拉力，信實限制自然也存在語言中。針對此一部分音韻變化，相關的是**清濁信實**、**部位信實**、**鼻音信實**等。

(8) **清濁信實 (IDENT VOICE)**：表層結構中各音段的清濁性必須與其在底層

結構相對應音段的清濁性相同。

(9) **部位信實 (IDENT C-place)**：表層結構中各音段的發音部位必須與其在底層結構相對應音段的發音部位相同。

(10) **鼻音信實 (IDENT NASAL)**：表層結構中各音段的鼻音性必須與其在底層結構相對應音段的鼻音性相同。

這些音韻限制彼此間的階層關係暫時排定如下，這其中只有**清濁共諧** > **\*濁阻塞音**；**清濁信實**與**鼻音共諧** > **鼻音信實**的階層關係是確定的。其他幾個限制是因為在這一部份音變現象中，本方言沒有任何違反的例子，所以目前並列為高階限制。

大嫂	/tuai so/	部位信實	鼻音共諧	*濁舌根	清濁共諧	*濁阻塞音	清濁信實	鼻音信實
a.	tuai so				*!			
b.	☞ tuai lo						*	
c.	tuai no						*	*!
西瓜	/sɛ kua/	部位信實	鼻音共諧	*濁舌根	清濁共諧	*濁阻塞音	清濁信實	鼻音信實
d.	sɛ kua				*!			
e.	☞ sɛ ua							
f.	sɛ yua			*!		*		
糖包	/t <sup>h</sup> ouŋ pau/	部位信實	鼻音共諧	*濁舌根	清濁共諧	*濁阻塞音	清濁信實	鼻音信實
i.	t <sup>h</sup> ouŋ pau				*!			
j.	☞ t <sup>h</sup> ouŋ mau							*
k.	t <sup>h</sup> ouŋ βau		*!			*		

表(14) 聲母語流音變

上表相關的限制應該還有一組主管音段的信實限制，**MAX** 與 **DEP**，不過限於表格沒有列上。

(11) **MAX**：凡存在於底層結構的音段成分，表層結構亦須出現。

(12) **DEP**：凡存在於表層結構的音段成分，底層結構亦須出現。

由於本方言沒有在表層增生音段的現象，所以 **DEP** 位於最高階。**MAX** 在此應該低於**\*濁舌根阻塞音**。所以「西瓜」中的舌根阻塞音雖然在底層出現，但卻不存在於

表層結構。到目前為止是我們對福州話「變聲」現象的限制位階分析；這項變化主要是爲了完成表層音韻共諧而產生，藉由此聲母類化音變使得單詞發音過程不會因爲清濁音的轉換而增加困難度。下一節我們接著討論韻母變化的問題。

### 3.5.2 本、變韻

這一小節中我們主要探討的是：在閩東變韻問題上，鬆韻與緊韻何者爲本韻，何者爲變化韻，以及它們之間的變化緣由。本節主要可再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份我們先列出閩東方言在鬆緊韻的對應關係，第二部分則簡單介紹前人對本、變韻的看法，最後再提出我們的假設，看看是否可以找出本變之別的源由。

**鬆緊韻的對應：**下表爲福州、福清、與閩清等方言在鬆緊韻上的對應。

福州		閩清		福清	
i/ei		i/ei		i/e	<b>iu/ieu</b>
u/ou		u/ou	<b>eu/iəu</b>	u/o	<b>ieu/iəu</b>
y/øy	øy/oy	y/øy	øy/œy	y/ø	ø/œ
iʔ/eiʔ	<b>eiʔ/aiʔ</b>			iʔ/eʔ	ui/uoi
uʔ/ouʔ	<b>ouʔ/auʔ</b>			uʔ/oʔ	uoi/uəi
yʔ/øyʔ	<b>øyʔ/oyʔ</b>			yʔ/øʔ	oi/ɔi
iŋ/eiŋ	<b>eiŋ/aiŋ</b>	iŋ/eiŋ	eiŋ/ɛiŋ	iŋ/eŋ	eŋ/ɛŋ
uŋ/ouŋ	<b>ouŋ/auŋ</b>	uŋ/ouŋ	ouŋ/ɔuŋ	uŋ/oŋ	oŋ/ɔŋ
yŋ/øyŋ	<b>øyŋ/oyŋ</b>	yŋ/øyŋ	øyŋ/œyŋ	yŋ/øŋ	øŋ/œŋ

表(15) 閩東鬆緊韻的對應關係

就福州與閩清的語料，只有一部分的韻母有鬆緊韻變讀的現象。而這些產生鬆緊韻變讀的韻母都是下滑雙元音結構，也就是都有一個高元音當韻尾。鬆韻跟緊韻的差別在於鬆韻裡的主元音開口度都比緊韻大。由於福州、閩清方言裡具有鬆緊韻變讀現象的每個韻母都有高元音韻尾的存在，一個直覺推測是這些雙元音都採取了某種層面的元音共諧，使得主元音升高，或是圓唇化。

但是再進一步看到福清的語料時，這樣的推論就不那麼確切了，至少是不太能說明福清的情況。福清方言所有韻母都有鬆緊韻變讀，也因此驅動變讀的因素就不

那麼清晰可循了。不過部分韻母變讀關係並沒有造成音位上的區別，如[a/a, e/ε, o/o]的差別，此處就不列出完整音系對照。整體來說，福清在鬆韻的主元音讀音都比緊韻偏低、偏後。

周寧雖然沒有鬆緊韻，但作者提及：韻母 e 遇到陰去、陽去調時，帶有微弱 i 尾，近似于 ei。其他像是 ai, au 遇到上聲調時，讀音近似ei, ou的情形，也與閩東鬆緊韻的變化類同，只是沒有完整的系統對應。所以其實鬆緊韻的這一類的變化不限於南片，北片也有類似的情況，只是沒有擴及全面。我們進一步查證周寧語料發現有幾組韻只存在於「陽平、陰去、陽去」三調，包括了[e, o, oi, eu, eŋ, oŋ, øu, øŋ]等韻；而這幾組相對應的其他聲調韻母讀音為[i, u, ui, iu, iŋ, uŋ, yu, yŋ]。下表我們看到的「陰平、上聲」字皆為高元音韻母，「陽平、陰去、陽去」三調則為中元音韻母讀法。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e/i	蚰	遲	抵	智	治
o/u	夫	符	虎	副	負
oi/ui	飛	肥	偉	痲	吠
eu/iu	貂	櫛	柳	宙	住
øu/y	豬	除	煮	著	箸
eŋ/iŋ	珍	貧	品	面	妗
eŋ/iŋ	精	瓶	炳	政	淨
oŋ/uŋ	中	同	董	中	動
øŋ/yŋ	宮	松	恐		

表(16) 周寧方言因調別韻

這些中元音與高元音對比的韻母中，中元音韻母只有「陰去、陽去、陽平」三個調類。而高元音韻裡以「陰平、上聲」兩調為主，但其他三調也有些例字在高元音韻中。可以想見周寧方言這種對比現象與福州、福清、閩清的鬆緊韻變讀同類，只是原本具有鬆緊韻變讀的「陰去、陽去、陽平」三個調不再因位置而變讀；多數保留了相對應的鬆韻讀音，少數與其他調一樣讀為緊韻。我們先來看看前來的分析有哪些看法。

端木(1990)對福州本變韻的觀點：(1)若以鬆韻為本，則會造成低元音[a]有的變，

有的不變；(2)以鬆韻爲本也會使得一些語言常見的韻母獨缺於本方言中，如 [i, u, iŋ, uŋ]。依其主張，是以緊韻爲根本。第一點的論證不一定成立，因爲其所列出的語言環境不同，低元音[a→a, ai→ei]的區別變化可說是受到介音影響所致，並非不可能。第二點說法較具說服力，在我們所知語言的元音系統中，若爲三元音系統，則多爲[i, u, a]，若是五元音系統，則多爲[i, u, e, o, a]。高元音可說是一般語音系統中的固定基本成員。

陳澤平(1998)對福州變韻的觀點也是以緊韻爲本，鬆韻爲變。其所持的論點如下：(1) 鬆韻字只存在於某些特定調類的單字調，連讀調仍讀爲緊韻，出現位置與頻率都有限；(2) 部分鬆韻讀音混入他韻合流，例如《戚林八音》的「西、溝、初」在鬆韻分別與「嘉、郊、歌」混同，緊韻讀音則仍有別；(3) 閩東侯官片各地相對應韻母的鬆韻音值多變，緊韻則各地一致。陳與端木的觀點基本上一致，都是以緊韻爲福州音的本韻，鬆韻爲變韻。不過所採取的說法倒是各自不同。整體上，端木的(2)與陳的(3)之說法較具說服力。

下表是陳澤平所主張的福州話本韻讀音，端木在丙類中元音部分與其看法有些差異。或者該說陳對這些中元音的組合沒有特別描述，而單純就丙類圖表來看，顯然存在許多雙韻尾結構。

	甲				乙		丙	
陰聲韻	a 家 ia 咖 ua 瓜	ε 街 ie 雞	o 哥告 uo 鍋 yo 橋	œ 初	au 交 iau 該 eu 歐 iu 嬌	ai 該 uai 乖 ui 龜	i 機技 u 孤固 y 居俱	øy 衰坐
入聲韻	aʔ 盒 iaʔ 額 uaʔ 罰	εʔ ieʔ 脅	oʔ 學 uoʔ 局 yoʔ 藥	œʔ			iʔ 直滴 uʔ 掘谷 yʔ 俗宿	eiʔ 澤德 ouʔ 滑骨 øyʔ 墨抹
陽聲韻	aŋ 甘 iaŋ 驚 uaŋ 官	ieŋ 肩	uoŋ 光 yoŋ 捐				iŋ 真證 uŋ 軍郡 yŋ 巾供	eiŋ 針贈 ouŋ 缸鋼 øyŋ 工共

表(17)

端木主張這些緊韻中元音不該為雙韻尾，[eiʔ, eiŋ, øyʔ, øyŋ, ouʔ, ouŋ]；這些音節實際上應視為[eʔ, eŋ, øʔ, øŋ, oʔ, oŋ]。其論點為：前組的結構顯然較後組複雜些，而語言中若有較複雜的音節結構出現，表示比它簡單的其他音節應該也都存在。所以若選了前者，則整個語言系統由簡到繁的排列就會出現空缺。

本變韻現象中的問題，我們是不是要跟隨前述二人的說法？雖然端木從語言系統性的觀念來確認本變韻的關係，具有相當的說服力；但是就一般語音演變的趨勢來看，不太能說明為什麼要製造出變韻這一類讀音。在一般語言演變中，較常見到[au→ou]的音變趨向，因為在日常口語裡，這種同化演變可以減少發音過程所耗的時間。

反之的[ou→au]又是什麼樣的動機驅使呢？異化(dissimialtion)嗎？有別於同化音變，異化的發生通常是為了增強聽辨上的區別度，或是避免在同一時間內重複使用同一發音器官。但一來這些只是同位音變，沒有造成任何額外的區別度，二來相鄰的兩個元音，如果發音部位相似，其實可以沿用同一發音動作而無須重複；因此，為了避免重複發音而造成異化的動機應該不強。

簡單來說，由於這種演變方向跟語言發音過程為求了發音或聽辨便利而造成的音變不同，所以需要其他外在動機來促成。如果接受這樣的看法我們該如何分析？就兩類韻母比較來看，這些鬆韻讀法顯然是較複雜的，一般語言中傾向把複雜結構擺在某些特定結構，像是詞首、詞尾等，所以在日語的擬生詞(mimetic words)構詞過程，複雜結構如舌面化的舌根音、雙唇音等只容許出現詞首音節。依此方向思考，我們提出第一個假設。

假設(1)：複雜的結構只能出現在焦點位置(focus position)；但一來，一般聲調組末尾應該都是焦點位置所在，可是卻只有幾個調類容許鬆韻。再者如果說[auŋ]太過複雜，無法出現在緊韻位置，所以變成一個和諧度較高的[ouŋ]；但鬆韻[ouŋ]為什麼又會有另一個相對應的緊韻[uŋ]？如果[ouŋ]是容許出現在緊韻位置的，那麼根本不需要進一步改變其結構了。所以，假設因為緊韻位置與鬆韻位置，兩者間可容許音節結構複雜度不同的這個角度，很難合理化的說明這類演變的動機。同時這項假設的基底結構是以鬆韻讀法為主，這樣就會違犯了端木與陳所提的幾點原則。

假設(2)試著從另一個方向著手，如果我們把基底結構定為緊韻，既然鬆韻的主

要情況是主元音較緊韻低，此一現象或可描述為：於長調位置，將元音低化。這是純粹就現象的描述，這種陳述所遇到的問題是：低化與音長有所關聯嗎？低化的動機為何？為此我們查閱了相關書目，在 Jiang-King(1999)找到了一些線索。

Jiang-King(1999)引了幾點前人所提出的聲調與元音互動的語音現象：(1)高元音在類似環境中比低元音的音調( $F_0$ )<sup>8</sup>高些，(2)音長與聲調的關係為：高調較低調或中調短些，升調或降升調比高平調或降調的音長為長。就這些說法來看，聲調高低與元音高低、音長長短皆有關。

到底如何相關呢？由其文提到元音本身與調值的關聯，可以推論低元音可能較有利於發出低調。而我們在福州話所看到帶有鬆緊韻變讀的幾個聲調都帶有低調調值。其中陰去、陽去調都屬於曲折調<sup>9</sup>，213 與 242<sup>10</sup>；陰入的 24?調，就某些學者的看法，如端木(1990)與洪(1996)，也可能屬於曲折調，他們主張喉塞音是一個帶有低調特質的聲調成分；閩南語喉塞尾若在連讀時候脫落的話，也常會形成一個偏低的調值，如「鐵」的連讀調為[t<sup>h</sup>i?5]，當其喉塞尾脫落的話則變成高降調，「鐵枝」[t<sup>h</sup>i<sub>53</sub>ki<sup>55</sup>]。

整個對比歸納下來，福州話若要發出「陰去、陽去、陰入」這些曲折調值，首先便得盡量「壓低發出低調，才能儘速形成一個起伏的調差」。而由於發音時間的迫切性，在儘速壓低調值的過程中，自然會採取各種可能的輔助，包括了將元音壓低等連帶效應。這可能便是為什麼我們看到這些鬆韻主元音都偏低、且沒有高元音的緣由。這有一個驗證的方式，我們可以測量北京話各個元音出現在聲調詞尾的第三聲時候，其特質是否與其他非曲折調類有別。這部分的假設有待未來驗證。

### 3.5.3 本、變調

前面第三小節已經提過福州話聲調，主要是討論單字調讀音；這裡我們進一步研究連讀調的變化，及其與單字調之間的對應關係。本節首要探討的一個問題是：

---

<sup>8</sup> 聲調在頻譜圖上以基頻(Fundamental frequency) $F_0$ 呈現，元音高度則與  $F_1$  相關。

<sup>9</sup> 這裡我們對曲折調的定義為降升調或升降調，單純的降調或升調不包括在內。

<sup>10</sup> Jiang-King 的陽去調記為 131。

(1)福州音的變化是否明確的受到後字起首音值的影響？除了福州話外，閩東南區各類單字音的連讀調，會因為後字而有兩到三種不同讀法；閩東北區的聲調變化則與我們在閩南看到的狀況類似，不管後字如何演變，變調都是一樣，而且這些變調幾乎都是平調。

這邊我們對聲調變化所提出的一個基本觀點是：變調是一種發音時間受限下的產物，因此通常以平調出現；同時，也較易受到週遭環境影響，例如聲母的清濁，這不管是閩南或閩東都是一樣的。所以我們在閩南語變調中看到平調類讀音較本調多，而屬於古濁音聲母的陽聲調類大多數讀為低音。而閩東北區的變調情況也大多如此。

其他漢語方言是否也有變調的情形呢？這一類涵括全部詞彙在內的連讀變調，除了閩語之外，就我們所知只有吳方言具有相似的單字調、連讀調有別的現象；但其確實變調情況又與閩語不同。所以閩語的連讀變調應該是它一個獨特的特色，也許閩東、閩南之間有著什麼共通性存在。當然我們會有很多的疑問，如：為什麼只有閩語會有這樣的變調存在？跟它的歷史淵源有否特定聯繫？又或者我們可以找出什麼不一樣的解釋？其他如吳語的變調又是如何？目前我們先就福州話的變調做個介紹分析，也會探討前人看法優缺之處；接著，就是進一步比較其他閩東方言的資料，希望能對閩語的變調現象得到合理的解釋。

福州話單字調有七個，口語中連讀變調有兩個新調，半陰去 21 和半陽去 24。上聲實際音值是 311，陰去調快讀時尾音上升不明顯，近 212。四字組連讀變調，慢讀時各分成兩字組變調，快讀時前二字讀為半陰去，後二字依照兩字組變調。三字組變調分為兩大類，以第二字為區分點，當第二字為陽平陽入時，以 B 式變調，其他則為 A 式變調。A 式變調第一字讀為半陰去 21，後兩字以兩字組變調。B 式變調則是第二字依第三字而變調，第一字則依第二字變調而變。

	陰平 44	陽平 53	上聲 31	陰去 213	陽去 242	陰入 13	陽入 5
陰平 44	44	44	53	53	53	53	44
陽平 53	31	31	31	21	21	21	31
上聲 31	21	21	24	44	44	44	21
陰去 213	44	44	53	53	53	53	44
陽去 242	44	44	53	53	53	53	44

陰入 13 <sub>甲</sub>	21	21	24	44	44	44	21
陰入 13 <sub>乙</sub>	44	44	53	53	53	53	44
陽入 5	31	31	31	21	21	21	31

表(18)福州聲調變化

從上表可以看出福州方言的連讀調分為三大類，陰平(陰去、陽去、陰入)、陽平(陽入)、與上聲(陰入)等。其中陰入調連讀共有二種不同調值；乙類字例字較少，屬於白讀層次，連讀時候無喉塞尾，所以會造成後字聲母跟著濁化或消失。甲類字在連讀時候仍保留喉塞音。這三類連讀聲調有什麼分合標準？由目前單字調的讀音看不出具體規律，較明顯的是兩類古陽聲調連讀調都為低調，跟閩南的狀況類似。可以假設同樣是古濁音聲母清化之後所遺留的效應，不過陽去並沒有併入這類變化，因此規律性不強。

每個連讀音都會因後字聲調而分成幾類變化；可以看出陰平類讀音變化以後字起首調值是[+/-high]決定，陽平類的讀音變化則以後字為[+/-low]決定。以上表所採用的五調制來看，屬於中間調值的[3]為[-high, -low]，所以在陰平類與[-high]一同變化，而陽平類又歸屬[-low]一組的變化。然而在上聲類的讀音，起首調值[3]卻又自成一組連讀調。

(13) 陰平類： [ ]→[高降]/ \_\_[-high]

[ ]→[高平]/ \_\_[+high]

(14) 陽平類： [ ]→[中降]/ \_\_[-low]

[ ]→[低平]/ \_\_[+low]

(15) 上聲類： [ ]→[低平]/ \_\_[+ high]

[ ]→[高平]/ \_\_[+low]

[ ]→[升調]/ \_\_[-high, -low]

雖然這些語音材料調值是採五調制的方式紀錄，可是由聲調變化中可以發現產生決定作用的只有三類調值，高調、中調、與低調。所以此處我們先討論聲調的內部結構問題：(1)該用五調制或三調制？既然主要語料都是以三類調高區分，我們自

然傾向以三調為主；但如此分類是否能解決這些音變現象？(2)中間調值的變化怎麼決定調的內部結構？首先我們會問，這類調值變化是否真的跟後字調值高低相關？一來我們可以看到這三類聲調變化確實都可歸入某個音韻自然組合(natural class)，二來，這種變化跟語音演變常見的異化、同化現象相仿。所以我們推論後字調值應該是造成前字連讀調有別的主要因素。

我們先看看前人的聲調結構是否可以解決此類問題。下表我們列出 Yip(1989)的架構，Yip 這套分析廣受引用，在 Chen (2001) *Tone Sandhi in Chinese dialects*，一書中亦採用同樣的說法。Yip 這套系統是爲了處理四平調制的語言，如果語言只有三類平調的話，則中調 M'與 M 合而爲一。中調如果傾向與高調同進退的話，則帶有 M'的特徵，若與低調同變化，則爲 M。

(16) Yip (1989)	TBU	TBU	TBU	TBU
Register	[+upper]	[+upper]	[-upper]	[-upper]
Tone	[+raised]	[-raised]	[+raised]	[-raised]
Letter	H	M'	M	L

我們在此看到的問題是：福州話的中調有時候隨著高調一起進行變化，有時候隨著低調，還有自己獨立變化的案例。因此它究竟屬於哪一類的中調呢？就(16)的中調結構，顯然無法合理解釋這種矛盾性。

事實上，Yip(1980)亦處理過福州變韻與變調的相關問題，下表列出其採用的聲調記音以及解決方案。表中內容與我們所引用的陳(1998)的變調模式不盡相同。依照 Yip 所述，其資料來源包括了陶(1930)，趙(1933)，漢語方言詞彙(1964)，王(1969)，漢語方言概要(1960)，藍(1953)等，所以在語音紀錄上並不一致。而上表總共顯示了三項福州聲調內涵：(1)這些聲調是否促使元音高化、(2)它們的變調形式、以及(3)促發變調的語境。Yip 認爲聲調規則變化屬於鄰近音變(local rules)，所以會促發音變

的都得是鄰近成分，亦即前字末調的變化應該是由後字首調所引發。Yip 提出鬆緊韻的變化實是由音域(register)所造成，上音域(upper register)搭配緊韻，非上音域(non-upper register)則搭配鬆韻。

前字 \ 後字	致使韻母高化的調類						
	44 陰平	52 陽平	<u>4</u> 陽入	22 上聲	12 陰去	<u>13</u> 陰入	242 陽去
44	44			52			
12							
242							
(13)							
52	22			35			
<u>4</u>							
22	22			35			
<u>13</u>							
	22			35	<u>4</u>		

表(19) Yip(1980)的福州聲調變化表<sup>11</sup>

這樣的說法有相當的吸引力，因為整個架構看起來乾脆俐落；但這種乾脆俐落的表象裡，是否也隱藏著一廂情願？其實這是理論化常會遇上的一個難題。

上音域[+upper]		非上音域[-upper]	
44	HH	12	LH
52, <u>4</u>	HL	<u>13</u>	LL
22	LL	242	LHL
35	LH		

表(20)福州話聲調 Yip(1980)

如表(19)這樣的狀況，記音人所標的調值與 Yip 的區分顯然有許多不同。首先，Yip 將 22 調處理為[+upper, L]，242 中的 2 為[-upper, L]，4 為[-upper, H]，但 12 調中的 2

<sup>11</sup> 下標的古聲調類是我們依照現有資料的調值對應性補入。

卻為[-upper, H]。這其中顯然跟記音人的分析相矛盾，Yip 的說法是因為語音資料多元，所以調值判斷個人有別無法盡信，因此採用理論區分。

當然我們現在可取得的各地方言資料較為完整，以我們取自陳(1998)這類純粹由單一個人所紀錄的語音來看，Yip 的說法就遇上難題。在表(17)聲調變化的記音中，不管是 Yip 或陳都認為連讀調皆是緊韻讀音；因此表(17)清楚顯示了所謂緊韻讀音中存在如 21 這樣的低調。而在鬆韻讀法中，雖然普遍都含有低調，但在 242 的調值裡亦有高調在。如果依照 Yip 的假設，緊韻讀音都為[+upper]，則不可能有低調；而鬆韻讀音都為[-upper]，故不存在高調。所以用[音域]這個特徵顯然不能區分緊韻與鬆韻的聲調特質，除非我們說記音人的音感判斷區分有問題。

由於整個聲調變化曲折之處在於上聲的歸屬，就陳的記音，上聲是福州話聲調中唯一一個以中調為首調的。而就 Yip 在表(19, 20)的分析中，上聲具有[+upper, -raised]的特徵值，所以應該不會跟低調就音韻變化上同為一組；但就(13)陰平類的變化，顯示[+high]與[-high]是區分這類變化的準則。因此在這個部分，Yip 的聲調結構並不具備特殊解釋力，反而是回歸到最基本的[±low]與[±high]的分組方式，才能將福州話聲調變化的幾個式子列出。

不過 Yip 所提的聲調規則變化屬於鄰近音變(local rules)，所以會促發音變的都得是鄰近成分，亦即前字末調的變化應該是由後字首調所引發，倒是值得思考的角度；特別是看到閩東其他幾點的聲調變化後，我們認為很可能閩東方言與閩南方言一樣，在過去都是每個單字各有一個單字調與連讀調。而後，福州話連讀調因為周遭鄰近音的影響，才演變成一調類數讀的現況。這個說法的的支持證據之一就是我們看到的各個連讀調類的分化是由一定的音韻條件決定的，如我們在(13-15)所見，所以應該是條件式音變所造成的結果。接下來我們再仔細看看其他閩東方言的聲調變化，探索其他可能的支持例證。

表(21)為閩東其他六個方言點的聲調變化，可以看到同屬閩東南片的閩清、福清，跟福州話一樣，大部分單字調都搭配了兩組連讀調。至於閩東北片的連讀情況就簡化多了，表下方的壽寧與柘榮位於福建最北端，聲調變化也最為簡略，每個字都只有一個單字調與連讀調存在，與閩南的情況類似。而且這兩區裡所有的連讀調要不就高平，要不就低平調；因此諸多單字調有別的調類，已然在連讀調上合流。

北片偏南的周寧與寧德，在連讀變化上也較南片簡易；周寧的連讀調基本上也是一調一讀，額外的變化在於陰平與上聲的連讀高調會使得其後的低降調陽平、陽入跟著高化。寧德的記音裡平調亦分為三種，不確定為何是兩個高平調，一個低平調；這可能是記音人判定上的差別，不過可以確定的是跟周寧情況一致，連讀調都是以平調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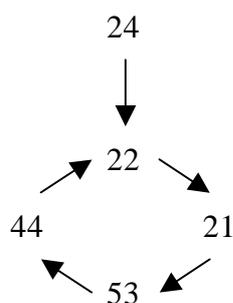
周寧、柘榮與壽寧這種單一連讀調的變化，雖是與閩南相似；但以其位居福建北端的位置，自不可能是跨過省會福州而受到閩南地區額外的影響。此外，閩北方言區並沒有如閩東、閩南一樣的連讀變調存在。因此，以整個閩東方言區的連讀變調看來，最可能的情況是：福建沿海，意即閩語核心區，這一整片的連讀調類，包括南片的福州、福清、閩清等等，原來在連讀調上也都是一調一讀的；只是以福州話為首的南片，在後期又衍生出因鄰近音值有別而形成的區別變化。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福清單字調	53	44	322	211	42	12	5
連讀調	44(古入聲)	44	21	53	44	5	12
	35 <sub>+去聲陰入</sub>	21 <sub>+陰去陰入</sub>	35 <sub>+去聲陰入</sub>	44 <sub>+平聲陽入</sub>	21 <sub>+陰去陰入</sub>		5 <sub>+平聲陽入</sub>
閩清單字調	44	42	31	211	242	3	5
連讀調	44	31	21	44	44	44	31
	42 <sub>+上去陰入</sub>	21 <sub>+去陰入</sub>	24/44 <sub>+上去陰入</sub>	42 <sub>+上去陰入</sub>	42 <sub>+上去陰入</sub>	42 <sub>+上去陰入</sub>	42 <sub>+上去陰入</sub>
周寧單字調	44	21	42	24	213	5	2
連讀調	44	21	44	44	44	5	5
	44+44 <sub>陽平陽入</sub>		44+4 <sub>陽平陽入</sub>			44 <sub>+平聲</sub>	
寧德單字調	44	22	42	35	332	2	5
連讀調	44	22	55	55	44	55	44
	21 <sub>+上陽去陽入</sub>				21 <sub>+上陽去陽入</sub>		21 <sub>+上陽去陽入</sub>
壽寧單字調	33	11	42	24	212	5	2
連讀調	33	11	55	55	33	5	33
柘榮單字調	42	21	51	35	213	5	2
連讀調	44	21	55	44	44	55	44

表(21) 閩東聲調變化

這裡我們還有兩個基本的問題未解：一個是若說南片原來也是一字一連讀調，那何者為其原始的連讀調？再者，前面提到這類區別變化是受到鄰近音的影響，但這中間變化的確實根由何在？另一個是最根本的，一直沒有解答的問題，單字調與連讀

調間有無所謂的本、變關聯？若有，何為本？何為變？這兩個問題，我們都還沒有答案。過去有幾位學者提出對閩南方言連讀調與單字調的關聯分析，認為是一個循環性的演變，像是  $A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A$ 。陳(1987:111f)列了兩個變調的循環，包括舒聲調與入聲調，此處我們是引自陳(2001)。



表(22)舒聲調的循環演變

入聲調的循環演變則是  $4q \rightarrow 21q, 32q \rightarrow 4q$ 。不過這樣推論出來的演變模式，一來沒有具體音韻動機存在，二來不是所有聲調變化都真的成個連貫不斷的循環，因此這樣的說法並沒有廣為眾人所接受

我們這裡同樣沒有具體證據說明它們的關係，僅是提出連讀調與單字調兩者間一些可能的關聯性。這兩者間一個最基本的語音環境的差別是其出現位置所容許的發音時間或長度有別。單字調位置發音時間充裕，所以容許較多的聲調起伏變化；連讀調位置發音時間較短，故以平調居多，如閩東北片四方言中所有的連讀調都為平調就是一個清楚的證明。而在南片中連讀調最大的限度就是單純的升調或降調，曲折調則是全然無法在此類音長受限的位置上出現。

第二個特點是：閩東七點方言的連讀調低調多出現在陽調類。這種趨勢很可能是原來濁聲母的音槓(voiced bar)在清化後所遺留的低調效應，閩南語也有同樣的現象。不過這樣的古濁音效應在單字調卻是較不容易捕捉，或者是基於單字調位置屬於音韻焦點所在，傾向保留固有的調值；連讀調卻是傾向把語流裡的諸多相關訊息混合、簡化，所以才會有平調化以及陽聲低調化等現象。因此，我們推論單字調與連讀調的區別，是因為兩者出現位置的所容許的時間長度不同所造成。

那麼為什麼如閩南語的單字調與連讀調間會有彷彿循環演變的現象？聲調變化

是有限的，最常見的是二、三個平調，配上升調與降調等組合；或者是如國語第三聲或福州話中的曲折調。連讀調音值與單字調的差別，主要是在時間侷限性影響下造成連讀調傾向平調化，或受到濁音效應而低調化等，當然調值就跟原來有所不同。這類連讀語境的影響後來藉由說話者的重新解讀、重析(reinterpretation or reanalysis)，很可能就變成另一個已存在的單字調；當然也可能產生新調，如我們在福州看到的半陰去、半陽去等。

### 3.6 音韻限制綜合分析

本節主要針對閩東方言所容許出現的語音與音節組合的相關音韻限制做一個整合與分析，我們的焦點會集中在聲韻結構限制的部分。

#### 3.6.1 聲母與輔音變化

就聲母部分，我們在上一節提出了與聲母類化音變相關的幾個限制，但未曾提到容許福州話現有聲母結構的限制為何；下面我們先針對福州話聲母提出限制，同時也進一步說明聲母類化音變現象與一般聲母限制的互動。

**可容許之輔音：**福州話在非連讀狀態下所容許的聲母共十三個，而這其中 n/l 合流。

- (17) **輔音信實：**表層結構中輔音必須與其在底層結構相對應輔音相同。
- (18) **\*濁阻塞音：**不允許有聲阻塞音在音韻表層出現。
- (19) **\*捲舌音：**不允許捲舌音在音韻表層出現。
- (20) **\*f：**不允許脣齒音在音韻表層出現。
- (21) **\*Labial：**不允許雙唇音在音韻表層出現。
- (22) **\*Dorsal：**不允許舌根音在音韻表層出現。
- (23) **\*Coronal：**不允許舌尖音在音韻表層出現。

這部分主要目的是討論這些現存聲母如何排外而存己；我們採用如下的輔音信實限制與相關音韻限制的位階關係來詮釋福州話的輔音音位：**\*f**；**\*捲舌音**；**\*濁阻塞音** >> **輔音信實** >> **\*Labial**；**\*Dorsal**；**\*Coronal**。由於在表層形式中，我們看不到脣齒音與捲舌音的出現，因此兩者皆屬於高階限制；濁阻塞音在單讀時亦不容許，所以不存在福州話音位系統。而輔音信實高於三個主要發音部位的限制，讓雙唇、舌根、與舌尖音等可以出現在音韻表層。

**聲母類化音變**：聲母類化音變可藉由如下限制得到說明。相對於前述的概括性輔音信實，這裡我們將其個別以有聲、部位、鼻音信實的方式呈現。這是因為這些信實限制與其他音韻限制間有著不同的位階關係。

- (24) **清濁共諧**：單詞內部的有聲性(voicing)必須一致。
- (25) **\*濁舌根阻塞音**：不允許有聲舌根阻塞音(ex: g, ɣ)在音韻表層出現。
- (26) **鼻音共諧**：單詞內緊鄰的有聲阻塞音必須在鼻音性共諧。
- (27) **清濁信實 (IDENT-VOICING)**：表層結構中各音段的有聲性必須與其在底層結構相對應音段的有聲性相同。
- (28) **部位信實 (IDENT-PLACE)**：表層結構中各音段的發音部位必須與其在底層結構相對應音段的發音部位相同。
- (29) **鼻音信實 (IDENT-NASAL)**：表層結構中各音段的鼻音性必須與其在底層結構相對應音段的鼻音性相同。

大嫂	/tuai so/	部位信實	鼻音共諧	*濁舌根音	清濁共諧	*濁阻塞音	清濁信實	鼻音信實
a.	tuai so				*!			
b.	☞ tuai lo	<sup>12</sup>					*	
c.	tuai zo					*	*!	
d.	tuai no						*	*!

<sup>12</sup> 這裡沒有把/tuai so/→[tuai lo]視為部位信實的違反，因為它們同屬 Coronal。但這裡面的現象有點複雜，舌尖音在福州話分成兩組變化，舌尖塞音/t, t<sup>h</sup>/與擦音/s/都濁化為[l]，舌尖塞擦音/ts, ts<sup>h</sup>/則濁化為[z]。由於/k, p/都不會轉為[l]，我們知道部位信實有它基本區別作用在，區別了舌尖音與非舌尖音。但同樣是舌尖音為什麼會分成兩類？這裡我們是假設這種區別與語音的「摩擦性質」相關，跟部位信實無關。只是/s/為何不用維持其「摩擦性質」？應該是塞擦音在這類連讀濁化過程中的音質特色與其他塞音與擦音其實是有所區別，但區別在哪？得進一步實驗探討。

表(23) 聲母類化音變

上表具體展示了這些信實與音韻限制之間的互動。**清濁共諧**限制排除最符合底層面貌的選項(a)；而**清濁信實**雖是可違反的，選項(c)出局是因為它又多違反了一項**\*濁阻塞音**；選項(d)出局是因為鼻音無中生有，違反了**鼻音信實**的要求。

**可容許之輔音韻尾**：福州話裡，輔音除了出現在聲母位置，少數亦出現在韻尾位置上。雖然閩語普遍仍保留著入聲韻，但輔音韻尾在福州話中只剩下喉塞尾以及舌根鼻音韻尾；由於舌根音的發音部位，在韻尾位置上並不具音位對比性，因此也可視為在語言結構的底層並無設定發音部位。故我們暫時先設定下面五個限制來說明福州聲韻結構上對韻尾的侷限性。同時以表(24)來說明這些限制的運作。

- (30) **無韻尾**(No Coda)：輔音不能出現在一個音節核心之後。
- (31) **韻尾限制**(Coda condition)：韻尾必須是沒有發音部位的。
- (32) **鼻音保留**(Max-N-IO)：底層結構出現的鼻音必須保留到表層結構上。
- (33) **無鼻化韻**(No Nasal Vowel)：不許鼻化元音在表層結構出現。
- (34) **輔音信實**(Faith-C-IO)：表層結構出現的輔音必須與底層的相同。

我們以表(24)來說明這些限制的交互運作。我們設定的輸入值是以切韻音系以及其他閩語比較為本。「盤」為舌尖鼻音韻尾，「籃」為雙唇鼻音韻尾，而「滑」則為舌尖塞音尾。「⊕」表示該項為應有的輸出選項，但未能成功選出；「☞」則表示該選項雖然通過位階排列的考驗而勝出，但卻是個錯誤抉擇，與表層音韻現象不符合。

盤/puan/	無鼻化韻	韻尾限制	鼻音保留	輔音信實	無韻尾
a. puã	*!				
b. puan		*!			*
c. ⊕ puan				*	*!
d. ☞ pua			*		
籃/lam/	無鼻化韻	韻尾限制	鼻音保留	輔音信實	無韻尾

e.	lam		*!			*
f.	☞ la			*		
g.	lan		*!			*
h.	⊕ laŋ				*	*!
	滑/kout/	無鼻化韻	韻尾限制	鼻音保留	輔音信實	無韻尾
i.	kout		*!			*
j.	☞ kou				*	
k.	kouk		*!		*	*
l.	⊕ kou?				*	*!

表(24)輔音韻尾

由表(24)的排列運作，我們發現到這些相關限制並無法確實推出輔音尾應有的變化；這項推論的錯誤，顯示我們在**輔音信實**限制上得再進一步細分。就塞音韻尾的部分，選項(j)與(l)在此出現錯誤抉擇的決定因素顯然是輔音信實定義上的問題；就其定義而言，關切點在於：表層結構出現的輔音必須與底層的相同。如果該音段不出現在表層，也就不違反此項限制。

而依據我們所看到的語言資料，即使**韻尾限制**位屬高階，但只要底層存在著韻尾輔音，那麼表層輔音音段的出現仍是種必須；亦即在底層結構出現的輔音，表層也得出現。這表示有某種力量要求輔音音段盡可能的保留，所以也許我們該用**輔音保留**(MAX-C-IO)來取代**輔音信實**(IDENT-C-IO)；這項限制只負責確認音段出現與否，至於個中的發音部位特徵則由其他限制，如**部位信實**等掌管。

(35) **輔音保留**(MAX-C-IO)：底層結構出現的輔音音段，必須同時在表層保留著。

(36) **部位信實**：表層結構中各音段的發音部位必須與其在底層結構相對應音段的發音部位相同。

不過輔音保留這項限制在界定上有些模糊，一般認定的是保留下整個音段內容，而我們這裡的想法只是保留一個類似輔音音段的特徵存在。針對這類問題，Steriade(2001)提出一個「語音相似性」的解釋方法，她所提的一個例子是，\*濁阻塞

音]wa：不容許濁阻塞音出現在單詞末尾，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而可能的輸出值應該有很多種，如/Vb/→[Vm, Vp, V...]等，但在大部分語言中，都只有清化的[Vp]才是最終的表層輸出值。因此她以 P-map 的模式來表達，認為清化之所以是語言通常採取的手段是因為，/Vb~Vp/之間的相似性大於/Vb~Vm/或/Vb~Vs/。這裡為了避免理解上的困擾，我們採取 Steriade 的模式把福州話這類輔音韻尾失落，同時音節喉塞化的現象設定為如下的限制要求。

(37) **相似性保留**(MAX-Similarity)：底層結構出現的音段組合，表層結構必須盡可能保留其相似性。

而這裡的限制位階該如何排列呢？**部位信實**這個限制在聲母類化音變的時候已經出現，位在最高階的位置；然而目前的情況是它得擺在低階，兩者間顯然相互矛盾。這樣的差別其實是基於韻尾與聲母位置的差別，兩個位置對發音部位信實的要求不同，聲母位置的部位信實明顯高於其他地方。那麼是否我們要把此處的**部位信實**限制改為**韻尾部位信實**，而後擺在較低階位置？依據「特定限制高於一般限制」的原則，我們無法假設另外有個**韻尾部位信實**，然後把它擺在低於一般部位信實的位置，因為這樣就看不出它的作用。

因此這裡我們需要修正的是，把表(23)的**部位信實**限制，改為**聲母部位信實**，因為是特殊限制，所以高於一般的部位信實限制。至於我們在表(24)的限制位階可以修改如下表(25)：

滑/kout/	無鼻化韻	韻尾限制	鼻音保留	相似性保留	無韻尾	部位信實
i. kout		*!			*	
j. kou				*!		
k. kouk		*!			*	*
l.  kou?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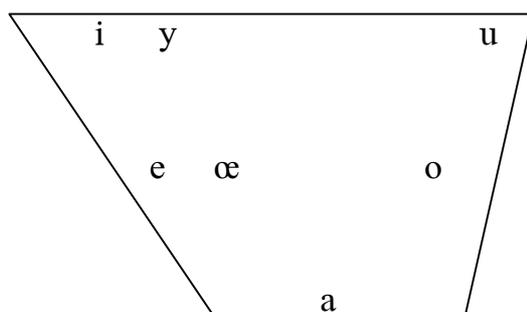
表(25)輔音韻尾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藉由**相似性保留**這項限制成功的排除選項(j)，而後得到我們

正確的最佳選項(1)為輸出值。

### 3.6.2 元音、韻母變化

可容許之元音：當我們要探討一個語言可容許的元音時，會想到一些相關問題是：一個語言最多可以有多少個元音？為什麼選擇這些個元音？語言選擇出現多少個元音的動機是否為最佳區辨度與最省力的發音的競爭結果？或是由一個特徵值(feature)的最高利用度來決定呢？相對於其他漢語方言，福州話可容許之單元音頗多，包括了三個高元音，三個中元音，以及一個低元音。但這些究竟是由何決定？我們在下表列出其元音圖。



表(26) 元音圖

從表(26)裡頭中元音與高元音的系統性分布行為看來，語言仍傾向把各個特徵值盡量利用，所以同時有著中、高前圓唇音。而低元音無法呼應這類系統性分布，肇因於低元音位置上，前後舌位區辨與發音的困難度較高，所以避免。

語言選擇出現多少個元音的動機是否為最佳區辨度與最省力發音的競爭結果？怎樣算是？怎樣算否？學者如 Padgett(2003)藉由 DOT 分散優選論 (Dispersion Optimality Theory)來說明語言選擇特定輔音與元音音位。這是一個以可聽辨度(perceptability)的觀點為中心的理論，主張語言選擇多少元音與輔音音位決定在於它對音位兩兩相距間，最低距離的容忍度。假設元音[i, u]間的距離為 1，如果某語言對元音最低差距容忍度為 1 的話，那麼這個語言將只容許兩個高元音；因為其他任一高元音的出現都會違反最低差距的要求。如果某語言最低差距容忍度較低，為 1/2

的話，那麼我們就會看到三個高元音出現。至於由哪三個高元音出現？就得看語言對相關特徵值容許度的高低而定。

**元音數、與音位抉擇：**就世界語言的傾向，我們知道如果一個語言有三個元音，傾向為兩個高元音與一個低元音[i, u, a]；如果有五個元音，最常見的是[i, u, e, o, a]，或者我們也看到如漢語的[i, y, u, ə, a]的組合。由這些組合可以看到的傾向是：高元音比非高元音具有更多的前後或圓唇區別徵性。因此如果中元音有前後區別，高元音亦有，反之則不一定為真。就舌位與口腔的互動可以看出這種趨向的由來，高元音離舌根位置較遠，所以具有較大的變化空間。

那麼如果是七元音，可能的組合有哪些呢？一個語言最多可能有多少元音？最少又是如何？我們看到如福州話的七元音系統，也有韓語的七元音體系如[i, ɯ, u, e, ɤ, o, a]，我們可以明顯看到，福州話與韓語的元音系統，呈現對比，一個具有兩組圓唇音[+round, ±back]，一個具有兩組後元音[+back, ±round]。這種區別該如何描述？為什麼他們會剛好呈現這種對比性呢？這種對比性的差別，顯示語言在擇取元音時，一來會偏好某些特徵值，二來會盡量將這些特徵作最大利用。

如果以特徵值的觀點來看，我們知道[+round]是福州話元音一個活躍的特徵值(active feature)。不只是因為其在具有區辨性，福州話前元音有著圓唇與非圓唇的區別；還因為在相關的韻母組合時候，[+round]是一個活躍的特徵值，它決定了下面我們會提到的元音共諧的主要音韻變化。那麼，[+back]或[-back]哪一個是活躍值？就元音共諧所表現的行為，我們注意到[-back]也是個中觸發共諧作用的角色，雖然沒有[+round]來得強烈，後者不管在鬆緊韻都發生作用，前者則只在緊韻韻母起作用。

**元音共諧變化：**這一個部分討論韻母的共諧變化與限制，這部分的限制不見於閩南，是閩東的一項特色，同時我們也在莆仙方言中看到相關的變化。就我們所看到的語言現象中，**圓唇共諧**是個中相當顯著的特點，這項限制最明顯的作用在於，形成前圓唇音，因此我們在(37-8)分別列出這兩項。在共諧過程，同樣會受到衝突影響的信實限制就是圓唇與前後信實，我們將其列在(39-40)。

(38) **圓唇共諧：**同一音節中的元音必須在圓唇性共諧。

(39) \*前圓唇音：不允許前圓唇元音出現

(40) 圓唇性信實(Ident-Round)：表層結構的圓唇性必須底層結構相同

(41) 前後值信實(Ident-Back)：表層結構的舌位前後值必須底層結構相同

我們在福州話看到的元音共諧變化有哪些？包括了圓唇共諧，以及前後共諧現象。這些共諧現象如何起作用？主要是中元音屈服於高元音的要求嗎？雖然單就福州話看來，中元音總是與高元音呈現共諧效應；而高元音間還會同時有著圓唇與非圓唇出現同一韻，如[ui]。但這不見得就表示高元音的圓唇性特徵強於中元音，除非有更充分的證據；我們先就確實例字來看，探索其圓唇性之由來。

以中古音列屬宕開三藥的「約」為例，在國語讀音為[ye<sup>55</sup>]，福州話[yoʔ<sup>24</sup>]，閩南語[iok<sup>3</sup>]；這三種不同的讀音，可以看出都具備圓唇音，但分別出現在高元音與中元音之上。由於源自開口韻三等，圓唇性似乎不屬於介音。這部分相關的歷史音韻背景，依照李方桂(1980)所擬的宕攝中古音，韻腹該是讀為低元音的，而後在某個歷史階段出現「中圓唇元音」的讀法，一如我們在閩南語所見。那麼這個圓唇性，依照相關韻攝的類比演變來看，很可能是舌根韻尾所導致的變化，跟元音不一定有直接關聯。

因此要說何者的圓唇性較為根深柢固？恐怕難有個答案，而且問題的癥結應不在此。重點是，如果兩者都是高元音，便可以容許圓唇共諧遭違反；如果個中有一個是中元音，這項限制便全然不可違抗。或者我們可以說，圓唇性具有強烈的保留傾向，中元音則有強烈的共諧傾向；不管是保留自己音值特徵，或同化於週遭元音。這樣便可以我們在福州話看到的元音共諧現象；而就我們在國語所見到的語音現象亦是中元音的獨立性不足，其前後值都是依循環境而變化。

(42) 圓唇性保留(Max-round)：底層結構的圓唇性必須保留在表層結構上。

(43) 中元音共諧：中元音必須與其週遭元音性成分在圓唇性共諧。

	約/ioʔ/	圓唇性保留	中元音共諧	前後信實	圓唇信實	*前圓唇音	圓唇共諧
a.	ioʔ		*!				*

b.	yoʔ			*	*	
c.	uoʔ		*	*!		
d.	ieʔ	*!	*	*		
	約/yeʔ/	圓唇性保留	中元音共諧	前後信實	圓唇信實	*前圓唇音 圓唇共諧
a.	yeʔ		*!			* *
b.	ieʔ	*!				
c.	uoʔ			**	*!	
d.	yoʔ			*	*	*

表(27) 輔音韻尾

表(27)大致說明了中元音的共諧變化，我們假設了兩個可能的輸入值，這是參照國語與閩南語的語料推出來的可能讀音；「約」的圓唇特徵可能在介音，或中元音上。由於圖表空間限制，此處我們將韻尾直接設定為相關語言所顯示的輸出形式，這不代表輸入值就僅限於這兩種可能性，也可能是以福州話的輸出值直接為輸入值。但就國語與閩南語的兩類輸入值，表(27)確實都可以推出正確的輸出值。

我們接著看看高元音的例子是不是也可以這樣解呢？高元音的例子中，我們看到的是[ui, uai, iu]等韻。就中元音在圓唇共諧的例子，我們發現它分別會跟介音，以及韻尾的高元音進行圓唇共諧；但由於在福州話並沒有/\*iou/這一類的例子，我們無法確定當介音與韻尾同時出現時，中元音會與何者進行共諧。如果韻尾、介音都分別跟中元音共諧，我們也忍不住會問，那麼介音與韻尾間是否有著共諧要求？由於韻尾、與介音位置能出現的只有高元音，但高元音即使出現在韻腹位置也拒絕共諧要求，因此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介音與韻尾共諧的例子。所以我們假定圓唇共諧等限制仍只作用於緊鄰音段，此處就不將 [uai]的例子列入討論。

下面「追」字我們列出兩個可能輸入值，一個是跟目前閩東、閩南讀音一致的，另一個則是跟國語一樣的讀音；這是因為[ui]韻在其他閩南方言其實也有[ue]的讀音，這表示中元音相當可能存在。事實上，在鄰近的福清話中，「追」的讀音是[tuoi]。

	追 /tui/	圓唇性保留	中元音共諧	前後信實	圓唇信實	*前圓唇音 圓唇共諧
a.	tui					*
b.	tuy				*!	*
c.	tui	*!			*	

d.	tuu			*!	*		
	追 /tuei/	圓唇性保留	中元音共諧	前後信實 MAX	圓唇信實	*前圓唇音	圓唇共諧
e.	tuei		*!				*
f.	☞ tui			*			*
g.	tuoi		*!	*	*		*
h.	tuøi		*!		*	*	*
	鈞 /tieu/	圓唇性保留	中元音共諧	前後信實 MAX	圓唇信實	*前圓唇音	圓唇共諧
i.	tie	*!		*			
j.	☞ tiu			*			*
k.	tiou		*!	*	*		*
l.	tieu		*!				*

表(28) 輔音韻尾

「追」在以/tui/為輸入值的狀況下，同樣可以以這組限制導出正確的輸出值。以/tuei/為輸入值的例子顯示，任一個中元音出現在/u/與/i/之間都會違反圓唇共諧；這或許也可以是為什麼福州話沒有這類韻母存在的解釋，既然任一個中元音都會違反，那麼就乾脆刪除。這裡跟刪除音段有關的信實限制是 **MAX**：凡是在底層音韻出現的音段，表層也必須存在。它的位階低於中元音共諧，所以福州話才會寧可刪除音段，去符合中元音和諧的要求。

另一個韻母的例子，我們以「鈞」字為例，它在國語讀音為[tiau]，閩南語讀為[tio]，而福清話則讀為[tieu]。我們此處以福清話為輸入值，[iau]韻在福州話是容許的，雖然不多；所以「鈞」字的底層應該不是[tiau]，否則就不會是我們現在看到的表層讀音。

**前後值共諧**的部分，出現環境較為受限；一來只在緊韻發生，二來則只有韻腹與韻尾產生共諧，介音與韻腹間似乎不見此項要求。這種現象該如何說明？雖然端木(2001)把普通話介音歸屬於聲母部分，但在福州話裡，因為介音一定不跟雙韻尾出現在同一個音節，所以我們不由得認為兩者間還是有些互動性在；但這個互動是不是就表示韻尾與介音同屬於一個音韻範疇？一如早期聲韻學家所分析的韻腳(final)結構？或者，不需要把這種並存限制歸因於韻母結構，這種互不相容現象可能是語言直接針對音節長度的限制。

若把這個因素排除在外，是否我們還能藉由這類介音與韻尾的不對稱表現，說明韻尾同韻腹間的關係較介音及韻腹間密切？

而由於前後共諧現象只在緊韻發生，換句話說，這部分牽扯到的其實是福州話鬆緊韻變化的問題；所以這部分現象是否因為元音的前後特徵值共諧而造成的，仍是個問題。下表我們列出福州話，與中元音共諧相關的韻攝。

uo	y/øy	i/ei	u/ou	eu
uoʔ	yʔ/øyʔ	iʔ/eiʔ	uʔ/ouʔ	
uoŋ	yŋ/øyŋ	iŋ/eiŋ	uŋ/ouŋ	
yo	øy/oy	ai	au	
yoʔ	øyʔ/oyʔ	eiʔ/aiʔ	ouʔ/auʔ	
yoŋ	øyŋ/oyŋ	eiŋ/aiŋ	ouŋ/auŋ	

表(29) 福州中元音共諧

表(29)顯示的中元音共諧現象中，斜線前表該韻的緊韻讀法，斜線後表該韻的鬆韻。具有前後共諧現象的，主要是[øy/oy]這一系列的中圓唇音；當然我們也要考慮[eiʔ/aiʔ]、[ouʔ/auʔ]這兩組的變化。會產生共諧變化的同樣是中元音這組，因此我們可能的假設是如(43)的限制。

(44) **前後共諧**：中元音必須與其同韻母(rime)的元音性成分在前後性共諧。

然而這項限制與我們之前提到的鬆緊韻分析相互矛盾。如果將這類鬆緊韻變讀現象認為是**元音前後共諧**的結果，我們似乎採取的是以鬆韻為底層，而緊韻為部分表層的分析。然而，之前不管是就語料或前人所提的證據上，總地歸納出的看法一致是緊韻為底層，表層讀音則因為調類或調長有別而分別有著鬆韻、緊韻兩種讀法。因此我們這裡所看到的這類彷彿前後共諧的現象，顯然與之前的圓唇共諧不同，也許不是純粹表面上的元音共諧問題而已，所以無法以同樣的模式來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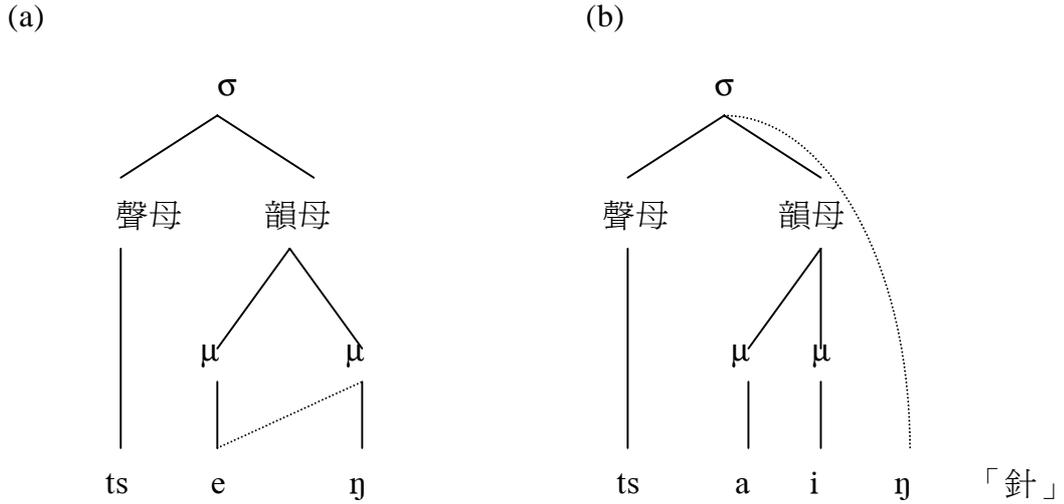
話說回來，如果我們以緊韻為基底形式，然後鬆韻是表層一種體現方式，會不會有問題在呢？端木(1990)的說法是把緊韻視為基底，而且把中元音雙韻尾部分視為一個長元音處理，我們在 3.4.1 福州音節結構部分也提到長元音較可以說明雙韻

尾的侷限性。因此[øy/oy]的緊韻與鬆韻變化，事實上是 [ø:/oy]。但是當我們處理到相關音變的時候，我們碰觸到的一個問題是：長元音能否只變化其中部分成員的特質？如果我們以緊韻為基底，則[ø:/]→[oy]便是我們在處理鬆緊變化中，一個必須的音韻演變歷程，但這是否符合一般對長元音的認知？

一般對長元音的處理方式是：將一個單一音段連到兩個時間格(time slot)，因此它們本質上是屬於雙生音段(geminate segments)的一種。然而，在 Hayes (1986)一文中提到：真正的雙生音段碰到音韻變化時，要不就兩者皆變，要不就兩者皆不變，不會一個變而另一個保留原樣。如果我們接受這個說法，那麼[ø:/oy]的緊韻讀音恐怕無法視為雙生音段，而只能處理成[øy/oy]這樣的複元音結構。

現有的問題：[øy]這類元音組合，既然無法處理成單元音，那麼我們的音節結構圖表該如何架構才能表現出緊韻的侷限性？當初我們想把[øy]設為[ø:/]的主因在於：緊韻位置只容許[øyŋ, ouŋ, eiŋ]這一類複合元音來組成雙韻尾音節，並不允許如[oyŋ, auŋ, aiŋ]一類的組合出現；後者在福州話中只出現於鬆韻位置，而前者的複元音特徵值則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我們直覺地推想，相同的特徵值出現在緊鄰位置則依照 OCP 的說法，應該是以特徵值共享的方式存在。因此，[ei]元音的特徵值架構會比[ai]元音的特徵值架構來得簡單，因為[e]可以分享[i]絕大多數的特徵，除了高度。

再者，緊韻位置與鬆韻位置之間，存在著基本音節長度的差異。我們在聽辨上可以直接感受到長度的差異，另外最明顯的證據是鬆韻位置的各調都為曲折起伏調，分別為[214, 242, 24?]，如果個中每個平調調值各佔據一個莫拉位置的話，那麼這些調類傾向擁有三個莫拉。相對的，其他調類則都為平調或是最多兩個調值變化，因此，它們的音節長度應該就為兩個莫拉。所以我們當時提出的假設認為：緊韻位置的雙韻尾，因受限於音長，只能有單一長元音的結構，不容許複元音組合加上輔音韻尾。下表我們重引之前在 3.4.1 節表(8)所討論的「針」字的音節結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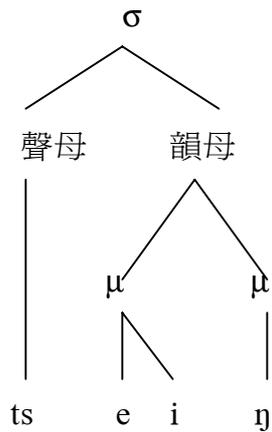


表(30)福州話音節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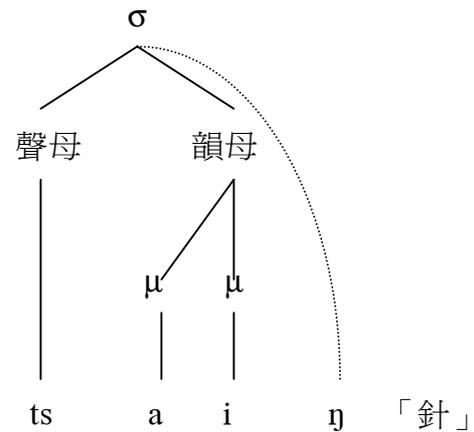
雖然單元音的處理方式，藉由之前的討論已確認排除，但這兩者間應該還是存在著結構上的差異，才會使得只有[eŋ]可以出現在緊韻，而[aiŋ]卻不行。容許出現在緊韻的雙韻尾音節。其複元音結構都僅容許最小差異—亦即一個高度差，其他特徵值不管是圓唇性、前後性都得完全一致。這種結構上的差異該如何表示？

我們將(30)的架構調整為表(31)的形式，希望可以藉由此表來說明這種緊韻位置對複元音結構要求的動機。表(31)所要呈現的是：由於緊韻位置只有兩個莫拉，那麼，當輔音韻尾佔掉一個位置之後，接著就只剩下一個莫拉可以讓複元音共享。在這麼短暫的一個時間拍裡，自是不容許內部存在過多的差異變動，因此，會有一個限制要求莫拉內部共諧。

(a)



(b)



表(31)福州話音節結構

(45) **莫拉共諧**：同一莫拉的音段必須在各個特徵值上共諧。

而鬆韻結構上的複元音，由於各自佔有一個莫拉位置，因此，不會需要遵守莫拉共諧的要求。所以在各自元音的結構上可以容許較多的差異性。當然，它們仍然會受到圓唇共諧的限制。

另外一個疑問，為什麼莫拉共諧下的元音要以[eiŋ]形式出現，為什麼不直接以[eŋ]或是[iŋ]的形式出現就好？我們在這個語言看到[ie]、[ɛ]、[ieʔ]、[ɛʔ]等相互對應的韻母存在，但[ieŋ]韻卻沒有一個相對應的[eŋ]韻，只有[eiŋ]。事實上，雖然韻母表上有[ɛʔ]韻，但例字相當少，主要似乎仍是以[eiʔ]韻為主；相對的，陰聲韻中只有[ɛ]，並沒有[ei]韻存在。這是為什麼？以系統性來看，這裡確實存在某種不協調感；但語言是否一定遵守系統性呢？韻尾同樣可能對元音的組合造成一定的影響，這部分的[eiʔ]、[eiŋ]韻，都是來自早期舌根韻尾的影響，相對的[iŋ, iʔ]韻則是來自過去的舌尖韻尾。

所以這種系統的不協調性也可以藉由缺乏相關來源說明。因為陰聲韻中本來就沒有韻尾的差異，也不會因而演變出不同的/i, ei/元音結構。[eŋ]、[ɛʔ]的不存在是因為什麼？輔音韻尾的存在對元音的變化造成一定的限制。閩南音系中同樣是有著[e]韻，而不存在[eŋ]、[ɛʔ]二韻。

莫拉共諧如何處理相關的語音要求？它所訴求的是同一莫拉下的元音特徵值必

須一致，最符合要求的即一般單元音。但為何我們這裡部分雙韻尾結構不以單元音的方式出現？可能動機是：對比保留(contrast preserving)，加上 DOT(Dispersion Optimality Theory)的要求，是否可行？對比保留，當初在藉由不同輔音韻尾所維持的韻母差異性，在韻尾爲了符合韻尾限制融合爲一之後，只能將原本的差異性傳遞給元音成分。

DOT 又要求什麼？它要求各個音位之間要保有該語言所容許的最小可區辨度。它的作用力在哪裡呢？我們藉由下表來闡述相關概念。

ie	ε	ei
ieŋ	εŋ	eiŋ
ieʔ	εʔ	eiʔ

表(32) 可區辨度

表(32)要說明的是這三組元音之間的可區辨距離；[ie]與[ei]，一個在後半段與[ε]元音相似，一個在前半段與其讀音相似，所以分別與其距離相等。而[ie]與[ei]相互間，因爲前半段與後半段讀音都不同，所以彼此間的距離較遠。一如我們在表上所呈現的。當他們分別帶上了輔音韻尾之後，彼此間的可區辨度因受限於韻尾而縮小；因此表上的距離也跟著拉近了。

假定 DOT 的要求是元音間要保有至少一格的距離，那麼在陰聲韻可以容忍的[ie]與[ε]共存的現象，到了陽聲韻或入聲結構中，就無法容許了。也因此處於模糊地帶的[εʔ]、[εŋ]，都無法浮現在語言表層之中。這個狀況下，爲了同時能夠保留對比，以及維持可區辨性，於是就寧可違反莫拉共諧的要求，取了[eiʔ]、[eiŋ]代替。當然還是以最小違反爲原則，所以這裡出現的複元音仍盡量維持特徵值的一致性，只在高度上有別。

簡而言之，我們對福州話元音共諧現象提出兩個相關限制，一個是圓唇共諧，作用範圍包含整個韻母，因此我們在福州話音節中看不到違反圓唇共諧的例子；另一個則是莫拉共諧，作用在共享同一莫拉的元音上，如果複元音分屬不同莫拉的話，就無須遵守此項限制。

**OCP 限制：**除了前面所提出的圓唇共諧這類要求特徵值一致的限制，音節結構其實也受到另一股相反的拉力控制著，這股拉力迫使兩個相同的成分或特徵值不能出現在同一個韻母或音節之中。所以我們沒有[\*iai]或[\*uau]這樣的音節存在。

### 3.6.3 閩東音韻小結

在這一章裡面，主要討論了閩東方言的聲韻調各類音韻現象，除了採用優選論的限制以其 DOT 等觀念來分析閩東的音位系統，也討論了閩東的一些共時音變現象。包括聲母類化音變，元音共諧限制，本變韻的動機，與閩東話的音節結構。這裡頭跟莆仙方言最具互動的部分即聲母類化音變，以及元音共諧限制；而閩東音位系統的一些相關限制，如無濁阻塞音、無鼻化韻、韻尾無發音部位等，亦對莆仙有著直接影響。

## 第四章、閩南音韻系統

這一個章節主要是分析探討閩南語的音韻體系，呼應著上一章討論閩東音系，我們同樣希望找出閩南語具體的音韻特徵與限制，希望藉此能夠清楚的釐清閩東、閩南、與莆仙這三個次方言點的關聯。整個討論分析主要是以廈門音系為主，對照漳州以及泉州系統的語音差別；當然也包括了台灣閩南語的相關語音特點。因為這些差別與特性也都會在莆仙中看到矛盾掙扎之處。本章將逐節探討閩南語聲母、韻母、以及聲調的區域性特徵。同時分析閩南語的音節結構，本、變調，文白異讀的特徵，以及相關的音韻限制。

### 4.1 聲母

閩南語的聲母架構基本上承襲閩方言的十五音特徵，下表顯示的廈門音系包含零聲母在內只有十四聲母，這部分與泉州音系相同。與十五音系統的差別在於日母字，在十五音中，日母字獨立為一個聲母；而廈門音系裡的日母跟泥、來母字合流，所以縮減為十四聲母。

p邊平房婦	p <sup>h</sup> 蜂伴破紡	(b)霧萬糜	m媽棉罵	
t地圖知茶	t <sup>h</sup> 他糖炭待	(l)柳南日	n籃怒鬧	
ts增莊才尖	ts <sup>h</sup> 出菜秋市			s時常心
k求狂高教	k <sup>h</sup> 可去開儉	(g)語言牛	ŋ雅誤吳	
				h歡喜法
∅英勇威榮				

表(1)廈門音系聲母

目前閩南音系中，以漳州話仍保留著日母與泥、來母的區別，所以為十五聲母。漳州話裡頭，日母讀音為濁舌面塞擦音[dz]；而另一漳州次方言，漳平話，依張振興(1992)所介紹的資料來看，多數日母字讀音則為[g]，與疑母字合流。

閩南聲母音變中一個主要的特點是：古鼻音聲母今讀因音韻條件不同而有兩種讀法，在口元音之前為相對應部位的濁塞音，在鼻元音之前則仍保留鼻輔音讀法。所以我們在上表把濁阻塞音聲母以括弧「(b)」圈住，表示它們不屬於獨立音位。「m, n, ŋ」與「b, l, g」在絕大多數閩南方言中都呈現互補分布現象<sup>1</sup>。漳州話中日母字仍保留[dz]讀音的方言，其互補音位為[nz]。這兩組鼻音與濁阻塞音聲母之間的演變分化，我們會在接下來的 4.1.1 節詳加分析討論。

藉由比較廈門聲母與中古音系聲母的聯繫，我們可以歸納出閩南聲母的幾個主要特徵。相較於北方方言的發展，閩語保留了較多古漢語的特色，包括：古無輕唇音(脣齒擦音)、古無舌上音(捲舌音)等。就傳統聲韻學研究，古漢語原來不存在輕唇音與舌上音，後來在由上古音到中古音系的階段，由重唇(雙唇音)與舌頭音(舌尖音)分化出兩套傳統聲韻學中稱為輕唇音以及舌上音的聲母；它們即是如今在官話方言所見的脣齒擦音[f, v]、以及分屬捲舌塞擦音的「tʂ, tʂʰ, ʂ」。閩語並沒有經歷這場條件分化，因此這兩組後起聲母也就不存在於十五音系統之中；相關例字如今仍多數保留原來的雙唇以及舌尖讀音。

即便是避過了因音韻環境不同而條件分化的舌上音與輕唇音的製造歷程，但在遭遇到屬於無條件音變的濁音清化時候，閩語則同於多數漢語方言，將原屬古濁音聲母的例詞都清化為相對應的清音。這項變化與我們接下來提到的古鼻音聲母變化密切相關，因為古鼻音聲母的演變中，一部分的鼻音聲母在經歷去鼻化音變之後，成了濁阻塞音，可是並未清化。因此，濁音清化與去鼻化音變的時間先後在演變過程相當具決定性，我們會在下一小節加以探討。閩南語聲母部分的演變，與莆田方言較為密切相關的就是古鼻音聲母的去鼻化現象，以及連讀時候，單詞內部的韻尾與後字聲母的發音部位同化演變；因此接下來部分，我們將細分成兩小節，討論這兩個主題。

---

<sup>1</sup> 除了潮汕方言外，閩南方言的鼻音與濁阻塞音都是互補分布，不過潮汕方言大多時候也已經被歸為另一個獨立的次方言。

### 4.1.1 古鼻音聲母的演變

閩南古鼻音聲母的演變在過去就引起不少學者注意，但由於個中分化條件存在著一些模糊地帶，因此最後的結論幾乎都是有待未來研究。首先，我們先介紹幾位學者的相關看法：李壬癸(1992)在〈閩南語的鼻音問題〉一文中討論閩南語鼻音、鼻化元音、鼻聲母去鼻化的現象及其問題。就其分析：文白讀不是保留鼻聲母與否的條件，聲母的發音部位也不是演變的條件，只有韻尾看起來像是影響去鼻化的條件(p. 429)。文章總結是去鼻化與否的分化條件，有待進一步探討。

連金發(2000)同樣探討了閩南語去鼻化與元音鼻化等現象，主張去鼻化與元音鼻化在閩東、閩南分開後才發生。要釐清去鼻化的條件，可能有幾種解決方式，如閩南語的文白層次問題或詞彙擴散；不過答案仍有待未來研究。同時 Lin(1989)，李(1992)，Wang(1993)，Chung(1996)，洪(1996)，蕭(1999)都對閩南語音節內鼻音的傳遞與限制做了相關探討，一來限於篇幅，再者這些學者的討論焦點主要在鼻音的分布限制，跟我們討論的「去鼻化」沒有直接關聯，所以此處就不再一一介紹。

我們好奇的問題有兩個：為什麼去鼻化？以及，決定去鼻化與否的分化條件為何？前面提到，與中古音聲母系統相較，閩南方言聲母有兩大演變：濁音清化以及古鼻音聲母去鼻化。濁音清化(devoicing)是整個漢語方言的一個演變趨勢，也是語言演變的自然趨向；因為就發音機制來說，清阻塞音(voiceless obstruents)較濁阻塞音(voiced obstruents)來得自然。當口腔氣流阻塞時，我們需要額外費勁才能保持聲帶震動；所以濁音清化可以是語言使用者為了發音便利所採取的策略，不需要額外的動機觸發。

但鼻輔音去鼻化並不是語言自然演變的趨勢，就發音上來說，發/m/比/b/來得容易，帶音性(voicing)是響音的無標值(unmarked value)，卻是阻塞音的有標值(marked value)。語言演變基本上不會無緣由地捨易就難；同時我們在其他漢語方言，如北方官話、客家話、吳語、粵語等，都看不到這一類古鼻音聲母去鼻化的演變，可見得這類的變化對自然語言發展來講是不尋常的。既然這類型的語言演變不具有內在音韻動機，因此通常都需要一些其他外來因素促成。

那麼，去鼻化可能的的外來因素或動機是什麼？考慮閩南方言的歷史背景與當代方言現況，這些古鼻音聲母的去鼻化現象，極可能是源自古陽聲韻丟失鼻音韻尾之後，鼻音成分附著在元音上，形成了大量的鼻化韻，(Ṽ)；這些鼻化韻觸發了 NV 與 NṼ 的對比，在最大區辨效果的要求下，導致口元音之前的鼻音聲母去鼻化，從而有了**鼻音共諧**這項要求。這項要求也使得[b, l, g]與[m, n, ŋ]聲母在本區方言呈現互補分布現象。

(1) **鼻音共諧(Nasal Agr)**：濁聲母必須與其元音在鼻音性共諧

這部分的討論曾先後在靜宜大學 NCL2002，名古屋愛知大學 IACL-11 的會議上發表。並即將刊登在《清華學報》上，一位審稿人建議：既然鼻音共諧是一個與聽辨區別性有關的限制，應該參考 Donca Steriade 在這方面的文章討論。筆者從她在 MIT 的網頁找到一份 2001 年未刊稿：The Phonology of Perceptibility Effects: the P-map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constraint organization (聽辨效應音韻：聽辨區別圖及其對限制架構的影響)。該文主張在優選理論中，位階變化應該有著一定的限制。

Steriade(2001)以**詞末無濁阻塞音**(voiced obstruents do not occur at the end of the word)這項限制為例，說明當其處於高階時候，可能的輸出值包括：清阻塞音(Vb→Vp)、鼻音(Vb→Vm)、介音(Vb→Vw)、輔音刪除(Vb→V)，元音插入(Vb→VbV)等等，這些個輸出值都符合**詞末無濁阻塞音**的要求。但這類語音變化中唯一可見的輸出值是濁阻塞音化為清阻塞音，這表示位階重排的可能性其實是受到某項原則掌控，才可能使得清化成了此語境唯一可能的變化。

這項原則就是 P-map，意指聽者對各類對照組的聽辨能力及可能偏差模式(a model of the generic listeners' perceptual abilities and biases)。容易造成聽辨偏差的對照成分，較易於引發音變或位階重排；所以可聽辨度的高低與限制位階有著絕對相關，意即聽辨度高的對照組，其特徵值的信實限制位階相對較高。

P-map comparisons	<i>More distinctive contrast</i> e.g. [b]-[m] in V___	vs.	<i>Less distinctive contrast</i> [b]-[p] in V___
Ranking of correspondence constraints	<i>Higher ranked constraint</i> e.g. Ident [+/-nasal]/V__	>>	<i>Lower ranked constraint</i> Ident [+/- voice]/V___

如上表的[b]-[m]在元音之後的聽辨區別度較[b]-[p]為高，所以**詞末鼻音信實**(Ident [+/-nasal] / V\_\_)也比**詞末清濁信實**(Ident [+/- voice] / V\_\_\_\_)的位階來得高；也因此我們只會看到詞末濁阻塞音經歷清化音變。

同樣的，在閩南語鼻音共諧的變化上，我們所遇到的 P-map 是：[m]-[b]在口元音之前的聽辨區別度偏低，特別是相較於在鼻元音之前的[m]；所以 Nasal Agr >> Ident [+/-nasal] / \_\_V，就此造成鼻音聲母去鼻化的音韻演變。

P-map 比較	區辨度較高 e.g. 元音鼻音性	vs.	區辨度較低 輔音鼻音性
相應的限制位階	高階限制 e.g. 元音鼻音信實	>>	低階限制 輔音鼻音信實

於 2003 年 LSA Summar Institute 時，筆者曾就此項問題，與 Steriade 討論過如此詮釋的可行性，基本上，她認為因為元音的鼻音成分較顯著而導致鼻輔音去鼻化是相當可能的。

這樣的主張還牽涉到一個時間問題：閩南語的鼻音韻尾消失是否早於去鼻化？要支持這樣假設，必須有證據顯示在閩南方言音韻演變上，鼻音韻尾的丟失與鼻化韻的形成早於鼻音聲母去鼻化現象。李(1992: P. 425)提到：

元音鼻化與鼻聲母去鼻化可說是方向相反的兩種演變，卻在同一個閩南方言中發生，在時間上應該有先有後，我們可以推斷：元音鼻化發生在前，而鼻聲母去鼻化在後，因為這種先後次序較自然。

李所說的只是個推論，沒有直接的證據；我們的困擾也在於此，那一段歷史演化過程並沒有留下具體語料可資證明。程俊源(1998)於〈台灣閩南語去鼻化之擴散現象〉一文中，提到輔音尾消失的規律走在去鼻化規律之時，設法從外部證據著手。閩語來源之一的江東吳語層在東晉郭璞註《爾雅》時提到“南方人呼剪刀為劑刀”，反映了當時南方語言已有鼻音尾消失的現象，所以閩語的鼻音韻尾丟失有可能是受到吳語影響，或借自古吳語的語音現象。聲母去鼻化則是後來產生，因為在日語的吳音層及當今吳語中少見去鼻化現象。

就張光宇(1996)一書中，在討論閩語層次性問題時提到當初組成閩語大宗的北方移民們，在移入閩境之前，曾經停留吳語區一段相當時日，故受吳語影響頗深。同時閩語區原住民與吳語區原住民相信也有深刻淵源在；因此鼻音韻尾丟失現象確有可能是與吳語這整個變化相關聯著的。這個推論遇到的問題是：如果是在整個閩語形成之際所受到的影響，這個鼻音韻尾丟失的音韻變化為什麼獨厚閩南？為什麼閩東方言仍保留鼻音韻尾？

不過這項史料也告訴我們一件事：南方語言在當時確實存在韻尾簡化現象。雖然我們在方言內部找不到一個明確證據來斷定這些演變的時間先後，但是或者藉由整個漢語方言在這部分演變的類比，會有些脈絡可循。表(2)是整理自袁家驊(1989)《漢語方言概要》一書中，我們在此列出漢語方言與鼻音演化的相關資料：

	古濁音清化	鼻化韻	古鼻音去鼻化
北方官話	V	X	X
吳方言	X	V	X
湘方言	X	V	X
贛方言	V	X	X
客方言	V	X	X
粵方言	V	X	X
閩東方言	V	X	X
閩南方言	V	V	V

表(2)漢語方言古濁音類比

上表的「V」表示該列音變出現在該行方言中，而「X」表否定。表中陳列的北方官話與南方方言在這些音韻演變的分布資料，顯示了這些相關音變在漢語方言的普遍程度有相當大的差別。古濁音聲母在大部分方言中都清化，僅湘方言跟吳方言保留了古濁音讀法；可以想見這是一個漢語方言全面的演變趨勢。而源自古陽聲韻鼻音韻尾丟失形成的鼻化韻，出現在湘、吳、與閩南方言；至於古鼻音聲母去鼻化現象則僅存在於閩南方言中。

就普遍度而言，表(2)的資料顯示：濁音清化 > 鼻音韻尾丟失 > 去鼻化。依其所列分布，韻尾丟失這項變化出現在不只一個漢語方言中。同時，這項變化不只存在漢語，亦跟世界其他語言的演變趨勢一致。如法文的鼻音韻尾消失，鼻音成分保留

在元音上，而詞末輔音也大多丟失。當代優選理論提出的語言普遍限制(Universal Constraints)：無韻尾(No Coda)，便是呼應了此一趨勢。就音節結構而言，CV 音節優於 CVC，VC。這表示，如果一個語言有 CVC 音節結構，一定也會有 CV 音節結構；相對地，具有 CV 音節結構的語言不見得容許 CVC 出現。

所以我們可以理解鼻音韻尾丟失與濁音清化一樣，都是語言演變的一個自然趨勢；它的丟失可以是語言內部的演變，也可能是語言接觸下的產物。張琨(1993)討論漢語方言鼻音韻尾的消失現象，認為：

鼻音韻尾消失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當漢語發展到一個新地方，當地土著學習漢語時候，受到他們自己語言影響，沒有把漢語中的鼻音韻尾都清清楚楚的讀出來。根據漢語歷史的發展，最早的鼻化作用發生在吳語區，最晚的鼻化作用發生在西南官話區。

而 Aitchison (2001)也提及造成語言演變的因素可分為兩大類：外在的社會語言因素與內在的心理語言因素。前者包含了(1)時興，如紐約音/r/的興起，青少年流行詞彙等，都是基於追求流行的心態。(2)語言接觸，包含底層效應及借用；前者如原來以閩南語為母語的人在學習國語時，會將母語的發音習慣沿用到國語的使用上。後者則如現今台灣閩南語中借入大量的國語詞彙，英文裡含有大量的拉丁、法語詞彙等。就我們在歷史上所見，這些接觸常都是造成語言大幅變動的因素。(3)需求，如罕用、過時的舊詞常會隨著時間消失，而新詞也會因應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不斷地衍生。內在心理因素主要是發音與聽辨上的需求；語言本身要求的系統性對稱也是演變的可能起源。然而，演變的形成常常不是單一因素所引起；可能是一個外在的社會語言因素誘發了內在心理語言因素的潛在缺口。

所以，雖然語音變化不一定非得經歷語言接觸才發生，但語言接觸過程常常會加速或觸發較多的語音演變；這些演變方向可能朝向其中一個相關語言，但通常都導向一個較無標(unmarked)的音韻結構。如以現今台灣政壇上很多國語化台語為例，/無法度/(沒法子)一詞由原來的[bo<sub>11</sub> huat<sub>1</sub> to<sup>33</sup>] $\rightarrow$ [mo<sub>11</sub> hua<sub>53</sub> to<sup>33</sup>]；因為在國語的音韻系統中，沒有濁塞音，韻尾位置可以出現的輔音僅止於鼻音。這裡，學習者採

取的策略就是把閩南語中特有而國語不具備的音韻結構加以調節、簡化。這種變化其實不乏案例可循，因此我們接受張(1993)的推論，鼻音韻尾的消失是受到語言接觸、融合的影響。當閩語成型過程中，當地土著或部分移民在接納並融入整個閩語大環境時，由於自身音韻系統限制，或因為不同方言在音值聽辨上的差異，因而促使韻尾簡化甚或消失。

從張(1993)以及一般語言演變趨勢上，我們知道鼻音韻尾丟失是語言接觸下的可能產物，所以最可能的發生時間應是在閩語初入閩境之時。那麼去鼻化呢？它是不是一般語言接觸下可能發生的？就我們所知的各個語言音韻系統中，沒有任何一個語言是不容許鼻音聲母的？反倒是不容許濁阻塞音的多些。所以在語言接觸的音韻調節過程中，沒理由會調整鼻音聲母的發音造成去鼻化現象。那麼，有沒有可能這項演變是更早之前就有的呢？觀諸漢語方言，在在都沒有其他的例證存在，而且閩東、閩北方言都保留了鼻音讀法，所以它顯然不會是在未進入閩境前就產生的變化。

整體而言，就閩南方言歷史與漢語方言語料整個來看，我們認為最可能觸發聲母去鼻化的動機為鼻音韻尾丟失所導致的鼻元音與口元音對比；因為藉此可以將鼻音與口音的對比進一步由元音延伸擴展到聲母部分，這樣無論就發音或是聽辨都更有利。

當然我們也會問：如果鼻化韻的出現會導致去鼻化，同樣丟失鼻音韻尾形成鼻化韻的吳、湘方言為什麼沒有去鼻化？原因在於方言音韻「系統性」的制衡作用；由於吳、湘方言保留古全濁音讀法，如果古鼻音去鼻化則會與古全濁音合流，喪失原來的系統區別，雖然利於發音卻不利於聽辨。所以即使鼻元音和口元音的對比可以是聲母去鼻化的觸發動機，但前提是：這整個音韻體系得有一個空缺可以容許或促成這樣的更動，同時也必須是更動結果不會造成過多的聽辨或發音上的負擔。吳、湘方言若是更動，顯然會同時造成系統、聽辨、以及發音上的難度增加，因此很自然地就仍是維持既有系統不變。

前面提到南方方言，吳語等，在東晉時代就有韻尾簡化的音變紀錄，這些紀錄告訴我們韻尾簡化是在相當早期的年代就已然存在的現象。既然我們主張「韻尾弱化」與「鼻化韻」的形成跟「聲母去鼻化」音變有著因果關係，接下來我們就先舉

出一些具體例子來呈現輔音韻尾在閩方言所發生的演變，看看是否能符合我們後續的推論。就閩東與閩南的現況來看，鼻音韻尾變化過程有別，但相較於中古音系，兩者都歷經了韻尾簡化的過程。下表我們比較閩東、莆仙、及閩南等地的古陽聲韻，語料引自《福建省志·方言志》：

	福州	莆田	仙游	泉州	漳州
飯	puɔŋ	pue	p̃i	pŋ	p̃i
盤	puɑŋ	pua	puã	puã	puã
癢	suɔŋ	ɬieu	ɬiũ	tsiũ	tsiõ
青	ts <sup>h</sup> ɑŋ	ts <sup>h</sup> a	ts <sup>h</sup> ã	ts <sup>h</sup> ɿ	ts <sup>h</sup> ẽ
籃	laŋ	laŋ/nɔ	laŋ/nõ	lam/nã	lam/nã
鱗	liŋ	liŋ/leŋ	liŋ/leŋ	lin/lan	lin/lan

表(3)閩東、莆仙、閩南古陽聲韻今讀

表(3)只是一個簡略的例字表，我們選列了較具代表性的詞彙來說明閩方言古陽聲韻的演變。

上表中仙游跟泉州、漳州一樣都存在鼻化韻，顯然是歷經了相同的演變過程；而莆田的「飯、盤、癢、青」等古陽聲韻讀為口元音韻的現象，經由與仙游語料的相互對照之下，可以理解為莆田顯然是進一步的又發生元音去鼻化演變。在仍保留著鼻音韻尾的例字「籃、鱗」上，莆仙的行為似乎跟閩東較為一致，同樣都只有舌根鼻音韻尾讀音，所有古陽聲韻裡凡是讀為雙唇或舌尖韻尾的例字都轉為舌根音韻尾；閩南則仍保留了雙唇與舌尖韻尾。

不過由「鱗」字在莆仙兩地的[leŋ]讀音，可以推論原來跟閩南一樣都是[lan]；我們在觀察莆田音系資料時，發現原來在閩南讀為[an]韻的在莆仙都轉為[eŋ]，而閩南的[am, aŋ]韻在莆仙則為[aŋ]韻。這些資料其實先一步預告了莆田、仙游的音韻演變跟閩東、閩南是息息相關的，如果單看一區的語料也許察覺不出其間的微妙，當三區方言相互對照，發現莆仙地區很多演變是閩東、閩南兩大方言的對峙；當然，無可諱言地，莆仙方言也有自身的堅持在。

總括來說，閩南語的古陽聲韻裡，有大量白讀為鼻化韻，文讀層則是保留完整鼻音韻尾；閩東方言所有的古陽聲韻今讀盡皆保留鼻音韻尾，且不論文白一律以舌

根音結尾。這兩區方言在鼻音韻尾發展上的對比，顯示兩項可能事實：一、閩東、閩南都經歷了韻尾簡化過程，然而整個韻尾簡化音變的完成是在移入閩境後，所以兩區發展不一；這點在連(2000)一文中已提起。二、閩東方言古陽聲韻皆保留了鼻音韻尾，沒有鼻化韻產生，也沒有聲母去鼻化現象。

整體看來，閩南語在聲母的相關音變上，時間順序應為：濁音清化→韻尾消失→聲母去鼻化。這是我們由漢語方言的普遍演變趨勢，以及閩語聲母與韻母的分布現況所歸納而來的結論。

韻尾消失在去鼻化之前，是依據我們前面提到的語言演變趨勢推論。而去鼻化現象必得是發生於濁音清化之後，因此古濁音聲母在去鼻化發生之時都已轉為清音，\*b→p, \*z→s；否則我們今天會看到的應該是部分古鼻音與古全濁音合流。在去鼻化發生時還保留濁音性的輔音，除了鼻音外，就是古來母字邊音[l]。引發去鼻化的鼻音共諧限制作用在所有濁聲母之上<sup>2</sup>，lV結構受到此項要求影響，一律變成nV。以表(3)的「籃」這個例子來看，可以發現莆仙也如同閩南一樣歷經鼻音韻尾丟失，鼻化韻形成，以及鼻音共諧等變化；所以即便「籃」是源自中古音的來母，在莆田、仙游都唸成了鼻音聲母。

依照閩東閩南發展不一的現況，我們推論韻尾簡化的發生可能是在進入閩境前就開始，但整個完成卻是在閩人散居閩境各地後。而濁音清化的確切時間為何呢？羅杰瑞(1995)曾以「定母十二字」清化後的送氣與否為整個閩語特徵下定義，這十二字列在下表：

t <sup>h</sup> ：	帝、頭、糖、疊(杏)
t：	蹄、銅、弟、斷、袋、豆、脰、毒

表(4)定母十二字

依其研究，這十二字在閩語任一方言的送氣與否都全然如上表分布。這現象說明了

<sup>2</sup> 此處為行文之便，將鼻音共諧設定為濁聲母與元音的互動，這樣等於預設了鼻音性與濁音性有所關聯；但我們並無此預設。閩南語的鼻音共諧現象事實上是所有聲母與元音的互動，清音聲母之所以無此現象是因為無清鼻音(No Voiceless Nasal)與清濁信實(FAITH-VOICE)的位階高於鼻音共諧。

濁音清化應該是在閩人分居各地之前就已經大致完成，否則這些濁音在清化後的讀音不會巧合到各字送氣、不送氣在閩語各地完全一致。

總之，雖然我們沒有直接語料證明，但依照邏輯推論，加上之前提到的相關資料佐證，我們認為「濁音清化→韻尾消失→聲母去鼻化」的時間先後性應該是可以接受的。而閩南，以及莆仙地區古鼻音聲母的去鼻化動機，都是在於鼻音韻尾丟失後，所造成的鼻元音與口元音的對比性；因為元音鼻化與否之間的差異度遠遠大於輔音是否帶著鼻音性；所以，古鼻音聲母屈服於**鼻音共諧**以及**元音性鼻音信實**的高階限制，在口元音之前去鼻化。這些相關的音韻限制分析，我們會在本章最後一節再詳加討論。

#### 4.1.2 聲母與韻尾的互動

閩南語的輔音出現位置包括聲母及韻尾兩處，韻尾位置可容許的輔音較受限；閩南的 14 聲母只有六個可出現在韻尾位置，包括[m, n, ŋ, p, t, k]等，以及一個不列入聲母音位的喉塞音尾[ʔ]。韻尾鼻音與聲母有所別，並不會因為環境不同而轉為濁阻塞音。而當韻尾輔音遇上聲母輔音時，常會引起發音部位同化的演變。這類型的同化演變在閩南各次方言都有；主要是鼻音韻尾的發音部位，會跟其後的阻塞音聲母同化。

一般的阻塞音韻尾也有同化現象，但都是一些極其常用的單詞，才會有部位同化現象，不怎麼普遍。例如泉州腔金門話裡頭，「目珠」(眼睛)：/bak tsiu/→ [bat tsiu]，「墨賊」(墨魚)：/bak tsat/→ [bat tsat]，「目眉」(眉毛)：/bak bai/→ [bap bai]。相較之下，「烏墨水」沒有「墨賊」一詞常用，所以該詞的讀音就沒有部位同化現象：/ɔ bak tsui/→ [ɔ bak tsui]。

鼻音韻尾與阻塞音聲母之間的互動頻繁，在閩南諸多方言都可見到相關例證。張文漢(1990)提到閩南語輔音叢之間部位同化現象，同時列舉出下表(5)漳州話的鼻音韻尾部位同化為例：

1.	/kan pwe/	→	[kam pwe]	乾杯
2.	/gin p <sup>h</sup> yo/	→	[gim p <sup>h</sup> yo]	銀票
3.	/hwan be/	→	[hwam be]	番麥
4.	/man man/	→	[mam man]	慢慢
5.	/hoŋ pwe swa/	→	[hom pwe swa]	風飛沙
6.	/tsyoŋ p <sup>h</sup> in/	→	[tsyom p <sup>h</sup> in]	獎品
7.	/boŋ me/	→	[bom me]	摸脈
8.	/t <sup>h</sup> oŋ ti/	→	[t <sup>h</sup> on ti]	通知
9.	/hoŋ t <sup>h</sup> ay/	→	[hon t <sup>h</sup> ai]	風颱
10.	/paŋ tso/	→	[pan tso]	幫助
11.	/pan koŋ/	→	[paŋ koŋ]	辦公
12.	/hun k <sup>h</sup> wi/	→	[huŋ k <sup>h</sup> wi]	分開
13.	/pan gi/	→	[paŋ gi]	便宜

表(5) 漳州

漳州話，一如其他閩南方言有著三個鼻音韻尾[-ŋ/-m/-n]，在口語中鼻音韻尾的發音部位會與其後字的輔音聲母產生逆同化(regressive assimilation)現象。

(規則1). 鼻音 → [α 部位] / \_\_\_\_ [α 部位 / -響音 ]

經由這種同化規律還會產生一些語言中不允許的韻母，如上表(5-9)的例子。漳州方言的音變規則(1)可以寫為下面三個限制：

- (2) \***C<sub>α</sub>C<sub>β-place</sub>**Wd：單詞內相鄰的輔音必須有相同的發音部位。
- (3) **聲母部位信實**(IDENT-Onset-Place)：表層結構的聲母發音部位必須與底層的相同
- (4) **輔音部位信實**(IDENT-C-Place)：表層結構的輔音發音部位必須與底層的相同

表面上看來，一個音變規則得轉成三個限制似乎不太經濟；不過，一來這種表達方式較可以體現語言演變過程中兩股不同的拉力：信實限制的維持「不變」，與音韻限制要求表層語音結構都能「變」為易聽、易發；二來，語言中的限制是有限的，同

一個限制常可以解釋過去許多不同的音變規則。漳州方言在這幾個限制的位階順序為： $*C_{\alpha}C_{\beta\text{-place}}]_{Wd}$ ，聲母部位信實>>輔音部位信實。爲了符合前兩個高階的限制，所以違反了輔音部位信實的要求，改變韻尾發音部位。這些限制彼此間的排序運作過程如表(6)所示：

	通知 /t <sup>h</sup> oŋ ti/	$*C_{\alpha}C_{\beta\text{-place}}]_{Wd}$	聲母部位信實	輔音部位信實
a.	☞ t <sup>h</sup> oŋ ti			*
b.	t <sup>h</sup> oŋ ti	*!		
c.	t <sup>h</sup> oŋ ki		*!	*

表(6) 漳州腔輔音部位同化

韻尾輔音是韻母的一部分，因此在它與聲母互動的同時，也可能會受到韻母的限制。閉音節韻母在歷史上演變明顯可以分成兩個時期，白讀層以及文讀層，這兩個時期對這類輔音叢的同化現象，有沒有什麼差別影響？由於白讀層特徵就是韻尾丟失，若韻尾丟失之後，跟這一部分的演變似乎就沒什麼關聯；但「鴨子」在閩南語有一個小稱說法是[aʔ<sub>5</sub> bi<sup>35</sup>]，有些人認爲後字的聲母源自前字早期的塞音韻尾；這種例子可能是輔音叢同化之後，前字又經歷韻尾簡化過程，因此雙唇音只保留在後字之中。同樣地，莆田的白讀層與閩南同樣經歷韻尾丟失演變，文白層又都再次經歷閩東的韻尾弱化；因此，目前莆田惟二容許的兩類輔音韻尾就是喉塞音與舌根鼻音。那麼，它在韻尾與聲母的互動表現上，會有什麼樣的變化？這是我們很期待去探索的部分。

我們在 4.1 節中所討論到的兩類閩南聲母的音韻變化，包括古鼻音聲母或古次濁聲母的演變，以及鼻音韻尾與阻塞音聲母的互動；這些在我們主要討論焦點的莆仙方言裡都會有著不全然同於閩東與閩南的演變，這些異同之間的發展與演變也就是本論主要重點。

## 4.2 韻母

韻母部分是閩南次方言中存在較多歧異之處，各地方音在聲母上不一定有所別，在韻母上都或多或少有些差異。也因此，閩南方言究竟有哪些韻母？多少韻母？各家說法不一。在 1996 出版，由廈門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編的《廈門方言志》一書中，編列韻母總數為 89<sup>3</sup>，下表為引自該書中第二章的韻母資料表。相較於其他漢語方言，這是相當大的韻母數；北京話若不把兒化韻計算在內，也就 38 個韻母，而前述的福州韻母數也都在 50 個左右。

		開尾韻				元音韻尾		鼻尾韻					鼻化韻						
開口	舒	a	o	ɔ	e	ai	au	m	am	an	ŋ	aŋ	ɔŋ	ẽ	ã	õ	ãi	ãu	
	促	aʔ	oʔ	ɔʔ	eʔ	aiʔ	auʔ	mʔ	ap	at	ʔ	ak	ɔk	ẽʔ	ãʔ	õʔ	ãiʔ	ãuʔ	
齊齒	舒	i	iu	ia	io	iau		im	iam	in	ian	iŋ	iaŋ	ioŋ	ĩ	iũ	iõ	iã	iãu
	促	iʔ	iuʔ	iaʔ	ioʔ	iauʔ		ip	iap	it	iat	ik	iak	ioʔ	ĩʔ	iãʔ		iãuʔ	
合口	舒	u	ui	ua	ue	uai			un	uan		uaŋ		ũi	ũe	ũa	uãi		
	促	uʔ	uiʔ	uaʔ	ueʔ	uaiʔ			ut	uat				ũiʔ	ũeʔ	ũaʔ	uãiʔ		

表(7)陰聲韻、陽聲韻、入聲韻、與鼻化韻

其實在這 88 個韻母中，有很多是罕用，或是僅有極少數例字的。特別是一些我們以「□」表示的韻，基本上都是因為該韻有音無字，或考不出本字的。周長楫(1991)〈廈門方言同音字彙〉一文的韻母數列為 72 個，上表中我們特別以陰影表示該韻並未列在周文中。由於撰稿者抉擇的標準有別，所以在方言韻母數的判定上會有相當

<sup>3</sup>不過我們在表(7)引用其書上第二章所列之韻母表，總數為 88 個，也許是在列表過程或計算上的誤差；第一章所提到的[iɔʔ]韻並未列入第二章的韻母表內，不過我們在全書中也找不到相關例字，不知道可否列為個中一個韻母。

差異；周文排除了擬聲詞韻母以及個別的變音韻母，而《廈門方言志》書中顯然是盡量羅列所有可能出現的韻，即使為個別方音或罕用字亦列入。

就閩南韻母數而言，以董同龢1959年《四個閩南方言》中，所列的韻母數目最少；因為該文是由紀錄長篇故事來擷取整個方言音韻資料，所以收集到的韻母數遠遠低於前述的89個。在董的紀錄中，廈門方言有59個韻母、晉江方言有62個韻母；廈門方言有六個單元音韻母、晉江方言有八個，後者多出的兩個是泉州音系特有的央元音[ɯ, ə]。雖然董的收集方式有時候難以確實掌握一個方言的全面音韻現象，但由他的資料與《廈門方言志》在韻母數的差別比較可以了解到，閩南方言韻母數雖多，但一般常見、常用的韻母也差不多就在六十個左右。

廈門的八十九個韻母中有二十幾個於董文前述的兩個方言裡皆未列出，包括了：āi、āu、iāu、āʔ、ōʔ、ō、ēʔ、īʔ、ē、iāʔ、ūiʔ、iauʔ、uēʔ、ŋʔ等，這其中除了āi韻母是同安方言特徵外，其餘舒聲鼻音韻母為聲母在國語讀鼻音者，而促聲鼻化韻可能是口語中的一些音韻演變導致舒聲促化或口元音鼻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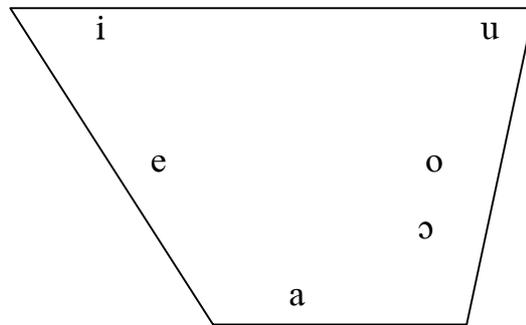
《廈門方言志》一書之所以會列出這麼多的韻母，一部分也因為廈門話是泉州音系與漳州音系的混合，在日常口語使用的廈門語音系統，主要是漳泉兩音系的交集部分，特別是元音系統上，這是為了取其溝通上的便利；然而作者也把特屬於漳州音或泉州音的一些方言特色也獨列成韻，譬如說[iō]韻只存在於漳州，而[uaŋ]韻只在泉州音幾個次方言中。

閩南方言在韻母上的差別，即使是基本的單元音系統，就已是各個次方言不盡相同；而在一些韻攝的分合演變上，也互有異同。因之，韻母部分可說是各次方言的主要分歧點。接下來我們分成幾個小節進一步比較廈門、泉州、漳州、以及閩南次方言之間的差異性，包括單元音、陰聲韻、陽聲韻與入聲韻的討論等；希望藉著這些比較說明來找出這些相關韻母在閩南的分化動機。

#### 4.2.1 閩南的單元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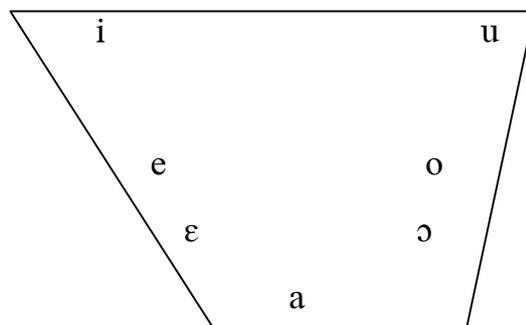
這一小節我們先討論閩南方言在單元音系統上的分歧，我們先在表(5)列出廈門話的單元音圖。可以看到下表的元音分布，在中元音部分顯然缺乏系統性對應；前

中元音就一個，但後中元音卻以高度差分成兩個。也因此這兩個後中元音在閩南次方言中的分布就不那麼穩定。



表(8) 廈門元音圖

中元音的分歧，我們可以在相關的幾個次方言看到。馬重奇(1993)〈漳州方言同音字彙〉裡列出的中元音為[e, ε, o, ɔ]；這是一個結構相當對稱的元音系統，只不過在其他閩南次方言中，我們見到的[e, ε]都合流為[e]；也因此造上了中元音的不對稱現象。



表(9) 漳州元音圖

即使是份屬漳州次方言的漳平永福方言也沒有[e, ε]之別，漳州音裡的[ε]在永福讀為[ia]；不過永福音系中也沒有[o, ɔ]之別，它的元音系統仍是對稱的五元音[i, u, e, o, a]。

台灣的漳州腔音系，絕大多數也不保留[e, ε]之別。台南地方在[e, ε]之別消失後，同時也將[o, ɔ]之別轉化成另一種形式的[ɤ, ɔ]之別；將原本「後中元音」的高度之別轉為圓唇與非圓唇之別，這種轉化興起於台南，但在南部各地亦有相當的普

遍性。另外，台灣閩南語優勢腔雖然在許多語音紀錄上還是以跟廈門音系相同的六個元音系統為主，因為這些紀錄一般以老年人的發音為準；但事實上年輕一輩的發音都只剩下五個單元音，[o, ɔ]已然合流。所以目前台灣多數閩南方言的主流元音系統都是相當對稱的[i, u, e, o, a]。

換一個角度想，閩南語的元音系統中還有一些組合上的空缺，我們可以看到[io, ue]的組合，可是卻沒有[\*ie, \*uo]。過去的分析認為這是一個 OCP(Obligatory Contour Principle 絕對曲折原則)影響下的結果；這種現象是源自於 OCP 要求相鄰音段上，或某一特定範疇內，同一特徵值不許重複出現。但一般緊鄰音段上，相同特徵值可以用「共享」(feature sharing)的形式出現，就是單一個特徵值連接到兩個音段，只要這個連結過程沒有交叉跨越(line crossing)到其他相關特徵。所以 OCP 的應用，在這一類情況中不是絕對可行，只有在假設「閩南方言不容許特徵值共享」的條件下才能成立。

而觀諸一般漢語方言的中元音系統，很少會有兩個不同高度差出現，[e/ɛ, o/ɔ]通常不是對立音位；所以有可能閩南語這一類的對立源自[\*ie/ɛ, \*uo/ɔ]<sup>4</sup>。另外，我們有[io]韻，但沒有[\*iɔ]，而漳州方言有[ue]無[\*ue]；鼻化韻中則僅有[ẽ, õ]，而無[\*ẽ, \*õ]。這表示[e/ɛ, o/ɔ]對立分布的位置相當有限。這種對立分布的位置有限，有兩個不同的解釋方式，一個是：在某些語音環境下，音位區別特徵可能會模糊化而難以區辨，導致兩個音位合流。例如阻塞音的清濁之分在很多語言中只存在於聲母位置，而在音節尾位置消失；同時鼻音特徵，也常使得元音之間的區辨度減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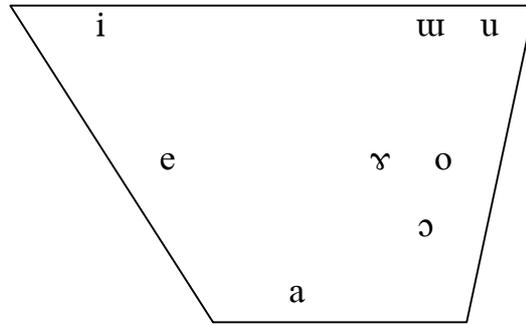
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我們一般看到[io/\*iɔ, ue/\*ue]分布現象時，直覺會提出的一個假設是：介音性高元音的出現，使得主元音發音位置偏高。所以凡中元音出現在介音之後，都以偏高的形式出現。同樣的方式我們也可以推論，如果是另一組元音[\*uo, \*ie]曾經存在，個中的中元音也會一樣歷經高化的變化。而後可能進一步衍生的便是/\*uo/→[o]，/\*ie/→[e]的演變歷程。這樣我們就可以合理解釋，為什麼閩南語中元音系統會出現兩個不同高度的音位；以及為什麼閩南語中，沒有[\*uo, \*ie]這樣的組合存在，同時無須動用 OCP 的說法。因為[o, e]這兩個中元音來自早期的

---

<sup>4</sup>漳州[e/ɛ]之間的區別，不存在泉州音系的原因可能是消失了，或以另一種方式呈現；這點我們在下一節陰聲韻對比分析的部分繼續探討。

[\*uo,\*ie]。

相較於漳州音系的七元音系統，泉州音系保留了另一組央元音，或說是後展唇元音[ɤ, ɯ]；因此核心的泉州音系是以八元音系統的[i, ɯ, u, e, ɤ, o, ɔ, a]為主。



表(10) 泉州元音圖

然而有許多份屬泉州音的相關方言，也並未保留這組完整的八元音系統，如晉江方言。李如龍(2001)在描述晉江方言的時候提到：

泉州音又可分為東西兩片...晉江方言屬於東片。東片泉音一般以晉江音為代表，除晉江縣大部地區外還分布於惠安縣大部和南安東北部...。西片說「尾過」(最後一回)，東片說成「馬架」；西片說「去煮」，東片說「棄子」，這便是東西片最明顯的差別。

因此泉州音東西片的差別在於：西片保留著央元音[ɤ, ɯ]，東片則把這組央元音唸為[e, i]；「尾」[bɤ]讀如「馬」[be]，「去」[kɯ]讀如[ki]。

這些音系諸元音的分合之間有什麼動機？一個在於保持系統的區別性，一個在於保持發音的簡易性，還有一個是維持系統性對稱。就所以我們看到閩南各個次方言的元音系統的演變就是在這三者間拉扯著；泉州核心音的八元音系統與漳州核心音系的七元音系統都還維持著相當的系統對稱性。然而到了廈門音系的六元音系統，相較於泉州，系統性並沒有減少。但與漳州相比，系統性對稱顯然是減弱了。因此我們的疑問是：如廈門、惠安、漳平等次方言的元音系統為何會演變成爲目前形式？

這樣的演變方式使得發音簡易度增加了，沒有[ɯ, ɤ, ε]這些存在漳州、泉州核心音系，但不存在於大多數次方言的音；因此不管是來自漳地或泉境之人，使用這個簡化的系統都不會有發音上的困難。當然這樣的演變也使得原有的[ɯ, ɤ, ε]與其他元音的區別性隨之模糊化，合流了；這些模糊化的原有區辨轉而嫁接到詞彙的使用上，這是混合語(creole)常採用的一種演變手段。因此，似乎「簡化發音」就是整個演變趨勢？也不盡然，我們接下來會看到漳州音在台灣演變出來的漳州腔，似乎不單是「簡化發音」就可以解釋的。

其他一些相關問題，包括：元音在各個方言的對應有別；漳平的[ia]對應漳州的[ɛ]，泉州的[ue]對應漳州的[e]，[ɤ]對應[ue]，[ɯ]對[i]。我們也注意到漳平話裡頭唸為[ia]的音裡頭，有一系列的[ia]在漳州方言往上為[ɛ]，而另一系列仍是維持著[ia]的讀音。推論這兩個系列的[ia]原來應該存在著區別性，漳州方言選擇的是讓其中某一系列的音往上發展來保留兩者間的區別性，但也因此造成發音難度增加，因為多了[ɛ]出現在[e, a]之間；而另一方面，漳平選擇維持發音簡易度，所以使得兩個系列的[ia]合流。

	漳平	漳州	泉州
ia <sub>1</sub>	ia <sub>1,2</sub>	ɛ <sub>1</sub>	e <sub>1</sub>
ia <sub>2</sub>		ia <sub>2</sub>	ia <sub>2</sub>

表(11)

這種元音趨合分流的演變，是由各個方言自我抉擇的；而不同的選擇動機也造成了諸次方言間的差異。這些各方言之間的元音對應關係，我們將在下一節陰聲韻部分繼續討論。

#### 4.2.2 閩南陰聲韻

這裡的討論焦點是哪些？陰聲韻就傳統聲韻學的說法，定義是：沒有輔音韻尾的音節就統稱為陰聲韻。而現在閩南語陰聲韻依其來源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原本

就不帶輔音韻尾的古陰聲韻；一種是原有輔音韻尾，但在歷史音變過程中脫落，包括鼻音韻尾，與阻塞音韻尾都有此類變化。古陰聲韻的變化，主要是在元音之間的轉換；我們首先比較一下古陰聲韻在各方言間的讀音，看看它們究竟呈現怎樣的對應關係。

至於另外一批因為歷史音變而造成的輔音韻尾脫落現象的陰聲韻，在現今閩南方言所具有的讀音分為：1)鼻化韻，來自古陽聲韻，2)喉塞尾韻，來自古入聲韻。雖然它們現在讀音都算是陰聲韻，但這部分的討論牽涉到的是歷史上的閉音節演變問題，所以我們一併移入下一節討論。本節焦點將集中在：古陰聲韻於閩南語今方言的對應與演變關係。

**漳泉音系之別：**我們先討論漳泉音系在陰聲韻上的主要差別所在，下表資料是整理自張振興(1993)所列出的漳泉音系的差異點，另外參考了他的(1992)《漳平方言研究》。

泉州音	漳州音	泉州腔	漳州腔	漳平音
ɤ	ue	e	ue	ue/ie
e	ɛ	e	e	ia
ue	e	ue	e	ei/ie
o	o	ɤ	o	o
ɔ	ɔ	o	ɔ	ou
u	i	u	i	i
ĩ	ẽ/ĩ	ĩ	ẽ/ĩ	ĩ

表(12) 漳泉音系

「泉州音、漳州音」表示福建省泉州市、漳州市所使用的音系，「泉州腔、漳州腔」則表示在台灣地區所使用的類泉州、類漳州音系等方言。漳平音則屬於漳州方言的一支，靠近閩西方言區，因此顯然也具有自身相當的獨特性。

表(12)顯示泉州音的[ɤ, e, ue]，對應到漳州音變成了[ue, ɛ, e]；乍看之下彷彿錯綜複雜，泉州音的[ue]對應到漳州音的[e]，而漳州音的[ue]又與泉州的[ɤ]相對，這樣它們原來的語音應該如何擬定？擬音不是我們這裡訴求的重點，由這些個元音不同的分佈可以觀察到的是：這些交錯對應主要的目的都在於維持「三分對立」的展唇中元音音位。

漳泉兩個方言分別採取了不同的手段來維持展唇中元音三分的區別性，由於泉州音系在高元音系統就已經有一個展唇後元音[ɰ]存在；所以到了中元音，利用同樣的特徵值就自然衍生出[ɤ]。漳州音系顯然是不容許展唇後元音存在，所以用上[ɛ]來填補這個三分對立的空缺。在[ɤ]與[ɛ]各自在方言中佔領它們相對應的音位之後，其餘剩下的兩個則是由共有的[ue, e]分據，因此就看到兩者在現今漳泉方言交錯對應的現象。

除了展唇中元音之外，閩南方言還有兩個圓唇中元音，為何會有眾多中元音存在呢？依照北方官話以及其他方言裡頭的中元音分布現象，可以推論進入閩方言以中元音為核心的音節類型可能至少有五種區別<sup>5</sup>；這些區別原來可能是存在於核心元音、介音、或元音韻尾上，但由於閩南方言在音節組合上限制較多，沒有「中元音+元音韻尾」的組合，只有低元音後面才容許元音韻尾出現<sup>6</sup>。因此當這五類語音進入閩南方言時，如果要繼續維持其區辨性，只能藉由元音間的區別，或「介音+元音」組合的區別來呈現。然而，即便是後者也只有[io, ue]兩種變化，因此只好在核心元音上求變；這也是為什麼中元音在閩南方言眾多的可能緣由。

**泉州腔與漳州腔：**泛指在台灣地區所使用的偏泉音與偏漳音，泉州腔又稱「海口腔」。這部分的語音變化緣起於原泉州或漳州地區的移民，定居台灣各區之後，雖然大多是以同一個次方言的使用者聚居一地，但畢竟不如在原來泉州或漳州地帶的居民來得純粹；漳地難免混入泉音，泉境亦難免參入漳音；所以在語音上各做了些調整。原來方言獨具的[ɤ]與[ɛ]元音都轉成了共有的[e]。而漳州腔的圓唇中元音系統，後來又把高度差轉為圓唇與非圓唇之別。

泉州腔在台灣演變與廈門音類似，就中元音部分，同樣都是把[ɤ]轉化成其他方言同樣具有的[e]。然而[ɰ]元音部份就有些不同，廈門音的演變有點是直接採用了漳州音的[i]來取代泉州[ɰ]的位置；這有點像是在方言融合過程中兩者擇取其中較易發音的一個；一個原因是漳泉音當時在廈門勢力相當，所以廈門音的演變是「拼湊式」的把兩方音融合為一，拼湊的原則是「去難取易」。而泉州腔的形成卻不是在

---

<sup>5</sup> 依照 1997《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彙集》〈北京音系〉所列的韻母資料，屬於陰聲韻的中元音包括了[ər, iɛ, ye, ɤ, o, uo, ei, uei, ou, iou]等十個。

<sup>6</sup> 雖然閩南話有[ui, iu]這一類高元音組合的韻，但一般都是把後者處理為核心音，因此屬於「介音+元音」的組合。

漳州音直接壓境下所造成，比較像是一個在它方言環伺下的「自身簡化調節」過程；所以把[ɯ]轉為另一個後元音[u]，與漳州音的[i]並不相同。

漳州腔與漳州音之別主要是在中元音的演變，將[e, ɛ]合而為[e]的變化與廈門音相當，然而另一個[o, ɔ]→[ɤ, o]的演變卻是台灣漳州腔所獨有的。顯然是在[e, ɛ]合流之後，[o, ɔ]的區別在整個音韻系統上顯得相當不穩，所以就讓其他的「音位區辨」趁虛而入。競爭之下，[o, ɔ]的高度差輸給了[ɤ, o]的圓唇別，可能是後者的區辨度高於前者，就系統性對稱上兩者差異不大。

經過前面的相關方言比較之後，就閩南中元音的變化上，我們可以列出它們彼此間相互區辨度的高低，前元音與後圓唇圓音之間的區辨度當然是最高，但最據關鍵性的三組差異應為：[e, o] > [ɤ, o]，[e, ɤ] > [o, ɔ] > [e, ɛ]<sup>7</sup>。區辨度低的組別最容易融合為一，而當初[e, ɛ]之別會出現於漳州音，是因為與[o, ɔ]呈現系統性對稱的緣故，無須增加額外特徵值就可應用，所以借[e]來保存一些必須的音位區辨。泉州音則因為[ɤ]的出現同樣可以達到系統性對稱目的，所以棄[ɛ]取[ɤ]。

**漳平音：**由於漳平音系只有五個單元音，因此這部分資料顯示的是：如果我們放棄複雜的中元音系統，那麼便得採取另一種方式，放寬「中元音+介音」以及「介音+中元音」的組合。而且，藉由漳平、漳州、與泉州音在[ia, ɛ, e]與[ie/ei, e, ue]的對應，我們可以發現漳州的[e]的確是偏低，因為對應到漳平的[ia]，所以相對應的泉州[e]是源自偏低的前中元音。而我們之前推論漳州[e]可能源自[iɛ]的說法，也在漳平得到佐證，因為直接對應到漳平的[ie/ei]；而相對應的泉州音雖然是一個圓唇介音帶出中元音[ue]，但它同樣也是一個高介音。

**中元音紛雜的緣由：**所以閩南方言中元音的複雜，源自什麼呢？主要是源於它的音節結構簡單，為了保留原有區別，只能在中元音上作文章。閩南音節結構與北方官話或者閩東話有什麼差別？北方話與閩東話都允許較多的中元音與介音的組合，可以有[ei, uei, ie, ou, au, ai, uo, iou, iau]等類的組合；但閩南語除了[ai, au, iau, io, ue, ui, iu]等組合外並不允許其他的。

---

<sup>7</sup> 各組之間區辨度大小的差異我們一方面是藉著觀察方言語料而得來的，另一方面，就 F2 與 F1 組成的元音圖，我們也可約略看出這其間的差距。由於圓唇與非圓唇特徵的差別，主要表現在 F3 的變化上，所以元音圖上的距離無法具體反映這項特徵值的差異度。

爲什麼閩南語中元音與元音韻尾的搭配不存在？也許是閩南語對於核心元音與韻尾之間有著相當的限制。就我們所知道，閩南語裡頭只有低元音才可跟元音韻尾一起出現。爲什麼中元音不能跟韻尾一起出現？可能假設之一是：因爲兩者的響度太過接近。依照響度階層表(sonority scale)，元音的響度是所有語音中最高的，各元音之間，低元音的響度高於中元音，而中元音的響度高於高元音。

因爲中元音與高元音韻尾的響度太接近了，所以無法一起出現？這是否符合音韻變化的要求？依照響度原則(sonority principle)，一個音節內，聲母與核心元音的響度差距越大越好，韻尾與核心元音的差距則越小越好。所以中元音與高元音的響度接近，依此原則，不會構成無法並存的理由。排除掉韻母內部成分因響度接近無法並存的理由之後，我們另一個可能假設採取的理論依據是：「區辨度過低」。就中元音與韻尾的組合上，因爲韻腹元音與韻尾太過類似，聽者無法確實區辨[eɪ]與[e:]之間的差別，因此只擇其一出現。至於另外的組合如：/\*oi/、 /\*eu/，都不是閩南語容許的結構，閩南語在「韻母內部共諧」的要求其實相當高。

泉漳音系在陰聲韻上的差異主要就如表(11)上頭所顯示，個中最複雜的部份即中元音在各次方言的對應不一。我們藉由這些方言有別的現象，推論了中元音在閩南語紛雜的緣由；不過表(12)只簡單的歸類了各類元音的對應關係，接下來我們進一步看看中元音在整個閩南方言韻攝的對應上呈現怎般現象，與我們之前的假設是否相符。

泉漳廈潮的中元音對應：下表摘錄自周長楫(1991)《閩南語與普通話》附錄一的〈閩南話廈門泉州漳州台灣音差異對照表〉。

廈	泉	漳	潮	p組 p, ph, b	t組 t, t <sup>h</sup> , n, l, dz	ts組 ts, ts <sup>h</sup> , s	k組 k, k <sup>h</sup> , g, h
o	o	o	o	波抱帽	刀討羅腦	棗錯唆鎖	告稿餓邀奧
o	ɔ	o	o	保破	島多老	左措	過課高傲
ɔ	ɔ	ɔ	ou	斧普步畝	都涂奴路	祖粗愁瘦	古庫五后烏
ɔ	io	ɔ	ou		斗頭樓		勾購偶侯
io	io	io	ieu	表票廟	潮糴尿	招笑少燒	橋叫腰窟
io	o	io	iẽ		釣趙 <sup>8</sup>		

<sup>8</sup> 我們查閱林連通(1993)所主編的《泉州市方言志》，「釣趙」沒有[o]韻讀音，只有[io]。

e	e	i	i	蔽弊	弟啼例	制祭世勢	繼肩毅系
e	e	ui	ui				圭奎
e	e	ɛ	e	耙帕馬	茶	查差紗	家價廈啞
e	e	e	e			債 <sup>9</sup>	
e	e	e	oi	批	蹄體禮	洗細	雞計溪倪
e	ɣ	e	o		代胎		
e	ɣ	ue	ue	飛皮賠背未	退	罪髓吹稅	過課火
e	ɣ	ue	uãĩ				果
ue	ue	e	oi	批買	題蹄	洗紐	雞改溪
ue	ue	ua	ue				瓜花話

表(13) 中元音在閩南方言的對應

表中呈現了元音以及相搭配的聲母，在各個方言出現的相關例字。這些中元音的對應關係顯示怎樣的訊息？藉由這些對比，是否可以驗證我們前面提出的閩南中元音紛雜的緣由？我們主要是希望這些對比資料，可以進一步幫我們釐清閩南中元音各個方言在對應上的潛在動機。

**廈泉漳潮中元音對應的意涵：**「批、蹄體禮、洗細、雞溪」等字在廈泉的白讀為[ue]韻，文讀為[e]韻，漳州都是[e]韻讀音，潮州則都是[oi]韻讀音。如果以泉州文白二讀來看，是否我們要說：潮州保留了白讀，漳州保留了文讀？事實上，並不是漳州不存在白讀，依照我們之前的分析，漳州這部分的白讀音為[e]，泉州為[ue]；而後期的文讀兩區都為[e]，因此在漳州就沒有文白的區分，因為兩者讀音相同。

廈門在[o, ɔ, io]三韻的歸類上與漳州相同，與泉州在此多少都有一些韻類上的差別，不過這些韻攝歸類的差別也都是因為泉州在這些例字上文、白讀有別，而其他三區則文白同音。譬如：「保破、島多老、左措、過課高傲」，泉州文讀為[ɔ]，白讀為[o]；因此這些字例可以說是白讀在閩南四區都讀[o]，只有泉州還保留文白差別，其他區文白讀在此部分合流。所以廈門在此與漳州相似，我們可以看成一個類似「系統簡化」的演變。

而泉州的[ue, e]韻在廈門也都相對應地讀為[ue, e]，只除了泉州[ɣ]韻，廈門亦轉為[e]。漳州音「弟」等字讀[i]韻，「圭奎」讀[ui]韻，都是採取較後期文讀音。而我

<sup>9</sup> 馬重奇(1993)〈漳州方言同音字彙〉「債」讀音為[tse<sub>21</sub>]

們之前討論到泉州採[ue, e, ɤ]，漳州則以[e, ɛ, ue]保留中元音三分的區別，這部分顯然廈門跟隨泉州的音韻分類，雖然又將[ɤ]轉為[e]，所以只剩下二分。

**可否驗證前面提到的閩南語中元音紛雜的假設？**我們前面針對閩南中元音的紛雜提出假設，認為這種紛雜源於閩南語在中元音的組合結構上的簡化；閩南語在這一個部分明顯地比北方官話或閩東方言簡化的，特別是在中元音與介音或元音韻尾的組合上。所以許多在其他方言以「元音與韻尾」組合區辨的韻母，到了閩南，只能藉由不同的中元音音位來達到區辨效果。我們之前藉由漳泉方言的比較，以及漳平方言的佐證，確認許多在漳州、泉州以單元音區辨的音位，在漳平確實是由「介音+元音」或「元音+韻尾」的組合區別的。潮州方言的音位區別方式，同樣可以為我們的假設提供支持論證；泉漳的[o, ɔ]之別，在潮州是以[o, ou]來區別，而潮州的[ieu, oi]等韻，也同樣是以不同的「元音+韻尾」組合來達到區辨功能。

**廈泉漳潮中元音異同對應上的潛在動機：**同樣一批語音，進入相近的次方言中，方言使用者可能會以不同的角度進行調整；而後在各自的音韻體系中得到安身立命之所，從而，形成了語言分化的源頭。中元音部分，顯然是閩南次方言各自調節最多的部分，也因此在這個部分我們就看到了「**方言音韻體系**」的**整體作用力**。何謂方言音系的整體作用力？以我們之前提到的[e, ue, ɛ]在漳泉的對應為例，下表整理出「廈門、泉州、漳州、漳平、潮州」等五區在此三類音位的對應，除了沿用表(12)的資料，我們也再查證漳平，潮州等地的語料。可以看到的一些基本對應關係如下：這些音在廈門只剩下兩類音位，泉漳各保持三類；漳平、潮州各保持四類，但彼此間不相對應。

廈	泉	漳	漳平	潮	p組 p, ph, b	t組 t, t <sup>h</sup> , n, l, dz	ts組 ts, ts <sup>h</sup> , s	k組 k, k <sup>h</sup> , g, h
e	e	ɛ	ia	e	耙帕馬	茶	查差紗	家價廈啞
e	ɤ	e	ie	o		短袋胎螺	坐 <sup>10</sup>	
e	ɤ	ue	ie	ue	飛皮賠背未	退	罪髓吹稅	
e	ɤ	ue	ue	ue				過課火
ue	ue	e	ei	oi	批買	題蹄	洗紐	雞改溪

<sup>10</sup> 「短、袋、胎、螺、啐、坐、脆」等例字取自馬重奇(1993)，在漳州音皆為[e]韻；依據蔡俊明(1976)《潮語詞典》，「短、袋、胎、螺、坐」等字在潮州皆讀為[o]韻，「啐、脆」讀為[ui]韻，後兩字應是文讀音。

表(14) 中元音對應比較

所以最早的區辨應該有幾種？我們知道廈門是後起[ɤ, e]合流，所以才會只剩兩類音位。那麼當初應該是三類、四類、或五類呢？我們看到在泉州讀爲[ɤ]韻的例字，對應到漳州的[e, ue]，漳平的[ie, ue]，以及潮州的[o, ue]。「坐、螺、過、果、火」同出自「果合一戈」，因此可能是因爲聲母不同而導致進一步分類；原來應屬同類音位。至於「退」類字，除了雙唇音的「皮」字源自開口韻外，其他都屬於合口韻，所以應該原來都是帶些合口的中元音。

故，泉州的[ɤ]元音原來應是對應到兩個不同但讀音類似的中元音韻，這兩個不同的韻在其他次方言中各有分合。泉州跟漳平都把兩韻合而爲一，但漳平的舌根聲母又獨立演變成一韻；而漳州與潮州都保留著兩韻之別，雖然舌根音聲母也如漳平一樣又繼續演變，演變的結果是跟另一韻合流，因此漳州、漳平、潮州都保留兩韻之別，但所領例字卻是不盡相同。

「方言音韻體系」的整體作用力到底是什麼？產生何種作用？爲什麼泉州的[ue]對應到漳州的[e]？可以想像當時四、五組的音進入閩方言，而方言音系在衡量之下，各自選取了[ɛ]，[ɤ]出現在方言中；由於音值上的差異，它們對應到的是不同系列的語音。首先，爲什麼選[ɛ]與[ɤ]，就是方言在衡量整個音韻體系之後才做的決定。在[ɛ]與[ɤ]各自佔據其中某音之後，方言接著衡量幾組音的相對關係，才決定哪些音對應到哪組。因此，閩南語中元音次方言之間這種錯綜複雜的對應，純粹是各方言自身音韻體系的內部制衡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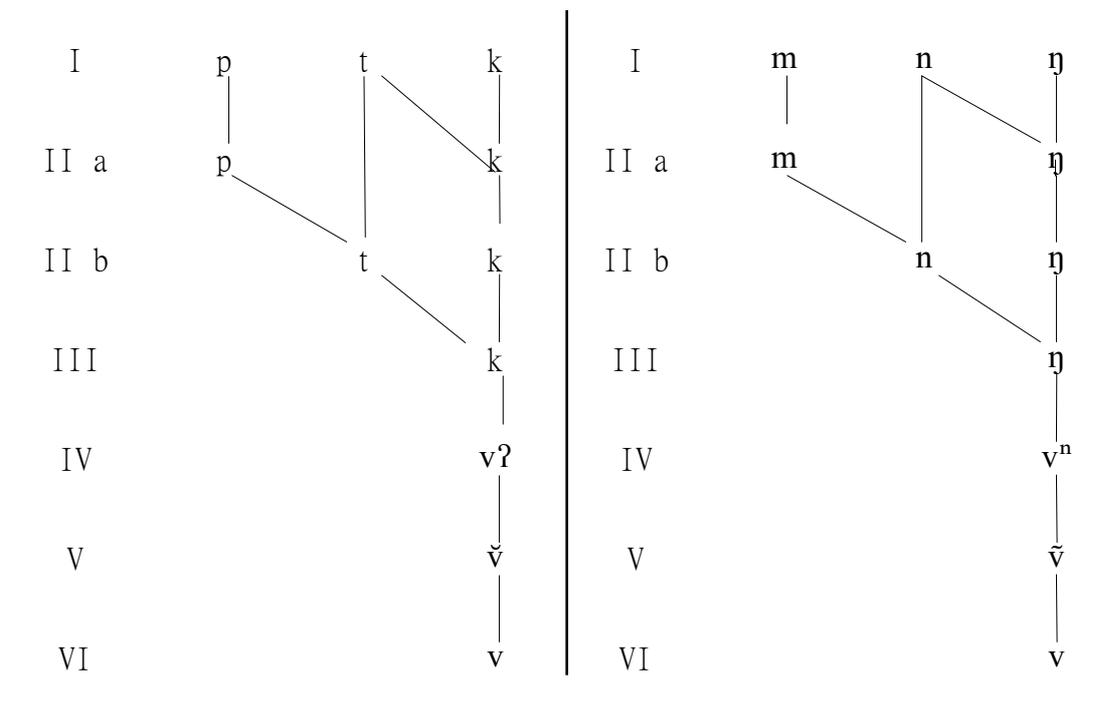
### 4.2.3 閩南語的陽聲韻與入聲韻

完整的文白異讀對應是閩南方言主要特色；相形之下，閩東方言的文白異讀現象就少得多了，只有一些常用詞彙保留二讀。文白異讀表現最明顯的部分就在陽聲韻與入聲韻，這部分的差異，可說是第一眼印象中，閩南與閩東區別最大之處。因爲閩南語有大量陽聲韻的白讀爲鼻化韻，入聲韻則是弱化爲喉塞音尾；但在文讀音不論陽聲韻或入聲韻都保留完整的三類韻尾。閩東方言則不然，不論文白讀，陽聲

韻都一律以舌根鼻音結尾，而入聲韻則一律以喉塞音結尾；只有在連讀時候可能會有些差異。

閩南陽聲韻與入聲韻在文白讀上頭的差別大，是因為閩南地區在文讀傳入前，曾有一個簡化韻尾的音韻趨勢使得當時的陽聲韻與入聲字產生大規模變動；陽聲韻丟失韻尾保留其鼻音性，入聲字則留下喉塞的入聲特質<sup>11</sup>。這項規律並沒有延續至今，最晚在文讀傳入前就已消失；因為文讀層的陽聲韻與入聲字並沒有相同的變化存在。閩南方言的文讀音，基本上都完整保留著“-m\ -p、-n\ -t、-ŋ\ -k”三組鼻音與塞音韻尾。鼻化韻、成音節鼻音聲母與喉塞韻尾僅出現於白讀音中；白讀音除了鼻化韻與喉塞尾韻外，也還保留著三組鼻音與塞音韻尾在部分例字中，這些例字只能藉由全面方音比較來確定其為文讀或白讀。

陳淵泉（1973）提出漢語方言中陽聲韻與入聲韻的主流演變，以表(14)來呈現整個演變方向。



表(15) 入聲韻與陽聲韻的演變

<sup>11</sup> 這項變化不是全面性的，以低元音的咸山等攝最早丟失韻尾，某些韻攝的白讀至今仍保留完整的塞音韻尾，這其中牽涉到元音與輔音互動的特性，以及其他可能因素。

上表列出陳所主張之陽聲韻與入聲韻的演變歷程表<sup>12</sup>，表中分爲六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三組鼻音與阻塞音韻尾都完整保留；第二階段則是各剩下兩組韻尾，可能變化是[p, t]合流爲[t]，或[t, k]合流爲[k]。第三階段是三者都合流爲舌根韻尾。第四階段是韻尾弱化爲喉塞音與微弱的鼻音尾；第五階段入聲韻只以短音表示原有的塞音尾，而陽聲韻成了鼻化韻；最後一個階段則是成爲純粹的口元音。

由表上的各個階層形式看來，我們可以發現閩南方言的文讀層普遍都還停留在第一個階段；而在年輕一輩的文讀層中，則表現出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交混的狀態，如：「金」的讀音[kim~kin]。而白讀層的韻尾演變，有一部分是處在第四與第五兩個階段，以喉塞尾和鼻化韻爲主，在連讀狀態中喉塞尾多數脫落。但之前我們也提到，白話層中鼻音或阻塞音韻尾也都還保留著；因此除了最後完全去鼻化的階段不存在外，幾乎是涵蓋了陳所列出的大部分階段。

這種涵括全面演變階段的現象，除了詞彙擴散因素外，與閩南語白讀層的韻尾弱化演變，VN→V<sup>n</sup>，被中途打斷有著絕對的關聯。韻尾弱化音變被打斷後，音變還未擴及之處，加上音變後的產物；還有文讀層輸入後保留的完整韻尾系統，就這麼層層堆疊在閩南語音韻系統裡頭。

相較之下，閩東地區的韻尾弱化演變則是一直延續著，例如福州話由早期的[k, ʔ, ŋ]尾，到目前歸類爲[ʔ, ŋ]尾。我們前面提到閩東的文白異讀現象遠低於閩南，我想主要原因便在於閩東的音變一直延續著，使得不管是文讀或白讀都會演變成類似的形式；依照語言使用習慣，如果文白層的讀音類似的話，那麼很可能就直接合流爲一，不再具有文白之分。

就如我們之前在討論漳州與泉州在「雞」類字的對應關係裡，泉州因爲白讀爲[ue]，後期進入的文讀[e]疊置其上；因此形成文白異讀現象。而漳州原來白讀即是[e]，文讀[e]進入時，便直接合流；所以就沒有文白異讀現象。就閩東地區來說，不管是文讀或白讀的輔音韻尾都弱化成舌根鼻音或喉塞音，所以兩者讀音相似的機率遠遠高於閩南，文白合流的機會自然大增；也因此造成一般觀念上，閩東方言的文

---

<sup>12</sup> M. Chen (1973) "Cross-dialectal comparison: A case study and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38-63。轉引自：岩田禮（1992）〈漢語方言入聲音節的生理特徵〉《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1:523-537

白異讀少於閩南的現象。

因此，現今福州方言輔音韻尾不管文白讀都只有舌根鼻音與喉塞音兩種，若就表面形式來看，這表示福州方言韻尾只允許口腔在舌根部位形成阻塞；但也可以將這項韻尾限制分析成只允許無發音部位(No Place)的輔音出現在韻尾位置，這些個輔音在底層結構上沒有設定發音部位，最後體現在表層結構上的舌根或喉塞只是一個填充值(default value)。

閩南語白讀層所歷經的韻尾丟失以及韻母鼻化現象完全都沒有擴及到文讀層的詞彙，這說明相關的音韻位階是在文讀層進入時就發生了改變；這種位階改變是如何造成的？依照方言語料與歷史背景推論，白讀層韻尾弱化音變中斷的原因，應該是在大量的文讀詞彙進入後，造成原有的音韻位階重整。整個看來，如果我們先把閩南語的文讀層擺在一邊，那麼不管是閩南白讀層或閩東都同樣經歷過「韻尾簡化」的音韻演變過程，這類的音韻變化現象依照優選論的說法，其實是下面幾個不同的音韻限制互相作用。

- (5) **無韻尾**(No Coda)：輔音不能出現在一個音節核心之後。
- (6) **韻尾限制**(Coda condition)：韻尾必須是沒有發音部位的。
- (7) **無鼻化韻**(No Nasal Vowel)：沒有鼻化元音
- (8) **鼻音保留**(Max-N-IO)：底層結構出現的鼻音必須保留到表層結構上。
- (9) **輔音信實**(Faith-C-IO)：表層結構出現的輔音必須與底層的相同

下面我們先討論閩南與白讀層韻尾弱化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因為鼻音保留與無韻尾兩個限制，高於無鼻化韻，以及輔音信實。表(16)以例字「盤」來顯示早期閩南白讀層歷經的演變過程，因為**無韻尾**的高位階限制，使得「盤」不得不捨去原來的鼻音韻尾；又因為**鼻音保留**同樣位於高階，為了同時滿足兩者，最後就以鼻化韻母的形式呈現。輸入值/\*puan/是我們依照相關方言，推論原來白讀音的「盤」字可能是這般形式進入閩南方言，因為在中古音裡頭，「盤」為舌尖鼻音韻尾，在福州話今讀音為[puan]，廈門話為[puã]；所以就以/\*puan/為當時的底層結構。

盤/*puan/	鼻音保留	無韻尾	無鼻化韻	輔音信實
a.  puã			*	*
b. puān		*!		
c. puaŋ		*!		*
d. puā	*!			*

表(16) 白讀時期的閩南語陽聲韻

在福州方言，這些音韻限制的位階順序(constraints ranking)為：**韻尾限制、無鼻化韻 >> 鼻音保留、輔音信實 >> 無韻尾**。而在白讀時期的閩南方言則是：**鼻音保留、無韻尾 >> 無鼻化韻、輔音信實**。當然在現今的閩南方言裡，這幾個限制已經有著不一樣的位階順序。如我們之前所提，文讀音大量進入閩南方言之後，由於所有的陽聲韻與入聲韻都帶著完整的輔音韻尾，加上是以文教傳播的方式進入，導致強調韻尾輔音部位信實的位階大幅提高。所以在文讀進入後(至今依舊)的閩南語裡頭，輔音信實已然躍升到其他限制之前：**輔音信實、鼻音保留 >> 無鼻化韻、無韻尾**。

表(17)顯示的是現今閩南方言在鼻音韻尾的音韻限制位階，我們以「籃」字文白讀為例；由最佳選項 a 與 e 的勝出可以知道，**輔音信實與鼻音保留**目前在閩南方言的位階確實是高於其他相關限制，所以最佳選項都寧可違反**韻尾限制與無鼻化韻**也要符合前二者的要求。

籃/lã/	輔音信實	鼻音保留	韻尾限制	無鼻化韻	無韻尾
a.  lã				*	
b. lam		*!	*		*
c. laŋ	*!			*	*
d. la		*!			
籃/lam/	輔音信實	鼻音保留	韻尾限制	無鼻化韻	無韻尾
e.  lam			*		*
f. la	*!	*			
g. lan	*!		*		*
h. laŋ	*!			*	*

表(17) 閩南語陽聲韻的文白讀對比

這裡我們解釋文白讀的差異性的方式，是以兩個不同的輸入值或底層結構，來說明這一類本是同源詞卻有著不同表層結構的現象；也許有人會問：同樣一個詞彙爲什麼會訂出兩個不同的「輸入值」或底層結構？研究漢語方言者普遍認同閩語具有豐富的文白層次現象；這兩個層次的相對應語彙不只在語音形式有別，且使用環境甚或語意都可能有所差異。如果使用者在「輸出值」或表層形式接收到的就是兩個不同形式、不同語意的詞彙，那麼假設其原本有兩個不同的「輸入值」也是相當合理的。不過這樣假設有些人還是會覺得不太妥當，我們在 4.5.1 會進一步探討，針對文白異讀輸入值的設定做一個界定。

### 4.3 聲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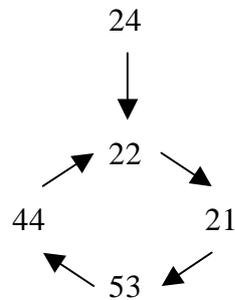
閩南語的聲調變化是過去相當受到矚目的一個議題，在前人論述中也常可見到相關探討。然而過去討論的方式可以分成兩類焦點，一個是聲調變化環境，包括從陳淵泉(1987, 2001)，鍾榮富(1989)，林若望(1994)及其他人等都討論過閩南語聲調變化的範圍限制。這部分受矚目的原因是閩南語變調與否的決定因素包括了句法、音韻、語用等介面。例如陳(1991)提出的界定「廈門話音韻詞組」(phonological phrases)的公式：

(10) 廈門話音韻詞組： $\{右, X_{max}\}$ ， $X_{max}$  不是一個修飾成分(adjunct)

這裡的  $X$  泛指各種詞類範疇，包括名詞、動詞、形容詞等。 $Max$  指最大投射(maximal projection)，也就是一個詞組，亦寫作  $XP$ 。 $\{右, X_{max}\}$ ，說明廈門話的音韻詞組邊界是在任一詞組的右端。「 $X_{max}$  不是一個修飾成分(adjunct)」則是補充說明只有身爲論元的  $XP$  右端，才能成爲音韻詞組的邊界。

上述的規則雖然大致捕捉了閩南語的變調模式，但還是有不少例外，例如副詞詞組的右界爲何有時候爲連讀調，有時候卻又保留單字調。因此鍾(1989)，林(1994)都提出各自的詮釋方案。屬於音韻介面的聲調問題，卻是由句法結構來決定變調與

否，也難怪眾人對此議論紛紛。另外一個前人討論的焦點是：聲調變化的循環。過去有幾位學者提出對閩南方言連讀調與單字調的關聯分析，認為是一個循環性的演變，像是  $A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A$ 。



表(18) 舒聲調的循環演變

表(18)我們是引自陳(2001)；這個說法源自陳(1987:111f)，他在當中列了兩個變調的循環，包括上表的舒聲調變化，與入聲調。入聲調的循環演變則是  $4q \rightarrow 21q, 32q \rightarrow 4q$ 。不過這樣推論出來的演變模式，一來沒有具體音韻動機存在；因為變為連讀調與否不是取決於鄰近音的音值，而連讀調的音值與鄰近音也沒有具體關聯。二來不是所有聲調變化都真的成個連貫不斷的循環，因此這樣的說法並沒有廣為眾人所接受。

我們這裡並不想繼續延續這兩個主題，讓我們對聲調好奇的部分是 1) 為什麼會有兩類聲調？這種聲調異讀現象，跟聲母與韻母的文白異讀有關聯否？ 2) 聲調本身有沒有什麼訊息可以告訴我們哪類是基本調值，哪類是變調？

事實上這兩項問題是相互關聯著的，所以我們 1) 的部分先掠過不提，這裡先由 2) 討論起，看看是否能藉此找出兩者的可能解答。雖然早期閩南語研究者習慣的稱呼方式是，把出現在聲調詞組末端的調值視為「本調」，其他位置則為「變調」。但後來有學者，如丁邦新(1984)、Hashimoto(1982)等，提出異議，認為這樣的分類方式等於是把「多數」視為變體，「少數」視為基本形式；因為前述「變調」出現的機率遠遠高於「本調」，所以這派人馬覺得應該把屬於多數的「變調」視為最「根本」層面的部分。

另外也有學者如董同龢(1974)提出支持聲調末端為本調的看法，認為由「本調」

可推出「變調」，但由「變調」推不出「本調」；因此若不以「聲調組末端為本」則我們就無法推論聲調變化。因為「變調」部分有許多調類都讀為同樣調值，特別是源自「古濁聲母」的陽調類，在閩南方言大多讀為低調。所以後來為了逃避這樣的難題，有人就直接把它們叫為「單字調」與「連讀調」。

這麼叫只是解決了名稱問題，並沒有解決兩類聲調的來源問題。如果依照當代共時的音韻現象，兩類聲調間確實存在著推導關係；而且具備相關聲韻背景的說話者都可以以單字調為根本，推出相應的連讀調。即使是一般大眾也可能具備這種由單字調推演出連讀調的能力，王旭(1993)做過相關實驗證明，受試者有五成的機率可以在取得某個假造字的單字調之後，直接推出它的連讀調。這是一項為期四個月的實驗，受試者一開始在得知一個字的單字調時，有五成機率可以成功地導出相對應的連讀調；到了實驗後期，連讀調推導的成功率又較初期增加了些。所以共時音韻上，我們可以說，連讀調與單字調存在著某些類推規律。

但是歷時音韻呢？下表先列出廈門方言的單字調與連讀調，我們看看是否由這些東西可以找出什麼解釋。由表上可看到，陽聲連讀調一律都讀為低調，我們認為陽調類讀如低調的現象來自濁聲母清化後的語音特徵保留。濁聲母的語音特性受到聲槓(voiced bar)影響，所以基頻(fundamental frequency)通常隨之降低；因此很容易使得聲調調值低化，清化後為了維持這項語音特徵，就將聲調變成低調。

調類	陰平	陽平	陰上	陰去	陽去(陽上)	陰入 -p/t/k	陰入 -ʔ	陽入
例字	山頂	塗粉	火星	唱歌	大豬(厚襪)	出力	鐵釘	白菜
單字調	55	35	51	11	33	3	33	5
連讀調	33	11	55	51	11	5	51	1

表(19) 廈門聲調

這種情況就如同西藏拉薩話，本來並沒有聲調，而後因濁聲母清化分出了高低調；原來為濁聲母字者，清化後聲調變為低調，原為清聲母字者則念為高調。閩南語單字調的陽調類並沒有普遍都讀為低調；不過大多數方言裡，陽調類的連讀調讀為低調的比率遠較單字調高。所以，連讀調顯然是保留了較多古濁聲母的語音特徵。下表我們列出相關方言聲調變化。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汕頭	33 > 23	55 > 21	53 > 35	35 > 21	213 > 55	11 > 12	2 > 5	5 > 2
漳州	44 > 22	13 > 22	53 > 24	*	21 > 53	22 > 21	32 > 44, 53	12 > 32
漳平 <sup>13</sup>	24 > 33/55	11 > 33/55	31 > 21	*	21 > 33/55	53 > 21	11 > 33/55	53 > 21
泉州	33 > 33	24 > 22	55 > 24	22 > 22	41 > 55	41 > 22	55 > 24	24 > 22
晉江	33 > 33	24 > 22	55 > 24	33 > 22	41 > 55	41 > 22	5 > 5	34 > 2
南安	33 > 33	24 > 22	55 > 24	22 > 22	31 > 55	31 > 22	5 > 5	3 > 2
同安	55 > 33	13 > 11	31 > 35, 33	*	11 > 51	33 > 11	3 > 5, 3 > 51	5 > 1, 5 > 11
廈門	55 > 11	35 > 11	53 > 55	*	21 > 53	11 > 21	1 > 55	5 > 11
台灣 <sup>14</sup>	55 > 33	13 > 33	51 > 55	*	11 > 51	33 > 11	3 > 55	5 > 11
金門	55 > 33	13 > 11	51 > 35	*	11 > 51	33 > 11	3 > 5, 3 > 51	5 > 1, 5 > 11

表(20) 閩南方言聲調變化

閩南連讀調在表(20)所呈現的基本特色包括，1)合流現象較單字調多，2)大多為平調，3)陽調類一律多為低調，陽平連讀調除了台灣與漳平地區有中平或高平調讀音外，在各個次方言都為低調；而陽上去入則是各方言都一律讀低調。

就連讀調與單字調的比較，我們可以注意到連讀調是相對地「簡化」，這種簡化的動機何在？一個基本因素在於「時間」長短。連讀調出現位置，是非詞組末端，這個位置的時間是相對受限；換另一個角度看，單字調出現位置是「詞組停頓」點之前，我們在閩東話也看到這個位置是閩東特長調可能出現之處，單字調出現在一個發音時間較不受限之處。

發音時間有限的情況下，曲折起伏調自然是較不受歡迎，因為一般都會缺乏足夠時間把整個聲調起伏結構完成，也因此我們在連讀調部分看到的曲折調會較少。而陽調類偏低，幾乎都合流為低平調的情況，應該是受到古濁音聲母的影響；推論發音時間越受限，則語音之間的交互影響越大，不單是一般音段的類化音變會如此，聲調的變化也同樣會受到「時間長短」的影響。

簡而言之，我們對單字調與連讀調的假設是：同一調類的連讀調與單字調應該有一個共同的出發點，就某個時間點而言，它們是完全一樣的。由於兩者所處位置不同，享有的「發音時間」長短有別，因而逐步分道揚鑣。處於發音時間較短的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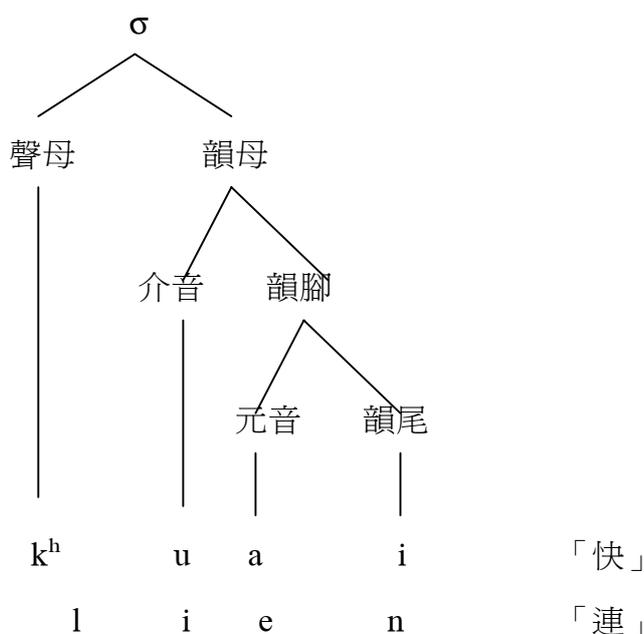
<sup>13</sup> 漳平的陰平、陽平、陰去、陰入等調在連讀調合流，一般讀為中平調，陰上、陰去之前則讀為高平調。陰上、陽去、陽入連讀調亦合流，都是低平。

<sup>14</sup> 引自洪惟仁 1996 《台灣話音韻入門》，國立復興劇藝實驗學校出版。

讀調，一方面得把內部聲調結構簡化，一方面又容易被週遭語流音段的相關特性所干擾；因此陽調類受濁聲母之影響而低化，起伏調值則傾向拉平。兩處聲調的不同變化，一開始應該只是屬於語音層面的變體；但長時間下來，連讀調與單字調調值差異越來越大，後代的語言使用者就把它們重新分析成兩個不同個體。

## 4.4 音節結構

大多數漢語方言的最大音節結構為 CGVX，即包含了聲母、介音、元音、與韻尾。韻尾部分在大部分漢語方言裡，可能為元音或輔音，兩者在同一音節中只能擇其一出現，所以一般韻尾位置最多都只有一個音段成分。下表所顯示的漢語音節結構，與鄭錦全(1973)對國語音節的內部結構解析一樣，重引自上章 3.5 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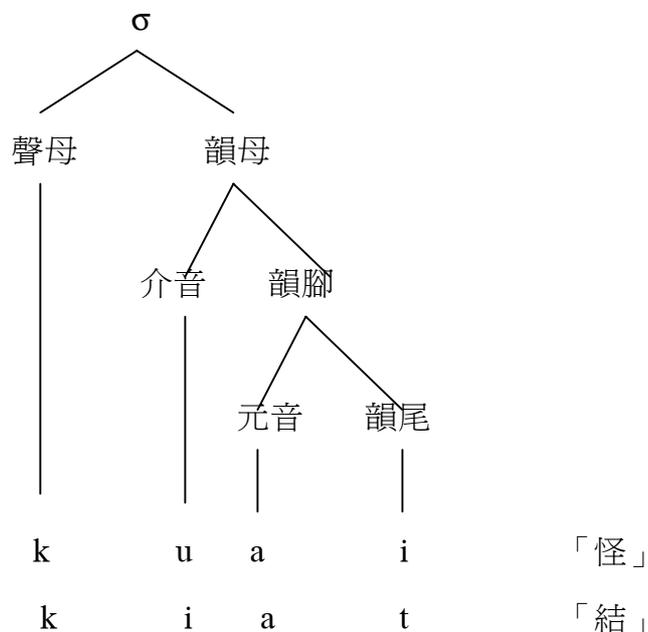


表(21) 漢語音節結構

傳統聲韻學的看法將聲母與韻母一分爲二，介音劃歸於韻母的部分。至於音節長度的計算，我們主要採取端木(1990)與莫拉計量的說法，認爲漢語音節一般皆爲兩個莫拉(mora)的長度，不管是單元音、雙元音或帶韻尾的音節皆是。因爲單元音音節的發音長度與雙元音、閉音節相近，因此應該是具有兩個莫拉長度的重音節；與一般讀爲輕聲的輕音節在音長上有所區別，其音長爲一個莫拉。

#### 4.4.1 閩南音節結構

閩南語的音節結構跟一般漢語或福州話有什麼不同之處？整體來說，閩南語的音節結構現象是較趨近於國語或一般漢語的音節結構；最大的音節結構一樣是CGVX，聲母、介音、元音、韻尾。而韻尾一樣是元音韻尾或輔音韻尾擇其一出現。元音是一個音節最主要的核心，因此也只有它與聲調是一般漢語或閩南語音節的最小組成成分。



表(22)閩南語音節結構

閩南語與國語仍有些差別，一個是允許成音節鼻音出現，包括[ŋ, m]，例如：「黃」

[ŋ<sup>13</sup>],「媒人」[hm<sub>11</sub> laŋ<sup>13</sup>]等。另外由於閩南語的輔音韻尾眾多,包括了[m, n, ŋ, p, t, k]等;加上元音韻尾[i, u],閩南語就至少有八個韻尾變化。

另外,還有喉塞音,以及元音的鼻化成分,這兩個成分的地位有些模糊,若一併列入「韻尾」部分,可以說明它們不與輔音韻尾並存的現象;這部分算歷史因素?因為源於輔音韻尾弱化,所以不可能再與其他輔音韻尾一起出現。但因為它們可與元音韻尾一起出現,所以若把它們也列入韻尾的話,是否就得修改音節結構?這部分表示結構上的確容許它們共同出現的,也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喉塞音尾或鼻化成分在此並沒有佔據實質的音段位置。

有些學者把喉塞尾擺在聲調上,視為一個超音段成分,故無須列在音節上。鼻音原本也就是超音段成分,認真說來也不在音節上。只不過因為由歷史音韻看來,它們本來都是韻尾,而一般音節列表的時候,也都把它們列為韻母的一類;所以,我們該如何以限制的方式呈現、闡述他們這些表面現象與問題呢?

問題包括:1) 喉塞尾與鼻化成分可以與元音韻尾一道出現,是否要改變原定的音節結構?我們可以假設它們不佔音段位置,便可解。2) 它們不與輔音韻尾一起出現的原因除了歷史因素外,有沒有其他相關限制作用著?若純粹是歷史因素,則表示[pāt, pāʔ, patʔ, paʔt]是語音上容許的組合<sup>15</sup>;其中[patʔ, paʔt]應該會被排除,因為它們就發音或聽辨上都很容易與[pat, paʔ]混淆,所以即使音節上容許這類組合的存在,發音與區辨度的相關限制會排除它們。[pāt]也會因為與[pan]兩者間區辨度過低的理由被排除。[pāʔ]應該是個中最難以被發音或區辨因素排除的,事實上我們也的確看到這樣的韻母在,只是不會搭配上一個清阻塞音聲母;所以這類音節才是純歷史因素所致。

總之,閩南語音節結構與一般漢語相同,就音段成分的排列上是(C)(G)V(X),只有元音是必定出現的,其他三者都可有可無。而喉塞音尾與鼻化成分屬於超音段,所以跟聲調一樣,都可以另外附加在這整個結構上。雖然超音段成分可以任意附加在基本音節結構上,不過,發音與聽辨上的要求會排除掉大多數的可能組合,[piāt, paīʔ, piāʔ, piatʔ, piaʔt]裡頭,只有[piāʔ, pāiʔ]是可能出現,但目前不存在的音

---

<sup>15</sup> [pāt]的[p]在此代表任一可能聲母。

節。

#### 4.4.2 閩南音節表

下表出現的音節是以廈門音系為主，我們在表中列出所有容許的音節組合全表；如果是本方言可容許的音節結構，我們以該音節例字在欄位中呈現，不確定本字的部份，則以○表示。陰影空隔表示該音節組合無例字存在；這有兩種可能，一則是湊巧缺了這個組合，意外空缺(accidental gap)，或者是本方言的音韻結構不容許這樣的音節，音韻空缺(phonological gap)。下表所出現的空缺，有哪些是意外空缺，哪些是音韻空缺？

	p	p <sup>h</sup>	b	t	t <sup>h</sup>	l	ts	ts <sup>h</sup>	s	k	k <sup>h</sup>	g	h	∅
1. a	巴	葩	麻	單	他	拉	早	柴	傻	假	卡	牙	霞	鴉
2. aʔ	百	拍	脈	踏	塔	蠟	閘	插	○	甲	恰		合	鴨
3. ia				爹		惹	遮	車	寫	寄	騎	鵝	瓦	野
4. iaʔ	壁	僻		摘	拆	掠	食	赤	錫	揭	隙	額	赫	頁
5. ua	簸	破	磨	大	拖	籬	紙	蔡	徙	歌	誇	我	花	倚
6. uaʔ	鉢	潑	抹	奪	屨	辣	泄	掣	煞	刮	闊		喝	活
7. i	脾	鼻	米	池	啼	字	止	市	四	其	柿	義	魚	椅
8. iʔ	鱉	斃	篋	碟	鐵	裂	舌	蠟	薛		缺			
9. ui	肥	屁	微	追	梯	雷	水	碎	穗	鬼	氣	危	匪	胃
10. uiʔ	拔									刮			血	控
11. iu	彪		謬	晝	抽	紐	酒	手	守	九	丘	牛	裘	友
12. iuʔ				搖			○		驢	趨				
13. u	富	浮	武	廚	儲	女	煮	此	輸	龜	臼	寓	腐	有
14. uʔ	發	淳			拓	○			喇		汨			
15. e	父	胚	迷	茶	體	禮	姐	髓	洗	假	啓	藝	蝦	下
16. eʔ	伯	岱	襪	啄	宅	裂	絕	冊	說	郭	客	月	嚇	厄
17. ue	杯	配	買	底	替	內	齊	初	衰	改	溪	外	回	矮
18. ueʔ	八					笠	節	切	○	鏗	挈			狹
19. o	寶	抱	帽	島	討	老	做	草	燥	果	可	餓	好	窩
20. oʔ	薄	粕	莫	桌	躄	落	昨	鑿	索	脛	攔		鶴	學
21. io	鰲	票	廟	釣	跳	尿	照	笑	小	叫	竊	睨		腰
22. ioʔ				着		略	借	尺	惜	腳	○	虐	歇	藥
23. ɔ	步	舖	模	肚	土	努	租	粗	蘇	姑	苦	吳	虎	湖

24. ɔʔ										嘔					
25. uai					跣		摔	怪	快		懷	歪			
26. au	包	跑	貌	斗	透	老	走	臭	掃	厚	口	敖	孝	喉	
27. auʔ			電	質	杳		落			○	○				
28. iau	表	飄	秒	條	柱	了	爪	超	紹	攪	巧	堯	曉	搖	
29. iauʔ							寂	悄		攪	○		○		
30. ā			怕	罵	膽	坦	籃	醮	○	衫	敢	銜	雅	○	餡
31. āʔ						○			○					○	
32. iā	拼	坪	命	定	程	領	正	請	聲	行	慶	迎	兄	影	
33. iāʔ														赫	
34. uā	搬	盤	滿	彈	炭	爛	煎	門	傘	寒	看		岸	碗	
35. ĩ	邊	片	棉	纏	天	染	錢	醒	生	見	坑	硬	獻	院	
36. ĩʔ						躡			閃					盈	
37. ũi			煤												
38. ũiʔ														○	
39. iũ			謬	張		量	醬	象	想	姜	腔	扭	鄉	羊	
40. ě			罵										罇	嬰	
41. ěʔ												夾			
42. uẽʔ												夾			
43. ɔ̃			毛			努						誤	好	惡	
44. ɔ̃ʔ			膜												
45. āi			否	買	店		耐	指		間		○	哼		
46. uāi									○	關		橫		彎	
47. āu			貌			腦						偶			
48. aũʔ														○	
49. iāu						爪						蟻			
50. m													媒	姆	
51. mʔ													默		
52. im				沉	琛	林	斟	深	心	金	欽	吟	熊	飲	
53. ip						立	集	輯	濕	及	吸	岌	○	揖	
54. am				談	貪	南	斬	慘	杉	甘	砍	癌	含	暗	
55. ap				答	塌	納	十	插	卅	鴿	恰		合	壓	
56. iam				點	添	念	占	簽	閃	劍	欠	驗	險	厭	
57. iap				蝶	疊	粒	接	妾	澀	夾	○	業	挾	葉	
58. in	賓	品	民	藤	趁	認	真	親	身	緊	輕	囚	興	因	
59. it	鼻	匹	密	得	佚	日	二	七	失	訖	乞	紇	迄	一	
60. un	分	盆	文	唇	塵	忍	船	存	筍	滾	勤	銀	粉	溫	
61. ut	佛	佛	勿	突	禿	律	卒	出	屑	滑	屈	迄	佛	熨	
62. an	班	攀	挽	陳	趁	蘭	曾	餐	刪	簡	牽	眼	罕	限	
63. at	八		密	達	踢	力	節	賊	殺	結	克		乏	遏	

64. ian	扁 偏 免	典 天 連	剪 淺 仙	堅 虔 研 顯	煙
65. iat	別 撇 滅	哲 鐵 熱	捷 切 設	竭 揭 孽 血	閱
66. uan	叛 判 瞞	端 團 軟	轉 喘 選	權 環 阮 反	完
67. uat	鉢 潑 抹	奪 脫 劣	絕 撮 雪	決 缺 月 罰	越
68. ŋ	方 毛	長 糖 軟	鑽 床 霜	光 康 園	影
69. ŋʔ			噲 ○	吭	
70. iŋ	冰 評 猛	頂 停 冷	整 松 成	經 肯 硬 形	用
71. ik	白 碧 脈	竹 宅 力	責 粟 石	革 克 逆 黑	亦
72. aŋ	房 紡 芒	董 蟲 籠	粽 蔥 送	講 空 ○ 巷	紅
73. ak	北 曝 墨	逐 讀 六	促 鑿 摔	角 殼 岳 學	沃
74. iaŋ	兵 胖	涼	掌 橙 恂	疆 鏘 ○ 響	秧
75. iak	○ 擗	逐	矻	劇	
76. ɔŋ	旁 碰 夢	同 通 浪	藏 創 爽	狂 孔 昂 防	往
77. ɔk	駁 扑 木	獨 讀 落	族 鑿 束	擱 酷 愕 福	惡
78. iɔŋ		中 暢 兩	種 充 傷	強 恐 仰 向	勇
79. iɔk		竹 畜 六	足 促 俗	局 曲 玉 郁	育

表(23) 廈門音節表

在這個音節表之內，至少有兩個問題：1) 雖然列出了這麼多音節，但一來依舊有相當多的空缺存在，表示這些音節不見得是個能產性高的音節。2) 依照排列組合，GVX 可以列出的組合，應該是  $3 \times 6 \times 9 = 162$ ；閩南語有兩個介音，所以介音位置有三種可能性，6 個元音因為必得出現，所以 6 種可能性，加上元音韻尾、輔音韻尾等，所以純粹依照組合的可能性，應該是 162 種。加上喉塞音與鼻化音的變化，則總共為  $162 \times 3 = 486$ 。

這些可能性組合遠遠高於我們實際存在的音節，那麼沒有出現的可能組合是什麼情況呢？如我們之前所見，喉塞音與鼻化音的組合，很多組合都因為「發音」與「區辨」上的難度而遭排除。除此外，全部元音只有「低元音」[a]可與各式各樣的介音、韻尾搭配；其他元音都有相當的侷限性。中、高元音都不與元音韻尾搭配，能與輔音韻尾的搭配也只有[u, ɔ, i]兩種。[i]只要帶著輔音韻尾，之前就不能加上任何介音；[ɔ]則只能搭配舌根音韻尾，舌尖音或雙唇音都不能與之搭配<sup>16</sup>；[u]則只有

<sup>16</sup> 在漳州有個韻為[ɔm]，像是「人蔘」讀為[dzin ɔm]，不過這個韻只有少數例字，而廈門或泉州方言通常都不容許這個韻的存在。

與舌尖韻韻尾搭配的例子。

這些不存在的音節空缺，有哪些是因為音韻限制而產生的？第一個可能的音韻限制是雙唇音。基本上，我們可以說[u, ɔ]在與輔音韻尾的搭配上成互補分布，而它們不能與雙唇音韻尾搭配是基於 OCP 的要求：雙唇音特徵不能重複出現於同一韻母內。我們在介音與韻尾的搭配上也看到/\*uau, \*uap, \*uam, \*iai, \*uak<sup>17</sup>/，個中不存在任何方言表面音韻的仍是雙唇音的組合，/\*iai/ 在一些合音詞當中可以出現，如「起來」/ki<sup>53</sup> lai<sub>11</sub>/→[kiai<sup>51</sup>]。輔音的搭配上，雙唇音聲母可以跟雙唇元音搭配，但不能跟雙唇輔音韻尾一起出現，/\*pVm, \*pVp/。所以，至少雙唇音的 OCP 現象是閩南方言中一個由音韻限制導致的空缺。而前述的不存在的音節，如：/\*pʋt, \*pVʋt, \*pVtʋ/，也是因為遭到要求發音與區辨的音韻限制排除。

其他一些搭配組合呢？可能出現的組合如前述的排除掉鼻化韻與喉塞尾之後，也還有 162 種，即使雙唇音 OCP 排除掉一小部分，也還有至少 150 種。我們先把這些音節搭配組合列成表，再來討論某些搭配組合不存在的理由。

韻尾 \ 介元音	ia	a	ua	io	ɔ	uo	io	o	uo	ie	e	ue	ii	i	ui	iu	u	uu
∅	√	√	√		√		√	√			√	√		√	√	√	√	
i		√	√															
u	√	√																
p	√	√												√				
m	√	√			?									√				
t	√	√	√											√			√	
n	√	√	√											√			√	
k	√	√		√	√									√				
ŋ	√	√	?	√	√									√				

表(24) 廈門(介音)元音+韻尾組合

上表中我們純粹就音段成分來看「理論上」存在的組合，與「實際」存在的差距。我們仍以六個單元音列出，所以總共是  $3 \times 2 \times 9 = 162$  種可能組合，實際出現的組合

<sup>17</sup> /\*uak/雖然不存在於閩南方言，但/uag/在泉州方言卻是存在的，不過漳州沒有。

我們以「√」表示，總共有 42~44 種，其中以「？」表示的兩種是僅存在部分方言；這 44 種中有 16 種不帶輔音韻尾的組合可以分別加上喉塞尾與鼻音成分，所以我們可以再加上大概 32 種。閩南語音節組成也差不多就如此。超出這個數目的之外的音節組合，通常都是把一些「喉塞鼻化韻」也列入。

[o, ɔ]兩者明顯是互補分布，所以前述的/\*iɛ/→[e]，/\*uɔ/→[o]應該是合理的推斷。接下來我們還有幾個現象得處理，1)中、高元音不與元音韻尾出現，2)中元音幾乎不與任一韻尾搭配，3)[ɔ, u]與輔音韻尾的搭配上是互補分布的，有何緣由？可不可能是中、高元音之間原來沒有區別的？那麼，中元音與元音韻尾的搭配，自然會導致高化，進而有了中、高之分；因此，我們在表層語音上就不會看到中、高元音與元音韻尾搭配的例子。

李方桂(1982)《上古音研究》裡所擬測的中古音，只有 4 個核心元音[a, o, e, ɔ]；這當中並沒有高元音的擬測。而我們目前廈門方言的六個元音，或去除掉[o, ɔ]之別後的 5 元音系列，仍是較其多出了一個。

如果我們假設整個系統始自於 3 個單元音[a, o, e]，那麼是不是三個問題都可以解釋？第一個問題如前所提，元音韻尾加上[o, e]的組合，導出了[u, i]。第二個問題，中、高元音若源出一體，則兩者只會有一個與輔音韻尾搭配，綜觀表(23)的分布，中、高元音的確是不會同時與同一輔音韻尾搭配。第三個問題也是同樣的理由就可以解釋。3 元音系統的假設確實是可以解釋這些問題，但是否就表示我們應該採用此一系統為廈門方言的底層語音？採用與否有什麼不同的後果嗎？其他的空缺又作何解釋？

若我們採用這樣的分析，可以順而推測[ui, iu]不與輔音韻尾搭配的理由，在於它們原本是/\*uei, \*iou/，帶有一個元音韻尾在。但相對的，[e]不與輔音韻尾出現，[i]卻可以；在這套假設中，[i]源自/\*ei/，應該是它不帶韻尾才是。而[u, ɔ]兩者間，也應該都是[ɔ]帶韻尾才是，若我們假設[u]源自/\*ɔu/。

另外一種可能的解釋，我們不假設 3 元音體系，仍是維持[a, ɔ, o, e, u, i]的 6 元音音系；畢竟表面語音上我們確實聽到單元音至少有這 6 類的區別，而要說高元音不存在底層結構則需要充分的證據支持，前述的「證據」顯然有反例在。就中、高元音不與多數韻尾搭配的現象，我們可以引用區辨度高低有別的方式來說明。依照

DOT (Dispersion Optimality Theory)的假設，同樣的語音在不同的環境下區辨度有別。因此，[o, u]、[e, i]間的區別度，只有在開音節的情況下才大得可以讓使用者辨別兩者不同；當它們以/ok, \*uk/或/\*ek, ik/的形式出現的時候，元音受到輔音韻尾的同化影響，區別度減弱；使用者既然無法區別/ok, \*uk/兩者，最後自然只會有一種出現，而/ok/在發音上的簡易度顯然是優於/\*uk/，所以最後勝出。同樣的/\*ot, ut/間也是一樣的道理。

元音韻尾與中元音的搭配也可以採用同樣方式解釋，/e/, /\*ei/, /i/之間，因為居中的/\*ei/會與其他兩者混淆，所以不容許出現在表層音韻。下表我們簡略的以音位相隔距離的方式來表示它們之間的區辨度大小。

e	ei	i	o	ou	u
	ep	ip	ok	uk	

表(25) DOT 語音區辨度

閩南方言要求語音區辨度的大小不得小於/e/與/i/之間的距離，因此出現在其間的/\*ei/若出現的話，會違反這項限制。/\*ep/與/ip/之間也因為距離過小，只能有一者出現。

## 4.5 音韻限制綜合分析

本節主要針對閩南方言所容許出現的語音與音節組合等相關音韻限制做一個整合與分析。總共可分成三部份，包括：文白異讀，聲韻結構限制，以及音節結構限制。

### 4.5.1 文白異讀

文白異讀牽扯到的理論分析的問題，主要是「歷史層次」該如何以音韻限制的方式表達？閩南語的音韻限制在不同的年代有著不同的位階順序，這是我們之前提到的假設。而位階順序變化最大的分隔點，出現在文讀大量進入閩南口語層次的時

候。一般我們分析閩南語的層次問題主要分成文讀層與白讀層，當然這兩個層次內又可細分成幾個不同的層次。文讀層主要是藉由文教傳播的方式進入，有唐宋文讀以及晚期文讀音的差別；而白讀層則是當年方言形成之際，因為不同地區移民以及原始住民彼此間的語言不同，在日積月累的相處溝通之下，這些語言相互融會重疊在一起，形成了閩語的白讀層。

文讀層跟白讀層的差別，不單單是在詞彙形式上的差異，造成它們形式有別的主因在於它們過去經歷了不同的音韻限制演變。優選理論的基本訴求是：音韻限制是所有語言共有的，而個別語言的差異在於本身獨特的位階排列。因此很多人隨之主張「一個語言一個限制位階」。但我們無法否認的是：一個人的音韻位階順序確實會隨著語言學習過程而更動。就像我們學習第二語言時候，發音方式由最初的陌生拗口到最終的熟練流暢，伴隨著的便是位階的逐步更動。我們也無法否認代代相傳間的音韻位階系統不見得全然相同，每一代都有它的創新與保守，這是整個語言變化的潮流之一。

在處理文讀層與白讀層的詞彙時候，雖然我們明知很多詞彙都是源自同一個早期形式，可是由於「中途岔開」各自發展，各自歷經不同的音韻演變過程，即使後來同樣都出現在同一個方言內，卻已經有了不同的底層結構。因此我們提出文讀層與白讀層的形式差異在於底層音韻形式不同。然而，這樣的說法總會有人質疑，也會問：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釋嗎？

針對這類「層次」現象，有兩種可能的分析方式，一個是如同日語的音韻系統，分成幾個不同的位階限制系統；Ito & Mester(1995, to appear)提出的層次區別包括：大和音系(Yamato)，漢語層音系(Sino-Japanese)，外來語音系(Western Loans)等。這幾個系統對音韻現象的容忍度不同，大和音系是個中最嚴格的一環，而外來語則是自由度最高的。Ito & Mester(to appear)提到：

“This stratification corresponds in kind to the distinction in English between the Germanic versus the Latinate vocabulary, but is more accessible and conscious to the nonspecialists because of its reflection in the writing system.”(這種層次區別跟英文中源自拉丁語與日耳曼語的詞彙層次相似，

但對非專業人而言，因為日語各層次書寫系統有別，更容易感知到其間的區別。)

然而這樣的分析方式在閩南語有個地方行不通，雖然研究閩語音韻的人知道文讀層與白讀層的差別，但一般說話者並沒有這樣的概念。日語的音韻系統可以維持三分，有部分原因該是在於說話者可以感覺到這三類間的區別；「大和」體系以平假名和漢字書寫，「漢語層」則有著類似中文的書寫系統，外來語則用片假名表示。因此，音韻系統可以三分是因為整個語言書寫系統也是三分的，說話者較容易將其間的差異串聯。

但閩語並不存在一個公認的書寫系統，即便我們可以用「漢字」加上羅馬拼音來書寫，也沒有文白讀的區別。我們做閩語田野調查的時候，發音人有時候會注意到同一個字會有許多不同的讀音；但對於將某一類讀音歸入特定層次這個概念，通常並不跟文白層次相關。有時發音人會覺得某個文讀音比較口語，或某個白讀音比較典雅。同時在構詞上，閩南語不會刻意劃分文白之間的界限，文讀音可以與白讀音連讀成詞，反之亦然。例如「大學」一詞的讀音，可以是「文文」[tai hak]、「文白」[tai oʔ]、「白白」[tua oʔ]。

另外一種分析方式是：假設兩個層次有著不同的底層形式或輸入值。就如我們之前所提到的，在曹 & 劉(2001b)也是採用如此假設，以不同的輸入值來解釋閩南語以及莆仙方言文白異讀上的差異。曹 & 劉(2001b)提出的看法是：閩語方言研究者普遍認同閩語文白層次現象，這兩個層次的相對應語彙不只語音形式有別，且使用環境甚或語意都可能有所差異；如果我們在「輸出值」或表層形式接收到的是兩個不同形式、不同語意的詞彙，那麼假設其原本有兩個不同的「輸入值」也是順理成章之事。

那麼在優選論的體系中是不是容許我們如此假設？一般說來，目前普遍接受輸入值的設定是依據**底層無限**(Richness of the Base)的概念，加上**詞彙優化論**<sup>18</sup>(Lexicon Optimization)等原則。**底層無限**認為不該對底層音韻表現加以限制，所以輸入值有

---

<sup>18</sup> Prince and Smolensky (1993:192)，轉引自優選理論(Optimality Theory, Kager 1999)。

無限可能，一個好的音韻位階限制必須針對各式可能的輸入值都能導出相同的正確輸出值。所以曹 & 劉(2001b)這種將某單詞的文白異讀形式各自設定不同的輸入值，有可能會遭人質疑這種方式近似在底層結構上設限。

詞彙優化論對閩語文白異讀輸入值的設定上，有沒有提供其他可能的解釋？它的基本原則為：「如果沒有其他證據顯示某個輸入值優於其他時，最接近詞彙表層形式或輸出值(output)者，即為輸入值。」「如果沒有其他證據顯示某個輸入值優於其他時」，這項但書是個問題。因為這項但書，加上底層無限的原則，我們無法完全排除文白讀共有同樣的底層形式的可能性。而如果它們是同一個底層形式，我們便不可能以同一套音韻位階限制來導出兩個不同的輸出值。但是，一如我們在表層形式所見，文白讀的讀音有很多都是不一樣的。

這種輸入值設定的困擾不只出現在閩語文白異讀現象上，Sanders(2003)發現波蘭話裡頭，某些詞彙的輸入值也必須以它的輸出值為準，不能依照構詞變化所推演出來的底層形式。一般的構詞變化推演出來的形式，也就是詞彙優化論中所提到的「其他證據」。所以針對詞彙優化論的但書，「如果沒有其他證據顯示某個輸入值優於其他時」，Sanders 提出一個修正版，並定名為**強勢詞彙優化論 (Strong Lexicon Optimization)**。

- (11) **強勢詞彙優化論**：如果一個詞彙形式的製造者(音韻規則)，不再具有生產力(the rule is dead or no longer productive)，則該詞的輸入值就以輸出值為準。

Sander 提出這個論點的基礎在於波蘭話的一些構詞音韻上的問題，波蘭話中有某類詞彙，若是直接以構詞變化推出的形式為輸入值，便無法導出正確輸出值。在探討這類詞彙時，他發現這些必須以輸出值為輸入形式的詞彙，都是些不再具有生產力的構詞音韻規則所衍生出來的；換句話說，它們只是某些死掉的規律的遺跡或化石。因此，他提出(11)的說法補充原有的詞彙優化論。

我們在處理白讀層次可以採用同樣概念，理由是：形成白讀層音韻現象的大部分音韻規則，如果不是全部，都已經死掉。例如，韻尾弱化規律已經不再能產，這

項規則針對的是以低元音為核心的輔音韻尾音節，凡是處在這個位置的輔音韻尾，原有的口腔發音過程的阻塞點均弱化消失；所以[p, t, k]成為[ʔ]，而[m, n, ŋ]則弱化成為鼻化韻。

如何證明這項規律已經不再活躍？一來文讀層完全沒有韻尾弱化消失的現象，同時我們也會發現閩南語白讀層仍保留一些如「零<sub>白</sub>星<sub>白</sub>」[lan<sub>11</sub>san<sup>55</sup>]（零錢），「三<sub>文</sub>層<sub>白</sub>」[sam<sub>33</sub>tsan<sup>13</sup>]（五花肉）等低元音讀音。這些顯示該規律顯然已經停止運作，所以才會不僅文讀層沒有韻尾弱化現象，白讀層也仍有殘餘<sup>19</sup>。因此，這項規律所衍生出的韻尾弱化讀音，依照**強勢詞彙優化論**的觀點，就會直接以弱化後的形式為輸入值；亦即：「籃」會有文白兩個不同的輸入值，[lam<sup>13</sup>]<sub>文</sub>，[nã<sup>13</sup>]<sub>白</sub>。

白讀層與文讀層在語音層次的差異，都是由一些如今已經不再作用的音韻規律推演而來，如「大」字至少有著[tai<sup>33</sup>]<sub>文</sub>[tua<sup>33</sup>]<sub>白</sub>兩個不同讀音，這些讀音怎麼變來呢？它們本來是同一底層形式的，經歷不同方言不同的音韻規則的催化，變成現在的模樣。我們可以由前人擬定的上古音或中古音形式，再由相關韻攝的音韻演變，方言比較等，找出使它們變成這樣的語音形式的規則；但原來規則為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規則都已經死亡<sup>20</sup>。

所以，閩南語每個單詞的白讀音與文讀音都有著各自的輸入值，這些輸入值大多是依照它們的真實輸出值而定，並不需把依照傳統聲韻學推論出的早期形式，或者是把當代的文讀或白讀形式當作文白讀的共同底層形式。

#### 4.5.2 聲韻結構限制

這一小節我們主要是把前面提過的聲韻結構等相關限制做一個整理，同時也會針對可容許出現在閩南方言中的輔音、元音、以及韻母組合等，以限制的方式說明

---

<sup>19</sup> 這些白讀層殘留有幾種可能；一個是後來才轉為低元音，那麼它們的韻尾保留說明韻尾弱化規律確實已經不再運作，即使我們把這項規律設定成只活躍於白讀層。一個是韻尾弱化時他們的確是讀為低元音，不知道什麼緣故，成了這項規律的漏網之魚。我們把這項規律設定為針對低元音，也許有人會疑惑，現在有些鼻化韻明明是讀為高元音，如「天」[ti<sup>55</sup>]。但在中古音的擬定裡，這些目前讀為高元音的原都有一個低元音為音節核心。

<sup>20</sup> 這些死亡規則的產物若相當普遍的話，即便死亡之後，語言使用者可能又藉由詞彙類比推演出一些相似的規律；但不影響這項假設，這些類推與原來的規則之間並沒有繼承關係。

它們存在的整體音韻動機為何。

**可容許之聲母：**聲母部分我們首先討論閩南語所容許出現的輔音，閩南語表層結構出現的輔音共 16 個，而這其中 m/b, n/l, ŋ/g 屬於互補分布。

p	p <sup>h</sup>	(b)	m
t	t <sup>h</sup>	(l)	n
ts	ts <sup>h</sup>	s	h
k	k <sup>h</sup>	(g)	ŋ

表(26) 閩南語輔音

這些輔音的存在該如何用限制表示，下面我們列出相關的音韻限制。

- (12) **輔音信實：**表層結構中輔音必須與其在底層結構相對應輔音相同。
- (13) **\*捲舌音：**不允許捲舌音在音韻表層出現。
- (14) **\*f：**不允許脣齒音在音韻表層出現。
- (15) **\*Labial：**不允許雙唇音在音韻表層出現。
- (16) **\*Dorsal：**不允許舌根音在音韻表層出現。
- (17) **\*Coronal：**不允許舌尖音在音韻表層出現。

這部分主要目的是討論這些現存聲母如何排外而存己？我們採用如下的輔音信實限制與相關音韻限制的位階關係來詮釋閩南語的輔音音位：**\*f**；**\*捲舌音**>>**輔音信實**>>**\*Labial**；**\*Dorsal**；**\*Coronal**。由於在表層形式中，我們看不到脣齒音與捲舌音的出現，因此兩者皆屬於高階限制。而輔音信實高於三個主要發音部位的限制，讓雙唇、舌根、與舌尖音等可以出現在音韻表層。

這裡略過濁阻塞音，它們確實容許出現在閩南語之中；雖然由歷史音韻我們推知這些濁阻塞音是來自古鼻音聲母，但它們的存在是否表示**無濁阻塞音**的位階已經低於**輔音信實**？若此限制真的低於**輔音信實**是否表示濁阻塞音在閩南語音位系統具有一席之地？現代閩南方言的濁阻塞音是演變自古次濁聲母，大多數為鼻音；因此我們接下來先討論古鼻音聲母演變的相關音韻限制，才能由此確認**無濁阻塞音**在

閩南語的位階高低。

**古鼻音聲母**的演變：我們在 4.1.1 小節提到閩南古鼻音聲母的演變，在口元音之前去鼻化變成濁阻塞音，這項演變跟閩東方言至今完全保留著古鼻音聲母的鼻音性有很大的差別。以優選理論的觀點，這些方言差異主要是源自於**鼻音共諧**、**鼻音信實**、**無濁阻塞音**等三項限制的不同位階排列。三項限制的定義如下：

- (18) **鼻音共諧**(Nasal Agr)：濁聲母必須與其元音在鼻音性共諧
- (19) **鼻音信實**(Faith-N-IO)：表層結構的鼻音性必須與底層結構相同。
- (20) **無濁阻塞音**(\*Vd-Obs)：不容許濁阻塞音存在。

米 /mi/	鼻音信實	無濁阻塞音	鼻音共諧
a <span style="font-size: small;">↪</span> mi			*
b bi	*!	*	
c pi	*!		

表(27) 福州方言鼻音聲母

這三項限制在閩東方言的位階順序為：**鼻音信實**；**無濁阻塞音** >> **鼻音共諧**。因為閩東方言完整地保留古鼻音聲母，同時音韻體系中也不存在濁阻塞音，可見前兩者都處於最高位階，所以語言中全無例外。

在閩南方言，這三項限制順序為：**鼻音共諧** >> **鼻音信實**；**無濁阻塞音**。閩南的鼻音信實又細分成兩個部分：**元音性鼻音信實** >> **鼻音信實**，所以  $IV \rightarrow nV$ ，而  $nV \rightarrow IV$ 。會有這樣的區分是因為閩南方言在鼻化韻形成之時便同時存在了兩類鼻音，而不管就音長或音強來說，元音性鼻音都比輔音性鼻音顯著，所以在信實限制上處於較高位階亦是合理的。

另外在處理閩南語料時，我們可以看到另一項限制，**清濁信實**，也在此發生作用；這項限制當然也存在於閩東，不過不像在閩南一樣扮演了決定性角色；閩東方言藉由**鼻音信實**就可以排除相關**選項**。由表(28)可以看出閩南方言中，**清濁信實**的位階高於**無濁阻塞音**，與其他限制的相關位階不明顯，可能高於**鼻音信實**或其他限

制。而高位階的**元音性鼻音信實**排除了選項(28d,27g)。

(21) **元音性鼻音信實**(Faith-Vocalic N-IO)：表層結構的元音性鼻音必須與底層結構相同。

(22) **清濁信實**(Faith-Voice)：表層結構的清濁必須與底層結構相同。

米 /mi/	元音性鼻音信實	鼻音共諧	鼻音信實	清濁信實	無濁阻塞音
a mi		*!			
b $\leftarrow$ bi			*		*
c pi			*	*!	
d mĩ	*!		*		
籃 /lã/	元音性鼻音信實	鼻音共諧	鼻音信實	清濁信實	無濁阻塞音
e lã		*!			
f $\leftarrow$ nã			*		
g la	*!		*		

表(28) 閩南方言古鼻音聲母

上表顯示的閩南古鼻音聲母演變的位階是：**元音性鼻音信實**；**鼻音共諧** > **鼻音信實** > **清濁信實** > **無濁阻塞音**。與聲母限制的相對應位置又是如何呢？在聲母的位階討論中我們之前列出：**\*f**；**\*捲舌音** > **輔音信實** > **\*Labial**；**\*Dorsal**；**\*Coronal**。這裡面**清濁信實**的地位跟**輔音信實**一樣，我們只是把整組**輔音信實限制**裡頭一個比較相關的成分抽出來比較。所以**無濁阻塞音**的位階確實是低於**輔音信實**。

**無濁阻塞音**的位階限制低於**輔音信實**，是否就表示濁阻塞音在閩南語音位系統具有一席之地？在閩南語裡頭，因為鼻音共諧處於最高階位置，所以濁阻塞音依舊跟鼻音聲母的分布位置呈現互補狀態；就此層面看來，它們不算是獨立音位。但濁阻塞音現今可不一定得從鼻音變化而來，依照這個位階順序，如果一個外來語是濁阻塞音的話，最後仍會保留其濁音性；例如，台灣閩南語中借自日文的「倒車」[ba<sub>55</sub>ku<sup>11</sup>]，即保留了濁阻塞音讀法。

**韻母**部分我們將討論閩南語的元音音系，以及陽聲韻與入聲韻的變化。綜合之前的討論，就表面語音來看，廈門目前的元音系統仍是 6 元音。之前在討論台南閩南語的語音系統，針對它的[o, ɔ]轉為[ɤ, o]的對比，我們提出中元音之間的距離比

爲： $[e, o] > [\gamma, o], [e, \gamma] > [o, \text{ɔ}] > [e, \epsilon]$ 。但爲什麼廈門方言沒有往這個方向變化？泉州與漳州都有它的理由可講；泉州因爲早有 $[\gamma]$ ，所以 $[o, \text{ɔ}]$ 無法轉爲 $[\gamma, o]$ ，漳州則是有著對稱的 $[\epsilon, \text{ɔ}]$ 。廈門或晉江方言該如何解釋？它們都仍維持著一個 $[e, o, \text{ɔ}]$ 的中元音系統；或者可以把這類行爲視爲保守、守舊？這是一個可能性。我們提出上面的兩音差異度比較，只表示若方言要演變，會朝著這樣的方向；無疑的，若廈門或這一類閩南方言的元音系統要發生變化， $[\text{ɔ}]$ 會是一個最不安定點。我們在莆田方言也會看到這一個元音再次被修正調整，修正方向是往下變爲圓唇低元音 $[\text{ɒ}]$ 。

**可容許之元音：**語言選擇出現多少個元音的動機通常是爲最佳**區辨度**與最省力**發音**的競爭結果。我們這裡同樣採用 DOT(分散優選論 Dispersion Optimality Theory)來說明語言如何選擇特定元音音位。DOT 是一個以可聽辨度(perceptability)的觀點爲中心的理論，主張語言選擇多少元音與輔音音位決定在於它對音位兩兩相距間，最低距離的容忍度。假設元音 $[i, u]$ 間的距離爲 1，如果某語言對元音最低差距容忍度爲 1 的話，那麼這個語言將只容許兩個高元音；因爲其他任一高元音的出現都會違反最低差距的要求。如果某語言最低差距容忍度較低，爲 1/2 的話，那麼我們就會看到三個高元音出現。

高元音在廈門只容許兩個，兩者間的差距是最大值 1。就中元音這個部分，以 $[e, o] > [\gamma, o], [e, \gamma] > [o, \text{ɔ}] > [e, \epsilon]$ 的距離差來看， $[e, o]$ 距離自然也是 1， $[\gamma, o], [e, \gamma]$ 爲 1/2，而  $[o, \text{ɔ}]$ 之間呢？恐怕已經是小於 1/2 的情況。這種狀況下，我們難免困惑的是，爲什麼高元音之間的距離差如此之大，與中元音的容忍度太不同。雖然，我們之前討論過，廈門或閩南中元音的紛雜其來有自，主要是爲了「保留」原有、或文教時期傳入的中元音組合的區別。

由這個角度看，也許差別在於此， $[\text{u}, \gamma]$ 元音只存在於泉州，當它們在廈門地區與漳州方言接觸的時候，可以想像對當時二分之一的使用者來說，那是陌生而不熟悉的語音，所以直接將其轉換成已經存在的相近音。因此它們被排除於廈門音系之外的原因不是違反 DOT 的最小距離差，由中元音部分來看，位於最高階的最小距離差可能是處於 1/3，所以容許 $[o, \text{ɔ}]$ 之別。

(23) Dis 1/3 > \*Nonfeature > 區別保留 > Dis 1/2 > Dis 1/1

(22)為廈門話元音系統的位階限制，**Dis(persion) 1/3** 指的是元音的聽辨距離差之間最少要有三分之一的距離。較寬鬆的距離差要求，如 **Dis 1/2**，**Dis 1/1** 等，則列在較低位階。而**區別保留**則指的是原有的元音區別必須保留。**\*Nonfeature** 表示說話者語音系統中不存在的元音，無法在表層浮現；這項限制主要作用在語言接觸過程中，只要有相當比例的使用者原有語音系統沒有這個元音在，那麼該元音對應的例字就會被調整成相近的語音。當來，外來語的借入也會經過同樣的調節過程。

		Dis1/3	*Nonfeature	區別保留	Dis1/2	Dis1/1
a.	☞ i, u, e, o, ɔ, a			**	*	*
b.	i, ɯ, u, e, ɤ, o, ɔ, a		**!		*	**, **, *
c.	i, u, e, ε, o, ɔ, a		*!	*	**	**
d.	i, u, e, o, a			***!		

表(29) 廈門話元音系統

由於廈門話使用者大概是泉州與漳州各佔半數，所以在評量時，底層音韻會以這兩個方言的元音系統為參考對照值。**\*Nonfeature** 只容許屬於兩方言元音系統的「交集」元音出現，其他則都違反此限制。所以(29b)因為有兩個元音是不存在於漳州元音系統，違反兩次；(29c)則因為[ε]不存在泉州元音系統，違反一次。**區別保留**這部分，我們不確定該以泉州音或漳州音作為衡量標準；中元音部分，泉州音的區別與漳州音一樣都是 4 個，而在高元音部分泉州音的區別多了一個，所以我們這裡就以泉州為準。(29a)部分只有[o, ɔ]違反 **Dis1/2** 與 **Dis1/1**。(29b)部分只有[o, ɔ]違反 **Dis1/2**，但[e/ɤ, ɤ/o, o/ɔ]與[i/ɯ, ɯ/u]都違反 **Dis1/1**。

**聲韻互動**：我們在 4.1.2 小節提到聲母與韻母的互動，當韻尾輔音遇上聲母輔音時，會引起發音部位同化的演變。這類型的同化演變在閩南各次方言都有；主要是鼻音韻尾的發音部位，會跟其後的阻塞音聲母同化。

鼻音韻尾與阻塞音聲母之間的互動頻繁，在閩南諸多方言都可見到相關例證。下面我們列舉出部分張文漢(1990)提到的漳州話鼻音韻尾部位同化為例，這類的鄰近音變現象可以寫成如規則(2)或(23-25)三項音韻限制。

1.	/kan pwe/	→	[kam pwe]	乾杯
2.	/t <sup>h</sup> oŋ ti/	→	[t <sup>h</sup> on ti]	通知
3.	/hoŋ t <sup>h</sup> ay/	→	[hon t <sup>h</sup> ai]	風颱
4.	/hun k <sup>h</sup> wi/	→	[huŋ k <sup>h</sup> wi]	分開
5.	/pan gi/	→	[paŋ gi]	便宜

表(30) 漳州

(規則2). 鼻音 → [α 部位] / \_\_\_\_ [α 部位 / - 響音 ]

(24) \*C<sub>α</sub>C<sub>β-place</sub> : 相鄰的輔音必須有相同的發音部位。

(25) 聲母部位信實 (Faith-Onset-Place) : 表層結構的聲母發音部位必須與底層的相同

(26) 輔音部位信實 (Faith-C-Place) : 表層結構的輔音發音部位必須與底層的相同

	通知 /t <sup>h</sup> oŋ ti/	*C <sub>α</sub> C <sub>β-place</sub>	聲母部位信實	輔音部位信實
a.	t <sup>h</sup> on ti			*
b.	t <sup>h</sup> oŋ ti	*!		
c.	t <sup>h</sup> oŋ ki		*!	*

表(31) 漳州腔輔音部位同化

我們在此重提這部分限制，主要是因為在閩東方言也存在著聲韻互動現象，即聲母類化音變；有別於閩南聲韻互動的發音部位同化現象，聲母類化音變屬於發音方式的同化。然而在莆仙方言中，我們看到的聲韻互動現象是：當聲韻條件符合，發音部位與發音方式同時都產生了同化音變。這種合二為一的現象，是讓我們對語言接觸引發的音韻演變產生興趣的焦點項目。

### 4.5.3 音節結構限制

整個完整的音節結構限制又有哪些呢？先做音段組成部分，依照前述 4.4 節的討論，我們知道閩南語所容許的最大音節結構是 **CGVX**，而最小的音節組成是 **V<sup>21</sup>**；所以在音節組成的限制上我們提出 **CGVX** 來限定音節的最大與最小音段組合。括弧表示該音段可有可無，所以其他成分都可省，只有元音不可省略。

(27) **CGVX**：任一音節的音段組合皆必須為(聲母+)(介音+)元音(+元音/輔音韻尾)

另一個跟音節組成相關的限制，牽涉到的就是「可能」與「不可能」音節，或說「存在」與「不存在」的音節。聲母於韻母的組成，唯一受限的部分可能是雙唇音，其他發音部位的聲母與韻母搭配上沒有特殊限制存在，我們在下面 **OCP** 的限制再討論這點。侷限性較大的部分應該是韻母內部結構，因此這裡我們再次把廈門話裡頭可能的韻母組合列出。陰影部分表示該組合為不存在或不可能，確實存在的韻母我們用「√」表示，「？」表示有部分方言容許這樣的組合出現。

韻尾 \ 介元音	ia	a	ua	io	ɔ	uo	io	o	uo	ie	e	ue	ii	i	ui	iu	u	uu
∅	√	√	√		√		√	√			√	√		√	√	√	√	
i		√	√															
u	√	√																
p	√	√												√				
m	√	√			?									√				
t	√	√	√											√			√	
n	√	√	√											√			√	
k	√	√		√	√									√				
ŋ	√	√	?	√	√									√				

表(32) 廈門(介音)元音+韻尾組合

<sup>21</sup> 我們這裡暫時先不討論成音節鼻音的問題，一來那只是少數音節，二來在頻譜圖上其實也都看得到接近高元音的特徵，我們在這裡暫時將之視為鼻元音之一類。

就中、高元音不與多數韻尾搭配的現象，我們 4.4.2 小節的相關討論裡已決定採用 DOT (Dispersion Optimality Theory)的假設；即音位組合間需要足夠的區辨度，同樣的語音在不同的環境下區辨度有別。因此，中、高元音[o, u]、[e, i]之間的區別度，只有在開音節的情況下才大得可以讓使用者辨別兩者不同；當它們以/ok, \*uk/或/\*ek, ik/的形式出現的時候，元音受到輔音韻尾的同化影響，區別度減弱；使用者若無法區別/ok, \*uk/兩者，最後自然只會有一種出現，而/ok/在發音上的簡易度顯然是優於/\*uk/，所以最後勝出。同樣的/\*ot, ut/間也是一樣的道理。

元音韻尾與中元音的搭配也可以採用同樣方式解釋，/e/, /\*ei/, /i/之間，因為居中的/\*ei/會與其他兩者混淆，所以不容許出現在表層音韻。下表我們簡略的以音位之間相隔的距離表示它們之間的區辨度大小。

e	ei	i	o	ou	u
	ep	ip		ok	uk

表(33) DOT 語音區辨度

閩南方言要求各類組合之間的「語音區辨度」至少不得小於/e/與/i/之間的距離，因此出現在其間的/\*ei/若出現的話，會違反這項限制。/\*ep/與/ip/之間也因為距離過小，只能有一者出現。當聽辨上只容許一者出現的時候，抉擇的機制就落在發音便利性，所以[ip, ok]被選出，只是這樣的組合發音上較落選者容易；我們以陰影表示不容出現或不存在的組合。我們這裡用之前已經提過的 **Dis(persion) 1/3** 來排除這些不容許的組合。

(28) **Dis(persion) 1/3**：元音的聽辨距離差之間最少要有三分之一的距離。

較寬鬆的距離差要求，如 **Dis 1/2**，**Dis 1/1** 等，則列在較低位階。假定[e, i]間的距離為 1/2，則[ei]與這兩者的距離則只有 1/4<sup>22</sup>；[ep, ip]同樣也只剩 1/4 的距離。由於

<sup>22</sup> 我們此處將元音三角端[i, u, a]彼此之間的距離定為 1，元音圖是依照各元音的 F2 與 F1 的數值畫

**Dis(persion) 1/3** 處在最高位階，所以[ei, ep]都不能出現。

**OCP 限制：**這項限制要求兩個相同的成分或特徵值不能出現在同一個韻母或音節之中。在閩南語，雙唇(Labial)特徵值是最容易發生 OCP 效應的，它的效應範圍可以涵蓋整個音節；所以不會有[\*pap]或[\*uau]這樣的音節存在。韻母部分因為 OCP 而導致的空缺：/\*iai, \*uau, \*uap, \*uam,\*up, \*um, \*ɔp, <sup>?</sup>ɔm/，這裡面的/<sup>?</sup>ɔm/因為部分方言仍存在幾個例字，所以無法完全排除。前面 4 例，舌尖或是雙唇特徵值都有一個低元音隔開，所以不可能採用特徵值共享的方式；後 4 例的相關音段是緊鄰的，故雙唇特徵值在此可能採用「特徵值共享」的方式來滿足 OCP 限制。因此，我們可以假定，在韻母結構上，雙唇 OCP 是相當高階的限制。

(29) **OCP(Lab)**：單一韻母上不許重複出現雙唇特徵值。

(30) **OCP(Cor)**：單一韻母上不許重複出現舌尖元音特徵值。

(31) **OCP(Lab)**：單一音節上不許重複出現雙唇輔音特徵值。

舌尖音特徵值只在韻母作用，而且只針對同一韻的元音，[iat]是容許並存在的音節；所以我們假定這項 OCP 限制是發生在元音層。就整個音節來說，雙唇特徵值的 OCP 也有一定作用，不過聲母與韻母之間的雙唇 OCP 只發生在輔音之間；所以沒有/\*pap, \*pam, \*piap, \*piam/等音節，但[pau, pua, piau, pu]都是存在的音節結構。

#### 4.5.4 閩南音韻小結

本章對閩南語的聲韻調音韻現象做了一個整合介紹，除了音位系統等限制外，也討論了閩南歷時與共時的音變現象，與文白異讀等層次問題。文白異讀一直是研究閩南一個矚目的焦點，當然這種層次現象不是閩南獨有，只是特別豐富，所以談到諸多共時音變問題都會牽扯到歷史層次。在上一章閩東音韻部分未曾提到文白異讀現象，不代表閩東沒有文白異讀，如「滿」即有[muaŋ, maŋ]二讀，「驚」也有[kiaŋ, kiŋ]

---

出，在聽辨上的距離與圖像有一定的相關性。

等不同讀音在。只是閩東文白差異在表層形式上沒有閩南語顯眼，閩南語這兩詞的文白讀音分別是[ban, muã]以及[kiŋ, kiã]。

會造成這類的形式差異，是因為閩南在白讀時期盛行的音韻限制，經過文白層次不同音韻位階相互競爭之後，就韻尾演變部分，已經轉變成文讀層次的限制位階，韻尾信實遠高於韻尾簡化限制。所以白讀時期因為韻尾簡化，「滿」的韻尾丟失變成鼻化韻[muã]；到了文白競爭之後，韻尾信實的要求位於高階，[m, n, ŋ, p, t, k]等輔音韻尾盡皆保留，「滿」的文讀就讀成[ban]。若不是文白層次相互競爭過程中，白讀層韻尾簡化被擊敗，今日，也不會看到「滿」字這類文白壁壘分明的區別；很可能就如同吳語區一樣，大部分的文白讀陽聲韻都已丟失鼻音韻尾。

聲韻調個別的音變上，就聲母部分討論了古鼻音聲母的演變，輔音韻尾與聲母的互動。韻母部分，我們試著探索閩南次方言中元音分歧的緣由，也討論陽聲韻與入聲韻在文白讀時期的不同演變。文中提出了閩南語古鼻音聲母去鼻化的觸發動機在於陽聲韻韻尾丟失並形成鼻化韻的影響，由於鼻元音與口元音的區別，使得濁聲母與元音之間衍生出一個鼻音共諧效應。因之，口元音之前的古鼻音聲母就此而去鼻化成濁阻塞音或邊音。

在比較了閩南各次方言的聲調後，單字調在各區幾乎都是七個調類，除了泉州地區外，上聲不分陰陽；而調值普遍都是低中高三個平調、升調、降調，以及兩個入聲調。連讀調相對之下，有一些簡化趨勢。一個是陽調類多讀為低調，所以有幾個次方言都是陽平、陽去在連讀調合流；另外，就起伏變化上也有減少趨勢，如台灣優勢腔的連讀調中，沒有升調。

除了聲韻調現象外，4.4 與 4.5 兩節中，也對音節結構，以及聲韻組合上的限制做了初步探討。

## 第五章、莆田方言 — 與閩東、閩南比較

在第二章時，我們已經先對莆田的歷史地理背景以及音韻系統作了簡單的介紹，這一章我們打算對莆田的音韻現象進行較細部的討論分析。之所以如此分開討論，主要是因為莆田音韻現象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受到閩東與閩南的影響，所以我們在進行細節討論之前，必須先將閩東、閩南的音韻系統做過完整介紹；而為了先讓大家對莆田音韻有個基本認識，所以才在第二章把莆田的一些相關背景先做個交代。

本章的進行方式，將如前面兩章一樣，分成聲母、韻母、聲調、以及音節結構等幾個小節討論。每個小節內會先探討莆田相關音韻現象的背景描述，而後再針對三區方言同類的音韻現象進行對比分析。如之前所提，閩東與閩南在聲韻調的表現都有些差別，這些差別在方言接觸地帶的莆仙如何呈現？或者說，如何融合？就聲母部分，我們討論閩東聲母類化音變在莆仙如何發展，以及閩南古鼻音聲母的去鼻化現象在莆仙的演變。韻母部分主要是分析古陽聲韻在三區方言的變化，還有撮口呼等在莆仙的分布。聲調上，我們想探討的是：閩東、閩南不同變調方式對莆仙的影響。

### 5.1 聲母

莆田話連零聲母計算在內共有十五個聲母。凡是廈門福州話讀[s]聲母的字，莆田話一般讀為清擦邊音[ɬ]。無濁塞音聲母，閩南語中的[b, d/l, g]在莆田部分讀為相對應的不送氣清聲母，部分讀為鼻音聲母。就聲母系統而言，不管閩東、閩南大致都不出十五音的範疇；莆田話在這一部分除了清擦邊音特別突出外，再來就是古鼻音聲母的一些變化與閩東、閩南互有異同之處。

---

p 布兵買	p <sup>h</sup> 普評	m 膜明	
t 刀丁女	t <sup>h</sup> 討天	n 腦寧	l 勞連
k 羔公外	k <sup>h</sup> 科空	ŋ 雅雁	

ts 早精	ts <sup>h</sup> 草清	ʃ 鎖仙
∅ 烏安		h 河漢

表(1) 莆田話聲母表

就共時音韻來看，莆田話的輔音系統應該是屬於相當對稱的；只有送氣與不送氣的清阻塞音，清塞擦音，加上鼻音，邊擦音，以及喉擦音。可以採用簡單的特徵值捕捉它們之間的區別。這個系統顯然與閩東較為相似，因為同樣都是只有清阻塞音，不像閩南仍有濁阻塞音存在。

歷時音韻演變上，在聲母部分，莆仙所具有的變化，首先是古鼻音聲母的去鼻化，加上清化等。上表「買、女、外」等字分屬古「明、泥、疑」母，即原來為鼻音聲母讀法，但現在的讀音為清阻塞音。由於去鼻化現象在整個漢語方言中，我們只在閩南語看到，所以這一部分的演變，應該是跟閩南密切相關的；可是它更超出閩南之外的是，這些古鼻音聲母已經都讀為清阻塞音了。

共時音韻變化上，莆仙與閩東方言同樣存在著聲母類化音變現象，但這項音韻變化是否與閩東或福州話的表現一致？同時，聲母類化音變中有一類是來自前字鼻音韻尾的影響，前面提過閩南在鼻音韻尾與阻塞音聲母之間也有一些類化演變；莆仙在此融合了閩東與閩南兩邊的音韻演變，從而導出它獨特的音韻變化。在接下來的部分，我們就分成三個小節討論莆仙聲母的共時、歷時音變，包括了古鼻音聲母的演變、聲母類化音變、以及鼻音韻尾與阻塞音聲母的互動。

### 5.1.1 古鼻音聲母的演變

本小節主要討論古鼻音聲母，明[\*m-]、泥[\*n-]、娘[\*ŋ-]、日[\*nz-]、疑母[\*ŋ-]，在莆仙方言區的變化；就古鼻音聲母在本方言的表現來看，有些現象可以在閩東閩南方言裡尋得脈絡，有些則可能是方言在雙邊刺激下另闢蹊徑。本章主要架構如下：首先會討論古鼻音聲母在閩東、閩南方言的演變，這兩個方言是莆田方言現況的兩個主要影響源；接著探討古鼻音聲母在莆田方言的演變，第四節為餘論，討論古陰聲韻中鼻音聲母的變化及其他，最後為本節的一個小結。

### 5.1.1.1 古鼻音聲母在閩東、閩南方言的演變

談到莆仙方言古鼻音聲母的變化，勢必得先探討這些聲母在閩東、閩南的演變。前頭提及，古鼻音聲母在閩東方言區保留鼻音，在閩南方言大部分都去鼻化成了濁塞音聲母[b,l,g]；莆仙方言則是部分古鼻音聲母成了清塞音，部份保留鼻音。在這三個方言的音韻體系中，只有閩南方言容許濁塞音存在，閩東及莆仙都不允許。閩南方言的另一現象是對鼻音聲母出現環境有著諸多限制，只能與鼻化韻或成音節鼻音一起出現；閩東方言則給予鼻音聲母極大自由度，不限制其使用環境。

莆田方言沒有鼻化韻，所以鼻音聲母在搭配上看不出特定限制；而仙游方言則僅容許鼻音聲母出現在鼻化韻與鼻韻尾韻之前。下表列出古鼻音聲母在閩東、閩南及莆仙方言中的讀音變化。

古鼻音聲母今讀	鼻音	濁阻塞音	清阻塞音	零聲母
福州	+	-	-	+
廈門	+(鼻化韻前)	+	-	-
莆田	+	-	+	-
仙游	+(鼻化韻、鼻韻尾韻前)	-	+	-

表(2) 古次濁聲母今讀

古鼻音聲母在現今閩東方言沒有太大的變化，大部分都仍保留鼻音讀法。只有部分日母、微母字文讀為零聲母，如：「忍 $yŋ/nuŋ$ 、入 $iʔ/niʔ$ 」。古「日、娘、泥」母今讀合流為/n-/等。

上一章提到，就閩南方言歷史與漢語方言語料整個來看，我們認為最可能觸發聲母去鼻化的動機為鼻音韻尾丟失所導致的鼻元音與口元音對比；因為藉此可以將鼻音與口音的對比進一步由元音延伸擴展到聲母部分，這樣無論就發音或是聽辨都更有利。接下來我們看看輔音韻尾在閩方言所發生的演變；就閩東與閩南的現況來看，鼻音韻尾變化過程有別，但相較於中古音系，兩者都歷經了韻尾簡化的過程。下表我們比較閩東、莆仙、及閩南等地的古陽聲韻，語料引自《福建省志·方言志》：

	福州	莆田	仙游	泉州	漳州
飯	puɔŋ	pue	pũi	pŋ	pũi
盤	puaŋ	pua	puã	puã	puã
癢	suɔŋ	ɦiɛu	ɦiũ	tsiũ	tsiõ
青	ts <sup>h</sup> aŋ	ts <sup>h</sup> a	ts <sup>h</sup> ã	ts <sup>h</sup> ĩ	ts <sup>h</sup> ẽ
籃	laŋ	laŋ/nɔ	laŋ/nõ	lam/nã	lam/nã
鱗	liŋ	liŋ/leŋ	liŋ/leŋ	lin/lan	lin/lan

表(3) 閩東、莆仙、閩南古陽聲韻今讀

表(3)只是一個簡略的例字表，大致說明了仙游跟泉州、漳州一樣都存在鼻化韻，顯然歷經了相同的演變過程；而莆田的「飯、盤、癢、青」等古陽聲韻讀為口元音韻的現象，經由與仙游對照之下，可以理解為進一步的元音去鼻化。

在仍保留鼻音韻尾的例字「籃、鱗」上，莆仙的行為似乎跟閩東較為一致，同樣都只有舌根鼻音韻尾讀音，所以古陽聲韻裡讀為雙唇或舌尖韻尾的例字都轉為舌根音；閩南則仍保留了雙唇與舌尖韻尾。不過由「鱗」字在莆仙兩地的[leŋ]讀音，可以推論原來跟閩南一樣都是[lan]；我們在觀察莆田音系資料時，發現原來在閩南讀為[an]韻的在莆仙都轉為[ɛŋ]，而閩南的[am, aŋ]韻在莆仙則為[aŋ]韻。

總括來說，閩南語的古陽聲韻裡，有大量白讀為鼻化韻，文讀層則是保留完整鼻音韻尾；閩東方言所有的古陽聲韻今讀盡皆保留鼻音韻尾，且不論文白一律以舌根音結尾。這兩區方言在鼻音韻尾發展上的對比，顯示兩項可能事實：一、閩東、閩南都經歷了韻尾簡化過程，然而整個韻尾簡化音變的完成是在移入閩境後，所以兩區發展不一；這點在連(2000)一文中已提起。二、閩東方言古陽聲韻皆保留了鼻音韻尾，沒有鼻化韻產生，也沒有聲母去鼻化現象。

整體看來，閩南語在聲母的相關音變上，時間順序應為：濁音清化→韻尾消失→聲母去鼻化。

韻尾消失在去鼻化之前，是依據我們前面提到的語言演變趨勢推論。而去鼻化現象必得是發生於濁音清化之後，因此古濁音聲母在去鼻化發生之時都已轉為清

音，\*b→p, \*z→s；否則我們今天會看到的應該是部分古鼻音與古全濁音合流。在去鼻化發生時還保留濁音性的輔音，除了鼻音外，就是古來母字邊音[l]。引發去鼻化的鼻音共諧限制作用在所有濁聲母之上，1V結構受到此項要求影響，一律變成nV。以表(3)的「籃」這個例子來看，可以發現莆仙也如同閩南一樣歷經鼻音韻尾丟失，鼻化韻形成，以及鼻音共諧等變化；所以即便「籃」是源自中古音的來母，在莆田、仙游都唸成了鼻音聲母。依照閩東閩南發展不一的現況，我們推論韻尾簡化的完成是閩人散居閩境各地後；而羅杰瑞(1995)以「定母十二字」清化後的送氣與否為整個閩語特徵下定義，說明了濁音清化應該是在閩人分居各地之前就已經大致完成，否則這些濁音在清化後的讀音不會巧合到各字送氣、不送氣在閩語各地完全一致。總之，雖然我們沒有直接語料證明，但依照相關方言比較以及閩語的當代音韻現象來看，「濁音清化→韻尾消失→聲母去鼻化」的時間先後性應該是可以接受的。

### 5.1.1.2 古鼻音聲母在莆田方言的演變

莆仙方言古鼻音聲母今讀清塞音的現象，就歷史語音演變上有兩種可能，一個是直接由鼻音聲母變成清塞音，一個是與閩南方言一樣都歷經去鼻化，之後進一步的清化。證諸歷史背景及方言語料，一來莆仙地區在宋朝之前是隸屬於泉州，二來由仙游語料，部分古陽聲韻白讀為鼻化韻，顯示與閩南經歷同樣的鼻音韻尾丟失，鼻化元音的歷程，自然也同樣有著聲母去鼻化的動機；最重要的一點是莆仙方言中源自古鼻音聲母的[p, t, k]，在閩南都是唸為[b, l, g]，而閩南保留鼻音讀法的古次濁聲母，在莆仙也都讀為鼻音。所以，我們支持後一種演變模式，如：莆田方言「尾」字聲母的歷史變化是 m→b→p。

	福州	莆田	仙遊	泉州	漳州
尾	muoi	pi/pui	pi/pui	bi/bɿ	bue
米	mi	pi	pi	bi	bi
味	ei/mei	pi	pi	bi	bi
籃	laŋ	laŋ/no	laŋ/nõ	lam/nã	lam/nã
南	naŋ	laŋ	laŋ	lam	lam
牛	ŋieu/ŋu	kiu/ku	kiu/ku	giu/gu	giu/gu

魚	ŋy	ky/hy	ky/hy	hu	hi
瓦	ŋua/ŋua	ua/hya	ua/hya	ua/hia	gua/hia
額	ŋieʔ	keʔ/hiaʔ	keʔ/hiaʔ	gik/giaʔ/hiaʔ	gik/giaʔ/hiaʔ
日	niʔ	tsiʔ/liʔ	tsiʔ/liʔ	lit	dzit
耳	ŋi/ŋei	tsi/hi	tsi/hi	li/hi	dzi/hi

表(4) 閩東、莆仙、閩南聲母對照表

表(4)列出莆仙、閩東、閩南等三區方言在古鼻音聲母的部分語料：從這些方言例詞可以概括看出閩東、閩南以及莆仙三區古鼻音聲母的不同分布狀況，而在異同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對應性，如果純粹描述的話，這三者間古鼻音聲母今讀變化如下表：

	閩東	莆田	閩南
明	m-	m-/p-	m-/b-
微	∅- <sub>文</sub> /m-	m-/p-	m-/b-
泥	n-	n-/l-/t-	n-/l-
娘	n-	n-/l-/t-	n-/l-
日	∅- <sub>文</sub> /n-	n-/t-/ts-	n-/l-~dz-
疑	ŋ-	ŋ-/k-	ŋ-/g-

表(5) 閩方言古鼻音聲母在今方言類比

表(5)裡頭莆田方言的[p-, t-, k-]大致對應著閩南的[b-, d-/l-, g]聲母與閩東的[m, n, ŋ]。但這三者間為什麼有這些差別存在？這些差別的規律性何在？採用過去規則分析的方式，我們可以說閩南方言歷經了m→b的規則演變，而莆田方言則可能發生過m→p，或m→b→p等音變規則。可是這些規則分析通常只是敘述了它們如何變化，不會告訴我們它們如此變化的可能動機，或是這類變化的動機合理與否；但就優選論的觀點，每個音韻限制的設定都該有個合理動機在，可以是發音上的便利性或聽辨度上的加強等。

以優選理論的觀點，這些方言差異主要是源自兩類不同限制的競爭，包括了音韻限制的**鼻音共諧**、**無濁阻塞音**，以及屬於信實限制的**鼻音信實**等三項限制；這些限制的不同位階排列導致了閩方言之間的差異。三項限制的定義如下：

- (1) **鼻音共諧**(Nasal Agreement)：濁聲母必須與其元音在鼻音性共諧
- (2) **無濁阻塞音**(\*Vd-Obs)：不容許濁阻塞音存在
- (3) **鼻音信實**(IDENT-N-IO)：表層結構的鼻音性必須與底層結構相同。

米 /mi/	鼻音信實	無濁阻塞音	鼻音共諧
a <span style="font-size: small;">↪ mi</span>			*
b <span style="font-size: small;">↪ bi</span>	*!	*	
c <span style="font-size: small;">↪ pi</span>	*!		

表(6) 福州方言鼻音聲母

這三項限制在閩東方言的位階順序為：**鼻音信實**；**無濁阻塞音** >> **鼻音共諧**。因為閩東方言完整地保留古鼻音聲母，同時音韻體系中也不存在濁阻塞音，可見前兩者都處於最高位階，所以語言中全無例外。

在閩南方言，這三項限制順序為：**鼻音共諧** >> **鼻音信實**；**無濁阻塞音**。閩南的鼻音信實又細分成兩個部分：**元音性鼻音信實** >> **鼻音信實**，所以  $IV \rightarrow nV$ ，而  $nV \rightarrow IV$ 。會有這樣的區分是因為閩南方言在鼻化韻形成之時便同時存在了兩類鼻音，即元音性鼻音與輔音性鼻音，而不管就音長或音強來說，前者都比後者顯著，所以在信實限制上處於較高位階亦是合理的。

另外在處理閩南語料時，我們可以看到另一項限制，**清濁信實**，也在此發生作用；這項限制當然也存在於閩東，不過不像在閩南一樣扮演了決定性角色；閩東方言藉由**鼻音信實**就可以排除相關**選項**。由表(7)可以看出閩南方言中，**清濁信實**的位階高於**無濁阻塞音**，與其他限制的相關位階不明顯，可能高於**鼻音信實**或其他限制。而高位階的**元音性鼻音信實**排除了**選項**(7d,7g)。

- (4) **元音性鼻音信實**(IDENT-Vocalic N-IO)：表層結構的元音性鼻音必須與底層結構相同。
- (5) **清濁信實**(IDENT-Voice)：表層結構的清濁必須與底層結構相同。

米 /mi/	元音性鼻音信實	鼻音共諧	鼻音信實	清濁信實	無濁阻塞音
a mi		*!			
b $\rightarrow$ bi			*		*
c pi			*	*!	
d mĩ	*!		*		
籃 /lã/	元音性鼻音信實	鼻音共諧	鼻音信實	清濁信實	無濁阻塞音
e lã		*!			
f $\rightarrow$ nã			*		
g la	*!		*		

表(7) 閩南方言古鼻音聲母

下表看到的是莆仙方言古鼻音聲母的當代音韻限制位階。從之前的討論中，可以了解到莆仙地區原本與閩南方言區有著相同的位階順序，所以一部分的鼻音聲母因為鼻音共諧的要求，去鼻化成了口音聲母；所以在表(8)我們把「米」輸入值(input)設定為/bi/<sup>1</sup>。而後，在持續受到閩東方言影響下，改採用閩東的位階順序，進一步清化。所以下表的莆仙鼻音聲母變化，與閩東方言的位階順序相同；這邊關鍵性位階順序是，**清濁信實**低於**無濁阻塞音**，所以/bi/變成了[pi]。

米 /bi/	鼻音信實	無濁阻塞音	清濁信實	鼻音共諧
a mi	*!			*
b bi		*!		
c $\rightarrow$ pi			*	
籃 /nã/	鼻音信實	無濁阻塞音	清濁信實	鼻音共諧
d lã	*!			*
e $\rightarrow$ nã				
f la	*!			

表(8) 莆仙方言古鼻音聲母

清濁信實同時也低於鼻音信實，否則「米」便會讀為[mi]。這裡「籃」字的輸出值

<sup>1</sup> 輸入值的設定是依據**詞彙優化論**(Lexicon Optimization by Prince and Smolensky (1993:192)轉引自優選理論(Optimality Theory, Kager 1999)): 如果沒有其他證據顯示某個輸入值優於其他時，最接近詞彙表層形式或輸出值(output)者，即為輸入值。我們選擇/mi/為「米」在閩東、閩南的輸入值是基於歷史演變的觀點，採取韻書記載的古鼻音聲母形式。莆田方言當代「米」字的輸入值則是採用閩南方言的輸出值；設若莆仙當時經歷了與閩南同樣的音韻變化，則方言使用者接觸到的輸出值就是[bi]；對於一個從來不曾接觸到「米」讀如/mi/的方言使用人，/bi/自然就成了最佳輸入值。關於文白異讀的輸入值設定，我們在 4.5.1 節的部分已經做了詳盡探討。

代表的是現今仙游方言的讀音。莆田方言接受了閩東另一項高位階的限制：**無鼻化元音**，就整個位階來看，至少高於**鼻音信實**。目前就已知了的莆田城關方言語料裡，沒有鼻化韻，因此「籃」在方言志記音為[nɔ]，不過依照我們的方言調查資料，莆田城關的清聲母字，如「米」，固然不帶鼻化韻，但鼻音聲母「籃」在莆田讀音中，元音仍是帶著些鼻音成分[nõ]，只是不再具有音位上的區別性。

如果莆田、仙游方言的特殊音韻現象是因為由閩南語的位階順序，轉為閩東方言的，那麼是如何轉變呢？肯定不是全盤性的，也不會是一次就大量轉換。就如我們所看到的仙游與莆田之間的差異，前者仍保留鼻元音與口元音的區別，後者則否；可以知道這些音韻限制位階的轉換是逐步發展並擴散的。以莆仙方言區的差異表現看來，最早轉換的是**無濁阻塞音**與**清濁信實**這兩組限制的位階；因為這是整個莆仙方言普遍的現象。也就是整個轉變是由**音韻限制—無濁阻塞音**—率先作用，而後引發其他的連鎖反應。至於**鼻音信實**是否一開始就佔據高階位置？是否比**鼻音共諧**高階？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的驗證。表(10)基本上依照閩東方言的音韻位階，雖然在這一部分可以導出正確的結果，但是不是就是現今方言裡正確的位階順序呢？

仔細比較其他例子，莆仙方言事實上尚未如此全盤閩東化。這裡我們看一下聲母類化音變的例子，這是閩東方言普遍的語言特徵，目前也存在於莆仙方言區中。以「新厝」一詞為例，輸入值是以目前莆田仙游方言的單字讀音為準。這部分因為非本段討論重心，所以我們暫以一個**輔音叢類化律**表示莆仙方言中的聲母類化音變，這限制要求前字韻尾與後字聲母的發音部位同化，而後字聲母則逆同化為前字韻尾的發音方式。

新厝	/ɬiŋ ts <sup>h</sup> ɔu/	輔音叢類化律	鼻音共諧	無濁阻塞音	鼻音信實	清濁信實
a	☞ ɬin nɔũ				**	*
b	ɬin nɔu		*!		*	
c	ɬiŋ ts <sup>h</sup> ɔu	*!				

表(9) 莆仙方言聲母連讀音變

「厝」在「新厝」一詞中必須與前字韻尾發音方式同化，轉變為鼻音聲母；而這種非底層的鼻音性為了符合**鼻音共諧**的要求，還得繼續延伸到後字元音部分。由此可

見**鼻音共諧**在兩個方言中都仍高於**鼻音信實**的位置。由表(8)與(9)的對照說明，雖然二者的位階都可以導出古鼻音聲母在莆田方言的今讀，但表(9)的位階解釋面較廣，可以一併說明因聲母類化音變衍生而來的鼻音共諧現象。所以莆仙方言在這部分的位階限制為：**輔音叢類化律；鼻音共諧；無濁阻塞音** >> **鼻音信實** >> **清濁信實**。

如果變化就這麼簡潔完整的話，那麼莆仙方言在古次濁聲母的變化上應該與閩南地區呈現一個完整對應關係，鼻音對鼻音，清阻塞音對應濁阻塞音。但我們也看到一些閩南唸成濁阻塞音聲母的詞在莆仙保留鼻音，請參照表(10)：

	福州	莆田	廈門
碾 <small>山開三泥</small>	nieŋ/tieŋ	leŋ	lieŋ/lun
娘 <small>宕開三泥</small>	nuoŋ/nouŋ	nieu	lioŋ/niũ
量 <small>宕開三來</small>	luoŋ	nieu	lioŋ/niũ
南 <small>咸開一泥</small>	naŋ	laŋ/naŋ	lam
人 <small>臻開三日</small>	iŋ/nøŋ	tsiŋ	lin/laŋ
閩 <small>臻合三日</small>	nouŋ	nøŋ	lun
滿 <small>山合一明</small>	muoŋ	muoŋ/mua	buan/mũã
閩 <small>臻開三明</small>	miŋ	maŋ	ban
膿 <small>通合三泥</small>	nuŋ/nøŋ	naŋ	loŋ/laŋ
顏 <small>山開二疑</small>	ŋaŋ	ŋaŋ	gan

表(10) 古鼻音聲母陽聲韻三區對照表

這是否表示莆田話不見得與閩南方言共同經歷鼻音共諧的變化？表(10)的「碾、娘、量、南」的例字證明莆田與閩南方言確是共同歷經了**鼻音共諧**現象，所以在閩南語的白話層如來母字的「量」[niũ]在莆田也同樣讀為鼻音聲母。「滿、閩、顏」等例子顯示另一個變化，在《福建省志》一書中，莆田同音字表裡的語料顯示「明、疑」兩母在如今鼻音結尾的音節都是念為鼻聲母。一個可能的假設是，鼻音共諧現象只出現在開音節詞，所以帶鼻音尾的「明、疑」兩母依舊保持鼻音唸法。然而，泥母表現的行為是：鼻音尾詞的聲母變化處於搖擺之間，部分讀為/n/，如「膿、南」，部分讀為/l/，如「碾、籃」二字，「南」字甚至同時有著兩個聲母讀法。日母字「人」說明鼻音尾詞的確有著去鼻化、並進一步清化的現象。

在處理閩南語及莆仙方言語料的最大問題是，兩者都有著豐富的文白異讀，而

一個語音變化常常無法遍及整個文白層次；且不是單純的白讀層進行音變，文讀層不變。此處我們只能從大處著眼，小處則有待未來進行細部分析。在古鼻音聲母陽聲韻中，除了部分日母字，如「人」等，都沒有清聲母讀法；如「米」讀為[pi]，「面」卻只會讀成[miŋ]，找不到[\*piŋ]的讀音。

整個來說，開音節的詞，白讀層的部分，在古次濁聲母的變化與閩南方言呈現一致的對應關係；而鼻音結尾的詞語則否。似乎，鼻音韻尾在此扮演了一個決定因素。在此我們假設莆仙古鼻音聲母，在與閩南共同走過**鼻音共諧**之後，出現在口元音之前的古鼻音聲母盡皆去鼻化；因為鼻音共諧之後的輸出品，不論就發音聽辨上都是有利而無害。而後，面對來自閩東的**無濁阻塞音**要求，這時候有兩個可能演變方向，一個是如同閩東方言一樣，轉回鼻音讀法，一個是清化。清化則與清阻塞音合流，就聽辨上顯然會因為新添的同音詞，增加辨識難度；而且這個變化導出來詞語是閩東、閩南都不存在的讀法。古鼻音聲母目前不管在閩東閩南都保持濁音性質。但就我們所收集到的語料，白讀層開音節詞的聲母，只要原本不是鼻化韻的，盡皆化為清聲母；而帶著鼻音尾的詞語似乎藉著這個韻尾提供的某種輔助，逃過與原來清音聲母合流的命運。

就語言演變來說，濁阻塞音清化是一種自然趨勢，因為就語音特徵上是去除了一個有標(marked)的特徵：[+濁音]；就發音上是簡易化了。但由阻塞音轉為鼻音，一般需要相當的語境，如：/mb/→/mm/；這種/m̥b/→/mm̥/的現象，通常分析為/m̥/的鼻音特徵傳遞(spread)給其後的/b/。我們認為莆仙方言的情形亦是如此，以「米」這樣的例字來看，/\*bi/沒有相關語境可以提供鼻音特徵，只好轉為[pi]；「面」則可能藉由其後的鼻音傳遞，將/\*biŋ/轉為[miŋ]。

關於古鼻音聲母演變這部分文章即將在《清華學報》刊登，文章審核時曾有某學者問到：有沒有可能古鼻音聲母的鼻音韻尾詞根本沒有經歷去鼻化，而是跟閩東一樣從頭到尾就保持著鼻音讀法？我們也這麼考慮過，如果沒有「碾、籃、人」這樣的例子，當然可以假設鼻音韻尾詞沒有歷經去鼻化歷程；但既然還是有著不少去鼻化的例子擺在那兒，特別是日母字幾乎每字，如「仁、忍、潤」等，都可以找到非鼻音聲母的讀音。所以我們還是莆田的古鼻音聲母，不管是陰聲韻或陽聲韻，都跟閩南一樣經過過去鼻化演變；我們設法就語料中找出造成這類區分的緣由，得到

兩種可能推論。

推論一，這些帶鼻音尾的古鼻音聲母，藉著鼻音韻尾的[鼻音、響音]特徵，調整回語言中可以接受的鼻音或邊音。這種推論有個弱點，一般我們看到鼻音傳遞都是發生在鄰近音段，聲母與鼻音韻尾並非緊鄰，中間仍有一個元音存在。推論二，這種區別是音韻系統性制衡的結果。一如我們在現今閩南方言看到的，鼻音聲母有其分布限制，不會出現在閉音節裡。所以當莆田濁阻塞音在面臨清化或回復鼻音讀法的抉擇時，因為系統有這麼一個空缺存在，所以/\*biŋ/率先變成了/miŋ/；而/\*bi/則不管哪種演變都會與原有的音合流，在進一步的競爭評估下，變成了/pi/的讀音。

*bi		*biŋ	
mĩ	pi		piŋ

但若是音韻系統制衡的影響，那麼閉音節詞(VC<sub>s</sub>)應該都有相同的演變，因此「蜜/\*biʔ/」字應該會變成/\*miʔ/，因為同樣有這麼一個空缺存在。但我們在方言語料中看到的是[piʔ]的讀音。事實上莆田方言古鼻音聲母中以喉塞音結尾的詞，今讀大部分都是清聲母；我們只看到「脈、目」兩字有鼻音聲母讀法，而這兩字同時也另外有著清聲母讀音存在，如「目珠」[mœʔ<sub>5</sub> tsiu<sub>533</sub>]<sup>2</sup>與「目測」[pɔʔ<sub>5</sub> ts<sup>h</sup>eʔ<sub>2</sub>]。所以音韻系統制衡應該不是造成鼻音韻尾詞與開音節詞在古鼻音聲母演變有別的主因。

我們再回到推論一，雖然鄰近性是音韻特徵傳遞的一個條件，但卻不是絕對的。特別是元音與輔音之間常會有跨越彼此進行音韻特徵傳遞的現象，如非洲語言中常見的元音共諧(vowel harmony)。因此也有不少人主張元音與輔音的音韻特徵傳遞是在不同的平面進行。不過進行推論一的分析之前，得重新探討本文關於**鼻音信實**的定義。優選理論中，信實限制分成兩大部分，一個是主管音段(segment)部分的MAX(底層音段必須在表層有所對應，不得刪減)與DEP(表層音段必須在底層有所對應，不得加插)；另一個是主管音韻特徵(feature)部分的IDENT(F)(底層與表層所具

<sup>2</sup> 「目、脈」以及日母字鼻音韻尾韻的清阻塞音讀法都出現在文讀層，白讀層為鼻音聲母，這也是一項有趣的問題。這種文白的差別一來說明詞頻的可能影響，二來泉州日母字與泥來母字合流的現象可能也是個原因。

有的音韻特徵，必須在相對的音段上互相對應)。

鼻音是個音韻特徵，一般說來是以 IDENT(F)<sup>3</sup>來評量其違反程度，可是考慮到自主音段理論(auto-segmental phonology)提出之時，鼻音的自主性就是一個主要議題，它可以不隨音段消失而消失，不侷限於特定音段上，所以不見得適用 IDENT(F)。下面我們進一步說明 IDENT(F)這類以相對應的音段來衡量鼻音信實與否的限制，並不能確實反映我們看到的語言事實。

以閩南語古陽聲韻變化為例，在韻尾音段消失時，鼻音會保留在其元音上，如果鼻音信實以 IDENT(F)觀念衡量，則會錯誤地擇取出(13a)為最佳選項(optimal candidate)，因為(13a)鼻音韻尾不存在，沒有可供衡量的音段，也就沒有任何違反；而(13c)因為底層元音沒有鼻音成分，但表層卻出現了，所以違反鼻音信實。這結果顯然跟語言現象不符。

散	/*suan/	無韻尾	鼻音信實 IDENT
a	☞ sua		
b	suan	*!	
c	☞ suã		*!

表(11)

如果我們以將鼻音信實以 MAX 跟 DEP 的方式衡量，則可以順利導出下表(12c)為最佳選項。

散	/*suan/	無韻尾	鼻音信實 MAX	鼻音信實 DEP
a	sua		*!	
b	suan	*!		
c	☞ suã			

表(12)

<sup>3</sup> 有學者看過這部分稿子後提出疑問，認為這裡對 IDENT(F)的定義有問題，應該是 IDENT：底層與表層的音段必須完全一致，不得改變形式或位置。我們這裡主要是跟著 McCarthy and Prince (1995) 對 IDENT 與 MAX, DEP 所提出的定義；前者主管特徵值，後兩者主管音段。後續的研究裡很多提到一些特徵值應該也歸屬 MAX 掌管，我們在 Zhang (2000) 可以看到相關討論；McCarthy (2002) 裡頭，IDENT(F)依舊只管特徵值，沒有主管音段部分的，倒是 MAX 已經跨到特徵值部分。所以我們這裡還是讓 IDENT(F)只處理特徵值的部分。

從(11)與(12)的對比上可以知道，鼻音信實限制應該以 MAX 跟 DEP 的方式衡量，才能真實反映我們所看到的語言事實。

接著我們來討論帶有鼻音韻尾的莆仙古鼻音聲母字的變化，下表以「疑」母字分析。莆仙方言中，「明疑」兩母的變化一致，只要是帶有鼻音韻尾的詞，古鼻音聲母一律體現為鼻音讀法。

顏	/gan/	韻尾限制	無濁阻塞音	鼻音信實 MAX	鼻音信實 DEP	清濁信實
a						
b	gaŋ		*!			
c	kaŋ					*!
米	/bi/	韻尾限制	無濁阻塞音	鼻音信實 MAX	鼻音信實 DEP	清濁信實
d						*
e	bi		*!			
f	mi				*!	

表(13)

表(13)的音韻位階，說明了為何它們的聲母，在有無鼻音韻尾會有不同表現。因為**鼻音信實**的要求，所以一個單詞只要底層沒有鼻音成分存在的，表層也不會有，就像「米」。而「顏」字因為獲得由鼻音韻尾傳遞而來的鼻音成分，所以順利轉為鼻音讀法。表(13)中還另外提出一個相關的**韻尾限制**：韻尾輔音無發音部位特徵值。

在莆田方言韻尾輔音位置，與福州話一樣只容許舌根鼻音及喉塞音出現；其他部位輔音如/m, n, p, t, k/只有在連讀時與後面音節的聲母發音部位同化時才會出現，如「目測」語音性記音為[ppt ts<sup>h</sup>e]。表(13)說明的是「明、疑」兩母的變化，泥母字與娘母字則因為具有另一個/l/讀音的選擇，所以有些不同的異動，常會在/l~n/之間徘徊。日母字的行為，可能是受到發音部位特徵值的影響。漳州音裡，日母字

讀爲[dz-]，是一個濁塞擦音，泉州音今讀已與來母合流。就「人」字來看，顯然莆仙當時日母字的讀音與漳州音接近，所以在清化爲[tsiŋ]，包括「熱、耳、如、仁、忍」等都是相同變化；這樣的現象應該是基於**發音部位信實**高於**清濁信實**的結果。

不過我們也可以看到「日」讀如[tiʔ]，「閩」讀爲[nøŋ]等現象；前者是發音部位上的些微調整，不過仍保留塞音特性。日母的抉擇標準爲何？有兩種可能假設：一、也許跟元音有關，在語料收集初期，我們注意到清化爲塞擦音的例字元音都是[i]，這使得聲母音值容易顎化爲舌面塞擦音，也因此跟/n/或/l/的發音部位差異較大，最後只能轉爲清塞擦音。而「閩」字在閩東、閩南方言都是後高元音，音值未經歷顎化演變，發音部位較接近/n/，所以與「明、疑」兩母的變化類似。這個假設在我們看到更多語料時產生動搖，因爲「潤」字在莆田讀音爲[tsøŋ]，「閩、潤」二字音韻地位相同，我們在莆田城關收集到的讀音是[nøŋ, tsøŋ]，而仙游爲[nuŋ, tsuŋ]。

第二個假設是這兩類讀音可能來自不同方言或時間層次的影響，閩東方言「日」母爲/n/，閩南爲/dz/，早期隸屬閩南方言一支的莆田話，大部分日母爲接近/dz/的/ts/讀音，不過仍有部份爲/n/。這個說法的麻煩之處在於韻母部分不一定吻合，沒有明顯證據顯示「閩」的讀音來自閩東。特別是就三區方言的對比，福州[nouŋ]、莆田[nøŋ]、廈門[lun]；福州跟莆田的韻母並不一致，反倒是廈門的舌尖鼻音韻尾或可解釋莆田的元音前化。

就目前整個收集到的語料來看，這兩種聲母讀法極可能是不同時代層次的讀音，在《福建省志·方言志》上的莆仙方言同音字表，我們看到「潤」有文白二讀[tsøŋ、nøŋ]，「染」二讀爲[tsiaŋ, niŋ]；所以「日」母不同讀音，是源自不同時間層次的競爭並存。依照省志區分，/ts/聲母是後期的文讀音，這個層次的讀音應該經歷了\**nz*→\**dz*→*ts*的變化。就日母字在北方官話以及其他漢語方言的表現，應該可以肯定地說它在進入閩語的時候本來就具有摩擦音特質，一如我們在漳州方言所見；只是泉州方言將其進一步調節成跟來母同樣的發音，而閩東將其調整爲泥母字的發音。整個看來，莆仙白讀部分的日母，似乎還跟泉州同步變化，文讀則已經獨立於泉州之外了。所以我們可以說莆仙日母的文讀層次是爲了保留發音部位特徵，所以最終採取了清化成舌尖塞擦音的策略。

### 5.1.1.3 古陰聲韻及其他

之前我們解釋古鼻音聲母的去鼻化現象，是以「鼻韻尾丟失」→「鼻元音與口元音呈現音位對比」→「口元音之前的鼻音聲母去鼻化」等三個時間歷程來表示。照理說，依照這樣的演變歷程，古陰聲韻裡頭的鼻音聲母應該全部去鼻化；但事實不然，不管是莆仙或閩南都還有一些源自古陰聲韻的音節保留著聲母鼻音性。這是什麼因素造成？我們先從閩南語的現象談起。

**古陰聲韻：**開音節詞的古鼻音聲母演變一直是閩南語音韻一個難解的問題，李壬癸(1992)討論去鼻化與否的分化條件，認為文白讀不是保留鼻音與否的條件，聲母的發音部位也不是演變的條件，只有韻尾看起來像是影響去鼻化的條件。總括而言，如果該詞是以輔音結尾，則去鼻化，若是源自古陽聲韻的鼻化韻，則保留鼻音。

1. \*N→[-nasal]/\_\_\_VCs
2. \*N→[+nasal]/\_\_\_Ṽs
3. \*N→? / \_\_\_Vs

至於古陰聲韻(開音節)部分就很難確實釐清，大部分古鼻音聲母都會去鼻化；但不管在文讀音或是白讀音都還是有些鼻音讀法的例子在。什麼條件下古陰聲韻才會保留鼻音讀法？我們無法肯定地提供一個確切答案，這裡先提出一些可能的想法。

程俊源(1998)以詞彙擴散論的觀點，主張因為去鼻化與鼻化兩個相矛盾的音變規律同時存在於閩南方言中，相互競爭下造成演變中斷，致使去鼻化規律在詞彙層面擴散不完全，所以還有鼻音殘留。這樣的說法是對或錯，我們無由評斷，只是覺得這樣保有的灰色空間太大。李(1992)所引的古陰聲韻聲母讀為鼻音的例子，包含「冒mō、誤ŋō、妹muāi、麻muā、罵mē」等。要怎麼解釋為何這些詞是以鼻音讀法存在，而更多的其他詞語卻是去鼻化成濁阻塞音？以優選論的角度思考這樣的語音演變，我們得先切割出幾個不同的時間點。

首先、在文讀尚未進入閩南方言時，白讀層因為鼻音韻尾丟失，形成鼻化韻而

引發去鼻化演變，這時的各個限制的順序就如同我們前面所提到的閩南方言的音韻位階一樣。因為**元音性鼻音信實；鼻音共諧** >> **鼻音信實**，所以鼻音聲母只要出現在口元音之前都會去鼻化。然而這過程中還有其他干擾因素在，其中一個可能是爲了避免同音異義字，使詞與詞間同時在形與義都有所區別；「麻、罵」的讀音如果去鼻化則會跟「磨 bua、賣 be」一樣。

當**鼻音共諧**效應的全面發揮之後，元音性鼻音跟輔音性鼻音的界限又模糊了，因爲它們是並存共生的；因此使用者可能再次把**元音性鼻音信實**融入整個**鼻音信實**位階中。所以我們就會看到下面這樣的限制位階。

#### (6) **鼻音共諧** >> (元音性鼻音信實；)鼻音信實 >> 清濁信實 >> 無濁阻塞音

在後期文讀音進入的時候，鼻音聲母與口元音的音節組合 **mVs**，可以調整成 **bVs** 或 **m̃Vs** 來符合這樣的限制位階。以聽辨感知來說，元音在音節中所佔的長度優勢使得去鼻化成爲此一情況下的主要變化趨勢。但有時候會受到詞組成份的影響，如「感冒」一詞，讀音固定是[kammō]，因爲受到前面音節鼻音韻尾影響；而「冒犯」一詞則可能讀爲[bohuan]或[mōhuan]。而且文讀音是以文教傳播的方式進入，教學傳承的過程間，也會有「正音」效應<sup>4</sup>；很可能在特別強調聲母爲鼻音的情況下，保留了鼻音讀法。因此書面用語的詞彙可能傾向保留鼻音，如「錯誤」[ts<sup>h</sup>oŋō]與「誤會」[gohue]兩個詞語的讀音區別，前者罕見於口語中。

至於「妹」的讀音，漳州音讀爲[mē]，泉州音則是[bɿ]；不過後者在許多方言中侷限於背稱或他稱用法，比如跟他人介紹自家姊妹，會說「小妹」[sio<sub>35</sub> bɿ<sup>33</sup>]、「姊妹」[tsi<sub>35</sub> bɿ<sup>33</sup>]，面稱時則是[mē<sup>24</sup>]的讀音。一方面這是各個次方言在抉擇上的分歧，二方面也可能是親屬詞的某種特性。

這些關於閩南古陰聲韻鼻音聲母演變的想法還有待進一步的釐清驗證，基本上我們認爲白讀音是採取全面去鼻化，保留鼻音讀法的是受到其他因素影響，如避免同音異義詞等。莆田仙游方言裡，古陰聲韻較閩南方言保留了更多的鼻音讀法。就

---

<sup>4</sup> 記得傳統的京劇，或稱平劇、國劇，在家鄉的閩南語中稱爲「正音」[tsiã<sub>55</sub> im<sup>55</sup>]，可見北方官話在閩南傳播的勢力深遠。

它的音韻位階演變來看是合理的現象，因為在後期文讀音進入莆仙方言時，鼻音聲母與口元音的音節組合，如  $mVs$ ，因為**無濁阻塞音**的高位階效應，只能調整成  $m\tilde{V}s$ 。而後在莆田城關又進一步去鼻化，在仙游其他地方則仍保留鼻音韻；這些次方言間的差異演變，是我們第六章討論的重點。

接下來要討論的是相關輸入值的設定與語音演變，某位學者看過這部分文章後，問道：如果以一個早期的語音形式當輸入值，而後導出現在形式的輸出值，這樣的分析方式比較像是討論歷時音變；而且把現代語音輸出值的底層形式定為一個早期形式，似乎與優選理論的假設不符。我們在本書的理論分析部分，會再次省思優選理論與歷時音變之間的關係，此處先簡單說明。就共時音韻上，我們當然不希望採取以一個早期形式作為輸入值的模式；但本書討論焦點是語言演變，本就屬於歷時音變部分。

那麼優選理論是否適合運用在語言演變的詮釋上？優選理論的首要目標是，希望能一以貫之地說明世界語言的異同是基於**相同的音韻限制**在各個語言有著**不同位階**所致。主要焦點在於空間上的語言差異；那麼，歷時音變又是什麼呢？古代的語言與現代語言的關係，主要是時間上的差異。如果一個理論可以說明空間上的語言異同，為何就不能說明時間上的語言差異？

的確優選理論一開始都是專注於處理共時語言異同現象，但優選論一開始所討論的很多議題其實都跟歷時演變相關，如插入(FILL:insertion)、刪除(PARSE:deletion)、換位(metathesis)等；而其後，不少學者也試著把優選論應用到歷時演變上，如 Cho(1995)<sup>5</sup>即針對韓語「葉」“leaf”從早期[nip]形式到當代的[ip]形式，以優選理論做了歷時的分析；Miglio(1998)則以優選論討論英文的元音大挪移(The Great Vowel Shift)；McMahon (2000)針對許多學者在優選論與語言演變的應用上作了詳盡探討。

而 Archangeli(1997: 31)就提出‘Under OT, the formal characterization of language

---

<sup>5</sup> Cho, Young-mee Yu (1995). ‘Language change as reranking of constrain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以及 Miglio, Viola (1998). ‘The Great Vowel Shift: An OT model for Unconditioned language chan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0<sup>th</su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Historical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這兩篇文章都是會議論文，我們是引自 McMahon(2000)的資料。

change through time is that constraints are reranked.’(在優選論中，詮釋語言演變的方法就是限制的位階重排)。所以優選論在處理歷時議題上，就理論本身或實際研究上都已經有所預備。

當然處理歷時音變的問題會導致一些觀念上的混淆，特別是閩語這些相關現象都得先把歷時、共時音韻以及語言接觸問題等幾個觀點個別釐清，此處分成三部份討論，包括古鼻音的演變歷程、閩方言當代音韻體系、以及方言接觸所衍生的現象。下表我們先列出三區方言的古鼻音演變歷程，閩南的古次濁依其後的元音為口元音或鼻音而分別去鼻化或保留鼻音。

閩東	莆仙	閩南
*n→n	*n→*d→t *n→*d→n/___Vn *n→n	*n→d/___V  *n/l→n/___Ṽ

表(14) 古鼻音聲母演變歷程

表中用[n]來代表所有鼻音聲母，[d]代表濁阻塞音，而[t]則表示清阻塞音。閩南：  
\*n→d/\_\_\_V 的部分，標成/d/是爲了說明/n/去鼻化後的可能讀音是/\*d/，但目前閩南方言中/\*d/都讀爲[l]聲母。

由於我們討論的三個方言都屬於閩方言，大致上可以假設原來有一個共同的源頭；而現今各方言間的差別源於後期相關語音演變途徑有別。莆仙方言的鼻音演變歷程可分爲三類，一類是如同閩南的在鼻元音之前保留鼻音讀法，另外兩類都是在口元音之前去鼻化，而後再依照其後是否帶鼻音韻法而分別清化或回復鼻音讀法。閩東方言則始終都保持著鼻音讀法。

表(15)顯示的是現今閩東、閩南、莆仙三區方言的音韻位階，這其中莆田與閩東的音韻位階是一致的，跟閩南有所別。

閩東	鼻音信實；無濁阻塞音 >>清濁信實>>鼻音共諧
----	-------------------------

閩南	元音性鼻音信實；鼻音共諧>>鼻音信實>>清濁信實>>無濁阻塞音
莆田	鼻音信實；無濁阻塞音>>清濁信實>>鼻音共諧
仙游	(輔音叢類化律；)鼻音共諧；無濁阻塞音>>鼻音信實>>清濁信實

表(15) 三區方言當代鼻音聲母相關音韻位階

不過前面也提到，莆仙在歷史上某段時間與閩南有著同樣的限制位階，所以在目前莆仙方言中才會看到鼻音共諧與去鼻化的遺跡。而這些去鼻化的古鼻音聲母是在採用了閩東的位階順序後，才又進一步清化或回復鼻音。

仙游方言在這部分的位階與莆田不同，主要是因為它還有鼻化韻存在，所以我們在聲母類化音變的例子可以明顯看到鼻音共諧的效應。以仙游的限制位階來看，可以發現到**音韻限制**都處於高階，而**信實限制**都處於低階位置；所以這邊可以看到經由語言接觸所導出來的確實是一個較無標的音韻體系。當然，我們也會問：為什麼莆田的鼻音共諧處在如此低階？它會落在低階位置是**無鼻化韻**<sup>6</sup>限制所造成的影響；因為沒有鼻化韻，我們就看不到鼻音共諧的作用，所以把它擺在比較低階的位置。

輸入值的設定，在我們之前的討論中都以一個較早期的語音形式為底層形式，而後藉由位階順序導出一個後期的語音。這樣的設定不表示我們主張現今語音的輸入值都是屬於一些較早期的語音形式，只是說語言曾有過這麼段演變經歷；對某段白讀層時期的使用者而言，所有輸入值/mi/都會導出輸出值[bi]。但如今的輸入值，對絕大多數方言使用者而言，應該與輸出值無所差別，[bi]的輸入值仍是/bi/。

#### 5.1.1.4 小結

本節以優選理論的限制觀點來解析莆仙與閩南古鼻音聲母去鼻化現象，較諸前人分析我們提出一個具說服力的動機：因為鼻化韻母的產生，古鼻音聲母為了達到最佳區辨效果而去鼻化。經由三區方言的比較，顯示莆仙方言古鼻音聲母現貌是源

<sup>6</sup> 無鼻化韻：不允許鼻化元音在表層出現。同樣是屬於音韻限制家族的，所以鼻音共諧並不是因為信實限制的影響而往下降。

自語言接觸過程中，音韻限制位階重排；由原先與閩南方言相同的位階，逐步轉為接近閩東方言位階。莆仙方言古鼻音聲母去鼻化後，受到閩東方言音韻位階影響，進一步清化或回復鼻音；鼻音韻尾在此提供古鼻音聲母回復鼻音讀法的機會。

### 5.1.2 聲母類化音變

聲母類化音變是閩東方言一個顯著的特徵，這個名稱是自《閩音研究》中定為「聲母類化」，一直沿用至今。相關變化為：連讀時，後字聲母因前字韻尾的影響而產生的變化。這些現象在第三章閩東音韻部分我們都已經討論過，這一小節主要焦點是：莆田話之中同樣也有著聲母類化音變現象，這些音變與福州之間的相同、相異之處何在？下面我們先再列出部分福州地區聲母類化音變的例子，以便承接莆田話裡的相關變化討論。

菜包	tshai pau	⇒	tshai βau	糖包	thouŋ pau	⇒	thouŋ mau
花店	xua taiŋ	⇒	xua laiŋ	餅店	piaŋ taiŋ	⇒	piaŋ naiŋ
大嫂	tuai so	⇒	tuai lo	三嫂	saŋ so	⇒	saŋ no
西瓜	sɛ kua	⇒	sɛ ua	應該	eiŋ kai	⇒	iŋ ŋai
珠蚶	tsuo xaŋ	⇒	tsuo aŋ	表兄	piu xiŋ	⇒	piu iŋ
老鼠	no tshy	⇒	no zy	風車	xuŋ tshia	⇒	xuŋ nzia

表(16) 福州話聲母類化音變(陳澤平; 1998)

由上表可以看出閩東地區聲母連讀時音韻變化的主要現象為：塞音與舌尖擦音在陰聲韻後，聲母弱化成濁音，而舌根聲母更進一步丟失；所有聲母在陽聲韻後都變成相應的鼻音聲母。塞擦音在陰聲韻後會變成濁擦聲母，陽聲韻後則變成鼻塞音帶擦音的組合。我們之前也已經把這些個演變歸納成規律如下：

(7) [+阻塞音] → [+濁音] / [+響音] \_\_\_\_\_ [+響音]

規則(15)表示當阻塞音出現在兩個響音之間時，會變成濁音(+voiced)<sup>7</sup>。如：菜包/ts<sup>h</sup>ai pau/ → [ts<sup>h</sup>ai βau]、花店/xua taiŋ/ → [xua laiŋ]。

(8) [+阻塞音] → [+鼻音] / [+鼻音]\_\_\_\_\_

規則(16)則說明當阻塞音出現於鼻音之後時，會順向同化(progressive assimilation)為鼻音。如：鋼炮/kaŋ phau/ → [kaŋ mau]。

(9) [舌根音] → Ø / [+元音]\_\_\_\_\_ [+元音]

規則(17)表明舌根音在兩個元音之間會消失。像是：西瓜/sɛ kua/ → [sɛ ua]、表兄/piu xiŋ/ → [piu iŋ]。

上面介紹的是福州地區的聲母類化音變的現象與規律，整體來看，莆仙聲母類化音變現象似乎沒有福州普遍。我們收集資料的過程注意到：不是所有符合條件的詞組都會產生類化音變的現象。而在全面的語料觀察之後發現，一個詞彙的音變與否，與該詞使用**頻率**有關；如果是日常用詞，或單詞化的詞彙，大致都會發生音變。然而，是不是福州所有環境符合的詞組都會有音變產生呢？

除了語音規律普遍與否的問題外，事實上，讓我們對莆仙音韻現象感興趣的主要原因是，就聲母類化音變上，它似乎有著青出於藍更勝於藍的行為表現。語言接觸之際，受影響的語言常常會有些超出其影響者的行為表現；即便，莆田聲母類化的普遍性或者較福州話低，但一些其他的演變卻是分外活躍；在福州聲母類化音變中，聲母的丟失僅限於舌根音，而莆仙方言則是連雙唇塞音也會弱化消失，如：廚房/tsy paŋ/ → [tsy<sub>11</sub> aŋ<sub>33</sub>]、溝邊 kau piŋ/ → [kau<sub>11</sub> iŋ<sub>35</sub>]。我們在曹逢甫、劉秀雪(2001)就注意到相關的變化，而陸續收集語料之後，發現聲母類化音變現象，在莆仙的發展演變彷彿是呼應著「語言普遍性」(language universal)的趨向，我們將在接下來的討論中細細呈現。

---

<sup>7</sup> 本規則改變的是有聲性(voicing)，至於無聲的雙唇阻塞音/p, ph/ 變成有聲雙唇擦音 /β/ 是因為該方言不允許有聲阻塞音所以直接變為有聲擦音。舌尖阻塞音變成邊音也是一樣的狀況。

話說回來，純粹就語音規律的普及程度而論，福州話多音詞連讀時，聲母類化音變的規律也不是通行無阻。陳澤平(1998)就提到一些「例外」，李如龍等人(1994)年所編寫的《福州方言詞典》裡頭也提到：福州話多音字連讀時候，非首字，聲母多要發生變化。類化規律如我們之前所提；而李如龍(2001)〈福州話聲母類化的制約條件〉則詳細列出不少「例外」的規律。李首先引用陶燠民(1930)提到的：『二字連語，而有文法上密切之關係，則發生類化現象』，並認為這樣的說法相當含糊；他主張聲母類化與否的相關制約條件，牽涉到語音、語意、語法、語用等。因此在文章中，李把閩東聲母類化現象，分門別類的列出制約條件以及相關詞條。

語音	1. 送氣聲母變得少 2. 牙喉音變得少 3. 入聲字變得少
語意	4. 本義、實義詞變得少，引申義、虛化詞變得多。 5. 數量詞組，確數不類化，約數類化。 6. 人名不類化，通名稱謂則類化。 7. 帶貶義詞不輕讀亦不類化。 8. 同音詞，因音別義。
語法	9. 前綴多不導致後字類化，除了「老 <sup>8</sup> 」；后綴都類化。 10. 重疊大都不類化。 11. 並列式發生類化的較多。 12. 偏正式也大多類化 13. 動賓式不類化的多，類化的少。 14. 述補式依照補語的性質不同，有的類化，有的不類化。
語用	15. 方言詞與共同語詞，若形同實異，則方言詞必類化。 16. 口頭語通常類化，書面語常不類化。 17. 常用詞多發生類化，非常用詞則較少。 18. 不同的語境，正式或語速慢、強調時，聲母類化少；非正式場合或語速快時，聲母類化就多。

表(17) 李如龍(2001)福州聲母類化的制約條件

上表我們將李所提到的條件列出，李文中在每個條件底下都各舉了些例子，這裡為了便利就只把條件整理如下，相關詞條不再一一詳舉。雖然李採用了幾種不同的分類，但我們可以大致歸納出：1) 福州話的聲母類化音變並非環境符合就會發生。2) 語意、語法的因素，其實跟詞彙出現的頻率，單詞化的程度有關；就語法結

<sup>8</sup> 老虎、老蛇、老官等詞會有聲母類化音變，老高、老徐等詞則不類化。前者都是早已固定成詞的詞語，後者則否。

構上，並列式的詞語很多都已經是固定化的單詞；因為名詞詞組大都是並列式或偏正式，所以名詞的類化比率遠較動詞為高。換言之，使用者或聽者對該組合，該詞，的「熟悉度」越高，越容易發生聲母類化；一般說來越熟悉常用的詞彙，越不需要把它發清楚。3) 說話速度也是另一個決定因素，當然，說話速度除了個人習慣之外，特定場合參與者的相互「熟悉度」也會影響。

語音這一部份是我們感興趣的一個問題，送氣聲母類化得少，一個可能性是因為它發音時候的「無聲」期，比不送氣聲母來得長些；因為在爆發(burst)之後它仍有一段無聲送氣的階段，不送氣聲母則是爆發之後直接延續上元音音段。因此送氣聲母「有聲化」的機率相對來說就低些。至於，入聲字聲母類化的機率較低，這點我們目前仍看不出語音動機何在；不過作者引用的五個入聲字例子中，有兩個是送氣聲母，非入聲字的對照組則全為不送氣聲母。

牙喉音變得少這一點，我們也注意到類似現象；我們先由它與別組聲母的差別點著眼。最明顯的一個現象是：在聲母類化音變過程中，只有它是類化而「消失」，其他另外幾組聲母的變化都僅是「濁化」。「消失」之後引發的是與原來的零聲母字「合流」，等於它原本的「自我」消失了；因此變得少的原因，可以想像是某種「抵制合流」的力量在作用著。就音韻限制的位階排列上，這類差異是因為 **MAX** 的要求就比無濁阻塞音限制較高，但仍是低於\*濁舌根阻塞音(g, ɣ)；所以舌根音聲母在濁化或消失兩種選項之間，選擇了消失，但消失與不消失之間，仍是傾向不消失。

我們之前討論福州話聲母類化音變的時候，設定的位階為：部位信實；鼻音共諧；\*濁舌根；濁共諧 > \*濁阻塞音；清濁信實；鼻音信實，這其中只有清濁共諧 > \*濁阻塞音；清濁信實與鼻音共諧 > 鼻音信實的階層關係是確定的。但如果我們依據這一類現象，把 **MAX** 排入，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椅桿	ie kuaŋ	部位信實	鼻音共諧	*濁舌根	MAX	清濁共諧	*濁阻塞音	清濁信實	鼻音信實
a.	☞ ie kuaŋ					*			
b.	ie uaŋ				*!				
c.	ie yuaŋ			*!			*	*	
椅條	ie teu	部位信實	鼻音共諧	*濁舌根	MAX	清濁共諧	*濁阻塞音	清濁信實	鼻音信實

d.	iɛ tɛu				*!				
d.	☞ iɛ lɛu						*		
f.	iɛ ɛu				*!				

表(18) 聲母語流音變

這樣的編排方式雖然可以解決上述的兩組差異對比，但是遇到舌根聲母消失的案例就無法說明；因此這樣的位階順序仍是有問題的，因為它無法解釋這些並存的現象。我們先看一下，相較於之前「椅桿」的舌根聲母保留，表(19)「西瓜」一詞中的舌根聲母都會消失。

西瓜	sɛ kua	部位信實	鼻音共諧	*濁舌根	MAX	清濁共諧	*濁阻塞音	清濁信實	鼻音信實
a.	☞ sɛ kua					*			
b.	sɛ ua				*!				
c.	sɛ yua			*!			*	*	

表(19)

上表相關的限制應該還有一組主管音段的信實限制 **DEP**，不過限於表格沒有列上。

(10) **MAX**：凡存在於底層結構的音段成分，表層結構亦須出現。

(11) **DEP**：凡存在於表層結構的音段成分，底層結構亦須出現。

由於本方言沒有在表層增生音段的現象，所以 **DEP** 位於最高階。**MAX** 在此應該低於\*有聲舌根阻塞音。但依照我們之前的兩組對照看來，\*有聲舌根阻塞音 > **MAX** > 有聲共諧會留下舌根聲母；\*有聲舌根阻塞音；有聲共諧 > **MAX** 又會讓舌根聲母完全消失。如前所提，「熟悉度」或單詞使用頻率，決定了聲母類化音變的發生與否<sup>9</sup>。因此，**MAX** 應該至少分成兩種不同等級，一個是低頻使用的詞彙，另一個是高頻使用的詞彙。**\*濁舌根阻塞音 > MAX(low F) > 清濁共諧 > MAX(high F)**。

<sup>9</sup> 一個高頻率而為眾人所熟悉的單詞，是以整個詞組的方式被記憶的；所以個別音節的訊息就不那麼重要，因為可以藉由整個詞組而找回原訊息。相較而言，低頻率的詞語組合，是以個別音節的組合記憶下來的，所以每個音節成分都負擔著語音辨認的重責大任。

(12) **MAX(low frequency)**：低頻詞組內，存在於底層結構的音段成分，表層結構亦須出現。

(13) **MAX(high frequency)**：高頻詞組內，存在於底層結構的音段成分，表層結構亦須出現。

我們把整個相關位階調整為 \*濁舌根阻塞音<sup>10</sup> > MAX(low F) > 清濁共諧 > MAX(high F)；則大致可以解決上述的難題。

之前提到，我們認為莆仙聲母類化音變有些分外活躍之處，亦即福州的聲母丟失僅限於舌根音，莆仙方言則連雙唇塞音也弱化消失，如：廚房 /tsy paŋ/ → [tsy<sub>11</sub> aŋ<sub>33</sub>]、溝邊 kau piŋ/ → [kau<sub>11</sub> iŋ<sub>35</sub>]。這些證據在劉福鑄(2001)編著的《莆仙方言熟語歌謠》也都能找到，接下來我們先引用劉福鑄(2001)裡頭的例子來進一步說明莆田話類化音變現象。

- |    |   |
|----|---|
| 1. | 春霧無過午，夏霧曝死虎<br>ts <sup>h</sup> oŋ <sub>14</sub> p – mu <sup>11</sup> po <sub>11</sub> ko <sub>44</sub> kou <sup>242</sup> , ha <sub>42</sub> p – u <sup>11</sup> pɔ <sup>?</sup> <sub>44</sub> ɬi <sub>11</sub> hou <sup>242</sup>  |
| 2. | 秋霧水流厝，冬霧雨去厝(秋霧則淹水，冬霧則不下雨)<br>ts <sup>h</sup> iu <sub>14</sub> p – u <sup>11</sup> tsui <sup>242</sup> lau <sub>44</sub> ts <sup>h</sup> ou <sup>42</sup> , taŋ <sub>14</sub> p – mu <sub>11</sub> hou <sup>11</sup> k <sup>hy</sup> <sub>44</sub> ts <sup>h</sup> – lou <sup>42</sup> |
| 3. | 七月半，公媽熱(意指天氣熱是祖先回來過節，所以擁擠悶熱)<br>ts <sup>h</sup> i <sup>?</sup> <sub>55</sub> kuai <sub>55</sub> p – ua <sup>42</sup> koŋ <sub>11</sub> ma <sub>11</sub> ts – le <sup>?</sup> <sub>44</sub>  |
| 4. | 三月三，舉扇頌苧衫(意指三月三，天氣開始熱了，所以穿夏衫)<br>ɬo <sub>11</sub> kuai <sub>42</sub> ɬ – lo <sup>42</sup> , kyɔ <sub>14</sub> ɬiŋ <sup>42</sup> ɬoŋ <sub>42</sub> tyɔ <sub>11</sub> ɬ – lo <sup>433</sup>   |
| 5. | 三月三，當被食馬鮫(當冬天被子來換錢吃馬鮫，三月三，該魚正味美)<br>ɬo <sub>11</sub> k – uai <sub>42</sub> ɬ – lo <sup>42</sup> , tuŋ <sub>42</sub> p <sup>h</sup> uai <sup>11</sup> ɬia <sub>11</sub> pɔ <sub>14</sub> k – ɔ <sup>433</sup>  |
| 6. | 二月二，蠣臭味(牡蠣過了二月二就不鮮美，有臭味了)<br>ti <sub>11</sub> kuai <sub>42</sub> t – li <sup>11</sup> , tyɔ <sub>11</sub> ts <sup>h</sup> iau <sub>42</sub> p – i <sup>11</sup>   |
| 7. | 敢做鬻稀，不驚開水燙(比喻立定志向，就要勇往直前)<br>ko <sub>14</sub> tso <sub>55</sub> hau <sub>55</sub> h – yɔ <sup>433</sup> , ŋ <sub>11</sub> kia <sup>433</sup> k <sup>h</sup> ai <sub>11</sub> ts <sup>h</sup> – lui <sup>242</sup> t <sup>h</sup> o <sup>?</sup> <sub>31</sub>                         |
| 8. | 勿曾學行，卜學飛(未曾學走路，就想學飛)<br>peŋ <sub>11</sub> o <sub>42</sub> k – ia <sup>42</sup> , pɔ <sup>?</sup> <sub>44</sub> o <sub>11</sub> p – uai <sup>433</sup>   |
| 9. | 老爹老爹講(老爹為老爺，對縣令舊稱，意指：當官的橫豎有理)   |

<sup>10</sup>\*濁舌根阻塞音的形成動機不純粹是發音上的困難度，主要仍是聽辨上的困難。相較於雙唇音與舌尖音，舌根音較不容易被聽到，特別是當它位於高音之前。這部分的理論基礎，我們依舊可採用 Donca Steriade (2001) P-Map 的模式，\*g > \*b, \*d 是因為聽辨上/g/是相對較模糊的。

<p> <math>lɔ_{11} t-lia^{433}</math> <math>lɔ_{11} t-lia_{11}</math> <math>k-ɔŋ^{242}</math>  10. 番囡番囡做(洋人或華僑有自己的一套做法)  <math>huan_{11} k-yɔ^{242}</math> <math>huan_{11} k-yɔ_{14}</math> <math>ts-lo^{42}</math> </p>
---

表(20) 劉福鑄(2001)莆仙方言熟語歌謠

這些例子顯示哪些相關音變？首先，我們會注意到不只舌根聲母有消失現象，雙唇聲母也會消失不見。「 $k-yɔ_{14}$ 」表示該詞在底層結構中原來有個/k/聲母，不過表層語音中消失了；「 $ts-lo^{42}$ 」表示底層原來有著/ts/聲母，但表層語音中濁化變成/l/聲母了。第2句的「流厝」與「去厝」，結構相同，卻只有後者聲母類化；這是因為「去厝」引申意指「回家」，已經是常用詞，「流厝」則否，僅是個臨時性構詞。所以顯然詞組出現的「頻率」高低，在此是個決定因素。

4、5兩句的「三月」，完全一樣的語境卻是後者變前者不變，很難解釋；如果不是書本編輯上的打字疏漏，我們只能說聲母類化音變與否除了語境、單詞化程度、還有其他因素，包括不同的語用場合，講話速率等。整個看來，就句法結構看來，莆田方言同樣是在名詞詞組，或偏正結構的組合中，較容易發生類化現象；所以詞組的「單詞化」與否是類化的一個決定因素。

雙唇音與舌根音聲母之間，有哪一個較容易消失嗎？我們之前收集的資料中，並未特定計算這部分的區別；就劉福鑄(2001)的資料，我們看到的雙唇音跟舌根音弱化消失的例子大致接近。事實上，在劉福鑄(2001)的資料中，莆田聲母類化音變不會產生該方言中不存在的語音；福州話的聲母類化音變過程，除了舌根音聲母會弱化消失，其他幾個發音部位的聲母，都會因濁化而衍生出一些原不存在一般音位系統的輔音出現，包括[β, z]等。在陳(1998)福州聲母類化音變中，雙唇塞音聲母只要在兩個元音之間就會讀成[β]，而舌尖塞擦音則變成[z]，舌尖塞音與擦音都變成[l]。但莆田話的舌尖塞擦音，如同塞音與擦音一樣，都濁化為[l]；雙唇塞音又泰半選擇在兩個元音之間消失。

就此，我們也試著往另一個可能方向推想，會不會，莆田的雙唇塞音都消失的動機不是因為進一步由舌根向雙唇擴展，會不會其實不是擴展，而是[β, ɣ]這兩個音壓根不會出現過？也許是因為發音上，它不容許[β, z]這類語音產生，遠高於所有的

音韻限制，所以在**清濁共諧** > **MAX** 的狀態下，舌根與雙唇都消失了。這是一個可能性，在劉福鑄(2001)就沒有這兩個音存在；但是由戴慶廈、吳啓祿所收集紀錄的仙游語料，經由李如龍整理編排並收錄在李(2001)，確實有個[β]在，而[ɣ]則出現在連讀時候[k, k<sup>h</sup>, h]等原有的位置上<sup>11</sup>。

我們收集的莆田仙游幾個點的語料上，也發現仍是有[β]這樣的語音存在，不過城廂地區確實較少，常常寧可選擇讓雙唇音消失。城廂區部分我們有兩位主要發音人，一男一女，都在四十到五十之間的年紀；男發音人高中學歷，屬於市府公職人員，女發音人則是小學畢業，勞動階層<sup>12</sup>。女發音人的語料中同樣未曾發現[ɣ, β, z]這一類的語音，男發音人的資料中還有著[β]音在。因此我們認為「逐步消失」的想法仍是個合理的方向，下表列出我們 2000 年夏收集到的一些莆田城關方言資料為例：

水衫	tsui <sub>35</sub> ɬɔ <sub>533</sub>	借衫	tsioŋ <sub>5</sub> ɬɔ <sub>533</sub>
新衫	ɬiŋ <sub>45</sub> nɔ <sub>533</sub>	白衫	pa <sub>35</sub> ɬɔ <sub>533</sub>
南瓜	laŋ <sub>35</sub> ŋua <sub>533</sub>	中間	tuŋ <sub>11</sub> ŋaŋ <sub>533</sub>
指甲	tʃiŋ <sub>35</sub> ŋa <sub>533</sub>	鼻空	phi <sub>11</sub> aŋ <sub>533</sub>
起厝	k <sup>h</sup> i <sub>35</sub> ɬɔ <sub>11</sub>	借厝	tsioŋ <sub>55</sub> tʃɔ <sub>11</sub>
額頭	hyɔ <sub>33</sub> lau <sub>33</sub>	拳頭	kun <sub>11</sub> nau <sub>33</sub>
房間	paŋ <sub>11</sub> ŋiŋ <sub>533</sub>	廚房	tsy <sub>11</sub> aŋ <sub>33</sub>
阿舅	a <sub>55</sub> u <sub>11</sub>	阿姪	a <sub>55</sub> iŋ <sub>11</sub>

表(21) 莆田的聲母類化

「衫」字單讀為[ɬɔ<sub>533</sub>]，但上表可以看到它在「水衫、新衫、借衫」等詞組裡頭的讀音各不相同。「南瓜、中間、指甲、鼻空、阿舅、阿姪」這些詞裡頭的後字原本都是讀為[k, k<sup>h</sup>]聲母的，但出現在這些固定詞組裡的讀音要不就鼻化，要不就消失。「房間、廚房」這兩組詞是爲了對比，後詞的「房」聲母已經不見。這些例子是無意收集自莆田城廂區在廈門大學就讀的兩位學生的資料，當時我們的主要目標是收集閩

<sup>11</sup> 2002 年冬在哈爾濱會議上遇見戴慶廈先生，請教了書中[ɣ]的確實讀音爲何？戴確認其爲[ɣ]。

<sup>12</sup> 城廂區這位女發音人平常難得使用普通話，2000 年夏天在廈門大學先遇上她女兒，才引發我們做莆仙方言後續研究的想法；2001 年冬時候，由金門經廈門小三通到莆田，跟我們的女發音人做了三天約二十個小時的錄音紀錄。收集語料過程雖然是以普通話進行，但有些時候得靠她女兒一旁協助翻譯。男發音人則是莆田市府的工作人員，以口齒清晰著稱，兼職市府內廣播工作。

語小稱詞的變化，所以並沒特別設計這方面的詞組詢問。

在 2001 年冬收集莆田城廂區語料時候，我們留意了相關變化，發現同樣的情況依舊存在；雙唇音聲母確實會在聲母類化音變過程消失。所以整個看來，莆田聲母類化音變已經由福州的\*舌根音(No Dorsal)擴展到\*雙唇音(No Labial)。下表的「風」在莆田有兩讀，為[pue<sup>533</sup>]或[hɔŋ<sup>533</sup>]，下面例子中的「南風」、「西風」與「逆風」的風字原來都讀為[pue<sup>533</sup>]。

南風	lam <sub>35</sub> mue <sup>33</sup>
北風	ppʔ <sub>5</sub> hɔŋ <sup>533</sup>
西風	ʔai <sub>35</sub> ue <sup>33</sup>
東風	taŋ <sub>35</sub> ɔŋ <sup>33</sup>
逆風	ta <sub>35</sub> ue <sup>33</sup>

表(22)

就語言演變的觀點，我們會進一步問，那麼有沒有，或何時會有\*舌尖音(No Coronal)的現象？這部分，我們確實看到一些例子，都是常用詞：

(14) 鋤頭：t<sup>h</sup>y<sub>22</sub> au<sup>33</sup>

(15) 城裡：ʔia<sub>33</sub> i<sup>332</sup>

(16) 螺絲釘：ləy<sub>24</sub> i<sub>55</sub> leŋ<sup>533</sup>

(17) 老鼠走鐵釘店去討食：lou<sub>11</sub> ts<sup>h</sup>-ly<sup>242</sup> tsau<sup>242</sup> t<sup>h</sup>i<sub>42</sub> t-ɛŋ<sub>11</sub>t-ne<sup>41</sup> k<sup>h</sup>y<sup>41</sup>

t<sup>h</sup>o<sub>11</sub>ʔ-lia<sup>ʔ44</sup>

「鋤頭」這個詞，發音人同時有著「t<sup>h</sup>y<sub>22</sub> lau<sup>33</sup>」的讀音；「城裡」一詞則是莆仙區其他幾個點的人認為是城廂區的讀音特色。「螺絲釘」中，「絲」字的/s/也不見了，「釘」則轉為/l/聲母。最後一個例子則是取自劉福鑄(2001, p. 108)，「鐵釘」的釘字同樣聲母脫落。

綜合整個劉福鑄(2001)資料與我們從 2000—2 陸續收集到的莆田城廂區，我們認為這一區的聲母類化音變過程中，消失的語音主要是「喉擦音」、「舌根音」以及「雙

唇音」；這些語音消失的先後性，依照該區相關方言分布，應該是由喉擦音 > 舌根音 > 雙唇音。而口語中，一些早已凝固的單詞，像是「鋤頭、螺絲釘」等詞彙，即使方言中容許的[l]聲母也會消失。這整個演變其實呼應了語言普遍性中提到的，舌尖音是最無標的(unmarked)，而舌根音則是較為標顯的(marked)。除此之外，一個詞彙的**凝固程度**，與聲母類化音變的濁化與消失密切相關。

### 5.1.3 鼻音與阻塞音的互動

前面提到的聲母類化音變是閩東方言與莆仙區特有的音韻變化，其中有一個部分的演變是：鼻音韻尾與後字阻塞音聲母的互動變化，後字聲母的發音方式受前字鼻音韻尾影響而鼻化。在討論閩南音韻現象時，我們也提到閩南方言在鼻音與阻塞音的互動上，有一個與閩東聲母類化音變反方向性的音變規則，主要是前字鼻音韻尾的發音部位受到後字聲母的位置影響，產生部位同化。下表簡略列出漳州話的鼻音韻尾部位同化現象，與相關音韻限制：

1. /kan pwe/	→	[kam pwe]	乾杯
2. /tsyon p <sup>h</sup> in/	→	[tsyom p <sup>h</sup> in]	獎品
3. /boŋ me/	→	[bom me]	摸脈
4. /hoŋ t <sup>h</sup> ay/	→	[hon t <sup>h</sup> ay]	風颱
5. /hun k <sup>h</sup> wi/	→	[huŋ k <sup>h</sup> wi]	分開
6. /pan gi/	→	[paŋ gi]	便宜

表(23) – 漳州<sup>13</sup>

(18) \*C<sub>α</sub>C<sub>β-place</sub>：相鄰的輔音必須有相同的發音部位。

(19) **聲母部位信實**(Faith-Onset-Place)：表層結構的聲母發音部位必須與底層  
層的相同

(20) **輔音部位信實**(Faith-C-Place)：表層結構的輔音發音部位必須與底層的

<sup>13</sup> 這部分的語料引自張文漢(1990)，標音的方式跟本書其他地方有些小差別，介音以[y, w]表示[i, u]；因為福州、莆田語料都有撮口韻[y]，所以本書其他地方的介音都是直接使用其相應的元音符號表示。

相同

漳州方言在這幾個限制的位階順序為： $*C_{\alpha}C_{\beta\text{-place}}$ ，**聲母部位信實**>>**輔音部位信實**。爲了符合前兩個高階的限制，所以違反了**輔音部位信實**的要求，改變韻尾發音部位。這些限制彼此間的排序運作過程如表(24)所示：

	通知 /t <sup>h</sup> oŋ ti/	$*C_{\alpha}C_{\beta\text{-place}}$	聲母部位信實	輔音部位信實
a.	☞ t <sup>h</sup> oŋ ti			*
b.	t <sup>h</sup> oŋ ti	*!		
c.	t <sup>h</sup> oŋ ki		*!	*

表(24) – 漳州腔輔音部位同化

福州方言聲母類化音變現象，就鼻音韻尾與聲母的互動上的相關音韻限制則如下：

- (21) **\*NC**：鼻音之後不可以緊跟一個非鼻音性輔音。
- (22) **鼻音保留(Max-N-IO)**：底層結構出現的鼻音必須保留到表層結構上。
- (23) **鼻音信實(Faith-N-IO)**：表層結構上各音段的鼻音性必須與底層結構相同。

	糖包/t <sup>h</sup> oŋ pau/	<b>*NC</b>	<b>鼻音保留</b>	<b>輔音部位信實</b>	<b>鼻音信實</b>	$*C_{\alpha}C_{\beta\text{-place}}$
a.	☞ t <sup>h</sup> oŋ mau				*	*
b.	t <sup>h</sup> om mau			*!	*	
c.	t <sup>h</sup> ok pau		*!		*	*
d.	t <sup>h</sup> oŋ pau	*!				*

表(25) 福州聲母類化音變

它們的位階爲：**\*NC**，**鼻音保留**>>**鼻音信實**；另外再加上前述漳州的三項音韻限制，就成了我們在表(25)所見的運作過程。由於福州話**輔音部位信實**位於最高階，沒有必要另外列出**聲母部位信實**；因爲**\*NC**，**鼻音保留**兩個高階的限制，所以福州方言普遍有著聲母鼻化現象。下表介紹莆仙方言的相關音變現象：

11. /n pe/	→	[m me]	不賣
12. /aŋ p <sup>h</sup> i/	→	[am mi]	紅鼻
13. /kaŋ piŋ/	→	[kam miŋ]	江邊
14. /iŋ p <sup>h</sup> εŋ/	→	[im mεŋ]	影片
15. /ts <sup>h</sup> ɔŋ miŋ/	→	[ts <sup>h</sup> ɔm miŋ]	聰明
16. /ŋ mo/	→	[m mo]	黃髮
17. /hɔŋ te/	→	[hɔn ne]	皇帝
18. /tɔŋ nεŋ/	→	[tɔn nεŋ]	中年
19. /ɬiŋ ɬεŋ/	→	[ɬin nεŋ]	新生
20. /kɔŋ k <sup>h</sup> ɔŋ/	→	[kɔŋ ŋɔŋ]	工礦
21. /ɬiŋ ŋɔŋ/	→	[ɬiŋ ŋɔŋ]	心願
22. /tɔŋ haŋ/	→	[tɔŋ ŋaŋ]	中行
23. /tɔŋ iŋ/	→	[tɔŋ ŋiŋ]	中英

表(26) 莆田

24. /teŋ po/	→	[tem mo]	電報
25. /miŋ p <sup>h</sup> oŋ/	→	[mim moŋ]	麵包
26. /ŋ p <sup>h</sup> aŋ/	→	[m maŋ]	黃蜂

表(27) 仙遊

莆仙方言在鼻音韻尾與後字阻塞音聲母的互動上，明顯是吸收了閩東、閩南雙方面的音變規律；前字的鼻音韻尾與後字的聲母部位同化，而後字聲母則為前字鼻音韻尾順同化為鼻音。可以看得出來這些例字，也許在閩東、閩南都存在的詞彙，可目前莆仙的讀音卻是跟任何一方也不相同；所以它受到兩邊影響的方式不會是純粹的詞彙借入而已，應該也引入了相關的音韻規律。這顯示了語言接觸過程中，傳遞的不單是如詞彙等具體成分，還包含抽象的音韻、語法規律。但為什麼莆仙方言所採取的是將來自不同方言的兩個音韻規律共存呢？以傳播擴散的概念來看，凡事總有個先來後到，那麼為什麼不是後來的音韻規律直接取代前者？

上一小節的古次濁聲母去鼻化之後進一步清化的演變，莆仙所採取的策略仍可解釋成：先閩南、後閩東。並不是同時使用著兩方音韻限制。但是就鼻音韻尾與阻塞音聲母這一部分的演變，我們卻可以看出這整個變化，一部分是閩南特色，一部分是閩東色彩，卻「同時」活躍於當今的莆仙音韻系統中。

前面列出漳州方言針對鼻音與阻塞音部位同化限制的位階順序為： $*C_{\alpha}C_{\beta\text{-place}}$ ，**聲母部位信實** >> **輔音部位信實**。而福州方言的鼻音與阻塞音互動現象主要是下列因素控制： $*NC$ ，**鼻音保留** >> **鼻音信實**；所以有了聲母鼻化現象。可是，漳州沒有聲母鼻化，是因為**鼻音信實** >>  $*NC$ ；福州沒有部位同化是基於：**輔音部位信實** >>  $*C_{\alpha}C_{\beta\text{-place}}$ 。後面這些部分顯然在兩相接觸下被莆仙方言忽略了。

我們在莆仙方言看到的現象是，它擷取了兩方的**音韻限制** (Phonological constraints)，而忽略了**信實限制** (Faithfulness constraints) 的部分。就發音層面來看，這樣的行為有相當的動機在，因為輔音叢[mm]相對於[mp]、[ŋm]來說，無疑是較容易發音的。接下來我們以莆田話的「錢包<sup>14</sup>」為例：

	錢包/tsij pau/	$*NC$	鼻音保留	$*C_{\alpha}C_{\beta\text{-place}}$	聲母部位信實	鼻音信實	輔音部位信實
a.	tsij mau			*!		*	
b.	☞ tsim mau					*	*
c.	tsij pau	*!		*			
d.	tsij ŋau				*!		*
e.	tsip pau		*!			*	

表(28) 莆田鼻音與阻塞音的互動

可以看得出來，兩個信實限制都位於較低的位置，而最佳選項(28b)事實上正是兩個信實限制都違反。

過去在許多相關第二語言學習、兒童語言習得、及重疊詞的研究中都提到這一類語言演變模式，在一些**特殊環境**下突顯**音韻限制**並模糊**信實限制**的要求，McCarthy & Prince (1994) 稱此現象為「無標性浮現」(The Emergence of The Unmarked)。在一般母語環境中，音韻限制會屈服於信實限制之下，無法展現其作用所在；而在一些語言學習過程，或重疊詞重疊的部分，因為信實限制或弱化、或不運作，才看得到音韻限制產生作用。而語言接觸所導致的音韻演變，是否也是這一類「無標性浮現」的舞台？這是值得我們仔細思考探討的主題。

<sup>14</sup> 錢包在莆田的發音為[tsij mau]，一些在閩南語中讀為[i]韻的，莆田改為[iŋ]，如「天」[tʰiŋ<sup>533</sup>]。雖然大多數的閩南鼻化韻在莆田城廂區都是讀為口元音，但這些例子顯然是鼻化韻在去鼻化與保留鼻音成分之際的另一個抉擇。

## 5.2. 韻母

莆田話的韻母依照《福建省志·方言志》的紀錄共有四十個。後低圓唇元音[ɒ]的開口度較[ɔ]大，前低圓唇元音[œ]的音值介於[ø—œ]之間。

a夏	ɒ左	o私	e蹄	œ梳	aʔ押	ɒʔ屋	oʔ滑	ɛʔ結	œʔ月	ai愛	au包	ɔu虎	aŋ暗	ɒŋ壯	œŋ中	ɛŋ煙	oŋ溫
i衣	ia寫	iu友			iʔ乙	iaʔ業				iau腰			iaŋ良	iŋ音			
u武	ua花	ue倍	ui胃		uaʔ活								uaŋ彎	uŋ光			
y煮	yo靴				yʔ疫	yoʔ約							yoŋ央	yŋ永			ŋ不

表(29) 莆田話韻母表

依《福建省志》記載，福州話共有四十六個韻母，而閩南方言如廈門話則有八十六個韻母。單看上表，莆田話的韻母似乎與福州較接近又更簡略些；可依其字音對照來看，又跟閩南方言貼近些。

	福州	莆田	仙遊	泉州	漳州
蟲	t <sup>h</sup> yoŋ/t <sup>h</sup> øyoŋ	t <sup>h</sup> øŋ/t <sup>h</sup> aŋ	t <sup>h</sup> øŋ/t <sup>h</sup> aŋ	t <sup>h</sup> ioŋ/t <sup>h</sup> aŋ	t <sup>h</sup> ioŋ/t <sup>h</sup> aŋ
水	tsuoi/tsy	ʃui/tsui	ʃui/tsui	sui/tsui	sui/tsui
園	huoŋ	øŋ/hue	øŋ/hūi	uan/hŋ	uan/hūi
船	suŋ	ʃoŋ/ʃøŋ	ʃuon	suan/tsun	suan/tsun
六	løyʔ	laʔ	laʔ	liɔk/lak	liɔk/lak
通	t <sup>h</sup> uoŋ/t <sup>h</sup> øyoŋ	t <sup>h</sup> oŋ/t <sup>h</sup> aŋ	t <sup>h</sup> oŋ/t <sup>h</sup> aŋ	t <sup>h</sup> ioŋ/t <sup>h</sup> aŋ	t <sup>h</sup> ioŋ/t <sup>h</sup> aŋ
紙	tsai	tsyɒ	tsya	tsua	tsi/tsu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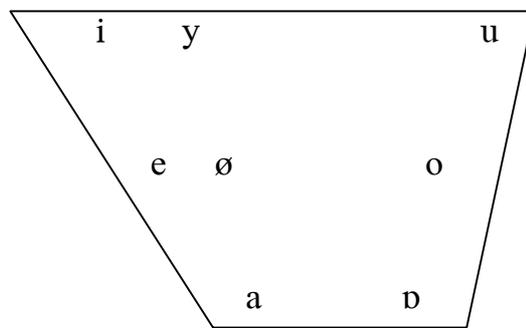
表(30) 閩東、莆仙、閩南韻母對照表

上表這些詞例顯示，福州話也許是莆田方言目前整個韻尾簡化的一個推手，可莆田話的韻母明顯地與閩南同一的根源。這些現象與李(1997)提及的「莆仙話原本應是與泉州話同類的，後來受到不少福州話影響，成了一種混合變種的閩方言」相呼應，在白讀層演變的層次上明顯與泉州同類，而整體大多數的語音形式規則上又與福州

相和。

### 5.2.1 莆田的單元音

這一小節我們先討論莆田方言的單元音系統，我們先在表(30)列出莆田話的單元音圖。可以看到下表的元音分布，具有相當地系統性對應；八個元音在高元音位置三個，中元音三個，低元音則兩個。這些個單元音跟閩東、閩南有著什麼對應關係呢？我們先以陰聲韻的部分來做對比。



表(31) 莆田元音圖

基本上，就莆田話與泉州話的對應關係，[i, e, u, o]大致對應，[y, ø, ɒ]對應上才有問題。閩南語讀為[ɔ]的元音，在莆田讀為[ɒ]，但某些閩南語讀為[a]的，也是[ɒ]。[ø]對應到哪些音呢？部分較具體可見的是泉州話中的[ɣ]，但仍有些是對應到其他的。[y]較讓人明顯注意到的部分是對應到泉州話的[ɥ]元音，但是，是否就這麼乾脆呢？如果是，事情就很完美了。

單元音部分我們主要討論哪些主題？依莆田的元音圖與福州、廈門的相對照，我們的焦點會在於[ɒ, y, ø]等音。如前所提，這幾個元音是跟閩南方言對應上較有出入之處，而[y, ø]兩個元音雖然存在於閩東，但並不全然對應；所以在這幾個音與閩東、閩南兩地語音的對應關係上，應該會有一些我們感興趣的問題出現。

首先我們看[ɒ]，閩東、閩南兩個方言的低元音都只有一個，就閩南方言以及國語而言，低元音的前後性其實並不固定，會隨鄰近音而調整。所以如果是在舌根音之前，低元音的實際音值會是[ak, aŋ]；舌尖音之前則會是[an, at]。然而，由於莆田

已經有了另一個後低元音[ɒ]在，所以/a/元音即使在舌根音前，仍是讀為[an]；[an]這樣的組合在閩南人的聽辨上有時候會造成混淆，因為聽到[a]元音，預期緊跟之後的應該是[n]。或者說，就低元音組合的判定上，閩南語以及國語韻尾的前後特徵值是跟元音附加在一起著的，缺一不可。

[ɒ]元音出現位置主要是哪？一個可以確定的位置是，凡閩南方言讀[ɔ]元音的字，在莆田絕大多數都讀為[ɒ]；包括了果開一歌、果合一戈、遇合一模、遇合三魚、效開一豪、流開一侯等都有[ɒ]韻讀音。除了[ɔ]之外，[ɒ]韻還出現在一些讀為閩南讀為[e, ɛ]韻的位置，例如假開二麻「馬、罵、價、廈」等都是；假開二麻[ɒ]韻這部分為白讀音，此處莆田另有文讀為[a]韻，與閩南相同。

效開二肴的「飽、咬、教」等白讀亦為[ɒ]，這些就對應到閩南語的[a]韻。還有一部分是古陽聲韻，咸開一談「籃、三、敢」，咸開二的「餡、衫」等字；一些在閩南讀為[ã]韻的字，在莆田城廂區都讀為[ɒ]。陽聲韻部分，閩南讀[ɔŋ]韻者，在此讀[ɒŋ]，如「榜、忙、訪、方」；莆田入聲韻的[ɒʔ]主要對應到[ɔʔ, ɔk]，如「博」，但也有對應到[ak, aʔ]等韻的，如「縛、鴨」。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莆田[ɒ]元音對應到的位置主要是閩南方言的[ɔ]，加上少部分白讀層[a]，還有就是漳州音的[ɛ]韻。閩南文讀層的[a]韻在莆仙都仍是[a]。

[ø]元音出現位置？泉州話[ɤ]元音出現在「果、蟹、止」三攝。福州話[ø]元音出現於遇合三魚、止合三紙心母。

	泉州[ɤ]	莆田[ø]	福州[ø], [øy]
果攝	√	√	[øy]
遇攝		√	[ø]
蟹攝	√	√	[øy]
止攝	√		[ø] [øy]

表(32)

另外福州[øy]主要出現在蟹合一灰、止合三支、果合一戈等，這部分跟泉州[[ɤ]韻有相當的重疊。莆田的[ø]元音出現在果合一戈、遇合三魚、蟹開一哈、蟹合一灰、蟹

合三祭等韻。可以看到莆田[[ø]元音跟兩區相關讀音都有些重疊，但也都有些相異之處。比如，蟹開一的「改」字，泉州讀為[kue]，福州為[kai]，莆田則是[kø]。

我們會拿這幾個音作比較，當然有些背景考量在；前圓唇元音本來就是一般語言中較為有標的音值(marked value)，即使是國語也只容許高元音有「前圓唇」這等區別。前中圓唇元音一般在漢語方言仍屬罕見，因此其形成的來源、背景顯然值得研究。拿福州話的[øy, ø]韻來比較，是因為與莆田[ø]音值相近，所以自然會想著也許它們之間有著傳承的關聯。泉州音部分則是由於[ɣ]對應到漳州[ue]，顯示這個讀音本身形成背景應該也是有著圓唇與前後值的矛盾，而且就兩邊方言的第一眼印象，泉州[ɣ]跟莆田[ø]似乎重疊之處頗多。

就表(32)整體比較之後，可以看到這幾個音彼此之間都是不完全重疊。福州話的蟹開一哈、蟹合三祭沒有[øy, ø]讀音，莆田有；而泉州話的[ɣ]不出現於遇攝，莆田在遇攝卻有些[ø]韻讀音在；相對地，莆田在止攝沒有[ø]韻，泉州則有不少止攝例字讀為[ɣ]元音。整個說來，我們可以假定這三類元音之間沒有直接的傳承對應性；它們的重疊自然是因為這些相關韻攝的讀音都有些圓唇與前後值的矛盾在，應該是當初進入各方言的讀音本身就是類似[\*ue, \*oi]等組合，而後依著各方言的音韻位階與系統對應做了不同的調整。

身為高元音，[y]元音可出現的位置，既可為介音，亦可為核心元音，不過沒有當韻尾的案例，這部分跟國語類似。開音節部分，[y]所在位置主要是遇合三魚、遇合三虞兩韻。閉音節[yŋ]出現的位置不太穩定，只會與見系聲母一起出現；部分莆田方言的臻開三真、臻開三殷等韻，如「斤巾銀近芹」等，韻母讀為[yŋ]。《莆田縣志》所記載的資料如此，《福建省志·方言志》的莆田語料也如是，我們收集到的莆田縣埭頭鎮的語料亦然；不過我們在莆田市城廂區所收集的語音在這兩攝的見系聲母字卻是讀[iŋ]，城廂區收錄到的[yŋ]韻，僅有出現在梗合三庚、梗合三清的「瓊、榮、永」等字。當介音時，就城廂區部分，只會出現在[ɒ]元音之前，如[yɒŋ, yɒʔ, yɒ]等韻。

整個來看，莆田單元音系統中，[ɒ]元音的出現使得[a]也只能固定在前元音位置；而[ɒ]主要對應到閩南語的[ɔ]，還有白讀層的[ɛ]與少數[a]韻。[ø, y]元音出現位置由於跟閩東、閩南都沒有完全重疊現象，說明這些撮口元音的出現是經由莆田方

言內部系統整合而來的，不是自閩東或閩南借入。

### 5.2.2 陰聲韻、入聲韻與陽聲韻比較

這一小節中，我們主要是對莆田可能的韻母組合做個介紹，並分析就陰聲韻部分所容許的組合，和陽聲韻與入聲韻之間有什麼差別。一般說來，依照我們所觀測到閩東、閩南的各類韻母組合上，陰聲韻應該是有較大的自由度在的，相對於陽、入聲韻。韻母內部架構在開音節與閉音節之間，常會有些不同程度的限制，這也是閩東與閩南在音節結構上的不同之處。

莆田韻母，如之前所列資料，共有四十個；但依照本方言所容許的基本「介音+元音+韻尾」結構，可能的組合數目應該是遠高於此。正如之前討論過的閩東、與閩南的韻母組合一樣，我們知道理論上的組合與實際數目通常都有相當差距；而這些差距的發生，一般都有一定的音韻動機。

韻尾 \ 介元音	ia	a	ua	ya	ie	e	ue	ye	iø	ø	uø	yø	ii	i	ui	yi
∅	√	√	√			√	√			√				√	√	
i		√														
u	√	√														
ʔ	√	√	√			√				√				√		
ŋ	√	√	√			√				√				√		
韻尾 \ 介元音	id	ɒ	ud	yd	io	o	uo	yo	iy	y	uy	yy	iu	u	uu	yu
∅		√		√		√				√			√	√		
i																
u		√ <sup>15</sup>														
ʔ		√		√		√				√						
ŋ		√		√		√				√				√		

表(33) 莆田可容許之韻母組合

上面我們是依照莆田話可能的「介音+元音+韻尾」組合而列表，「√」表示該韻母確實出現於方言中，陰影部分則表示該組合不存在。一般說來高元音的地位都是既

<sup>15</sup> [ɒu]這個韻，一般寫為[ou]，但應該只是[ɒ]加上高元音韻尾之後的演變。

可當元音，又可當介音韻尾等；莆田話既然有三個高元音存在，那麼介音出現與否就有四種可能性；韻尾則另外加上舌根鼻音與喉塞尾，原該有六種，只是莆田[y]沒有出現在韻尾的例子，所以我們這裡直接省略。

由於輔音韻尾只有兩個，因此不像閩南話在與元音的組合上會因為不同發音部位而出現組合分布上的區別；上表資料顯示，幾乎大多數的元音，後頭都可以直接加上輔音韻尾。只有[ue, ui, iu]沒有另外加上輔音韻尾的韻，不過這並不意外；基本上，整個莆田話裡頭只有低元音可以同時帶有介音與韻尾，中高元音都只有兩者取其其一。而元音韻尾也只會出現在低元音之後，這點跟閩南相似，而與閩東方言不同；福州話的中元音之後大多能再加上元音韻尾。

介音與元音的組合：八個元音加上三個介音，可以有 32 種不同組合出現；實際上存在的組合相當少，低元音之外，只有[ue, ui, iu]這三種。意即六個中高元音，與介音搭配的組合應該有 18 種，卻只有 3 類真實存在。而[v, a]這兩個低元音，與介音的組合是呈現互補分布的，[v]只有與[yp]類介元音組合，[a]則僅有[ua, ia]類韻。這些組合顯示怎樣的訊息？低元音與介音搭配後，顯然會降低彼此間的區辨度，所以[v, a]的區辨度高於[\*up, ua]之間，所以後兩組語音只能有一者出現。

由於莆田元音在與輔音韻尾的搭配上，幾乎沒有空缺存在，我們不由得反省之前對閩南輔音韻尾搭配的分析；由莆田的情況類推，閩南元音與輔音韻尾的搭配上的空缺，不一定是由同一輔音韻尾，不同元音相互之間的排擠效應造成的，也可能是相同元音，不同輔音韻尾的排擠效應。例如/ut,\*ot,\*uk, ok/的組合中，/\*ot/不存在於語音表層的理由，可能不單是同韻尾/ut/的排擠效應，還有同一元音的/ok/所造成。/\*uk/的不出現則可能肇因於/ut/的存在。

### 5.2.3 古陽聲韻的演變

完整的文白異讀對應是閩南方言主要特色，相形之下，閩東方言的文白異讀現象就少得多了，只有部分口語詞彙保留二讀。閩南語有大量古陽聲韻的白讀為鼻化韻，文讀盡皆保留完整鼻音韻尾；閩東方言則不論文白一律以舌根鼻音結尾。這是因為閩南地區在文讀傳入前，曾有一個簡化韻尾的音韻趨勢使得當時的陽聲韻與入

聲字產生大規模變動，陽聲韻丟失韻尾保留其鼻音性，入聲字則留下喉塞的入聲特質<sup>16</sup>。這項規律並沒有延續至今，至少在文讀傳入前就已消失；因為文讀層的陽聲韻與入聲字並沒有相同的變化存在。

閩東地區則有另一項類似的韻尾限制(coda condition)延續至今，這項限制要求輔音韻尾只有舌根音方能存在。現今福州方言輔音韻尾只有舌根鼻音與喉塞音兩種，若就表面形式來看，這表示福州方言韻尾只允許口腔在舌根部位形成阻塞；但也可以將這項韻尾限制分析成只允許無發音部位(No Place)的輔音出現在韻尾位置，這些個輔音在底層結構上沒有設定發音部位，最後體現在表層結構上的舌根或喉塞只是一個填充值(default value)。整個看來，不管是閩南或閩東都經歷過「韻尾簡化」的音韻變化現象，這些音韻變化現象依照優選理論(Optimality Theory)的說法，其實是幾個不同的音韻限制(phonological constraints)互相作用。

- (24) **無韻尾**(No Coda)：輔音不能出現在一個音節核心之後。
- (25) **韻尾限制**(Coda condition)：韻尾必須是沒有發音部位的。
- (26) **無鼻化韻**(No Nasal Vowel)：不允許鼻化元音在表層出現。
- (27) **鼻音保留**(MAX-N-IO)：底層結構出現的鼻音必須保留到表層結構上。
- (28) **輔音信實**(IDENT-C-IO)：表層結構出現的輔音必須與底層的相同

在福州方言，這些音韻限制的位階順序(constraints ranking)為：**韻尾限制、無鼻化韻 >> 鼻音保留、輔音信實 >> 無韻尾**。而在白讀時期的閩南方言則是：**鼻音保留、無韻尾 >> 無鼻化韻、輔音信實**。當然在現今的閩南方言裡，這幾個限制已經有著不一樣的位階順序，輔音部位信實已經躍升到其他限制之前：**輔音信實、鼻音保留 >> 無鼻化韻、無韻尾**。

位於閩東與閩南交界地帶的莆仙，在音韻演變上同時兼容兩區特色；為了迎合曾經盛行閩南地區「鼻音韻尾丟失」與閩東地區「無鼻化韻」的要求，許多閩南為鼻化韻，閩東為鼻音韻尾的古陽聲韻，在莆田城關區都成了口元音。下表語料引自

---

<sup>16</sup> 這項變化不是全面性的，以低元音的咸山等攝最早丟失韻尾，某些韻攝的白讀至今仍保留完整的塞音韻尾，這其中牽涉到元音與輔音互動的特性，以及其他可能因素。

《福建省志·方言志》：

	福州	莆田	仙游	泉州	漳州
飯	puɔŋ	pue	p̃i	pŋ	p̃i
盤	puɑŋ	pua	puã	puã	puã
癢	suɔŋ	ɬieu	ɬiũ	tsiũ	tsiõ
肝	kaŋ	kua	kuã	kuã	kuã
青	ts <sup>h</sup> ɑŋ	ts <sup>h</sup> a	ts <sup>h</sup> ã	ts <sup>h</sup> ĩ	ts <sup>h</sup> ẽ
𠵼	kiaŋ	kyp	kyõ	kã/kan	na hau s̃ẽ
籃	laŋ	laŋ/nɔ	laŋ/nõ	lam/lã	lam/lã
聾	løyŋ	løŋ/laŋ	løŋ/laŋ	løŋ/laŋ	løŋ/laŋ
鱗	liŋ	liŋ/lɛŋ	liŋ/lɛŋ	lin/lan	lin/lan

表(34) – 莆仙、閩南、閩東陽聲韻對照表

下面我們以「盤」字的白讀說明這些限制先後在莆仙方言產生的效應，第一階段先遭遇到的是，鼻音韻尾丟失，而鼻音保留：

盤 /*puan/	鼻音保留	無韻尾	無鼻化韻	輔音信實
a.  puã			*	*
b. puɑn		*!		
c. puɑŋ		*!		*
d. pua	*!			*

表(35) – 白讀時期的閩南語陽聲韻

這個階段也是早期閩南白讀層歷經的演變運作，因為**無韻尾**與**鼻音保留**的高位階限制，使得「盤」捨去原來的鼻音韻尾，以鼻化韻母的形式呈現。/\*puan/為我們假設的輸入值，依照相關方言推論白讀音時期的「盤」字應該是這樣形式進入方言，所以以它為當時的底層結構。莆仙地區應該也是跟閩南地區歷經同樣的白讀期音韻演變，否則就難以解釋現今莆田文白讀的對比差異形式。

閩南語白讀層歷經的韻尾丟失以及韻母鼻化等音變現象並沒有擴及文讀層，因為我們在文讀層完全沒有類似演變；這說明這裡所列的音韻位階在文讀層進入時就已經改變。依照方言語料與歷史背景推論，應該是大量的文讀詞彙進入後造成原有

的音韻位階重整。也許有人會問，同樣一個詞彙為什麼會訂出兩個不同的「輸入值」或底層結構？研究閩語方言者普遍認同閩語，特別是閩南語，具有豐富的文白層次現象；這兩個層次的相對應語彙不只語音形式有別，且使用環境甚或語意都可能有所差異。如果使用者在「輸出值」或表層形式接收到的就是兩個不同形式、不同語意的詞彙，那麼假設其原本有兩個不同的「輸入值」也是順理成章之事。

我們在表(36)看到的是莆田進一步受到閩東方言影響，借入它的音韻位階，使得原本讀為鼻化韻的「盤」字，又進一步變為口元音。c 與 d 兩個選項都符合閩東的兩個高階的音韻限制，而在信實限制這個部分，d 違反了鼻音保留，而 c 則違反了輔音信實；因為這兩項限制是同一位階的，所以違反是以兩欄合併計算，雙方在此處平手；最後 c 因為違反下一位階的無韻尾而出局。我們「盤」字的輸入值定為鼻化韻母，因為就閩東與閩南的語料對照，同樣保留文白二讀層次的莆田方言，此處明顯為白讀音，所以採取閩南的白讀音為輸入值。

這樣的輸入值也呼應了同屬莆仙方言區而仍保留鼻化韻的仙游方言；當然要選擇莆田方言的口音形式為輸入值也可，最佳輸出值仍是選項 d。再下一個部分則以「籃」的文讀為例，說明原本帶著非舌根鼻音韻尾的字詞受到這些閩東派音韻限制的影響，都得調整成舌根韻尾輸出。

盤 /puã/	無鼻化韻	韻尾限制	鼻音保留	輔音信實	無韻尾
a. puã	*!				
b. puan		*!		*	*
c. puaŋ				*	*!
d.  pua			*		
籃 /lam/	無鼻化韻	韻尾限制	鼻音保留	輔音信實	無韻尾
e. lam		*!			*
f. la			*	*!	
g. lan		*!			*
h.  laŋ				*	*

表(36) — 莆田文白讀陽聲韻對比

下表(37)顯示的是現今閩南方言在鼻音韻尾的音韻限制位階，以「籃」字文白讀為例；由最佳選項 a 與 e 的勝出可以知道輔音信實與鼻音保留在閩南方言的位階

高於其他相關限制，它寧可違反韻尾限制與無鼻化韻也要符合前二者的要求。上下兩個圖表的對比顯示莆田方言如今已然轉為遵守閩東的語音限制，當然還保留著鼻化韻的仙游，至今依然把鼻音保留放在如同閩南方言的高位階位置。

籃 /lã/	輔音信實	鼻音保留	韻尾限制	無鼻化韻	無韻尾
a.  lã				*	
b. lam		*!	*		*
c. laŋ	*!			*	*
d. la		*!			
籃 /lam/	輔音信實	鼻音保留	韻尾限制	無鼻化韻	無韻尾
e.  lam			*		*
f. la	*!	*			
g. lan	*!		*		*
h. laŋ	*!			*	*

表(37) – 閩南語陽聲韻的文白讀對比

莆仙方言古陽聲韻的變化，是在不同時間點上先後引入了閩南與閩東兩方面的音韻限制所造成，相關的時間性可以由李(1997)提到的歷史上莆仙與泉州府的分立以及文白讀的變化可以得到驗證。莆仙之所以會由早期偏閩南的位階，走向目前偏閩東的音韻位階，除了因為脫離閩南直接行政管轄，且閩東為福建政治文化核心等影響力所促成外；依照閩東與閩南現今相關限制的位階相比較，可明顯看出閩東方言裡有部分的音韻限制地位是高於信實限制，而閩南在文讀層進入之後，就陽聲韻與入聲韻的變化上，則是信實限制高於所有音韻限制。因此，由閩南走向閩東，也等於是要求表層、底層間相互對應的信實限制，屈服於要求表層音韻協調性的音韻限制；可以看做是一個「無標性浮現」語言現象。

#### 5.2.4 元音共諧變化

之前提到莆仙方言的韻母與閩南在詞與詞的對應上較為齊整，可是就與閩東相似的撮口呼(前圓唇元音)韻母呢？它們究竟是如何進入莆仙方言的？最直接的想法是藉由詞彙借入，這也是語言接觸最早的一種形式。下表列出相關例字以供我們進

一步探討，當看到「蟲、樹、癢」等例，跟閩東方言一樣都讀為撮口韻，彷彿呼應著詞彙借入的可能性；可是當我們進一步看到「長、園、遠、船」，這些在閩東沒有撮口呼的詞語，在莆仙卻成了撮口。這樣的情形顯示，莆仙的撮口韻並無法以單純的詞彙借入達到全面解釋的效能。

	福州	莆田	仙游	泉州	漳州
長	tuŋ/touŋ	tyŋ/tuŋ	tŋn/tŋ	tiŋ/tŋ	tiaŋ/tŋ
腸	tuŋ/touŋ	tyŋ/tuŋ	tŋn/tuŋ	tiŋ/ts <sup>h</sup> iaŋ/tŋ	tiaŋ/ts <sup>h</sup> iaŋ/tŋ
園	huŋ	øŋ/hue	øŋ/hūi	uan/hŋ	uan/hūi
遠	uoŋ/huŋ	øŋ/hue	øŋ/hūi	uan/hŋ	uan/hūi
癢	yoŋ/suoŋ	yŋ/ʔiəu	øŋ/ʔiū	iŋ/tsiū	iŋ/tsiū
船	suŋ	ʔŋ/ʔøŋ	ʔuŋ	suan/tsun	suan/tsun
蟲	t <sup>h</sup> yŋ/t <sup>h</sup> øŋ	t <sup>h</sup> øŋ/t <sup>h</sup> aŋ	t <sup>h</sup> øŋ/t <sup>h</sup> aŋ	t <sup>h</sup> iŋ/t <sup>h</sup> aŋ	t <sup>h</sup> iŋ/t <sup>h</sup> aŋ
鱗	liŋ	liŋ/leŋ	liŋ/leŋ	lin/lan	lin/lan
藥	yŋʔ	yŋʔ	øʔ	iŋk/iŋʔ	iaŋ/iŋʔ
許	hy	hy	hy	huŋ/k <sup>h</sup> ŋ	hi/k <sup>h</sup> ŋ
斤	kyŋ	kyŋ	kyn	kun	kin
水	tsuoi/tsy	ʔui/tsui	ʔui/tsui	sui/tsui	sui/tsui
紅	huŋ/øŋ	hŋŋ/aŋ	hŋŋ/aŋ	hŋŋ/aŋ	hŋŋ/aŋ
通	t <sup>h</sup> uŋ/t <sup>h</sup> øŋ	t <sup>h</sup> ŋŋ/t <sup>h</sup> aŋ			
紙	tsai	tsyŋ	tsya	tsua	tsi/tsua
𠵼	kiaŋ	kyp	kyã	kiã	kiã

表(38) 閩東、莆仙、閩南韻母對照表

由上表幾個閩方言的語料對照，可以發現前圓唇元音[øŋ, yŋ]對應到閩南方言的[uan, iŋ]兩個韻母，對應到閩東方言的[yoŋ, øŋ, uŋ, uŋ]。如果說這兩個韻母是直接借自閩東的話，[uoŋ, uŋ]這兩個韻，就一般語音演變規律來看，並沒有演變成撮口呼的條件。從「水、紅、通」這幾個例詞也可以發現，並不是閩東方言帶前圓唇元音的單詞在莆仙就會跟著唸為撮口，事實上這幾個詞跟著閩南的語音幾乎完全對應。

就語音上，[iŋ]變成[øŋ, yŋ]的可能性相當高，這是為了介音與元音在[+圓唇、-後]達到共諧的結果。[uan]→[øŋ]的變化可能較曲折些，以莆田來說，韻尾[-n]

→ [-ŋ]的變化並不是單單改變韻尾了事<sup>17</sup>；通常，莆田方言都還會試著把韻尾的區辨特徵藉由其他方式保留下來，最常見的就是把韻尾特徵值轉嫁到前方的主元音上頭。舌尖音特徵會在元音上造成什麼改變？主要是讓低元音升高並前移。

莆田話裡頭，還有一些非撮口呼的例子也有類似的情形，以「鱗」字來看，閩南語念為[lan]，在莆仙的白讀都唸為[lɛŋ]，顯然把韻尾的區辨藉由元音的前化保留。如果我們假設：/uan→\*ueŋ→øŋ/，那麼，在莆仙撮口呼這種對應形式就可以得到解釋。同時，若對照到《福建省志·方言志》的莆田話單字音表，我們也可以發現閩南語所有[ian]韻字，在莆田都唸為[ɛŋ]韻，如：「片、面、連、戰、漸、見」等；而[iam]韻字則直接變為[iaŋ]。由這些語料佐證說明，我們認為，閩南語[uan]→莆田話[øŋ]的演變方向，應該是一個合理的存在。

當然，如「遠、園」這樣的詞在普通話就念為撮口呼，且中古韻中列為合口三等，這表示本來文讀層輸入時就可能是以撮口呼形式；閩南方言不允許撮口呼，所以只留下合口特徵。當撮口呼[y]進入閩南方言，往往單單保留合口[u]或是齊齒[i]的特徵；這個在「許、斤」等例字中可以得到驗證，「斤」在泉州保留合口、而在漳州則保留齊齒念法，「許」在漳州同樣唸為齊齒，泉州念為後高展唇元音[ɯ]，不過其他泉州腔也有[hu]的讀音在。檢視莆田單字音表列出的[y, ø]兩個韻後，發現大多數對應到泉州的[ɯ, ɤ]二韻，這些音在漳州都唸為[i, ue]；在泉漳方言的分歧表示這些韻原來可能是閩南方言沒有的音位，所以兩地方音各自調整成不同的面貌。這些方言間不同的變化，可以藉由下述三個限制的在各方言裡頭的位階高低不同來說明。

(29) \*前圓唇音：不允許前圓唇元音出現

(30) 圓唇性信實(Faith-Round)：表層結構的圓唇性必須底層結構相同

(31) 前後值信實(Faith-Back)：表層結構的舌位前後值必須底層結構相同

閩南方言對元音的要求是：**\*前圓唇音 > 圓唇性信實、前後值信實**；因此外來撮口

---

<sup>17</sup> 元音與輔音在音韻特徵上的互通性已廣受認同，一般認為是前元音與舌尖輔音共有著[-back]或著 Coronal 的特徵，而後元音與舌根輔音共有 [+back] 或者 Dorsal 的特徵。

呼的詞都被進一步調整。就字音來源，上表列出的莆仙語料顯然與閩南相同；但位近閩東的影響，使得對元音一些要求的位階順序改為：**圓唇性信實、前後值信實**> \*  
**前圓唇音**。

上表中「紙、冪」的撮口呼來源，若純就這些方言的語料對比來看，無法有個肯定的解釋。審視單音字表上其他相關的字，分別為 [tsyɔ]：「煎」，[syɔ]：「蛇、徙、線、誓」；[kyp]：「鵝、寄、件」，[k<sup>h</sup>yp]：「奇、騎、倚」這些詞在閩南語白讀音大致上為[(t)sua,(t)suã, kia, kiã]。如以閩南語為出發點，可以看到舌尖(塞)擦音聲母與前元音的產生有所關聯，而舌根音則與圓唇性有關。

除了這些由於聲母發音部位所形成的差別外，下表資料要告訴我們的是：莆仙地區撮口呼韻母與福州最主要分佈差異是在/-n/尾韻的山臻二攝上。

莆田、仙游撮口韻與福州相異之處
山合一桓 <small>端精組</small> ：短 tɔ <sup>332</sup> 、鑽 tsɔ <sup>41</sup> (tsỹ <sup>41</sup> )、酸 tɔ <sup>533</sup> (tỹ <sup>533</sup> )
山合三仙元：喘 ts <sup>h</sup> ɔŋ(ts <sup>h</sup> yŋ)、泉 tɔŋ(tỹã)、元 ɔŋ
臻合一魂：頓 tɔ(tỹ)；論 tɔŋ、寸 ts <sup>h</sup> ɔŋ、滾 kɔŋ (仙游為 uŋ)
臻合三諄：俊 tsɔŋ、筍 tɔŋ、潤 tsɔŋ、閩 nɔŋ (仙游為 uŋ)

表(39)

呼應到之前所提，閩南語裡的[ian]與[iam]在莆仙方言中元音變化有別的現象，我們禁不住要問：在舌尖與雙唇鼻音韻尾轉為舌根音的過程中，原本的發音部位特徵是就此消失，或尋求其他生存管道？

這部分我們看到莆仙方言舌尖韻尾在發音部位的保留上顯然優於雙唇韻尾。另一方面也可說是舌尖韻尾在對元音發音位置的影響上高於雙唇，所以在轉為舌根鼻音後，這些影響保留下來，形成元音上的區別變化。然而福州方言這部分的變化顯然有別，原為雙唇音與舌尖音的咸山二攝，在福州話表現一致，咸山一二等皆為 aŋ，三四等皆 ien。而莆田：咸山一二等混，三四等有別。

	一(開/合)	二	三	四
--	--------	---	---	---

咸(-m)	aŋ	aŋ, iaŋ	iaŋ/aŋ	iaŋ
山(-n)	aŋ/uaŋ	aŋ/uaŋ	eŋ/øŋ	eŋ/øŋ
宕(-ŋ)	ɔŋ, aŋ/ɔŋ		yɔŋ,ɔŋ/ɔŋ, aŋ	
深(-m)			iŋ, iaŋ	
臻(-n)	iŋ, øŋ/øŋ		iŋ, eŋ/øŋ	
梗(-ŋ)		eŋ,	iŋ	iŋ, eŋ

表(40) 莆田古韻尾與元音變化

撮口韻的行為表現說明：莆仙方言由閩東借入的不是個別單詞讀音，很可能是藉由與閩東方言撮口韻接觸，推導出韻母圓唇性共諧的概念。而我們也看到莆仙方言在韻尾簡化演變中，將原本三個發音部位的韻尾簡化為一的過程中，仍試圖保留著韻尾區別性，所以舌尖鼻音韻尾在消失之後，仍會盡量保留舌尖音(Coronal/[-back])的特徵。

### 5.3.聲調

莆田話的聲調有八個，古入聲文白讀音具有不同聲調。古清聲母入聲字的文讀音，今讀陰入調；而白讀音的喉塞韻尾已消失，讀為低平調，混同於陽去。陽入聲字文讀為 4，白讀老派為 35，新派與陽平混。連讀變調時，一般是前字變調，後字不變調。下表前字、後字格內都分別標入單字調調值，而交叉欄位中所顯示的是前字連讀調調值。

前字 \ 後字	陰平 533	陽平 13	上聲 453	陰去 42	陽去 11	陰入 21	陽入 4
陰平 533	13	11	33	13	42	13	33
陽平 13	13	11	33	55	42	42	33
上聲 453	13	35	13	13	55	35	11
陰去 42	55	42	55	55	42	42	55
陽去 11 白陰入	13	11	13	55	42	42	11
陰入 21 文	4	4	4	4	4	4	4
陽入 4 文	21	21	21	4	4	42	21
陽入 35 白	13	11	11	55	42	42	11

表(41) 莆田話連讀變調

由表中可以看到莆田變調形式與閩南有所不同，閩南只有每個調類，不管出現在任何聲調之前，都只有一個固定的變調值。莆田只有文讀陰入調是如此，其他調類的變調值都不只一個。

福州與閩南等都是七個單字調，也都存在前字於連讀時改變調值的情形，不過變調規律有別。福州話的前字連讀變調會受到後字調值影響，依後字首調為高調或低調而分成兩類變化；閩南方言則不管後字調值，每個單詞有著固定的單字調與連讀調值。不過閩南方言的陽聲連讀調普遍讀為低平、低降調。莆田話連讀時的低平低降調也絕大多數出現在陽聲調，可隱約又因為後字的調值而產生不同變調。

福州話單字調有七個，口語中連讀變調有兩個新調，半陰去 21 和半陽去 24。上聲實際音值是 311，陰去調快讀時尾音上升不明顯，近 212。四字組連讀變調，慢讀時各分成兩字組變調，快讀時前二字讀為半陰去，後二字依照兩字組變調。三字組變調分為兩大類，以第二字為區分點，當第二字為陽平陽入時，以 B 式變調，其他則為 a 式變調。A 式變調第一字讀為半陰去 21，後兩字以兩字組變調。B 式變調則是第二字依第三字而變調，第一字則依第二字變調而變。

	陰平 44	陽平 53	上聲 31	陰去 213	陽去 242	陰入 13	陽入 5
陰平 44	44	44	53	53	53	53	44
陽平 53	31	31	31	21	21	21	31
上聲 31	21	21	24	44	44	44	21
陰去 213	44	44	53	53	53	53	44
陽去 242	44	44	53	53	53	53	44
陰入 13 <sub>甲</sub>	21	21	24	44	44	44	21
陰入 13 <sub>乙</sub>	44	44	53	53	53	53	44
陽入 5	31	31	31	21	21	21	31

表(42) 福州話連讀變調

閩南方言則是幾乎每一單詞都具備單字調與連讀調，選用哪種調是依其在詞組所處位置而決定，不管後字調值為何，單字調只出現在詞組末尾。下表廈門話的連讀調與單字調的對應顯示，連讀變化並未產生新的調值，只是在七調之間的遞嬗變化；如，陰平與陽平的連讀調都是 22，對應到陽去的單字調值。

單字調	陰平 44	陽平 24	上聲 53	陰去 21	陰入 32	陽去 22	陰入 32	陽入 5
連讀調	陽去 22		陰平 44	上聲 53		陰去 21	陽入 4	陰入 32

表(43) 廈門連讀變調

有關聲調的討論一直是我們棘手的一環，在閩東部分不得不討論變調，因為那些東西跟變韻相關，而變韻又跟整個音位系統相連系；但莆田沒有閩東的「調韻共變」現象。這一章節裡頭的莆田聲調，主要是引用前人資料而來；有時候會覺得缺乏足夠的背景資料來分析聲調變化的原由。閩東與閩南的聲調，是否有著決定性的分類？我們目前可以確認的只有 a) 會不會受後字影響，福州話的連讀調值會受到後字影響 b) 陽調類與陰調類有沒有明顯的高低區別，閩南多數方言在連讀調上，陽調類的調值都偏低。

如果是依照這兩個條件區分，那麼莆田聲調變化顯然是兩邊的條件都符合一些，又不夠徹底；陽調類調值普遍有著偏低傾向，而又因為後字調值有了不同變化。這一章的聲調就討論到此，下一章莆田方言內部差異的討論裡頭，我們會採用第一手田調資料，看看可否得到更具體的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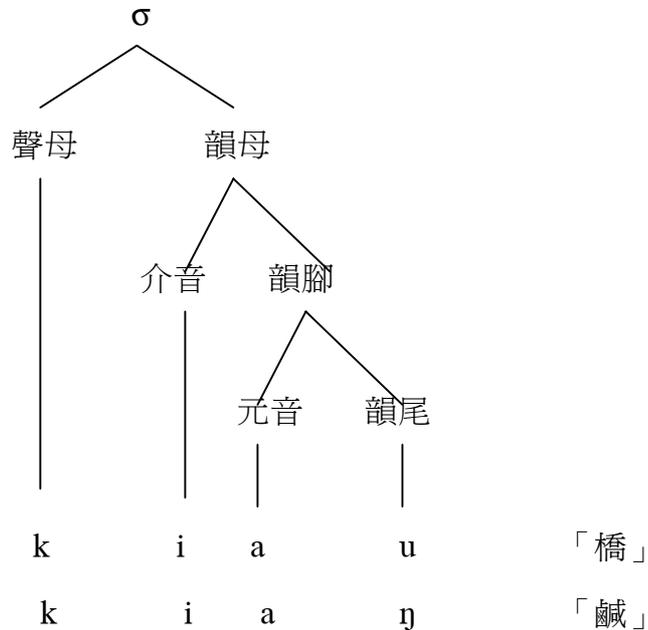
## 5.4. 音節結構

多數漢語方言的最大音節結構為 **CGVX**，即包含了聲母、介音、元音、與韻尾。韻尾部分在大部分漢語方言裡，可能為元音或輔音，兩者在同一音節中只能擇其一出現，所以一般韻尾位置最多都只有一個音段成分。之前我們看到閩東在音韻詞組末端，可以容許兩個韻尾成分同時出現；而閩南，除了聲調外，還有鼻化音這類的超音段成分附加在音節上。莆田的音節又會是如何呢？

### 5.4.1 莆田音節結構

莆田方言的音節結構跟閩南方言以及國語音節類似，最大的音節結構都一樣是 **CGVX**，聲母、介音、元音、韻尾。而韻尾一樣是元音韻尾或輔音韻尾擇其一出現。

元音是一個音節最主要的核心，因此也只有它與聲調是一個音節的必要組成成分；莆田音節結構如下。



表(44) 莆田話音節結構

上圖結構雖然與國語及閩南話一樣，但內部組合變化其實較兩者簡化。例如，莆田話裡頭雖然也有成音節鼻音，但例字相當少，應該說是不成一個韻；在城廂區大概只有表示否定涵義的「不」[ŋ]保留成音節鼻音讀法，但它常常與其他詞合併。其他一些在閩南語方言中讀為以成音節鼻音為韻母的詞彙，例如：「光，榜」，在莆田城廂區的讀音為[kuŋ<sup>533</sup>, puŋ<sup>332</sup>]。不過除了城廂區外，其他莆仙方言區，包括仙游、與我們收集到的莆田縣埭頭鎮，「光、榜」都還是成音節鼻音這個韻。

閩南語中的元音鼻化成分，在城廂區也已經消失，相對應的例詞都讀成口元音。不過我們可以推論喉塞音尾或鼻化成分在此並沒有佔據實質的音段位置。總之，莆田音節結構與一般漢語相同，不同於閩東的特例，就音段成分的排列上是(C)(G)V(X)，只有元音是必定出現的，其他三者都可有可無。事實上，就三區比較來看，莆田音節結構應該是最簡單的，因為既不會有特長的韻尾結構，也沒有額外的鼻化韻。若假設喉塞尾與聲調都是另外附加在音節結構上，那麼我們會發現，莆田的整個音節架構，事實上是閩東、閩南兩區結構中，共有點的交集；一個簡化的

模式。

## 5.4.2 莆田音節表

音節表的例詞資料我們除了自身收集的城廂區語料外，同時參考了《福建省志·方言志》中莆田方言的部分，這裡頭的資料是以城關話為主，也就是莆田城廂區。由於《省志》編排上有一些前後矛盾不一致的地方，在這些不一致的地方，我們就以自身收集的城廂區語料判定。下表整理列出莆田話所容許的音節組合；如果是本方言可容許的音節結構，我們以該音節例字在欄位中呈現，不確定本字的部份<sup>18</sup>，則以○表示。

	p	p <sup>h</sup>	m	t	t <sup>h</sup>	n	l	ts	ts <sup>h</sup>	t̚	k	k <sup>h</sup>	ŋ	h	∅
1. a	巴	怕	麻	單	他	拿	拉	井	醒	姓	假	卡	雅	下	鴉
2. ɒ	馬	坡	罵	刀	討	林	老	曹	草	掃	哥	科	餓	好	鴨
3. o	報	抱	姆	刀	討		羅	棗	搓	嫂	糕	科		好	窻
4. e	排	批	咩	店	體	蓮	禮	齊	妻	洗	街	溪	硬	廢	鞋
5. ø				短	退	卵	螺	助	楚	賽	改	○		歇	還
6. i	米	披	○	知	啼	泥	李	二	市	詩	義	氣		飛	衣
7. u	武	浮	毛	啲	托	奴	○		○	○	牛	丘		夫	污
8. y				豬	儲	○	呂	如	取	書	魚	區		魚	羽
9. ai	擺	派	買	台	苔	耐	來	才	釵	駛	該	開	礙	害	矮
10. au	包	跑	貓	豆	頭	腦	落	走	炒	稍	絞	巧	藕	效	喉
11. ɒu	摸	鋪	墓	肚	土	奴	露	組	粗	蘇	姑	褲	五	虎	壺
12. ia	餅	坪	明	定	廳	嶺	○	遮	車	寫	鏡	輕	迎	兄	也
13. iu	彪			丟	抽	妞	柳	咒	樹	秀	九	丘		休	友
14. iau	標	飄		朝	挑	量	料	焦	唱	小	狗	扣	○	猴	搖
15. ua	搬	破	滿	彈	攤	爛	賴	盞	蔡	散	汗	闊		喝	碗
16. ue	飛	皮	妹	對	退	軟	雷	磚	吹	說	外	缺	願	回	穢
17. ui	肥	屁		對	腿		類	醉	碎	水	鬼	開		瓷	圍
18. yɒ				○	展	燃		煎	癩	蛇	鵝	奇	岸	蟻	換
19. aŋ	班	蜂	閩	東	貪	南	欄	粽	慘	送	共	看	眼	罕	紅
20. øŋ <sup>19</sup>			問	中	蟲	膿	輪	潤	春	筍	滾	捆		混	勻

<sup>18</sup> 有些例子是《省志》上所列的本字是我們打不出的文字，所以只能同樣以○表示。

<sup>19</sup> 這個韻的例字有些爭議，一些《省志》列為[øŋ]的詞，我們收錄的資料為[øŋ]，主要是山攝字。

21. ɛŋ	邊 片 免	釘 天 年 冷	層 千 省	堅 肯 研 幸	延
22. oŋ		藏 郎			
23. iaŋ	眨	店 添 黏 臉	針 簽 閃	鹹 欠 嚴 險	鹽
24. iŋ	冰 評 民	鎮 天 認 令	仁 親 心	金 欽 吟 形	因
25. uaŋ	盤 潘 滿	斷 湍 暖 卵	轉 串 蒜	管 環 頑 反	碗
26. uŋ	榜 莽	長 糖 兩 浪	莊 床 霜	光 糠 荒	黃
27. yɔŋ		腸 暢 娘 兩	將 搶 想	強 羌 仰 香	羊
28. yŋ				瓊 壑 銀 恨	允
29. ŋ					方 黃
30. aʔ	八 覆 目	答 塔 ○ 粒	雜 察 殺	甲 磕	學 壓
31. ɒʔ	北 ○	獨 讀 鹿	族 粟 蜀	谷 酷	福 盒
32. oʔ	不	突 禿 律	卒 出 戌	滑 窟	忽 熨
33. ɛʔ	伯 迫 拔	得 鐵 裂	節 賊 舌	結 鍬	或 扼
34. øʔ	物	竹 肉 綠	絕 促 雪	決	歇 閱
35. iʔ	蜜 匹	直 蔴 呢 力	疾 膝 濕	桔 隙	檄 益
36. iaʔ	曝	蝶 貼 聶 笠	捷 妾 澀	業 招	脅 葉
37. uaʔ	抹 潑	奪 脫 辣	刷	刮 闊	發 活
38. yʔ					○ 役
39. yɒʔ		著 掠	若 雀 削	腳 卻	藥

表(45)

1) 關於[øŋ]與[oŋ]，以及[øʔ]與[oʔ]的分類差異。我們收集的資料，與《省志》在這幾個韻的分類上有些差異。下表的山、臻兩攝例字，是屬於出入較大的部分；臻攝在《省志》的分類大多為[oŋ]韻，而我們收集的語料則多為[øŋ]韻。以《省志》同音字表來說，下表的臻攝都歸類為[oŋ]，而山攝為[øŋ]。

山合一桓 <small>端精組</small> ：短 tɒ <sup>332</sup> 、鑽 tsø <sup>41</sup> 、酸 tɒ <sup>533</sup>
山合三仙、元：喘 ts <sup>h</sup> øŋ、泉 tɒŋ、元 øŋ
臻合一魂：頓 tɒ；論 løŋ、寸 ts <sup>h</sup> øŋ、滾 køŋ
臻合三諄：俊 tsøŋ、筍 tɒŋ、潤 tsøŋ、閏 nøŋ

表(46) 莆田城關話[øŋ]韻

然而我們就語料錄音一再確認，城廂區發音人翁在臻攝這部分例字，應該是說[øŋ]

韻。相對地，我們收到的[ɔŋ]韻字相當少，只有在宕開一唐的泥精組字讀此韻。

這種分類上的差異有什麼音韻上的區別意義在？就《省志》資料，在音節組合上可以得到相當一致的說法：雙唇音聲母不能與前圓唇元音一起出現。上表的「問、物」[møŋ, møʔ]是取自我們收集的資料，《省志》列為[mɔŋ, mɔʔ]。只是，臻攝這批例字就聽辨上而言，我們幾次反覆聽音確認到的元音特徵為「非後、圓唇、非高、非低」([-back, +round, -high, -low])，因此最後仍將其定位為[øŋ]。因為《省志》與我們分類上的差異，針對這一類現象，我們只能將其分為兩組定義：

(32) **OCP(LAB)**：雙唇音聲母不能與前圓唇元音一起出現。

(33) **OCP(LAB-HI)**：雙唇音聲母不能與前高圓唇元音一起出現。

這兩組限制就《省志》與我們城廂區發音人的位階有別，翁的音韻位階中，只有**OCP(LAB-HI)**是高階不可違反的限制，**OCP(LAB)**則較低階。《省志》顯示的是：**OCP(LAB)**處於高階，完全不可違反。

其實我們的城廂區發音人翁還有其他例字發音是與《省志》有別的，比如「斤勤近」等字，在《省志》讀音都列為[kyŋ]，而我們收集的資料為[kiŋ]。因此不排除即使同樣收集城廂區的發音，《省志》的腔調在某些韻攝上還是與我們有別。而上述**OCP(LAB)**位階高低的區別也是可以理解的，在閩東方言裡，同樣只有**OCP(LAB-HI)**屬於高階不可違反的限制，因此容許[møŋ, møʔ]這一類的韻攝存在。

搭配組合侷限性較大的部分應該是韻母內部結構，因此這裡我們再次把莆田話裡頭可能的韻母組合列出。陰影部分表示該組合為不存在或不可能，確實存在的韻母我們用「√」表示。

韻尾 \ 介元音	ia	a	ua	ya	ie	e	ue	ye	iø	ø	uø	yø	ii	i	ui	yi
∅	√	√	√			√	√			√		√		√	√	
i		√														
u	√	√														
y																
ʔ	√	√	√			√				√				√		
ŋ	√	√	√			√				√				√		

介元音 韻尾	id	ɒ	ud	yɒ	io	o	uo	yo	iy	y	uy	yy	iu	u	uu	yu
∅		√		√		√				√			√	√		
i																
u		√														
y																
ʔ		√		√		√				√				√		
ŋ		√		√		√				√				√		

表(47) 莆田韻母搭配組合

就這些韻母搭配組合上，[ui, iu]兩韻的主從關係是有些難以斷定的；福州話我們沒有實際做田野調查，而文獻資料沒有在此作區別，所以無法論定。閩南話中則明顯的是以後面的元音為核心，因為介音[u, i]音長很短促。相較之下，莆田[ui, iu]中的前音沒有閩南那般短促，所以到底該列為元音+韻尾，或介音+元音？我們這裡仍是定為介音+元音，在沒有其他證據之下，這種選擇應該是較合乎一般結構趨勢。

上表裡頭的中、高元音，雖然都可以與輔音韻尾搭配，但卻完全沒有與元音韻尾搭配的案例。這點其實支持我們把[ui, iu]定為「介音+元音」的組合。但為什麼中高元音不能與元音韻尾搭配呢？想來與我們在閩南語當中提到的情況類似；中、高元音若帶上不同發音部位的韻尾會違反元音共諧的要求，帶著同一發音部位的韻尾的話，高元音是全然沒有區辨性可言，中元音則是區辨程度不夠高。依照 DOT (Dispersion Optimality Theory)的假設，中元音[e]若加上相同發音部位的韻尾[i]，等於是在[e]與[i]之間加入一個干擾成分，降低了三者之間的區辨度。

e	*ei	i	o	*ou	u
---	-----	---	---	-----	---

表(48) DOT 語音區辨度

因此「中元音+元音韻尾」這樣的組合在莆仙與閩南都不容許。

而[b, a]這兩個低元音，與介音的組合是呈現互補分布的，[b]只有與[yɒ]類介元音組合，[a]則僅有[ua, ia]類韻。這些組合顯示怎樣的訊息？一個可能是，低元音與介音搭配後，顯然會降低彼此間的區辨度，所以[b, a]的區辨度高於[\*uɒ, ua]之間，

所以後兩組語音只能有一者出現。

## 5.5. 莆田音韻小結

我們在前面四個小節裡頭，已經把莆田的聲母、韻母、聲調以及音節結構的行爲表現，做了完整的整理；並且將這些聲韻調等結構與前提的閩東、閩南音系相互比較。

就聲母的系統上，我們看到莆田在單讀時完全沒有濁阻塞音存在，即便連讀音變的情況也很少產生濁阻塞音。而聲母或輔音的相關音變上，歷史音變的古鼻音聲母清化，莆田與閩南確實曾共同經歷。共時音變的聲母類化音變、鼻韻尾與阻塞音的互動，也都存在於莆田話中，前者來自閩東，後者部分源自閩南，但目前是同時「並存」於莆田音韻系統。

而就韻母的變化上，韻母元音共諧、韻尾簡化，鼻化韻丟失等過程都出現在莆田音韻中。我們在前面的分析，把這些現象看成是：莆田先與閩南經歷共同音變而形成鼻化韻，之後接受了閩東的音韻體系，因此不容許鼻化韻存在；同時也納入了閩東的元音共諧概念，並且將輔音韻尾簡化成如福州體系的[ŋ, ʔ]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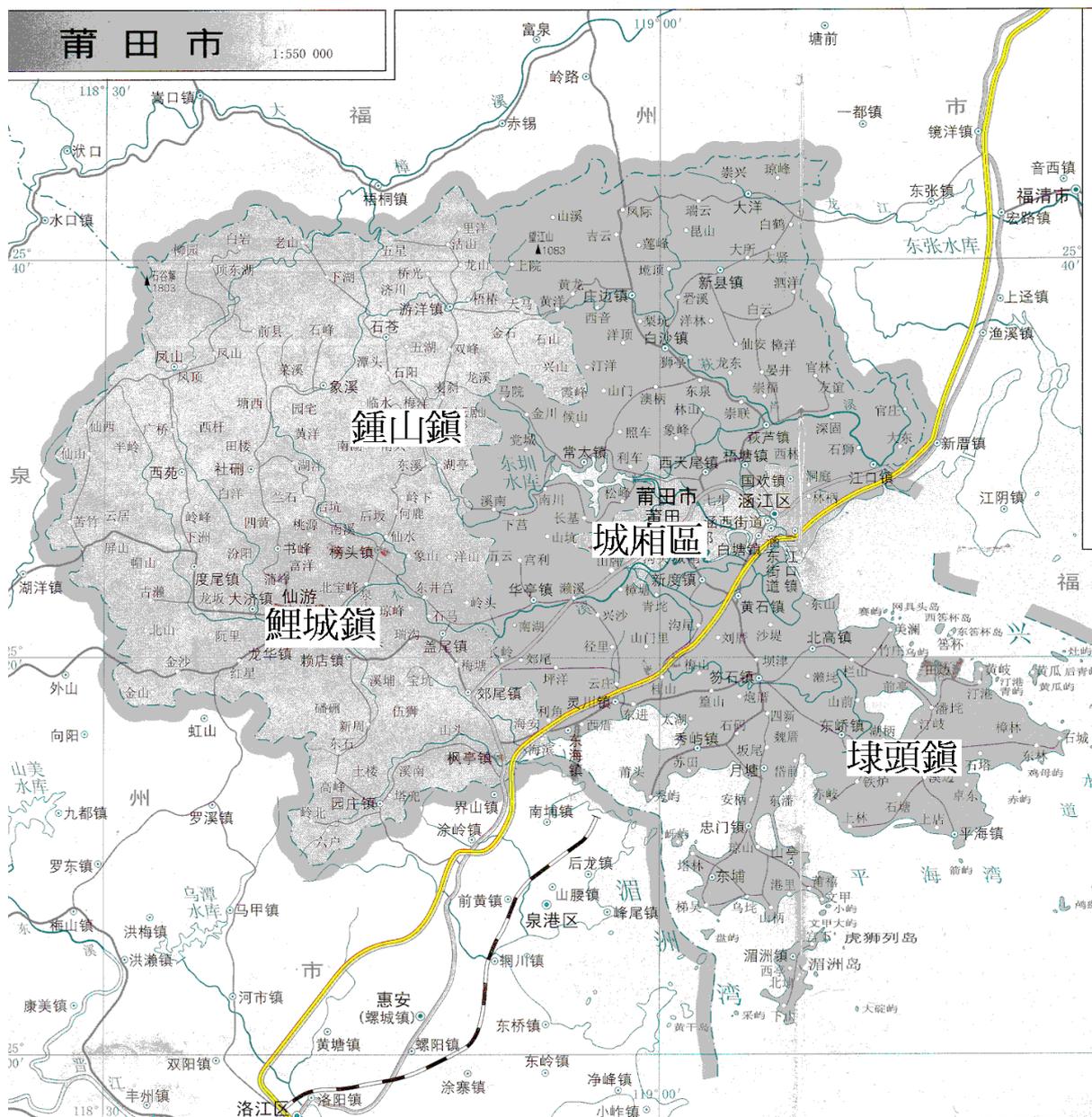
聲調變化，就我們 5.3 所提，是帶有兩邊色彩，一方面陽調類仍多爲低調，一方面，如福州話一樣，聲調變化後受到後字調值的影響。莆田音節結構，可以說跟閩南或跟一般漢語方言的音節結構較靠近，都是簡單(C)(G)V(X)，不像福州話還容許雙韻尾出現。

## 第六章、莆仙方言－內部次方言比較

莆田、仙游方言有哪些內部差異？這些差異怎麼形成的？又有什麼樣的象徵意義？這些是本章主要探討的問題。在省志的記載中，仙游仍保留鼻化韻；這也是當初方言區劃時，將莆田與仙遊區分開來的一個因素。然而我們在 2000 年夏收集小稱詞語料時發現，仙游城關也已經出現鼻化韻消失的現象，而莆田縣內仍有許多方言依舊保留著鼻化韻。這種現象有趣點在於：語言接觸程度的深淺如何呈現在方言的音韻表徵裡？假設城關地方鼻化韻消失是因為又更深一層受到閩東方言的影響，那麼其他方面又是如何？而鄰近地區又有什麼不同程度的差別？

我們在這一個章節中希望從四點資料的比較對照來探討莆仙地區內部方言差的主要特點。這裡的比較資料主要以我們 2002 年夏天在莆仙地區收集的四點語料；這四點裡，兩點為莆田、仙游城關，另外兩點則至少與城關相隔一個城鎮，希望可以由這樣的距離區隔，採樣出城關與郊區的差異所在。這四個點共包括了莆田市城關的城廂區(翁 1957，高中，公職)、莆田縣埭頭鎮(謝 1967，莆田興化大學，公職)、仙游縣城關的鯉城鎮(陳 1953，高中以上，公職)、以及仙游縣鍾山鎮(謝 1941，高中，教師)。四位發音人都是在莆田市土生土長，即使受教育也都在市區內；目前皆在各點所在地工作，對自身方言的掌控都很流暢。在莆田各點內的採訪經驗是，多數的當地人都很少說普通話，發音人只要是跟其他當地人說話都是用莆田話；而一般生活裡只有在規模大些的商店，旅館才比較常用普通話溝通。

下表是我們掃描自 2000 年福建省地圖出版社《福建省地圖冊》的莆田市地圖，我們特別將四個方言點另外用繁體字標示，可以大致看出他們在莆田市內的相對位置。



表(1) 莆田市地圖

接下來的幾個小節，我們同樣分成聲母、韻母、以及聲調等三個部分來討論這四個方言點之間的異同之處。聲母部份就單字音上大致相同，只有連讀變化有些區別；韻母部分則可能是各點之間最可能產生區別之處；聲調調值就目前初步來看，仍看不出具體差別。

## 6.1 聲母

莆仙方言的內部的聲母，並沒有特別的差異，同樣都是屬於 15 聲母。當然除了莆田城廂區外，其他幾個點都還有鼻化韻，所以[n, l]兩個聲母在多數情況下都呈現互補分布；鼻音前讀[n]，口元音之前則讀[l]，一如閩南方言。我們這裡主要想探討的是：聲母類化音變在各地有無程度上的差異？就方言調查過程中，其他幾點的發音人曾強調「城裡」說成[hia i]是城廂區的特色，這是否表示其他點的聲母類化音變也許沒有城廂區豐富？

我們收集的連讀語料其實不多，比較成系統的部分是設計來收集聲調變化的一些雙音節例詞<sup>1</sup>；我們總共採用了洪惟仁(m.s.)《閩南語方言調查手冊》裡頭 100 個八音調查表的例詞，以及陳澤平(1998)《福州方言研究》裡頭聲調例詞 128 個。洪的例詞中有 40 個詞組的前字為入聲字，陳的例詞中則有 42 組；而且不是所有聲母都需要進行類化音變，如次濁聲母或零聲母。表(2)裡頭的數目代表聲母發生變化的例詞的總數，包括了濁化、鼻化、與消失。粗略的統計產生聲母類化音變的例詞數目如下：

	莆田城關	莆田埭頭	仙游城關	仙游鍾山
洪 100	29	27	14	24
陳 128	60	55	46	42
總計 228	89	82	60	66

表(2) 聲母類化音變數目

由上述數據，可以看出莆田地區的聲母類化普遍度，兩個點的數目都明顯高於仙游地區。

---

<sup>1</sup> 這些設計來收集聲調變化的例詞，剛好也適合做聲母類化的語料收集；聲調變化與聲母類化，就某個角度思考，其實都是因為發音時間較短促所造成的音韻共諧變化。聲母類化的詞組，一定也會有聲調變化現象，反之則不一定為真。

這些數字也許不具有絕對的代表性，因為每個人的發音習慣可能都會有些差別，而我們一個點又都只收集一個發音人的資料。不過這些發音人其實都有一個相似的基準點，因為是經由當地政府機關協助尋找合適的發音人，所以找到的都是對方認為口齒較清晰的對象；當然，他們都是雙聲帶，至少都懂普通話與當地方言。只是鍾山鎮的發音人，由於對我們文字資料有些辨認不清，所以我們常將例字放在單詞之中詢問，相對之下較常把詞語融合在一塊兒念，有些音是不得不打斷讓他重念才能辨認；其他幾點的發音人都屬口齒清晰，能言善道。

接下來我們看看這些 228 個例詞的聲母類化音變中，屬於雙唇音聲母變化的有哪些？

	莆田城關	莆田埭頭	仙游城關	仙游鍾山
p→β	1	4	6	6
p→m	2	2	1	1
p→∅	9	12	0	0

表(3) 雙唇聲母類化音變數目

這部分的數字，就莆田仙游兩地對照上，更具有明顯差異性在；仙游地區都還沒有雙唇音聲母消失的現象，而莆田地區雙唇音聲母的演變則是以「消失」居多數。而且莆田城廂區發音人只有一個例子「洗米」是發成[β]的，跟其他三點比較，莆田城關該是極力避免著[β]在表層音韻出現。埭頭鎮的 4 個[β]則是出現在「借米、無米、有米、舊米」等例子上<sup>2</sup>。[k, h]聲母在仙游都有消失的例子，當然在莆田也有；其實將表(2, 3)相互對照，顯然莆田方面的雙唇音聲母音變是促成它整個變化比率較仙游高的一個因素。

因此，整體來看，我們相信莆田地區聲母類化音變的普遍度較仙游高，而且雙唇音聲母消失現象仍屬莆田區獨有的一個變化。仙游地區日後會否跟進？想來是可以期待的。

<sup>2</sup> 莆田埭頭鎮這裡雙唇音聲母消失的例子較城關區高，而整個聲母類化比例卻還是比城關低，有些矛盾在。不過兩者之間的差距應該還沒有構成顯著差異。

## 6.2 韻母

在《福建省志·方言志》裡頭提到莆田跟仙游韻母有幾個主要差別：(1) 仙游話有-n尾，莆田沒有；(2) 仙游有鼻化韻，莆田無；(3) 莆田話uaŋ/uaʔ與oŋ/oʔ有別，仙游皆為uon/uoʔ；(4) 莆田話的œŋ/œʔ與yɔŋ/yɔʔ有別的字，在仙游皆為yœŋ/yœʔ。由於《省志》在莆田、仙游方言部分有些標音不一致的地方，可能是印刷錯誤或者整體沒有統一系統化。因此除了《省志》外，我們也會引用其他相關語料。

針對第一點差異，我們先以節錄自《省志》的閩方言單字詞的韻母比較表做一個簡單介紹；仙游的[-n]尾在《省志》標音裡，包含了咸山通等攝的例字，並不是純粹來自古舌尖韻尾詞；所以這是不是表示原先[-m/-ŋ]尾在仙游，可能轉成[-n]尾？由於我們就語料上找不到[-n/-ŋ]兩類韻尾的分布條件與動機，所以是不是真分成兩種韻尾？需要進一步確認。

	福州	莆田	仙游	泉州	漳州
長	tuŋ/touŋ	tyɔŋ/tuŋ	tɔn/tɿ	tiɔŋ/tɿ	tiaŋ/tɿ
腸	tuŋ/touŋ	tyɔŋ/tuŋ	tɔn/tuŋ	tiɔŋ/ts <sup>h</sup> iaŋ/tɿ	tiaŋ/ts <sup>h</sup> iaŋ/tɿ
園	huŋ	øŋ/hue	øŋ/hūi	uan/hŋ	uan/hūi
遠	uoŋ/huɔŋ	øŋ/hue	øŋ/hūi	uan/hŋ	uan/hūi
癢	yoŋ/suŋ	yɔŋ/ʔiɛu	øŋ/ʔiũ	iɔŋ/tsiũ	iɔŋ/tsiũ
船	suŋ	ʔoŋ/ʔøŋ	ʔuon	suan/tsun	suan/tsun
蟲	t <sup>h</sup> yŋ/t <sup>h</sup> øŋ	t <sup>h</sup> øŋ/t <sup>h</sup> aŋ	t <sup>h</sup> ɔn/t <sup>h</sup> aŋ	t <sup>h</sup> iɔŋ/t <sup>h</sup> aŋ	t <sup>h</sup> iɔŋ/t <sup>h</sup> aŋ
鱗	liŋ	liŋ/leŋ	liŋ/leŋ	lin/lan	lin/lan
藥	yɔʔ	yɔʔ	øʔ	iɔk/ioʔ	iak/ioʔ
許	hy	hy	hy	hu/k <sup>h</sup> ɔ	hi/k <sup>h</sup> ɔ
斤	kyŋ	kyŋ	kyn	kun	kin
水	tsuoi/tsy	ʔui/tsui	ʔui/tsui	sui/tsui	sui/tsui
紅	huŋ/øŋ	høŋ/aŋ	høŋ/aŋ	hɔŋ/aŋ	hɔŋ/aŋ
通	t <sup>h</sup> uŋ/t <sup>h</sup> øŋ	t <sup>h</sup> ɔŋ/t <sup>h</sup> aŋ	t <sup>h</sup> ɔŋ/t <sup>h</sup> aŋ	t <sup>h</sup> ɔŋ/t <sup>h</sup> aŋ	t <sup>h</sup> ɔŋ/t <sup>h</sup> aŋ
紙	tsai	tsyɔ	tsya	tsua	tsi/tsua
𠵼	kiaŋ	kyɔ	kyã	kiã	kiã

表(4) 閩東、莆仙、閩南韻母對照表

針對仙游的鼻音韻尾，我們另外查閱了李如龍(2001)《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這裡頭有一章是整理了戴慶廈、吳啓祿所收集的仙游縣方言志語料。在他們所整理出的音韻系統中，仙游話跟莆田話一樣都只有一個舌根鼻音韻尾。而我們 2002 年夏所收集的莆田、仙游音系資料中，也找不到可以證明仙游有 -n/-ŋ 兩個不同韻尾的證據。所以，我們認為，就音位上的區分來看，第一點的差異應該是不存在的。

雖然我們認定仙游在音位區分上只有一個鼻音韻尾存在，但不排斥語音上可能會出現類似[-n]尾的結構；由於韻尾發音部位不具音位區別意義，所以很可以隨前音位置變化而有所移動。

### 6.2.1 鼻化韻比較

第二個差異點是鼻化韻，這樣的差別確實存在於莆田城關與仙游之間，不管是《省志》或其他文獻資料，都紀錄到仙游跟閩南一樣都還保留著鼻化韻，如我們在表(4)所見的「遠、癢、園」等例字。仙游的鼻化韻說明了莆仙方言跟閩南關係密切，同樣歷經了元音鼻化、鼻音韻尾丟失等音變過程。然而鼻化韻的有無是否確切劃分了莆田與仙游兩者？

2000 年夏天，我們在廈門收集小稱詞語料時，有一位年輕發音人來自莆田縣埭頭鎮，當時已經先錄了一個莆田城廂區發音人的語料，也注意到城廂區語音系統中沒有鼻化韻；而後我們找到《省志》這本書，裡頭提到莆田與仙游的區別點之一就是鼻化韻。因此，當我們發現埭頭發音人仍保有鼻化韻時候，忍不住想，莆仙內部的語言演變應該還有不少分歧。這是促使我們往莆仙方言深入調查的主要動因，莆田城關所沒有的鼻化韻，在縣裡其他地方仍保留著；那麼，有哪些現象也呈現這樣的內部差？差異的切分點在哪儿？

莆田縣我們共收集兩個完整音系點，代表城關音的城廂區與保留鼻化韻的埭頭鎮。事實上我們也採集了緊鄰城廂區的黃石鎮語料，不過由於錄音器材問題，沒能留下完整紀錄。基本上，該黃石鎮發音人沒有鼻化韻，整個語音系統跟城廂區大致相似。埭頭鎮在莆田縣南區沿海，但並未與閩南語區接壤。由城廂區到埭頭，沿路經黃石鎮、笏石鎮、東嶼鎮、再到埭頭。陪著我到埭頭採訪的是一位笏石鎮人，在

隨機溝通下發現對方亦保有鼻化韻。所以莆田鼻化韻消失地區主要是以城關及其附近為主。

莆田縣內緊鄰閩東地帶保留鼻化音與否的可能性各半，遺憾的是這部分的點我們尚未收集到資料，後續的研究會把這部分列為目標。如果莆田城關往北到閩東的鼻化音都消失了，我們就可以推測促成莆田城關地帶鼻化音消失的動力，至少有部分是來自於由北往南的整個音韻演變擴散。若是城廂區到閩東之間，仍有些地區保留鼻化韻的話，那麼，我們在莆仙地區看到的這些語言接觸演變，可能就不屬於地緣性的「面」狀擴散模式，而是跳躍式的「點」狀擴散；這一類型的接觸影響模式，是跳過語言接觸「面」的地緣連結，而直接由主要城鎮核心「點」來散播，這類接觸演變模式是因為核心點對外交流頻繁，故成了接觸演變的先趨。

對莆仙方言的田野調查資料收集，我們分成四個階段；首先，在 2000 年暑假，收集小稱詞語料過程，由於之前曾收集分析過閩東語料，所以注意到莆仙語料彷彿是介於閩南、閩東之間的混合變化。因此，小稱詞之後設定的首要目標就是找一個代表點，收集足夠的語料來做閩東、莆仙、閩南的對比研究；這是我們在 2001 年冬所做的，找了一位莆田城廂區發音人錄下所有常用詞彙。

在我們收集小稱詞時，針對莆仙地帶就找了 5, 6 位發音人，所以注意到莆仙內部其實仍存在不少分歧，而我們當時所找得到的文獻都沒有這類的討論比較；因此 2002 年夏，我們進行第三度的田野調查，找了莆仙四個點，收集完整的音系資料來做對比分析。未來，我們希望繼續調查莆田靠閩東地帶的語言狀況，同時最好能就莆仙地區內，作更密集的點狀語料收集；藉此，我們可以釐清整個莆仙地區語言接觸演變的來龍去脈。想來這將會是語言接觸研究中，一個特殊的接觸演變連續體的案例。

下表列出的是 2000 年的田調資料，討論的焦點是：莆仙城關與鄰近鄉鎮在鼻化韻的差異對比。

	莆田城關	莆田埭頭	仙游城關	仙游玉田
新衫	ɬin no	ɬin nō	ɬiq i	ɬin ɬã
舊衫	ku lo	ku nō	ku i	ku nã
熨衫	œʔ ɬo	œt ɬō	taŋ i	uoʔ ɬã

生食	ts <sup>h</sup> a lia	ts <sup>h</sup> ã lia	ts <sup>h</sup> a lia	ts <sup>h</sup> ã lia
狗囡	kau yɒ	kau yõ	kau ya	kau yã
鋸囡	ky ɒ	ky õ	ky a	ky ã

表(5) 莆仙方言鼻化韻

莆田城關與埭頭鎮的對比資料顯示鼻化韻雖然在城關地區消失，但鄉鎮地區仍保留著；「衫」字在城關只有跟在鼻音韻尾後才保留鼻音唸法，其他地方都成了口元音。莆仙各地方言只要聲母為鼻音時，韻母也會連帶著鼻化；就收集的語料來看，莆田城關沒有非鼻音聲母與鼻化韻母共存或是單獨一個鼻化韻母的例詞存在，因此可以假設莆田城關區沒有鼻化韻。而就埭頭鎮「生食、鋸囡」等例看來，城關之外的莆田鄉鎮仍有部分地區保留著鼻化韻。

仙游縣城關區的語料，發音人用「衣」取代「衫」字，所以這部分看不出鼻化韻的存在性，但「生食、鋸囡」等例顯示該發音人顯然與莆田城關區一樣不允許鼻化韻存在<sup>3</sup>。至於緊鄰城關附近的玉田鎮，如語料所顯示的，則充分保留了鼻化韻。這些語料告訴我們，語言演變不純粹以塊狀區域劃分，城關與郊區有著明顯的不平衡發展。

從社會構造的角度來看，城關地區是對外聯絡的中心，所以最先受到影響是可以理解的；但一旦城關地區受影響而改變，它有可能向外擴展到較偏遠地區。我們初步研判鼻化韻在莆仙地區消失的情形也是如此；前面對莆仙方言的簡介顯示該方言的過渡色彩表現在聲韻調等各個層面，所以這方面還有許多類似的現象值得研究。我們在 2002 年陸續採集了莆田仙游地區共四點的語料，分別是兩地的城關區、莆田埭頭鎮、仙游鍾山鎮等。

下表我們以這四個點的例詞來做一些鼻化韻的比較，鼻化韻總共出現在咸、山、宕、梗四攝中，所以下文我們依照四攝之別，斟酌擷取部分例字討論比較。咸攝部分，我們首先注意到的是，這四區都把閩南語中讀為[ã]韻的字，改讀為[õ]。而只有莆田城廂區的讀音是去鼻化的，埭頭鎮依舊保留著鼻音。

<sup>3</sup>後期我們收集到的語料，仙游城關區仍是保留著鼻化韻，所以這位 2000 年的城關發音人，可能只是屬於較早去鼻化的個例。

韻攝	例字	莆田城關	莆田埭頭	仙游城關	仙游鍾山
咸攝	膽	to	tõ	tõ	tõ
	三	ɬo	ɬõ	ɬõ	ɬõ
	敢	ko	kõ	kõ	kõ
	餡	o	õ	õ	õ
	挾	keʔ	keʔ	keʔ	keʔ

表(6) 莆仙咸攝鼻化韻對照

「挾」字雖為入聲字，但在閩南常常讀為鼻化韻，有些學者的看法是認為此鼻音性是來自古鼻音聲母；不過在莆仙地區都未找到鼻音讀法，一律都輕化為[keʔ]。

下表的山攝字由於例字眾多，所以我們又將其分成開口與合口兩類。我們先看山開例字，第一類是跟閩南語相似的，包括了「彈、爛、看、山」等例字都讀為[uã]韻。

韻攝	例字	莆田城關	莆田埭頭	仙游城關	仙游鍾山
山開	彈~琴	tua	tuã	tuã	tuã
	爛	nua	nuã	nuã	nua
	看	kua	kuã	kuã	kuã
	山	ɬua	ɬuã	ɬuã	ɬuã
	箭	tsiŋ	tsiŋ	tsiŋ	tsiŋ
	錢	tsiŋ	tsiŋ	tsiŋ	tsiŋ
	天	t <sup>h</sup> iŋ	t <sup>h</sup> iŋ	t <sup>h</sup> iŋ	t <sup>h</sup> iŋ
	線	ɬyɔ	ɬyõ	ɬyã	ɬyã
	前	ɬe	ɬẽ	ɬi	ɬe
	肩	ke	kẽ	kĩ	kẽ

表(7) 莆仙山攝開口鼻化韻對照

至於「箭、錢、天」這一類在閩南語中讀為[iŋ]韻的字，莆仙四點都為由[iŋ]韻；這可能是鼻化韻高化到極點的一個轉變。張光宇(1989)推論廈門山攝千韻裡頭「千、先」等詞的[iŋ]韻來自泉州的[ũi]韻，推論因為鼻元音不斷高化，高化到一個頂點就轉而變成了輔音韻尾。那麼，這個讀音有沒有可能是文讀音的演變？在莆仙各點的相關韻攝中，還有另一組文讀音為[eŋ]韻，「鮮、展」等讀為[ɬeŋ, t<sup>h</sup>eŋ]；這組音對應到閩南話的文讀[ian]韻，就整個方言音系比較來看，我們發現閩南[ian]韻與莆田[eŋ]

韻呈現完整對應關係。而我們看到的讀[iŋ]的例字都可對應到閩南的[i]，所以我們認為莆田「箭、錢、天」這些例字的[iŋ]韻讀法對應到閩南的[i]韻。

「線」的讀音在莆田、仙游有些區別，純粹是圓唇性共諧的高低有別；莆田地區圓唇性共諧的要求包含了低元音在內，不過是只有前圓唇元音有這樣的要求。這一點，跟前後元音的圓唇性特徵相關，後元音的圓唇性是一個填充值(default value)，或是無標值，前元音的則是屬於活躍的有標值(marked value)；所以他們在音韻作用上的程度有別是可以理解的。

「前、肩」這兩個例字，在四點的讀音有些差別，莆田都讀為中元音，城關讀[e]，埭頭讀[ɛ̃]。仙游城關則讀為高元音[i]，鍾山鎮的發音事實上是[ɛ̃,e]並存，所以我們看到讀同韻的「前」不帶鼻音，但是「肩」卻帶著鼻音。除了「前」不帶鼻音，鍾山的「先」字讀成[ɬe<sup>533</sup>]，一樣不帶鼻音。鍾山鎮發音人還有些其他語料鼻化韻相當微弱，比如「新衫」這個詞，我們記音為[ɬin<sub>24</sub> nɔ̃<sup>533</sup>]，後字的鼻音很弱，幾乎只有聲母為鼻音；相較於城關或是我們之前收集的仙游玉田的發音是相當不同的，玉田發音人的鼻化韻是從頭到尾都一定帶著鼻音。

同時，鍾山發音的「厚衫」一詞，記錄到的語音為[kau<sub>11</sub> ɬɔ̃<sup>533</sup>]，完全沒有鼻音在。但其他一些例詞，如「舊衫、熨衫」[ku<sub>24</sub> nɔ̃<sup>533</sup>, øŋ<sub>24</sub> ɬɔ̃<sup>533</sup>]又都大致還聽得到鼻音存在。所以，鼻化韻在鍾山似乎有衰減的趨勢，所以有些詞彙的鼻音已經消失；也可能仍是處於自由變體的階段。我們推論鍾山鎮的鼻化韻已經逐漸消失，這種消失除了從鼻音成分逐漸弱化，有些單詞的鼻化也提早徹底消失，而後會逐步擴散到全體。由於鍾山其實是這四點中較為偏北的，所以這種鼻音弱化現象有沒有可能是受閩東整個潮流影響呢？這點是很有可能的，值得我們進一步查探。

下表山攝合口的例字，顯示莆仙四點之間所存在的區別不是簡單劃分莆田、仙游二區就夠的。跟山攝開口的「見、前」一樣，鍾山鎮的發音在此有一些跟莆田合流的情況；主要是「酸、鑽」這兩詞在莆田與鍾山都讀中元音[ø]韻，但仙游城關卻是讀較高的[ỹ]韻，這跟「見、前」等例子的情況相似。鍾山這類與城關地帶分合不定的表現，可能是仙游城關的元音高化演變沒有擴散到鍾山境內；也可能是鍾山鎮受莆田影響，因為鍾山就地緣上，是緊鄰莆田縣的。

韻攝	例字	莆田城關	莆田埭頭	仙游城關	仙游鍾山
山合	盤	pua	puã	puã	puã
	酸	ɬø	ɬõ	ɬỹ	ɬõ
	鑽	tsø	tsõ	tsỹ	tsõ
	關	kue	kuẽ	kũi	kũi
	磚	tsue	tsuẽ	tsũi	tsũi
	轉	tue	tuẽ	tũi	tũi
	捲	kue	kuẽ	kũi	kũi

表(8) 莆仙山攝合口鼻化韻對照

不過另外一組字「關、磚、轉、捲」等，又是明顯的莆田與仙游各成一派。所以整個來說，鍾山的行爲應該是揉合了仙游與莆田兩邊一些不同的變化；我們可以注意到這些方言接觸演變現象，其實沒有一個純粹的標準，每個方言點都會融入鄰近各區一些不同的特色。

下表宕攝的例字又一次呈現莆田與仙游兩地韻母演變上的差異，我們可以注意到，鍾山鎮此處的語音表現是跟仙游合流。

韻攝	例字	莆田城關	莆田埭頭	仙游城關	仙游鍾山
宕攝	搶	ts <sup>h</sup> ieu	ts <sup>h</sup> iẽu	ts <sup>h</sup> iũ	ts <sup>h</sup> iũ
	想	ɬua	ɬuã	ɬuã	ɬuã
	羊	ieu	iẽu	iũ	iũ

表(9) 莆仙宕攝鼻化韻對照

莆田「搶、羊」這兩字的韻母，明顯在高元音[i, u]之間有一個下滑的元音存在，因此我們將其紀錄為[iɛu]韻。這屬於語音性轉寫，音韻記音應該是[iau]韻；莆田低元音，若處在兩個高元音之間會跟著上揚。

「想」的韻母相當獨特，宕開三陽只有這麼一個例字讀這個韻；所以我們可能得先確認這個字是否屬於此韻，只是莆仙四點都把「想」讀為同一韻母，所以這個讀法應該有相當的普遍度。由於該字屬於心母上聲，聲調在四點都應該是一個中平降 332 或 342 的調值，可是[ɬuã]在莆田為 52，仙游為 41；這類高降調在莆仙四點都屬於陽去調。

不過閩南同樣是把這個例字的白讀歸入陽去調值。「想」這個字在莆仙兩邊都還有其他讀音，莆田爲[ɬyŋ<sup>332</sup>]，仙游[ɬŋ<sup>342</sup>]，看來是符合上聲調值。閩南語的「想」字二讀[siũ<sup>33</sup>, sion<sup>53</sup>]的聲調差別，其實跟莆仙這類二讀情況是一樣的；因此莆仙「想」字白讀在聲母、聲調都符合，所以[ɬuã]這個讀音可能有些其他演變，或者是保留了某個時間層次的讀音。莆仙的存古，有另一個例子較爲著名，「風」讀做[pue<sup>533</sup>]；這也是目前所知閩語僅見仍保留雙唇讀音的例子。

下面例字是來自梗攝，梗攝的鼻化韻跟閩南語有沒有什麼差別呢？這裡鼻化韻的主要讀音爲[ã]，在閩南泉州音讀爲[i]，漳州音爲[ẽ]；不過我們同時可以注意到明母字、見組字在泉州、漳州、莆仙三區都是讀爲[iã]，所以這幾個地方韻母的差別，顯然是受到聲母影響，而後有些不同的區別演變。部分雙唇音，以及精組字的舌尖音聲母都從[iã]進一步演變到[ã]、[ẽ]、[i]等三種不同的語音形式；這些不同區別演變清楚地讓我們體認到：聲母、介音與主要元音之間的拉踞與融合，在各個方言或次方言間都會有不同的體現。

韻攝	例字	莆田城關	莆田埭頭	仙游城關	仙游鍾山
梗開	生	ɬa	ɬã	ts <sup>h</sup> ã	ts <sup>h</sup> ã
	省	ɬa	ɬeŋ	ɬã	ɬã
	病	pa	pã	pã	pã
	請	ts <sup>h</sup> ia	tsiã	tsiã	tsiã
	鏡	kia	kiã	kiã	kiã
	井	tσα	tsã	tsã	tsã
	聲	ɬia	ɬiã	ɬiã	ɬiã
	鼎	tia	tiã	tiã	tiã
青	ts <sup>h</sup> a	tsã	tsã	tsã	
梗合	橫	hua	huã	huã	huã
	兄	hia	hiã	hyã	hiã
	營	yɒ	yõ	yã	yã

表(10) 莆仙梗攝鼻化韻對照

梗攝合口字部分的例字不多，但我們可以看到各區的讀音相當的一致。「兄」字在仙游城關爲撮口韻，跟其他三點有別；這是合口字一個可能讀音，只是大多方言都避免了。「營」字呈現的依舊是莆田與仙游之間低元音圓唇共諧與否的區別。

整個來看，我們可以看到鼻化韻在莆仙大部分地區幾乎都仍保留著，除了莆田城關及其鄰近地帶，如城廂區、黃石鎮等。而埭頭鎮雖然是保留著鼻化韻，不過在大部分韻母演變上都是跟莆田城關一致行徑，顯示這兩者間在音韻發展上的密切聯繫。仙游地區城關確實仍完整保留著鼻化韻，但鍾山鎮部分詞彙的鼻音脫落現象，是源自莆田，或是閩東的影響呢？

我們目前傾向假設莆田方言裡頭閩東特色，一部份來自點對點的散播，所以城關部分的「閩東化」演變遠快於其他各點；但鄰近閩東地帶，自然也會有些地緣效應，也就是面對面的散播。所以，莆田城關以北的閩東化程度，概括來說，應該會比城關以南高。當然這之間的確實數據，還有待我們未來進一步考證。

### 6.2.2 撮口韻比較

《省志》所提到的第四點差異，主要是撮口韻在各地方言的組合問題，一些在莆田話的 $\text{øŋ}/\text{øʔ}$ 與 $\text{yøŋ}/\text{yøʔ}$ 有別的字，在仙游皆為 $\text{yøŋ}/\text{yøʔ}$ 。之前我們看到仙游的開音節部分，同時有著 $[\text{yø}, \text{ya}]$ 存在，而在閉音節上，這樣的區分似乎就不在了；就過去的語料紀錄上，仙游沒有 $\text{yøŋ}/\text{yøʔ}$ 韻，所以這部分的讀音在仙游皆為 $\text{øŋ}/\text{øʔ}$ 。但這些個撮口韻的實際分布在我們所收集的四個方言的是否真都如此？並不盡然，因此這一個小節我們將把莆仙四點的撮口韻分布做一個比較，看看是否可以更清楚看出，撮口韻在莆仙整個成形的背景與動機。這裡我們先看一下其他文獻資料的撮口韻分布：

莆田	仙游
$\text{ø}$ 初、楚、螺、改	$\text{ø}$ 梳、改、推、螺
$\text{y}$ 珠、如、箸、豬	$\text{y}$ 豬、箸、舉、驢
$\text{yø}$ 紙、騎、件、冎	$\text{ya}$ 寄、靴、紙、蛇
$\text{yŋ}$ 斤、勤、恩、瓊	$\text{yŋ}$ 恩、鈞、瓊、原
$\text{øŋ}$ 宮、共、轉、窗	$\text{yøŋ}$ 中、良、鄉、建
$\text{yøŋ}$ 商、詳、良、張	
$\text{øʔ}$ 竹、逐、肉、叔	$\text{yøʔ}$ 竹、決、玉、約
$\text{yøʔ}$ 約、躍、弱、削	

yʔ	役、疫、域	yʔ	役、疫、域、肉
		yã	件、泉、換、營
		ỹ	頓、酸、斷、鑽

表(11) 莆田、仙游撮口韻對照

上述兩點資料分別來自(1994)《莆田縣志》劉福鑄所編寫的〈方言〉部分，以及李(2001)〈仙游縣方言志〉。兩地的撮口韻剛好都是 9 個，不過並不完全對應。莆田部分是對稱的[ø, y, yɔ̃]，另外加上鼻音韻尾與喉塞尾等三組。仙游部分可以看出口元音開音節韻有三個，[ø, y, ya]，跟莆田類似，但是鼻音韻尾、喉塞尾與鼻化韻各自都只剩下兩個撮口韻，所以總結仍是 9 個。

《莆田縣志》所收錄的方音，依舊不包括鼻化韻在內。這些方音紀錄依照當地人的說法，屬於江口腔；該點位在莆田東北角沿海，跟閩東話的福清接壤。因為江口緊鄰閩東，又離莆田城關不遠，所以鼻化韻消失可能兩方都有些作用力。上表可以看到仙游的[yøŋ]，大致對應到莆田的[øŋ, yɔ̃ŋ]兩個韻，[yøʔ]對[øʔ, yɔʔ]；不過這些都不是完全對應，如「肉」在莆田讀[nøʔ]，仙游為[nyʔ]。

接下來我們就比較莆田城廂區、埭頭鎮、仙游鯉城鎮、鍾山鎮等四個方言點的撮口韻分布。我們先以莆田城關的[ø]來對照其他幾點的相應方音。整體來看，[ø]韻發音在四點的例詞都相當一致，除了在山合一桓部分；該韻在四點的讀音，除了莆田城關外，其他幾點發的都是鼻化韻，而仙游城關發的是高元音，跟其他三點有別。

韻攝	例字	莆田城關	莆田埭頭	仙游城關	仙游鍾山
果合一戈	螺	lø	lø	lø	lø
	坐 <sup>4</sup>	ʔø	ʔø	ʔø	ʔø
遇合三魚	初	ts <sup>h</sup> ø	ts <sup>h</sup> ø	ts <sup>h</sup> ø	ts <sup>h</sup> ø
	所	ʔø	ʔø	ʔø	ʔø
	梳	ʔø	ʔø	ʔø	ʔø
	助	tsø	tsø	tsø	tsø
蟹開一哈	袋	tø	tø	tø	tø

<sup>4</sup> 表中可以看到「坐」的聲母為[ʔ]，閩南方言「坐」聲母為[ts]；所以這個例字跟之前提過的莆仙[ʔ]聲母對應到其他閩方言的[s]有所出入。不過，這是我們唯一看到的例外，也許有其他原因在。

	賽	ɬø	ɬø	ɬø	ɬø
	改	kø	kø	kø	kø
山合一桓	酸	ɬø	ɬõ	ɬỹ	ɬõ
	鑽	tsø	tsõ	tsỹ	tsõ

表(12) 莆仙撮口[ø]韻對照

由於在古陰聲韻部分，各點的[ø]韻出現位置都相當統一，所以，衍生自古陽聲韻的鼻化韻，顯然是韻母較容易發生分歧之處。

[y, yɔ]韻的行徑也與[ø]韻相似，[y]在莆田出現的位置，都侷限於古陰聲韻，包括遇合三魚、遇合三虞兩韻；這部分的讀音變化在四個點都一樣。莆田城關[y]韻除了源自古陰聲韻外，有沒有來自古陽聲韻清化爲[y]的例子？上表可以看到仙游城關「酸、鑽」是唸成[ỹ]，不過其他三點相對應的都是[õ, ø]韻；事實上[ỹ]不存在其他三點的任一韻攝，因此，莆田城關自然也不會有來自鼻音脫落的[y]。

[yɔ]韻倒是有一些來自古陽聲韻的，如小稱詞尾「罔」，所以我們直接看城廂區[yɔ]對應到其他三點哪些音。

韻攝	例字	莆田城關	莆田埭頭	仙游城關	仙游鍾山
果開一歌	鵝	kyp	kyp	kya	kya
假合二麻	瓦	hyp	hyp	hya	hya
遇合一模	蜈	kyp	kyp	kya	kyø
止合三支	紙	tsyp	tsyp	tsya	tsya
	寄	kyp	kyp	kya	kya
	騎	k <sup>h</sup> yɔ	k <sup>h</sup> yɔ	k <sup>h</sup> ya	k <sup>h</sup> i
	蟻	hyp	hyp	hya	hya
山開一寒	岸	ŋyp	ŋyõ	huã	huã
山開三仙	煎	tsyp	tsyõ	tsyã	tsyã
	線	ɬyp	ɬyõ	ɬyã	ɬyã
	件	kyp	kyõ	kyã	kyã
梗開三清	羸	yɔ	yõ	yã	yã
梗合三清	營	yɔ	yõ	yã	yã

表(13) 莆仙撮口[yɔ]韻對照

上表可以看出莆田城關[yɔ]韻對應到其他三點的陰聲韻與鼻化韻部分，這些對應關

係都相當一致，鍾山鎮發音人有些音沒能收集到，如「騎」；而「蜈」這個例字發音人只給我們單詞「蜈蚣」的發音，[kyø aŋ]，可能僅是口語詞韻母之內的融合作用較強盛，所以低元音高升同化。「岸」在仙游讀的只是合口韻，在莆田兩點都是撮口。表(13)上面這些例字顯示[yø, ya]分布的韻攝相當廣泛，屬於相當早期的白讀層次，因此也都是些日常口語詞。[yø, ya]韻的形成不是單純某個韻攝讀音的轉變，是跟聲母與介音的互動相關；上表舌根音或見系聲母讀[yø, ya]韻的，在閩南地區都是讀為[ia]，而舌尖音聲母讀為[yø, ya]韻的，閩南相對應為[ua]韻。

所以，我們可以推想，舌尖聲母的存在使得介音前化，舌根音則導致圓唇化；這樣的想法並不突兀，就元音與輔音的特徵值來看，舌尖輔音跟[i]元音是同一發音位置，而舌根輔音則跟後高元音相關，因此這種狀況可以看成是輔音發音部位傳播(spread)到其後的介音上。就前人分析裡頭，[y]是[ui]的混合，所以[u]前化或[i]圓唇化之後，都成了[y]。我們其實也直接聽到發音人某些語音會在這兩者間轉換，「髓」[ts<sup>h</sup>ui, ts<sup>h</sup>y]兩種讀音我們就在同一個發音人口中聽到。仙游城關發音人在說「水缸」就認為有兩種發音，[ts<sup>h</sup>ui<sub>24</sub> kŋ<sup>533</sup>, ts<sup>h</sup>y<sub>24</sub> ŋ<sup>533</sup>]。

接下來我們直接看閉音節部分的對應關係。這部分是較為複雜的一個部分，我們在紀錄過程，有時候不太能確認某些語音音位的確切分類與歸併；特別是在仙游的[yŋ~ yøŋ]韻之間，有些讀音讓我們覺得很難明確定位。比如下表「穿、喘」之間，雖然它們列為同一韻，可是聽起來是「喘」的元音高些；所以我們把它們一度是分別把它們標為「穿」[ɬyøŋ]，「喘」[ts<sup>h</sup>yŋ]，「捐」的韻母也與「喘」相似。在入聲字或是零聲母部分，比較沒有這樣的困擾，這些相關韻攝的入聲字或是零聲母，聽來都比較接近[yøʔ/ŋ]韻，在介音與元音之間會有較明顯的高度差存在；如「絕、雪、怨」等例字分別讀為[tsyøʔ, ɬyøʔ, yøŋ]。

韻攝	例字	莆田城關	莆田埭頭	仙游城關	仙游鍾山
山開三元	健	køŋ	køŋ	kyøŋ	kyøŋ
	獻	høŋ	høŋ	hyøŋ	hyøŋ
山合三仙	泉	ɬøŋ	ɬøŋ	ɬyã	ɬyã
	喘	ts <sup>h</sup> øŋ	ts <sup>h</sup> øŋ	ts <sup>h</sup> yøŋ	ts <sup>h</sup> yøŋ
	穿	ɬøŋ	ɬøŋ	ɬyøŋ	ɬyøŋ
	捐	køŋ	køŋ	kyøŋ	kyøŋ

	專	tsøŋ	tsøŋ	tsun	tsyøŋ
	絕	tsøʔ	tsøʔ	tsyøʔ	tsyʔ
	雪	ʔøʔ	ʔøʔ	ʔyøʔ	ʔyʔ
	怨	øŋ	øŋ	yøŋ	yøŋ
山合四先	決	k <sup>h</sup> øʔ	k <sup>h</sup> øʔ	kyøʔ	kyøʔ
	缺	k <sup>h</sup> øʔ	k <sup>h</sup> øʔ	k <sup>h</sup> yøʔ	k <sup>h</sup> yøʔ
	玄	høŋ	høŋ	hyøŋ	hyøŋ
	吞	tøŋ	tøŋ	t <sup>h</sup> uŋ	t <sup>h</sup> uŋ
通合三東	忠	tøŋ	tøŋ	tyøŋ	tyøŋ
	中 <sub>射~</sub>	tøŋ	tøŋ	tyøŋ	tyøŋ
	絨	tsøŋ	tsøŋ	tsyøŋ	tsyøŋ
	宮	køŋ	køŋ	kyn	kyn
	熊	høŋ	høŋ	hyŋ	hiŋ
	六	løʔ	løʔ	laʔ/lyøʔ	lyøʔ
	肉	nøʔ	nøʔ	nyøʔ	nyøʔ
通合三鍾	龍	løŋ	løŋ	lyøŋ	lyøŋ
	重 <sub>~複</sub>	tøŋ	tøŋ	tyøŋ	tyøŋ
	寵	t <sup>h</sup> øŋ	t <sup>h</sup> øŋ	tyøŋ	t <sup>h</sup> yøŋ
	腫	tsøŋ	tsøŋ	tsyøŋ	ts <sup>h</sup> yøŋ
	茸	tsøŋ	tsøŋ	tsyøŋ	tsyøŋ
	恭	køŋ	køŋ	kyøŋ	kyøŋ
	容	øŋ	øŋ	yøŋ	yøŋ
	辱	tsøʔ	tsøʔ	tsyøʔ	tsyøʔ
	玉	køʔ	køʔ	kyøʔ	kyøʔ

表(14) 莆仙撮口[øŋ, øʔ]韻對照

雖然最終我們把這些音大致都歸為[yøŋ]韻，不過，無可否認的，[yø]這個韻在舌根鼻音尾之前，確有著明顯的高化效應在；這可能也因為閉音節音長較為受限的緣故。總之，仙游在[yøŋ]韻部分，不太像它在一般開音節或喉塞尾韻的[yø]，在主元音部分會降低下來；因此，這些[yøŋ]多聽不到高介音與中元音[y~ø]之間的過渡，有點像一個偏高不帶介音的[yŋ]韻。所以我們有時很難把它跟[yŋ]做一個明確的分隔。

反覆聽辨之下，一來我們覺得這些[yøŋ]跟「斤、勤、恩」等[yŋ]還是有點差別，加上這些山攝與通攝裡頭相對應的入聲韻都是[yøʔ]，所以我們這裡還是先把它們歸為[yøŋ]韻。再者，就李(2001)戴慶廈、吳啓祿所紀錄的仙游話語料中，上列各詞都是讀為[yøŋ]；該方言志裡頭讀[yŋ]韻的例字，一如莆田方言，都只出現在「斤、勤、

恩」等見系聲母字，另外還有「訊、迅、汛」等字也是列為[yŋ]，後面這幾個例字在莆田沒有收錄[yŋ]韻讀音，不過這些字可能是受近代普通話或國語教育所衍生出來的結果。

由於仙游這些[yøŋ]韻讀音跟[yŋ]韻太過接近，加上[yŋ]韻例詞其實不多；即使我們現在仍將其記錄為不同韻位，我們預計仙游下一步可能的演變該是[yŋ, yøŋ]韻合流。

由表(14)的對照比較，我們可以了解到莆田這部分的[øŋ]大致上與仙游的[yøŋ]相對應；少數一些例外，如「泉」字，是因為我們在仙游只取得的白讀音，所以為鼻化韻。而「吞」這個字，在其他三點都讀為[t<sup>h</sup>uŋ]，只有莆田城關一點讀為[øŋ]，這是跟下面臻攝同樣的音韻變化。「宮」字等例的變化，是因為舌根聲母與韻尾的交互影響，使得元音在聽辨上幾乎就是[yŋ]韻；不過就目前語料，也有可能把它判為[yøŋ]韻，這些可能是我們要進一步跟發音人確認之處。

接下來臻攝[øŋ]的比較，這一組音是《省志》中把莆田城關音記錄為[øŋ]，而我們城廂區發音人為[øŋ]的例子，這些例子都分布於臻攝合口韻。

韻攝	例字	莆田城關	莆田埭頭	仙游城關	仙游鍾山
臻合一魂	論	løŋ	luŋ	luŋ	luŋ
	寸	ts <sup>h</sup> øŋ	ts <sup>h</sup> uŋ	ts <sup>h</sup> uŋ	ts <sup>h</sup> uŋ
	村	ts <sup>h</sup> øŋ	ts <sup>h</sup> ø̃	ts <sup>h</sup> yŋ	ts <sup>h</sup> yŋ
	滾	køŋ	kuŋ	kuŋ	kuŋ
	婚	høŋ	huŋ	huŋ	huŋ
	卒	tsøʔ	tsøʔ	tsyʔ	tsyʔ
臻合三諄	俊	tsøŋ	tsuŋ	tsuŋ	tsuŋ
	筍	ʃøŋ	ʃuŋ	ʃuŋ	ʃuŋ
	純	ʃøŋ	ʃuŋ	ʃuŋ	ʃuŋ
	潤	tsøŋ	tsuŋ	tsuŋ	tsuŋ
	閏	nøŋ	nuŋ	nuŋ	nuŋ
	律	løʔ	luʔ	luoʔ	loʔ
臻合三文	糞	pøʔ	puŋ	puŋ	puŋ
	粉	høŋ	høŋ	huŋ	huŋ
	裙	køŋ	kuŋ	kuŋ	kuŋ

表(15) 莆仙撮口[øŋ, øʔ]韻對照

同時這部分在《省志》的仙游音大多記載為[uon]韻，而李(2001)則記錄為[uoŋ]韻。事實上，李的音系上只有[uoŋ]，無[uŋ]韻，我們這裡所記的仙游[uŋ]，李書裡都記為[uoŋ]。我們把它處理為[uŋ]韻，是基於所收錄語料的實際音值而定的；就仙游城關而言，其音值比較接近[oŋ]韻，雖然沒有[uŋ]高，但可以聽出整個音節主要核心是高元音，並非中元音[oŋ]。而就仙游鍾山鎮的發音上，這部分的韻較城關高些，實際音值應該是接近[uŋ]。

其實李書與我們記音的差異，不一定是記音觀點有別所導致的；李書中所收集的語料都是至少二十幾年前的語音，而我們找的發音人也不相同，所以可能該區方音已經有所變化，又或者該區有更細微的次方言區別存在。

針對莆田城關臻撮合口這部分的語音，我們之前提過《省志》的記錄是將其處理為[oŋ]韻；那為什麼我們要記錄為[øŋ]？一開始還沒有接觸文獻資料之前，我們所記下的語音就是[øŋ]；看到《省志》記載之後，又幾次重複確認，在我們反覆聽辨之下，臻撮合口韻的這些音節，主元音帶有[非後、非高、圓唇、非低]([-back, -high, +round, -low])等特徵，而且跟前述山撮、通撮的[øŋ]韻沒有區別，所以我們決定把它們一致處理為[øŋ]韻。

至於為什麼三點的臻撮合口都讀[uŋ]，唯獨莆田城關一區讀[øŋ]韻？這跟整個音韻系統相關。就歷史源頭來看，閩南語裡頭沒有[uŋ]韻，只有[oŋ, un]等韻，[oŋ]一般對應到莆仙[oŋ]韻，[un]在其他三點都轉為[uŋ]。可是莆田城關已經有另一組音讀[uŋ]，那是相對應到閩南語的成音節舌根鼻音韻尾，如「糠」[k<sup>h</sup>ŋ<sup>55</sup>]等宕撮例詞；這些閩南的[ŋ]韻在莆仙其他三點也是相同的成音節舌根鼻音讀法，只有莆田城關把這一類例子讀做[uŋ]<sup>5</sup>。既然[uŋ]韻已經先被宕撮等例字佔據，莆田城關的臻撮只有讀如[øŋ]韻，藉以維持原有的[ŋ]、[un]兩韻之別。

不過，保留音韻系統區別性，只是臻撮合口讀為[øŋ]韻的部分動機，而且並不那麼全然有利；因為讀為[øŋ]韻，同樣會與其他山撮與通撮的[øŋ]韻合流，無法真正地達到系統區別性的效果。我們認為，另有一個主要動機，即韻尾部位特徵的保留。臻撮在中古音系裡頭，原本是帶著舌尖鼻音韻尾的；在閩東韻尾簡化的要求下，山

---

<sup>5</sup>莆田城關保留[ŋ]韻讀音的例子相當少，總共只有「不、方」兩字仍保有此韻。

臻等攝都轉為舌根鼻音，原來的舌尖音部位特徵是否就這麼直接消失？

事實上，原來為舌尖韻尾的古陽聲韻，在簡化為舌根韻尾過程中，總是盡其所能的保留下原有的舌尖音特徵，即[-後，-低，(-高)]；靠韻尾最近的主元音就成了保留舌尖音的媒介，所以常因而造成主元音的改變，如[un]韻在吸收[-後，-低]的特徵值之後就變成了[øŋ]。我們在 5.2.4 節部分已經討論過這類現象，後續我們會再就各個次方言裡頭，音韻系統區辨的制衡，以及韻尾部位特徵保留的方式來進行比較分析。下一節韻母綜合比較的部分，我們會再繼續討論這個議題。

接下來我們的主題是：莆田[yɔŋ]在四點之間的對應關係。這個韻就莆田城關而言，僅出現於宕開三陽藥這一韻，不過本韻除了幫端組外都有許多例字，所以例詞數目不少。

韻攝	例字	莆田城關	莆田埭頭	仙游城關	仙游鍾山
宕開三陽	良	lyɔŋ	lyœŋ	lyøŋ	lyɔŋ
	量	niœu	niœu	niœu	niœu
	想	ɬyɔŋ	ɬuã	ɬyøŋ	ɬyɔŋ
	傷	ɬyɔŋ	ɬyœŋ	ɬyøŋ	ɬyɔŋ
	常	ɬyɔŋ	ɬyœŋ	ɬyøŋ	ɬyɔŋ
	壤	tsyɔŋ	tsyœŋ	tsyøŋ	tsyɔŋ
	讓	tsyɔŋ	tsyœŋ	tsyøŋ	tsyɔŋ
	強	kyɔŋ	kyœŋ	kyøŋ	kyɔŋ
	向	hyɔŋ	hyœŋ	hyøŋ	hiũ
	若	tsyɔʔ	tsyœʔ	tsyøʔ	tsyaʔ
約	yɔʔ	yœʔ	yøʔ	yɔʔ	

表(16) 莆仙撮口[yɔŋ, yɔʔ]韻對照

雖然《省志》上的說明是：莆田的[yɔŋ]對應到仙游的[yøŋ]韻，但實際上我們看到這部分在幾個點的讀音都不那麼穩定。這些說明什麼呢？第一、這是一個結構不穩定的韻，第二、各點次方言之內部調節主宰了這部分的變化，所以莆田、仙游四點讀音都不一致。我們這裡使用的是語音性記音法，不過，這個韻的變化，其實跟方言所容許的韻母組合有很大相關。

莆田埭頭這裡的[yœŋ]韻讀音，跟前述的[øŋ]仍是有所區別的，[øŋ]的元音接近

央元音位置，基本上是中央偏前的圓唇音；而[yœŋ]韻裡頭，我們明顯可以聽到[y]介音存在，其後的元音跟城關地區的[ɒ]( [+low, +back])有所別，較其偏高、偏前，所以我們把它紀錄為[œ]。跟仙游城關有別的是，埭頭鎮[yœŋ]中可聽到高介音過渡到中元音的高度以及圓唇程度的差別；上一段提到仙游城關[yøŋ]其實比較接近[yŋ]，介音與主元音的過渡很模糊。

仙游鍾山鎮這部分我們紀錄為[yøŋ]，因為可以聽到主要元音仍明顯偏後；就音位記音法，也可以直接記為與莆田城關相同的[yɔŋ]，只是它沒莆田城關音那麼低。可以確定鍾山鎮宕開三陽這部分的讀音，不管記為[yɔŋ]或[yøŋ]，都仍與山攝以及通攝的[yøŋ]韻，有所區別。所以之前《省志》提到的莆田與仙游之間的第四點差別：莆田[yɔŋ, øŋ]韻在仙游合流為[yøŋ]，這一點莆仙兩點之間的區別在仙游城關是成立的，但在鍾山鎮則非。

這部分之所以會變化眾多，主要是因為莆田[yɔŋ]的來源，在結構上是較不穩，所以具相當的變動性的；它對應到的是閩南語的[iɔŋ]韻，其介音與主元音的組合，不管在前後值與圓唇性都相衝突。而莆田方言裡頭，韻母的圓唇性元音共諧限制又處於最高階位置，不可能容許[iɔŋ]這樣的結構，故莆田城關將其轉為[yɔŋ]韻。

至於仙游的部分，顯然是與莆田方言在前後共諧與圓唇共諧有著不同的位階；而且在開音節與閉音節有著不同的區別演變。仙游城關在開音節部分有[ya, ø, yã, õ]的區別，但閉音節部分，這兩者只剩下[yøŋ/?]；這種分布差異，應該是基於閉音節中，每個音段所能擁有的發音時間相對較短暫，所以有著比開音節更嚴格的音韻共諧限制。閩南語[iɔŋ]若單要符合前後或圓唇共諧限制，可能對應到幾個不同選擇，[\*yɔŋ]、[ien]、[yøŋ]；而最終當選的是[yøŋ]韻。

沒有選擇[ien]韻的理由，一方面是這個韻已經存在，但主要是因為選了這個韻的話，會造成圓唇特徵值消失；從莆仙各點的方言現象來看，我們可以體認到[+圓唇性]是本區方言一個顯著特徵值，不會輕易消失。而[\*yɔŋ]不被選上，顯然是因為仙游城關前後共諧的限制位階不比圓唇共諧低，甚至可能比它高。從仙游城關前圓唇介音與元音的組合，[ya, yã, yø?, yøŋ]，可以看出它絕對重視介音與元音的前後性共諧；所以低元音寧可取 [a]也不取[ɒ]。這種現象跟莆田[yɒ, yɒ?, yɔŋ]寧可犧牲前後共諧也要完成圓唇共諧的狀況有別。

從仙游鍾山的發音，仍舊維持[yɔŋ]、[yøŋ]有別的情況下，可以推論仙游城關早期也可能如是；意即閩南語[iɔŋ]韻在仙游可能先求圓唇共諧，所以轉為[\*yɔŋ]韻。而就目前仙游城關的狀況，前後共諧已經位處最高階限制，所以讀為[yøŋ]，跟原有的山攝、通攝[yøŋ]韻合流。鍾山鎮的前後共諧限制則顯然還不是最高階，所以容許[yɔŋ]韻存在。

### 6.2.3 韻母綜合比較

這裡我們主要是針對上述兩小節未討論到的部分，將四點方言比較有出入變化之處，一一列舉出來做比較分析。我們首要觀察要點在於：既然莆田、仙游的輔音韻尾都已經只剩下[ʔ, ŋ]，那麼原來的各個古韻尾發音部位，與現代莆仙音節結構有什麼對應關係呢？

首先我們先看以雙唇音結尾的咸攝、深攝。咸開三這些例字在閩南語的讀音都是[iam]韻，可以看到四點的讀音雖然各有一些差異，不過全部都保留著[i]介音，且將韻尾轉為[ŋ]；差別在於主元音的高低有些更動。莆田城關與仙游鍾山鎮還是保留著前低元音；但仙游城關的主元音已經高化為中元音，而莆田埭頭也已央化、加上些許高化。

韻攝	例字	莆田城關	莆田埭頭	仙游城關	仙游鍾山
咸開三	占	tsiaŋ	tsieŋ	tsieŋ	tsiaŋ
	劍	kiaŋ	kieŋ	kieŋ	kiaŋ
	欠	k <sup>h</sup> iaŋ	k <sup>h</sup> ieŋ	k <sup>h</sup> ieŋ	k <sup>h</sup> iaŋ
深開三	深	ts <sup>h</sup> iŋ	ts <sup>h</sup> iŋ	ts <sup>h</sup> iŋ	ts <sup>h</sup> iŋ
	澀	ʃiaʔ	ʃiaʔ	ʃieʔ	ʃiaʔ
	汁	tseʔ	tseʔ	tsieʔ	tsiaʔ

表(17) 莆仙雙唇輔音韻尾的元音變化

仙游城關雙唇音這種[\*iam]→ [ieŋ]的元音高化現象，不止出現在鼻音韻尾上；深開三「澀、汁」這兩個例字在閩南語讀音為[siap, tsiap/tsat]，仙游城關與鍾山鎮同樣都把雙唇尾轉為喉塞尾，但城關地區的元音高度，一如鼻音韻，提高為中元音。「深」

字本來閩南語就讀爲[ts<sup>h</sup>im]，所以只直接將韻尾轉化爲舌根音。莆田埭頭這個[ɐ]元音，只是低元音[a]的一個變體，不是獨立音位；爲何這裡會出現[ɐ]？莆田埭頭的低元音[a]若出現在介音與舌根韻尾之間，則實際音值較一般低元音升高並央化。

接下來我們看舌尖韻尾山攝的變化，就「免、展」這兩個例子，閩南語讀音爲[biɛn, tiɛn]，主要元音就音位而言仍是低元音[a]，只是因爲處於兩個舌尖音之間，通常也跟著前化、高化。台灣地區閩南語的讀音，有些更進一步地把這兩個詞的介音丟失，讀爲[ben, tɛn]。

韻攝	例字	莆田城關	莆田埭頭	仙游城關	仙游鍾山
山開三	免	meŋ	meŋ	meŋ	meŋ
	展	teŋ	teŋ	teŋ	teŋ
	箭	tsi	tsiɛŋ	tsiŋ	tsiŋ
	熱	tseʔ	tseʔ	leʔ	lieʔ
	孽	keʔ		keʔ	kieʔ
	舌	ɬi	ɬi	ɬe	ts <sup>h</sup> ui li
山攝合口	款	k <sup>h</sup> uaŋ	k <sup>h</sup> uɛŋ	k <sup>h</sup> uŋ	k <sup>h</sup> uaŋ
	奪	tuaʔ	tuaʔ	tuoʔ	tuaʔ
山合二	頑	ŋuaŋ	ŋuaŋ	ŋuŋ	ŋuaŋ
	灣	uaŋ	uaŋ	uŋ	uaŋ
山合三	拳	køŋ	kuŋ	kuŋ	kuŋ
	發	huaʔ	huaʔ	huoʔ	huaʔ

表(18) 莆仙古舌尖輔音韻尾變化

[ben, tɛn]這樣的讀音跟我們在上表所見的莆仙讀音是相當接近的，聲母跟韻尾的變化之前都已經提過。若我們再對照到表(17)咸開三，明顯地，山攝三等韻元音的高化與介音的丟失在四點都是相當一致，咸開三則都還保留著介音，主元音只有仙游城關是確定高化的。

舌尖韻尾與[i]介音的並存，很容易就讓處於兩者間的低元音升高，在國語、閩南語的讀音中我們都可以察覺到這樣的語音區別。由於閩南語與國語中都還有著舌尖韻尾與舌根韻尾的區分，所以這些主元音的升高現象一直多僅屬於語音性區別的成分；莆仙地區在韻尾簡化之後，原來可能是屬於語音性區別的元音高化，直接轉成音位區別。

所以我們可以確認即使韻尾簡化，咸開三與山開三也一直保留著區別，舌尖韻尾的[-後、-低]([-back, -low])特徵值，藉由元音高化保留下來。這種區別是否僅在於「舌尖韻尾與[i]介音並存」時才發生？下表我們看看同屬於古舌尖韻尾的臻攝有沒有其他例證。

韻攝	例字	莆田城關	莆田埭頭	仙游城關	仙游鍾山
臻攝開口	鱗	leŋ	leŋ	leŋ	leŋ
	密	peʔ	peʔ	peʔ	peʔ
	蜜	piʔ	piʔ	piʔ	piʔ
	鎮	tiŋ	tiŋ	tiŋ	tiŋ
	陳	teŋ	teŋ	teŋ	teŋ
	仁	tsiŋ	tsiŋ	tsiŋ	tsiŋ
臻攝合口	寸	ts <sup>h</sup> øŋ	ts <sup>h</sup> uŋ	ts <sup>h</sup> uŋ	ts <sup>h</sup> uŋ
	滾	køŋ	kuŋ	kuŋ	kuŋ
	俊	tsøŋ	tsuŋ	tsuŋ	tsuŋ
	律	løʔ	luoʔ	luʔ	luoʔ
	物	pøʔ	puoʔ	puʔ	puoʔ
	分	høŋ	huŋ	huŋ	huŋ
	軍	køŋ	kuŋ	kuŋ	kuŋ

表(19) 莆仙古舌尖輔音韻尾變化對照

「鱗、密、陳」這幾個字的讀音在各點都是一個單純的[e]元音，這幾個例子在閩南語讀音為[lan, bat, tan]；這幾個字雖然閩南語保留著舌尖韻尾，卻是屬於早期的白讀層次，相應的文讀層次為「蜜、鎮、仁」閩南語讀音則是[bit, tin, lin/dzin]。「鱗、密」這些字讀為中元音有什麼特別點嗎？相對於白讀音同樣是低元音的「北、六」這兩個字，閩南語讀[pak, lak]，目前莆仙各點的讀音都是[paʔ, laʔ]。所以不管是有沒有[i]介音的狀況，舌尖韻尾的存在都容易使得低元音高化；這種高化現象可以一直停留在語音層面，只有在遇到莆仙這類韻尾簡化現象，才會變為主要音位區別特徵。

臻攝合口字我們在撮口韻部份就看過了，「寸、滾、俊、分、軍」這些例字顯示，不管聲母是舌尖音或舌根音，原有的韻尾特徵與系統區別保留才是促成莆田城關臻攝韻母變化的主因。但是，為什麼惟獨莆田城關地區的讀音與其他三點不同？我們

在撮口韻部分已經提過，若將臻攝合口跟下表宕攝的四個方言點例字相對照，這其間的關聯很容易就可以找出。宕攝的「湯、糖、糠」等字在莆田埭頭、仙游城關、鍾山鎮等都是讀為[ŋ]韻，只有莆田城關把它們讀成[uŋ]韻。不讀[ŋ]，而讀成[uŋ]韻其實有相當的音韻動機在。

韻攝	例字	莆田城關	莆田埭頭	仙游城關	仙游鍾山
宕攝	忙	mɔŋ	mɔŋ	mɔŋ	mɔŋ
	榜	pɔŋ, puŋ	pɔŋ	pɔŋ	pɔŋ
	唐	tɔŋ	tŋ	tɔŋ	tɔŋ
	糖	t <sup>h</sup> uŋ	t <sup>h</sup> ŋ	t <sup>h</sup> ŋ	t <sup>h</sup> ŋ
	湯	t <sup>h</sup> uŋ	t <sup>h</sup> ŋ	t <sup>h</sup> ŋ	t <sup>h</sup> ŋ
	糠	k <sup>h</sup> uŋ	k <sup>h</sup> ŋ	k <sup>h</sup> ŋ	k <sup>h</sup> ŋ

表(20) 莆仙舌根輔音韻尾變化對照

一般語言都是以元音當成音節核心，所以宕攝這裡把鼻輔音當成音節核心的現象，是較少見，也較為有標的(marked)。音節核心是由整個音節之中響度最高的成分擔任，所以一般都是元音；鼻音也有一定響度，但畢竟不如元音，所以一般不常用來作音節核心。事實上，很多語言都只容許「元音」當音節核心。閩南語確實容許成音節鼻音，主要都出現在宕攝；閩東則完全沒有這類韻母。莆仙方言多數點也仍保有成音節鼻音，只有莆田城關區都已經讀為[uŋ]。既然以鼻音當音節核心是較為有標的，莆田城關方言棄[ŋ]取[uŋ]的行爲，可以看做是一個無標浮現(the emergence of the unmarkedness)現象，藉此把一個較有標的成音節鼻音從音韻系統中排除。

莆田城關用[uŋ]取代其他點[ŋ]韻的連鎖效應即：臻攝合口韻不能同樣讀做[uŋ]韻。這個狀況下，舌尖韻尾顯然提供了一些抉擇的可能性，[-後、-低]，圓唇則是原有的介元音[u]的特質，所以「寸、滾、俊、分、軍」如今都讀為[ɔŋ]韻。前面看到的例子都是雙唇、舌尖韻尾在轉化為舌根韻尾之後，對主元音所造成的影響。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原本就舌根韻尾的例子：

韻攝	例字	莆田城關	莆田埭頭	仙游城關	仙游鍾山
江攝	雙	ɬaŋ	ɬaŋ	ɬoŋ, ɬaŋ	ɬaŋ
曾攝	等	teŋ	teŋ	teŋ	teŋ
	層	tseŋ	tseŋ	tseŋ	tseŋ
	藤	teŋ	tiŋ	tiŋ	tiŋ
	北	paʔ	paʔ	paʔ	paʔ
	德	teʔ	teʔ	teʔ	teʔ

表(21) 莆仙舌根輔音韻尾變化對照

古舌根韻尾在這波韻尾簡化運動中，有沒有造成什麼影響？如果主元音原本就是低元音的話，舌根鼻音韻尾不會對元音進行任何變動；所以江攝「雙」依然讀為[ɬaŋ]，閩南語次方言也有相似的[sɑŋ]。「德、等、層」這些字的讀音我們不太能確定原本讀音應該為何；一個可能把它們定位在與閩南語文讀音相似，即[tik, tiŋ, tsiŋ]，但「等、層」在閩南語還有白讀音為[tan, tsan]，如前所述，舌尖音會導致低元音高化。所以這部分的變化，究竟是舌根音促使元音低化，或者舌尖音讓元音升高？

我們繼續看下面的例子，「猛、省、幸」這些字在閩南語讀音都是[iŋ]韻，「釘」跟之前的例子一樣，文讀音[tiŋ]，白讀音[tan]。

韻攝	例字	莆田城關	莆田埭頭	仙游城關	仙游鍾山
梗開二	猛	meŋ	meŋ	meŋ	meŋ
	省	ɬeŋ, ɬa	ɬeŋ, ɬã	ɬeŋ, ɬã	ɬeŋ, ɬã
	棚	p <sup>h</sup> eŋ	pã	pã	pã
	麥	ɬieʊ aʔ	paʔ	paʔ	paʔ
	脈	peʔ, maʔ	peʔ, maʔ	peʔ, maʔ	maʔ
	幸	heŋ	heŋ	heŋ	heŋ
梗開四	壁	piaʔ	piaʔ	piaʔ	piaʔ
	釘	teŋ	teŋ	teŋ	teŋ
	形	hiŋ	hiŋ	hiŋ	hiŋ
梗攝合口	榮	yŋ	yŋ	yŋ	yŋ
	營	yɔ	yɔ̃	yã, yŋ	yã

表(22) 莆仙舌根輔音韻尾變化對照

不過梗開四的「形」在四點都還是讀為[hiŋ]，所以究竟舌根韻尾有沒有可能對高元音造成低化？目前所找到的證據都無法直接支持這樣的假設，我們還需要更多的資

料來說明莆仙文白層次的對應關係，而後才可能分析舌根韻尾對元音的影響。

小結：我們這部分看到原有的韻尾發音部位，在全部弱化為舌根韻尾之後；若原來是舌尖韻尾，常會使得原來只是語音性高化的低元音直接轉成中元音音位。這樣的轉變一部分出自系統性區別保留的壓力，一部份當然是來自舌尖鼻音韻尾的特徵值；因此，即便韻尾發音部位簡化，一些發音部位的資訊仍是藉由元音保留下來。除了舌尖音之外，雙唇韻尾與舌根韻尾可能也有些影響，不過這部分的影響力沒那麼明顯或普遍，所以相關例證都較少些；比如/\*iam/→[ieŋ]的演變，就我們收集的四點，僅只存在於仙游城關之中。所以普遍程度遠遠不及/\*ian/→[eŋ]的演變，那是整個莆仙方言共有的。

### 6.3 聲調

這一個小節中我們把莆田各個次方言的聲調變化做一個比較，下表除了我們調查的四點方言外，同時還有《莆田縣志》與〈仙游方言志〉的資料。這些單字調表現出很高的相似性，可以說各點方言的單字調幾乎都是一樣的。

單字調類	莆田縣志	仙游方言志	莆田城關	莆田埭頭	仙游城關	仙游鍾山
陰平	533	544	533	533	533	533
陽平	13	24	24	24	24	24
上聲	453	332	332	332	332	342
陰去	42	52	52	52	52	41
陽去	11	21	11	21	21	21
陰入	21	2	1	1	1	1
陽入	33	4	35	35	35	3

表(23) 莆仙單字調比較

就我們收集的語料，陰平調在各點都是高降平調，一般有的記錄為 544，而我們統一紀錄為 533；記錄高降平調是因為聽辨上通常是由高往下降，但降幅不大，通常只降了一小段就改為平調，所以有的人把這段平調記為 44。我們認為是 533 的原由，是因為雙字詞組的連讀變化時候，後字陰平調有時候會因為前字是以高調結尾，只剩下 33 的中平調值。

陰平跟上聲的調長較其他幾個調類長些，上聲記爲 332 或 342 是因爲我們通常聽到的是一個中平調而後微降，有時候會聽到一個升降調，但升降幅度不大。同一個發音人在上聲不同例字上可能調值就不太一樣，不過基本上都是一個拉長的平調或升調而後再往下。陽平是升調，似乎在我們所知的很多方言都是如此，包括國語、閩南語，不過福州話不是。陰去的高降調降幅較大，一直降到低調位置，有些方言的起音位置較低，記爲 41 或 31，有些則記 52。陽去、陰入的單字調都是低調，當然陰入既然是入聲字，音長會較短促，所以我們記爲 1。

陽入調一般都是中平調或中高升調，不過其實各個方言之內的調值都不固定；比如莆仙城關我們都標爲 35，但發音人在有些例子上卻是讀爲 5 或 33。而鍾山鎮標爲 33，就語料上也看到 35 的調值，不過整體看來，鍾山鎮讀 33 的情況較多，所以才把它訂爲單字調。因此，上表陽入調的調值雖然看來各方言有些差異，但事實上，是這個字的調值即使是同一個方言也常在 3~5 之間游移著。

既然單字詞組我們看不出莆仙方言內部的聲調差異，接下來我們就以各點的雙字詞組聲調變化，來看看各點的連讀調之間是否有著不同演變，《莆田縣志》提到二字連讀有三種情況，一是變爲它調，二是產生高平調 55，三是不變調

前字 \ 後字	陰平 533	陽平 13	上聲 453	陰去 42	陽去 11	陰入 21	陽入 33
陰平 533	13	13	11	11	13	13	11
陽平 13	11	11	11	55	42	42	11
上聲 453	13	13	11	13	13	13	11
陰去 42	55	42	55	55	42	42	55
陽去 11	11	11	11	55	42	42	11
陰入 21	33	33	33	33	33	33	33
陽入 33	21	21	21	21	21	21	21

表(24) 莆田縣志連讀調變化

「變爲它調」，我們之前已經提過，不代表這兩類調有什麼衍生關係，只是連讀調的調值「湊巧」跟另一個單字調一樣。因此，這裡我們主要想看的，不是連讀調跟其他調類有什麼關係，而是這些連讀調跟閩東、閩南的連讀調有什麼相似性存在與否。閩東每一個調類的連讀調，依照後字起首調值高低，而分成兩類變化，不過上聲跟

陰入各有三種連讀調。

表(24)的連讀調值很難找出如閩東一般的規律，莆仙單字調只有陽平、陽去、陰入是以低音為首調；我們看到上表的連讀變化，顯然沒有如同福州一樣以後字起首調值來決定前字連讀調的音值。相較於單字調還有如陰平、上聲之類的長調；連讀調裡頭雖然每個調類讀音都有二到三種，但不管入聲調的話，所有的連讀調值總共就四類，高、低平調，升調，降調等。莆田縣志這裡頭，入聲調值的變化倒是相當固定，陰入連讀調為中平調，而陽入低降調；剛好與單字調相反，而與一般閩南連讀調變化相似。

我們接著看下表仙游方言志的情形，連讀調多出一個中平調，然而它也只在「陰去+陽上」的組合上。陽平、陽去的變化跟莆田縣志的資料一致，但陰調類就不那麼相似的。陽入連讀出現三個高調，這是跟莆田不同之處，但也是閩東常見的情況。

前字 \ 後字	陰平 544	陽平 24	上聲 332	陰去 52	陽去 21	陰入 2	陽入 4
陰平 544	24	22	22	24	24	24	22
陽平 24	22	22	22	44	52	52	22
上聲 332	24	44	24	24	24	24	24
陰去 52	44	44	33	44	52	52	44
陽去 21	22	22	22	44	52	52	22
陰入 2	4	4	4	4	4	4	4
陽入 4	2	2	2	4	4	4	2

表(25) 仙游方言志連讀調變化

接下來我們看自己收集的莆田城關聲調變化，也許有些疑惑可以解開。我們在記錄雙字詞組聲調的時候，注意到連讀調雖然變化頗多，但感覺上似乎遵守一定的「語調」原則；就是把整個詞組看做一個整體，不管前字或後字的聲調為何，重點是兩者的組合結果最好是「升降」、「下降」的結構。

前字 \ 後字	陰平 533	陽平 24	上聲 332	陰去 52	陽去 11	陰入 1	陽入 35
陰平 533	24	33	33	24	55	24	33
陽平 24	24	11	11	55	53	53	11
上聲 332	24	53	11	24	55	55	33

陰去 52	55	53	53	55	53	53	53
陽去 11	24	11	11	55	53	53	11
陰入 1	5	5	5	5	5	5	5
陽入 3(5)	11	1	1	5	5	5	3

表(26) 莆田城關連讀調變化

我們也看到兩字詞組最後整體語調是「上揚」或「降升」的情況，但相對其他兩種語調則頻率偏低；降升調的例子只出現在陽平調之前，上揚調則出現在陽平、陽入之前。陽入調值應該是 35 的上揚調，但有時候會以 33 出現；若前字是個高平或高降調，則陽入調以 33 出現，似乎藉此以單純「下降」的語調來取代「降升」。

先不看前字為入聲調的變化，其他五種調類的連讀調型，有 11 個是「升降」，15 個是「下降」調型；另外有 7 個「上揚」，2 個「降升」調型。尾降型語調共 26 個的高數量，除了跟單字調只有兩個上揚調型相關，我們傾向認為「尾降型」是莆仙話「喜好」的調型，所以即使是其他多數方言都是以高調結尾陰平調 55，莆仙也還是選了 533 的下降結構。而且莆田城關「陰去+陽入」原本應該以[53-35]的調型出現，但最後卻被調整為[53-33]的結構。

調型	降升 <sub>2</sub>	上揚 <sub>7</sub>	升降 <sub>11</sub>	下降 <sub>15</sub>
調類組合	上聲、陰去+陽平	陰平、陽平、陽去+陽平、陽入 上聲+陽入	陰平、陽平、陽去、上聲 +陰平、上聲...	ALL +陰入、陽去...
調值	53-24	11-24, 33-35	24-533, 24-332, 24-52, 24-11	55-33, 55-11, 55-52, 53-11

表(27) 莆田城關連讀調型

除此外，我們可以注意到，上述這四類語調，不管哪一種都沒有重複升降的情況出現；因此，聲調連讀變化一個最直接的訴求就是：減少聲調起伏。

由於每個調類的連讀調眾多，我們原本認為即使莆仙各地的單字調幾乎都一樣，連讀變化應該會有不少的差異在。但就莆田城關跟埭頭兩地的聲調，差異點僅在「上聲+陽去/陰入/陽入」以及「陰平+陽去」的組合上有所別，表(27)我們以陰影表示該欄的連讀調值跟莆田城關有別。而這些差別，其實都屬於同類；「上聲+陽入」的組合，在埭頭除了[11-35]，其實也有[33-35]的調型，而不管怎樣，整個調型

都仍是「上揚」。

其他三個連讀調的差別都是同樣類型的，都是隸頭讀 24 的連讀調，而城關讀做 55 調；其實城關在這類組合的 55 調值有時是接近 45，些微上揚的高調。所以這種差別似乎是從隸頭的「升降」→城關的「下降」調型。我們可以把這類差別視為是，城關把這些詞組的調型再次簡化。

前字 \ 後字	陰平 533	陽平 24	上聲 332	陰去 52	陽去 21	陰入 1	陽入 35
陰平 533	24	33	33	24	24	24	33
陽平 24	24	11	11	55	53	53	11
上聲 332	24	55	11	24	24	24	11
陰去 52	55	53	55	55	53	53	53
陽去 21	24	11	11	55	53	53	11
陰入 1	5	5	5	5	5	5	5
陽入 35	1	1	1	5	5	5	1

表(28) 莆田隸頭連讀調變化

莆田城關與隸頭之間的差異變化，可以用簡單的「升降」→「下降」調型演變概括，那麼仙游是否也可以如此解釋？是否仙游地區的聲調變化，同樣可以用上述四類語調調型來詮釋？

前字 \ 後字	陰平 533	陽平 24	上聲 332	陰去 52	陽去 21	陰入 1	陽入 35
陰平 533	33	33	33	24	24	24	33
陽平 24	11	11	33	33	53	53	11
上聲 332	24	55	55	24	55	24	11
陰去 52	55	55	55	24/55	53	53	55
陽去 21	11	11	11	24	53	53	11
陰入 1	5	5	5	5	5	5	5
陽入 35	11	11	11	5	5	5	1

表(29) 仙游城關連讀調變化

仙游兩點跟莆田比較的話，鍾山跟莆田的差異很少，同樣可以用四類調型解釋。而仙游城關雖然「陰平/陽平+陰平」組合的前字連讀調值，跟其他三點(24 升調)似乎有明顯差別，但整個雙字詞組的調型依舊不變，四點都是「升降」型。「陽平/

「上聲 + 上聲」的前字連讀調與莆田的差別在於，莆田讀「升降」調型[11-332]，仙游城關則是較簡單的「下降」調型[55-332, 33-332]。而且，「降升」調型同樣只出現在「上聲/陰去 + 陽平」的兩種組合。

前字 \ 後字	陰平 533	陽平 24	上聲 342	陰去 41	陽去 21	陰入 1	陽入 3
陰平 533	24	33	33	24	24	24	33
陽平 24	24	11	11	24	53	53	11
上聲 342	24	55	33	24	55	24	33
陰去 41	55	55	55	55	53	53	55
陽去 21	24	11	11	55	53	53	11
陰入 1	5	5	5	5	5	5	5
陽入 3	1	1	1	5	5	5	1

表(30) 仙游鍾山連讀調變化

整個比較下來，我們調查的這四點語料，確實都可以用四種調型來說明它們連讀聲調的變化；而且各點即使連讀調值有些差別，但調型的選擇都幾乎一樣，「降升」型同樣都是較少被選擇的調型。

還有一個問題是，這些簡單「升降」、「下降」等調型之內的調值是如何決定呢？顯然，這整個狀況應該是單詞內部聲調與詞組語調的互動結果。但，是怎麼互動的呢？而單詞調值又該如何設定？

在 4.3 節我們對單字調與連讀調提出的假設是：同一調類的連讀調與單字調應該有一個共同的出發點，就某個時間點而言，它們是完全一樣的。由於兩者所處位置不同，享有的「發音時間」長短有別，因而逐步分道揚鑣。處於發音時間較短的連讀調，一方面得把內部聲調結構簡化來減短發音過程耗費的時間，一方面又容易被週遭語流音段的相關特性所干擾；因此陽調類受濁聲母之影響而低化，起伏調值則傾向拉平。兩處聲調的不同變化，一開始應該只是屬於語音層面的變體；但長時間下來，連讀調與單字調調值差異越來越大，後代的語言使用者就把它們重新分析成兩個不同個體，賦予不同的表層音位調值。

閩東與莆仙的單字調與連讀調之間，也具有同樣的關聯；只是語言使用者在重新分析的時候，顯然把後字的聲調也列入考量。閩南語使用者只把「位置」，意即發

音時間長短，列入考量。閩東使用者顯然是把雙字詞組整體的調值關聯都列入，莆仙也是一樣的；把後字調值列入考量之後，前字連讀調便會因其調值而有「同化、異化」等不同演變。這種同化、異化現象，在閩南語聲調連讀中不是沒有，只是使用者仍把它們歸屬於語音層面，如「唱歌」一詞的連調變化應該是[53-55]，不過我們也可以聽到[55-55]的聲調同化現象。

所以莆仙的連讀調應該仍是以單字調為出發點，但它的真實調值跟目前的單字調當然已經有所不同了。如何構擬出它可能的調值呢？我們來試試可能的排列組合吧，先將連讀調值經由四點方言比較，做一些調整如下表。

前字 \ 後字	陰平 533	陽平 24	上聲 332	陰去 52	陽去 21	陰入 2	陽入 35
陰平 33	24	33	33	24	24	24	33
陽平 13	24	11	11	55	53	53	11
上聲 32	24	53	11	24	24	24	33
陰去 52	55	53	53	55	53	53	53
陽去 11	24	11	11	55	53	53	11
陰入 5	5	5	5	5	5	5	5
陽入 3	11	1	1	5	5	5	3

表(31) 莆仙連讀調擬構

有沒有一個像閩南語一樣的單一連讀調值？我們在前字格內擬了一些可能的調值；可能莆仙根本沒有一個的單一「表層形式」的連讀調值存在過，如果它一開始就是跟閩東一樣的話，那麼一開始連讀調值的形成就是分歧的。我們這裡試圖構擬的只是一個抽象的「底層形式」，排除了後字調值影響，但仍受限於發音時間短促的調值；換句話說，是個參考莆仙單字調值，而類似閩南語連讀調模式的構擬。

這個構擬的目的，只是藉此來詮釋表層連讀調值分歧的狀況；意即以構擬調值為出發點，看看這些表層連讀調如何經由「同化、異化」等作用浮現。表(30)可以看到經過調整過的莆仙連讀調，陽平、陽去的變化方式是一樣的，陰平跟上聲大致接近，只有陰去自成一格。這三類區別可以由構擬的「底層」得到說明，因為陰去跟其單字調一樣，都是高降調，跟其他調類都不同；陽平跟陽去都帶有低調，這部分跟表層單字調值也沒有區別。陰平跟上聲，兩者的連讀調應該都是接近中調，陰

平屬中調偏高，上聲中調則微降。

後字調值如何對前字連讀調產生影響？同化作用是爲了讓減少聲調起伏，異化作用則是爲了保持音節之間的差異。語言演變常常都有這兩股不同拉力運作著，下表我們可以看到，後字調值如果是高調起首，則都會是同化；如果是低調，則都會是異化。

前字 \ 後字	陰平 533	陽平 24	上聲 332	陰去 52	陽去 21	陰入 1	陽入 35
陰平 33	24 同	33	33	24 同	24 異	24 異	33
陽平 13	24 同	11 同	11 異	55 同	53 異	53 異	11 異
上聲 32	24 同	53 異	11 異	24 同	24 異	24 異	33 同
陰去 52	55 同	53 同	53 同	55 同	53	53	53
陽去 11	24 同	11	11	55 同	53 異	53 異	11
陰入 5	5	5	5	5	5	5	5
陽入 1	11	1	1	5 同	5 異	5 異	3 同

表(32) 莆仙連讀調擬構

異化是否真只是爲了保持音節之間的差異？如果是這樣，我們無法看到同化與異化兩股拉力這麼平均的分配著；因爲異化主要在低平、降調之前，這些異化的聲調「輸出值」，都變成了「升降」或「下降」調型。推想，應該是莆仙方言「尾降」型語調在此主導了異化作用的發生。

莆仙聲調變化，跟閩東、閩南的關聯何在？這幾點仍不脫上一章提過的小結，莆仙方言聲調變化帶有兩邊色彩，一方面陽調類仍多爲低調，一方面，如福州話一樣，聲調變化後受到後字調值的影響。而我們在這一章中，針對莆仙方言的聲調變化的所歸納出的假設：「語調」在聲調連讀變化過程中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是否可以應用到閩東、閩南的聲調變化？閩東部分，很可以找到相應的現象，閩南部分可能就當代變化較看不出具體關聯。

閩南語的聲調變化在過去常被認爲是缺乏音韻動機，只是調與調之間的轉換。但其實如果遍觀閩南方言，連讀聲調有些是在單字調所沒有的；而前面也提到相對於單字調而言，連讀調反映了較多陽調類的特質，同時也較多平調化現象。我們不認爲閩南語的聲調變化在一開始就缺乏音韻動機；在發展初期它們應該同樣也受到

「語調」的左右，只是後期語言使用者重新分析，才會變成現今的面貌。

## 6.4 音節結構

莆仙四個方言點之間的整體音節結構，沒有特別的差異存在；同樣都是與多數漢語方言一致，一如我們在上一章莆田音節結構中介紹的。這些方言點之間可能會有的差異，就前面整個比較分析的結果，應該只有韻母內部組合，在各點之間可能會有些不同的限制位階。就目前看得到的差異部分，一個是仙游與莆田[yo, ya]這兩個韻在開音節的差別，還有一點是這兩個韻在閉音節之中的變化分布，也顯示了不同程度的韻母共諧要求。

韻尾 \ 介元音	ia	a	ua	ya	ie	e	ue	ye	iø	ø	uø	yø	ii	i	ui	yi
Ø	√	√	√			√	√			√				√	√	
i		√														
u	√	√														
ʔ	√	√	√			√				√				√		
ŋ	√	√	√			√				√				√		
韻尾 \ 介元音	io	o	uo	yo	iy	y	uy	yy	iu	u	uu	yu				
Ø		√		√		√				√			√	√		
i																
u		√														
ʔ		√		√		√				√						
ŋ		√		√		√				√				√		

表(33) 莆田城關可容許之韻母組合

就這些韻母組合上，可能的組合比莆田少了一些，但是仙游話仍保留著鼻化韻，加上另外十二個鼻化韻的化，仙游韻母總數是高出莆田的。鼻化韻的部分，就之前的討論中已經提過他們的對應關係，莆田城關相應的讀音一律都去鼻化，所以這裡就不需另外比較；現在主要看的是他們兩點之間的閉音節對應關係，閉音節在仙游城關已經有不少相對合流的現象，而開音節的差異則較小。

韻尾 \ 介元音	介元音															
	ia	a	ua	ya	ie	e	ue	ye	iø	ø	uø	yø	ii	i	ui	yi
Ø	√	√	√	√		√	√			√				√	√	
i		√														
u	√	√														
ʔ		√			√	√						√		√		
ŋ		√			√	√						√		√		
韻尾 \ 介元音	介元音															
	iɒ	ɒ	uɒ	yɒ	io	o	uo	yo	iy	y	uy	yy	iu	u	uu	yu
Ø		√				√				√			√	√		
i																
u		√														
ʔ		√					√			√						
ŋ		√								√				√		

表(34) 仙游城關可容許之韻母組合

可以看到的區別包括：1. 莆田城關的[iaŋ, iaʔ]在仙游為[ieŋ, ieʔ]，2. 莆田[yɒŋ, øŋ]對應到仙游城關的[yøŋ]，3. 仙游城關沒有[uaŋ, oŋ, uaʔ]韻，相對應於莆田這些韻的讀音為，主要都是[uŋ, uoʔ]。

特點：仙游城關在閉音節的元音普遍提高，特別是帶有介音的情況中，可以把它視為一種元音高度共諧現象。

由上表可以看到，都沒有低元音是出現在介音與輔音韻尾之間。仙游[iau]這個韻的實際音值是接近[iəu]，李(2001)的記錄為[ieu]；我們的語料裡，沒有聽到中間元音有具體的前化現象，一般聽起來是在[i, u]之間一個下滑的過渡音。這種高化作用在鼻音韻尾之前比喉塞尾更明顯，所以我們記錄到的同韻語音會有[uŋ, uoʔ]的差別；不過我們由上表的分布也可知道，[u-, uo-]這兩類組合不存在音位的對立性。李(2001)這兩組音則都是記為[uoŋ, uoʔ]。

我們認為，仙游城關這些元音高化作用是使得莆田[yɒŋ, øŋ]、[uaŋ, oŋ]有別的語音在該方言都已經合併為一。這些差別在仙游鍾山鎮都還存在，鍾山跟莆田一樣，在咸開三攝的讀音都還是[iaŋ, iaʔ]韻。

## 6.5 莆仙內部方言比較小結

在這一章中，我們比較了莆田城關、莆田埭頭、仙游城關、仙游鍾山等四點，這四點就聲母上的差異，主要是莆田的聲母類化音變與仙游有所別。莆田兩點的雙唇音在聲母類化音變過程中，絕大部分都會消失，如「廚房」[tʂy aŋ]，「海邊」。甚或，莆田城關的舌尖音在一些常用詞彙也可能消失，如「鐵釘」[t<sup>h</sup>i eŋ]。整個看來，福州聲母類化音變中會產生的一些濁阻塞音，如[β, z]等，莆田都極力避免；所以將福州[z]轉爲[l]，[β]則消失。

仙游地區同樣將福州[z]轉爲[l]，但有不少[β, ɣ]出現的情況；李(2001)仍記錄[ɣ]的存在，我們沒有收集到。[β]出現的機率遠比莆田多，完全因爲聲母類化而消失的例子。整體來看，莆田地區聲母類化音變的普遍度是較仙游高，而且雙唇音聲母消失現象仍屬莆田區獨有的一個變化。韻母部分，主要討論了鼻化韻、撮口韻以及韻尾區辨保留三點。在四點中僅只莆田城關無鼻化韻。撮口韻各點都有，分布上大致相似，僅仙游城關因爲無[yoŋ/?]等韻，其他三點的[oŋ/?]與[yoŋ/?]韻，在此點都讀爲[yøŋ/?]。

在韻尾區辨保留上，原有的韻尾發音部位，在全部弱化爲舌根韻尾之後；若原來是舌尖韻尾，常會使得原來只是語音性高化的低元音直接轉成中元音音位。所以閩南語的[ian]韻，在莆仙四點都是讀爲[eŋ]韻。除了舌尖音之外，雙唇韻尾與舌根韻尾可能也有些影響，不過這部分的影響力沒那麼明顯或普遍，所以相關例證都較少些；比如/\*iam/→[ieŋ]的演變，就我們收集的四點，僅只存在於仙游城關之中。所以普遍程度遠遠不及/\*ian/→[eŋ]的演變，那是整個莆仙方言共有的。

在聲調的比較上，莆仙四點單字調與連讀調的變化都相當類似，沒有什麼內部差異存在。經由雙字詞組連讀聲調的綜合比較，發現語調對整區聲調變化有決定性的影響。歸納結果是四點都同樣傾向：尾降型語調。單字調的陰平調(533)與上聲(332)的尾降現象，應該也跟整個方言區的尾降型語調相關。

綜合看來，莆田的連讀變化一方面在於減少聲調起伏，一方面則是製造出更多的尾降型語調。這四點的連讀變化產生出來的調值起伏，總共可歸爲四種語調調型，

就非入聲字的變化上，總共包括：升降型 11 種、下降型 15 種、上揚型 7 種、降升型 2 種。而次方言之間連讀變化上的區別，多只在升降與下降兩類調型之間變化。

## 第七章、語言接觸演變之理論分析

前面各章中我們討論了莆仙方言聲、韻、調諸多層面的音韻現象，藉由與閩東、閩南方言區的比較，可以看到莆仙方言音韻現貌的獨特性是源自方言混合的結果。混合的方式是以音韻規則的轉換為手段，從而產生了與閩東、閩南異中有同、同中有異的混合體。但音韻規則究竟是依照什麼樣的模式進行轉換呢？這些轉換過程對語言研究有什麼樣的意義？

首先我們想知道：優選理論是否適合運用在語言演變的詮釋上？優選理論的首要目標是，希望能一以貫之地說明世界語言的異同是基於**相同的音韻限制**在各個語言有著**不同位階**所致。這主要焦點在於空間上的語言差異；那麼，歷時音變又是什麼呢？古代的語言與現代語言的關係，主要是時間上的差異。如果一個理論可以說明空間上的語言異同，為何就不能說明時間上的語言差異？

的確優選理論一開始都是專注於處理共時語言異同現象，但優選論一開始所討論的很多議題其實都跟歷時演變相關，如插入(FILL:insertion)、刪除(PARSE:deletion)、換位(metathesis)等；而其後，不少學者也試著把優選論應用到歷時演變上，如 Cho(1995)<sup>1</sup>即針對韓語「葉」“leaf”從早期[nip]形式到當代的[ip]形式，以優選理論做了歷時的分析；Miglio(1998)則以優選論討論英文的元音大挪移(The Great Vowel Shift)。

McMahon (2000)即針對許多學者在優選論與語言演變的應用上作了詳盡探討，也提到優選論本身就提供了說明語言演變的機制：**位階重排**(constraints reranking)。不過位階重排的可能性太多，所以還需要進一步討論位階重排的相關問題；如，是否參與位階重排都得是鄰近的限制？重排過程是否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作用或輸出值等。

---

<sup>1</sup> Cho, Young-mee Yu (1995). 'Language change as reranking of constrain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以及 Miglio, Viola (1998). 'The Great Vowel Shift: An OT model fro Unconditioned language chan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0<sup>th</su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Historical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這兩篇文章都是會議論文，我們是引自 McMahon(2000)的資料。

當然處理歷時音變的問題，在優選論中可能還有些觀點得進一步說明或釐清，如：輸入值的設定；而且我們這裡討論的焦點除了歷時音變之外，還得加上方言接觸、或語言接觸，的議題。我們這裡的主要目的就是把歷時、共時音韻以及語言接觸問題等幾個觀點個別釐清，因此這一章裡面我們就分成三部份討論，包括語言演變的 OT 詮釋、語言接觸的音韻特色、以及語言接觸演變與優選論。

## 7.1 語言演變的 OT 詮釋

以優選理論來處理閩語的歷史音變是種挑戰，但也是種必須；一來這已經是目前音韻分析的一種「普遍語言」，二來優選論本身就已經設定好如何詮釋「不同變體」的存在與產出方式。優選理論的長處在於以普遍限制(universal constraints)裡頭，信實限制與音韻限制的相互拉扯制衡；從何決選出最佳選項。這種信實與音韻限制之間的相抗衡就點出語言演變的動機。同時優選論本身就有著**位階重排**(reranking)的手段來說明語言演變的方式。

然而即使是就共時音韻的問題處理上，面對文讀白讀層層疊疊的閩語，強調一以貫之的優選理論似乎處處掣肘；通常我們若用甲位階排列(ranking)解決了 a 現象，卻往往搞不定 b 現象。而就歷時音韻上，若只以一次位階重排的模式，就想解清閩語的歷史音變的話也是不可能的。我們知道每一個世代、甚或每一個個人都可能有自身一套位階順序；代與代之間，人與人之間的音韻位階不盡相同；但我們也不能無限制的假設有無數次位階重排存在，或者在單一方言使用者的共時音韻中存在著不同的音韻位階。所以閩語共時音韻的位階該如何設定，歷時演變的位階重排又何時發生？即本書的主要議題。

在第一章的時候提到，造成語言演變的因素可分為兩大類：外在的社會語言因素與內在的心理語言因素。前者包含了(1)時興，如紐約音/r/的興起，青少年流行詞彙等；(2)語言接觸；(3)需求，如罕用、過時的舊詞常會隨著時間消失，而新詞也會因應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不斷地衍生。內在心理因素主要是發音與聽辨上的需求；大部分語言都有的輔音叢同化或刪略現象，就是基於發音與聽辨上的考量。而外在社會語言因素所引發的改變之處常常是語言裡原本就易於產生變化之處，如韻

尾或輔音叢等的簡化。一般說來語言演變的發生主要是基於上述的社會、心理、以及語言系統性的要求，而且常常不是單一因素所造成的；如語言接觸與系統對稱性兩者同時作用，才使得「3」引入英文之中。

因此我們可以認定，如果有大規模的**位階重排**發生，應該都是基於內部心理因素與外在社會因素交互作用才形成的。我們在閩南語與莆仙話的音韻變化歷史上，可以肯定至少有兩次重大的**位階重排**發生，而這兩次重排都是因為語言接觸而產生的。一次是當閩南語白讀層次的位階，遇上文讀音位階大舉進入時，兩者間的位階排序有所不同，所以在抗衡競爭下原有的順序勢必也經歷了一股大搬風；而當曾經閩南式的莆仙方言，遇上閩東風格的音韻位階時亦是。

閩語這些文白層次，與方言接觸下的種種歷史音變，其實是很多樣性的，且不是都歸屬於同一類型；所以，若可以就優選論得到清楚解析，必也能提供優選論就語言演變位階重排上一些不同的思考。

### 7.1.1 文白異讀與強勢詞彙優化論

文白異讀牽扯到的理論分析的問題，主要是「歷史層次」該如何以音韻限制的方式表達？閩南語的音韻限制在不同的年代有著不同的位階順序，這是我們之前提到的假設。而位階順序變化最大的分隔點，出現在文讀大量進入閩南口語層次的時候。文讀層跟白讀層的差別，不單單是在詞彙形式上的差異，造成它們形式有別的主因在於它們過去經歷了不同的音韻限制演變。

在處理文讀層與白讀層的詞彙時候，雖然我們明知很多詞彙都是源自「同一」個早期形式，可是由於「中途岔開」各自發展，各自歷經不同的音韻演變過程，即使後來同樣都出現在同一個方言內，卻已經有了不同的底層結構。因此我們提出文讀層與白讀層的形式差異在於底層音韻形式不同。然而，這樣的說法總會有人質疑，也會問：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釋嗎？

針對這類「層次」現象，我們前面已經提過兩種可能的分析方式，一個是如同日語的音韻系統，分成三個不同的位階限制系統(Ito & Mester 1995, to appear)；這三個系統對音韻現象的容忍度不同。日語的音韻系統可以維持三分，主要原因是說話

者可以感受到這三類間的區別；因為整個語言書寫系統也是三分的，所以說話者有機會可以藉由書寫型態的區別而將其間音韻間的差異串聯起來。

但閩語並不存在一個公認的書寫系統，同時就語音上，文白讀沒有一個清楚的界線，我們知道鼻化韻、喉塞尾韻等屬於白讀，但是白讀音同樣有著口元音韻、完整的鼻音韻尾，以及輔音韻尾等。在構詞上，閩南語不會刻意劃分文白之間的界限，文讀音可以與白讀音連讀成詞，反之亦然。例如「大學」一詞的讀音，可以是「文文」[tai hak]、「文白」[tai oʔ]、「白白」[tua oʔ]。總之，不管是書寫、語音、或構詞，閩南語使用者都沒有清楚的層次之別；所以要假設他們有不同的文白音韻系統很難行得通。

另外一種分析方式是：假設兩個層次有著不同的底層形式或輸入值。這也是曹&劉(2001b)分析閩南與莆仙的文白異讀現象時所採用的方法。一般說來，目前普遍接受輸入值的設定是依據**底層無限**(Richness of the Base)，以及**詞彙優化論** (Lexicon Optimization)等原則。**底層無限**認為不該對底層音韻表現加以限制，所以輸入值有無限可能，一個好的音韻位階限制必須針對各式可能的輸入值都能導出相同的正確輸出值。詞彙優化論的基本原則為：「如果沒有其他證據顯示某個輸入值優於其他時，最接近詞彙表層形式或輸出值(output)者，即為輸入值。」

最早期的**詞彙優化論**裡頭這項但書，「如果沒有其他證據顯示某個輸入值優於其他時」，對我們輸入值的設定會造成問題。所謂的其他證據，通常指藉由構詞或其他音韻規律推導而來的相關形式。漢語沒有豐富的構詞現象，但經由傳統聲韻學以及方言比較，我們確實可以推出大部分詞語的「早期」或中古音形式；如果把它視同於所謂的「證據」，並加上底層無限的原則，則文白讀便有可能共有同樣的底層形式，但這不是我們希望的結果。

針對這項但書，Sanders(2003)提出一個修正版：**強勢詞彙優化論**(Strong Lexicon Optimization)：如果一個詞彙形式的製造者(音韻規則)不再具有生產力，則該詞的輸入值就以輸出值為準。他提出這個論點的基礎在於波蘭話的一些音韻現象顯示：「某些特定詞彙的輸入值必須以它的輸出值為準，不能採用依照構詞變化所推演出來的底層形式當輸入值」。Sanders 注意到：這些必須以輸出值為輸入形式的詞彙，都是些不再具有生產力的構詞音韻規則所衍生出來的；換句話說，它們只是某些死掉的

規律的遺跡或化石。因此，最後他提出如上的**強勢詞彙優化論**來補充原有的詞彙優化論之不足。

我們在處理閩南語或莆仙話的白讀層次都可以採用同樣概念，理由是：形成白讀層音韻現象的大部分音韻規則，如果不是全部，都已經死掉。例如，閩南韻尾丟失這項規律已經不再能產，所以這項規律之下的產物，如「盤」[puã]，就直接以表層形式當成輸入值，不管在閩南或莆仙都一樣。因此，閩南我們最終得到的仍是[puã]這樣的輸出值，莆田城關的輸出值則是[puɑ]。那麼為何莆田城關不是直接以輸出值當輸入值呢？兩者都有可能，因為**無鼻化韻**這項限制，仍然活躍於莆田音韻系統中，所以**強勢詞彙優化論**這時候處理的原則跟原始的**詞彙優化論**完全相同，意即經由方言類比得來的[puã]、[puɑ]都有可能在此當莆田城關「盤」字的輸入值。

莆仙話與閩南語的白讀層與文讀層在語音層次的種種差異，都是由一些如今已經不再作用的音韻規律推演而來，如「大」字至少有著[tai<sup>33</sup>]<sub>文</sub>[tua<sup>33</sup>]<sub>白</sub>兩個不同讀音，這些讀音怎麼變來的呢？它們本來都是同一底層形式的，經歷不同方言不同的音韻規則的催化，變成現在的模樣。不管怎樣，這些規則都已經死亡；所以，依照**強勢詞彙優化論**的觀點，閩南語每個單詞的白讀音與文讀音都有著各自的輸入值，這些輸入值，特別是白讀音，大多是依照它們的真實輸出值而定，並不需把依照傳統聲韻學推論出的早期形式當成文白讀的共同底層形式。

這是我們在處理閩南語與莆仙文白層次的原則，閩東也是一樣，雖然它的文白不那麼豐富，但還是存在的；所以碰到文白有別之處，一樣比照辦理。同樣的，如果是語言接觸之後的原有規律的殘餘音變，若造成這些殘餘的規則同樣已經不再活躍於該方言的話，那麼依舊可以應用**強勢詞彙優化論**的「死亡規律」原則，直接將表層輸出值定為該詞的底層輸入值。

### 7.1.2 信實限制與音韻限制

我們之前提過，**信實限制**與**音韻限制**是優選論中兩大家族，也是語言演變中的主要作用者。它們內部結構為何？又是如何在語言演變的過程中相互競爭的呢？有沒有哪一方是在語言演變中佔有絕對的主導優勢的？

一般來說，如果是自身的語言調節演變，那麼應該是**音韻限制**主導；可能因為發音或是聽辨上的相關動機，使得某項音韻演變發生。例如，閩南語古鼻音聲母去鼻化現象，就是基於元音性與輔音性鼻音語音在可聽辨度的差異，加上完全鼻化或完全不鼻化的發音比起部分鼻化來說顯然是較為便利的。因此**鼻音共諧**限制在此提升到高階位置，同時加上元音性鼻音信實與輔音性鼻音信實兩者間的本質位階(inherent ranking)就是前者高於後者；所以，古鼻音聲母在口元音之前就去鼻化成相對應的[b, l, g]，而古來母字[l]則在鼻元音之前也轉成鼻輔音[n]。

如果是語言接觸呢？這時候的問題在於，兩邊語言都有各自的限制位階，而且這些位階排列中可能是音韻限制與信實限制相互交錯著；所以會是誰主導呢？很難說。閩南語文讀層進入的時候，它的韻尾信實限制處於最高階位置；而當時閩南語白讀層的韻尾信實限制是低於無韻尾等音韻限制的。而最終，我們知道是文讀層的限制位階取勝，所以這方面來說，是信實限制打敗原本白讀層較高階的音韻限制。閩東則不然，文讀層進入閩東的時候，應該是跟閩南語文讀同樣的限制位階；可是最終閩東的音韻限制韻尾簡化，仍然是處於最高階，擊退處於文讀最高階的韻尾信實限制。

莆仙這一類的語言接觸又是如何？從前面幾章的討論比較中可以發現，莆仙當代音韻吸收了鄰近方言高階的音韻限制，並加以改良；在很多例子上，如韻尾與聲母的互動，聲母類化音變等，都具有「無標性浮現」(TETU: The Emergence of The Unmarkedness)的特徵。這些現象在 7.2 莆仙共時音韻，以及 7.3.2 莆仙方言接觸的音韻特色，會做較全面的整理說明。

### 7.1.3 語音的可聽辨度，聲學特徵，與發音便利性

這三種力量在語言演變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這三種特徵都屬於音韻限制之內，一般是用來決定哪樣的結構較為無標(unmarked)或和諧(harmonic)的。我們在本書中運用到語音的可聽辨度的高低區別來說明閩南語古鼻音聲母去鼻化現象；這部分是採用 Steriade(2001) P-Map 的觀點。同時我們也引了 Paddget(2003, to appear)的的 DOT(Dispersive Optimality Theory)模式來解釋閩語元音系統，以及一些韻母、或音

節空缺的問題。P-Map 與 DOT 的分析模式同樣都是把語音可聽辨度納入音韻區別體系。

聲學特徵有些部分會跟語音的可聽辨度重疊，差別在於前者是在頻譜圖上顯示的符號特徵，而後者是以人耳聽辨為主；但通常我們人耳聽得到的語音區別，在頻譜圖上的也找得到相關的對應。所以兩者常常相互佐證，作為論證上的依據。

發音的便利性，我們在莆仙鼻音韻尾與阻塞音聲母的互動上，看到它在吸取了閩東閩南兩方的音韻特色之後，以[mm]的輔音叢結構取代了福州話的[ŋm]，與漳州話的[mp]；這種取代的動機便出自於「發音的便利性」。發音的便利性，會跟音位的區別的保留互相衝突，如果我們在發音上省力的話，也同時會造成一些音位之間的可區別度降低。

音位區別保留屬於信實限制，所以跟發音的便利(ease of articulation)相衝突是可理解的，不過有時候我們會把音位區別保留，跟語音的可區辨度弄混。P-Map 的觀點是同一語音在不同位置，會有不同的可區辨度；而在可區辨度較高的位置，音位區別較容易保留下來。如，阻塞音之雙唇、舌根、舌尖等不同發音部位在元音前的區別度較大，元音之後較小，而若完全沒有元音在旁的話，則三者間的區辨度就更低了；所以，它們之間的語音可區辨度大小，我們可以下圖概括表示。

$$\blacklozenge pV\sim tV\sim kV > Vp_s\sim Vt_s\sim Vk_s > VCp_s\sim VCt_s\sim VCk_s$$

因此就**音韻限制**的觀點上，我們會傾向保留元音前不同發音部位阻塞音的音位區別，至於完全沒有元音在旁的阻塞音，通常都不可能留下發音部位的音位區別。

所以整個來說，這三個因素都是**音韻限制**裡頭的主要影響源，而在語言接觸所造成的音韻演變過程中，它們更是扮演重要的抉擇角色。就一個熟悉的語言，很多語音背景知識是我們學習過程中逐漸累積的，所以一個語音即使沒有很完整的表達出來，語言使用者也可以在自己心理重構其完整組合。但對一個新接觸的語音，它的內涵是否確實傳達，完全得靠它自身語音所在位置的可聽辨度，聲學特徵，還有發音便利與否，來決定它是否傳遞完整，而最終是否能整個保留下來。

## 7.2 莆仙的共時音韻

組成莆仙方言當今面貌的主要音韻限制是什麼？截至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的各項音韻限制位階，莆仙都是偏向閩東的位階體系。我們之前分析閩南音韻體系的時候，提到閩南語在白讀層階段，韻尾大幅弱化甚或直接丟失留下鼻化韻；那個年代是閩南語**音韻限制**位階遠遠高於**信實限制**位階的階段。可是自從文讀音大量輸入閩南語，這些音變就被終止，落入**信實限制**權力高漲的保守派階段。而我們也注意到，就莆仙方言的整個演變歷程，相當不喜歡保守派；特別是如果「保守」代表高階的信實限制的話。

就聲母的系統上，我們看到莆田在單讀時，完全沒有濁阻塞音存在，即便連讀音變的情況也很少產生濁阻塞音，這點跟閩東的連讀音變不太一樣。事實上我們在第六章莆仙內部方言比較時發現，莆田城關在納入閩東聲母類化音韻規律過程中，相當具有自身「創意」。福州話聲母類化過程中，只有舌根音會消失，當它出現在兩個元音之間的時候；至於舌尖塞擦音則會在兩元音之間濁化成[z]，而雙唇音則濁化成[β]。[β, z]基本上是屬於較有標的語音，不管是發音，或聽辨上；因此莆仙把舌尖塞擦音一律都濁化成[l]，莆田城關更進一步讓雙唇音與舌根音一樣在兩個元音之間消失。這兩種調整的目的都在於：別讓「有標語音」出現在語言表層。

而聲母或輔音的相關音變中，屬於歷史音變的古鼻音聲母清化，莆田與閩南都共同經歷過。屬於共時音變的聲母類化現象、鼻韻尾與阻塞音的互動，也都存在於莆田話中，前者來自閩東，後者部分源自閩東、部分屬於閩南音變，但目前是同時「並存」於莆田音韻系統。

而就韻母的變化上，韻母元音共諧、韻尾簡化，鼻化韻丟失等過程都出現在莆田音韻中。我們在前面的分析，把這些現象看成是：莆田先與閩南經歷共同音變而形成鼻化韻，之後接受了閩東的音韻體系，因此不容許鼻化韻存在；同時也納入了閩東的元音共諧概念，並且將輔音韻尾簡化成如福州體系的[ŋ, ʔ]兩者。因此莆仙目前在韻母部分的相關變化，可以看成大體是與閩東音韻系統的位階相同。

聲調變化，就我們 5.3 所提，是帶有兩邊色彩，一方面陽調類仍多為低調，一

方面，如福州話一樣，聲調變化似乎也受到後字調值的影響。而在 6.3 莆仙方言的比較我們進一步發現，莆仙聲調確實是一方面保持的陽調類讀為低調的閩南特色，一方面又因為後字起首調值的高、低調不同，而發生同化或異化作用。這些同化或異化的主要目的在於，產出一個「尾降」型語調。

莆田音節結構，可以說跟閩南或跟一般漢語方言較靠近，都是簡單(C)(G)V(X)，不像福州話還容許雙韻尾出現。這部分也是莆仙韻母結構中，跟福州話一個明顯差異點所在。

所以整體來看，莆仙的共時音韻主要採取的是閩東體系；也保有一些閩南音系中音韻限制高於信實限制的部分，如鼻音韻尾與輔音聲母的部位同化。而最重要的是，它不單是「借用」別人的，還自己加以改良，如以[l]取代[z]，讓[β]消失等；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主要目的是：讓表層音韻結構盡可能地「和諧、無標」(harmonic, unmarked)。

## 7.3 語言接觸的音韻特色

閩南、閩東、莆仙三方言區的音韻變化，與區域地理特徵的形成，事實上，是我們整本論文的核心；閩語諸方言這些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現象一直是不少研究者感興趣的問題，我們會試著在這一節中針對這個問題提出可能的假設。在此有兩個討論焦點，一個是漢語或閩語方言接觸現象，跟一般文獻討論的語言接觸有什麼區別？一個是莆仙地區方言接觸有怎樣的音韻特色。

### 7.3.1 閩語方言(語言)接觸特色

一般對語言接觸的印象是什麼？初期或淺顯的語言接觸都是從「詞彙借貸」開始，如英語中有大量的拉丁、法文借詞等；一直到經過長期接觸，才會接著引入語法層面，如拉丁文過去曾普遍為歐洲國家的共通書面或官方語言，英國史上歷經諾曼民族約四百年的統治，法文成為當時的官方語言；所以我們目前在英語體系中還看得到一些拉丁語法的影響，如構詞。又或者，當歐洲國家四處殖民之時，在各殖

民地因溝通需要而形成的洋涇濱語或混合語(pidgin or Creole)，這也是種典型的語言接觸，而這些混合語言常都是以當地的語法規則加上殖民者的詞彙而形成。

語言接觸過程，一般普遍認為詞彙層次是較易受到影響而更動的，語音、音韻次之，最後是句法。我們這裡探討的都是音韻方面的演變，所以至少莆仙的語言接觸演變已經深入到音韻層次，或者也可說深入到語法層次；而且是很全面性的音韻結構都受到影響。可是我們就所找得到的語料來看，詞源很多仍是跟閩南同一個層次，究竟公認較易更動的詞彙層次是不是已經大幅更動？

黃金洪(2002)在論文中比較了 1255 條詞彙在廈門、福州、跟仙游之間的異同。比較的結果認為：共同詞語 384 條，與兩方部分語素相同的詞語為 190 條；而單與福州同者為 82 條，單與廈門同者為 258 條，與廈門、福州皆異的詞語有 512 條。結論為：莆仙方言是一種親於閩南，疏於閩東方言的具有自己特點的閩語次方言。這是黃就詞彙比較所得到的結論，我們相信這項數據有一定的可信度。

那麼，眼前的情況是，就在莆仙的詞彙中還保有大量自己本身，還有閩南色彩的同時，大多數的音韻限制卻已經都採行閩東的位階順序；為什麼？由前面幾個章節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確認，莆田的音韻體系原本是採用跟閩南同一套限制位階的，所以它才會同樣有鼻化韻、去鼻化等歷史音變；而現在，由莆田共時音韻中的韻尾簡化，聲母類化、連讀聲調變化、元音共諧等現象，毫無疑問地，它目前採用的是跟閩東音系極度相似的位階排列。那麼，這種音韻規則或限制位階的「轉換」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對莆仙方言或閩語方言這樣的語言接觸模式，我們應該有一些與過去的「語言接觸」不同的解釋，來說明這一類的接觸演變是怎麼發生、怎麼進行的。

傳統的克里奧語式的語言接觸，是兩群使用著不同語言的人，同時處在同一個地點；因為經商擴展等需要，所以謀求一個迅速的溝通方式。挾著殖民優勢而來的外來語，使用者居於少數，但是因為利之所趨，它是一個被學習模仿的目標語。初期形成的洋涇濱語偏向以當地原住民語法加上目標語的詞彙組合而成，而後新一代的語言使用者把它逐步調整成一個完整的語言體系。這類接觸的初期不脫以當地語法為本，目標語詞彙為用的特色；但若接觸的時間拉長，且目標語始終維持政經優勢的話，那麼即便是語法部分也會逐步向目標語趨近同化。

這樣的接觸有幾個特點，兩種不同語言在同一時間、地點「短兵」相接，兩者的政經勢力等呈現巨大的優劣對比，而使用人口數量與之形成反比。最重要的是，彼此間有強烈的溝通需要，又別無它語可以交流。閩語或漢語方言之間的接觸跟這種典型的克里奧語式接觸很不相同；它們不是殖民經商那種短兵相接，通常各地漢語或閩語方言使用者都自成一一個相對獨立的群體。這些群體之間的政經勢力可能會有些差距，但不是巨大；如莆仙的政經勢力應該是不及閩東、閩南，但它同樣有著自身的經濟文化圈子，在科舉考試的年代，屢屢有著如蔡襄、鄭樵等才人出頭。同時，漢語方言之間，雖然普通話或國語的推行是近代之事，但科舉舉仕以來，「官話」應該早就是某種程度的共通語；所以，漢語或閩方言接觸跟克里奧語式的接觸是大不同的。

閩語或漢語方言之間的接觸，是因為地域鄰近，彼此有些或多或少的往來；因此各自語言的特色也隨著往來而逐步滲透。這種滲透不是壓迫式的，還帶著些自主的抉擇權。想像莆仙人原本是全身帶著閩南語特色地來到閩東的市場，發現閩東市場賣的有些東西還蠻好用的，他也許就買了一些；而後並不是直接就跟閩東進口整批貨色，而是把這些東西改裝成他想要的樣子，再「自己」大量製造。

我們相信區域地理特徵就是這麼形成並散播的。而莆仙方言的逐步閩東化，也是在日積月累的抉擇選購之下形成的；莆仙人到閩東市場採購的話，不需要從最根本的詞彙買起，那是他們本來語言就有的東西，雖然部分的更新是相當可能的。他們很可能直接就音韻語法部分採買，也許有人會訝異，怎麼可能直接跳過詞彙而採用另一個方言的音韻語法？要知道一點，這些負責採買的人，對閩東貨色一定是相當熟悉的。那些不熟悉閩東貨色的莆仙人呢<sup>2</sup>？他們是在先趨採買者，把這些閩東貨色「改良」，並且「大量仿製」後，才接觸使用到的。

### 7.3.2 莆仙方言接觸的音韻特色

就鼻音與阻塞音的互動上，我們看到莆仙方言所採取的是將來自不同方言的兩

---

<sup>2</sup>大部分的莆仙人都屬於這一類，我們接觸過的發音人都表示對閩東或福州話並不熟悉。

個音韻規律共存呢？爲什麼不是後來的音韻規律直接取代前者？閩南漳州方言針對鼻音與阻塞音部位同化限制的位階順序爲： $*C_{\alpha}C_{\beta\text{-place}}$ ，**聲母部位信實** >> **輔音部位信實**。而閩東福州方言的鼻音與阻塞音互動現象主要是下列因素控制： $*NC$ ，**鼻音保留** >> **鼻音信實**；所以有了聲母鼻化現象。可是，漳州沒有聲母鼻化，是因爲**鼻音信實** >>  $*NC$ ；福州沒有部位同化是基於：**輔音部位信實** >>  $*C_{\alpha}C_{\beta\text{-place}}$ 。後面這些部分顯然在兩相接觸下被莆仙方言忽略了。

就這部分，我們在莆仙方言看到的現象是，它擷取了兩方的**音韻限制** (Phonological constraints)，而忽略了**信實限制** (Faithfulness constraints) 的部分。就發音層面來看，這樣的行爲有相當的動機在，因爲輔音叢[mm]相對於[mp]、[ŋm]來說，無疑是較容易發音的。過去在許多相關第二語言學習、兒童語言習得、及重疊詞的研究中都提到這一類語言演變模式，在一些**特殊環境**下突顯**音韻限制**並模糊**信實限制**的要求，McCarthy & Prince (1994) 稱此現象爲「無標性浮現」(The Emergence of The Unmarked)。在一般母語環境中，音韻限制會屈服於信實限制之下，無法展現其作用所在；而在一些語言學習過程，或重疊詞重疊的部分，因爲信實限制或弱化、或不運作，才看得到音韻限制產生作用。

我們在接觸學習另一個語言的時候，通常會由自己語言的模式出發，如果學習的目標語 (target language) 在某些音韻層面較自己熟悉的語言複雜，便會以個人母語的模式簡化合併那些複雜的音韻現象；而母語較複雜的部分，若第二語沒有類似現象，當然也就不會帶入第二語的學習中。因此，除非學到如同母語般的熟練度，相對於母語或目標語，第二語在很多部分都會是較簡化。這種簡化就音韻層面而言，就是突顯**音韻限制**、壓抑**信實限制**。而這整個過程也會使得語言中較無標的結構大量出現，所以稱爲「無標性浮現」。

在 5.2.3 古陽聲韻的演變上，莆仙方言揚棄舊有閩南方言的相關限制，改採行閩東體系；除了顯示與閩東閩南關係遠近的變化，兩方言內部的音韻限制位階也是促發因素。比較一下閩南：**輔音信實、鼻音保留** >> **無鼻化韻、無韻尾**，與閩東：**韻尾限制、無鼻化韻** >> **鼻音保留、輔音信實** >> **無韻尾**；由這些限制來看，現代閩南方言在這一部分是**信實限制位階高於音韻限制**，而閩東則是**音韻限制位階較高**。莆仙採用閩東的位階體系，也等於是往無標性結構更邁進一步。那麼我們是否

可以斷然的說，語言接觸的音韻規則轉換傾向於塑造一個較無標性的語言結構？我想，至少就莆仙或閩方言這一類區域地理特徵的接觸演變上是相當可能的。另一方面來說，如果從它方言移借的結果是一個無標的產品，那麼仿效者勢必較多，也較容易傳播。

就聲母類化音變上，雖然這僅是單方面來自閩東的影響；可是莆仙並沒有直接全盤接受，還是做了些調整。而這些調整的目的與結果為何？第六章的部分我們已經大概提到，一開始整個莆仙方言就把閩東的：/ts/→[z]/V\_\_V，都調整成莆仙式的：/ts/→[l]/V\_\_V，可以想見是爲了避免一些有標結構[ʒ]的產生。同樣的，閩東爲什麼要保留[z]？主要是維持跟另一個音位[l]的區別。顯然，莆仙「借用」這項規則的時候，又「刻意忽略」了這項音位區別保留的信實限制。而且我們也看到莆田地區進一步的把[β]也排除整個連讀語音體系之外；顯然地，莆田爲了追求表層音韻的無標性，而犧牲相關的信實限制。

但有沒有反例呢？有沒有什麼東西是莆仙變得更複雜呢？有人可能會提到「撮口韻」，前圓唇音一向就是屬於一般語言體系中較有標的成分，所以莆仙容許撮口韻出現，可能會是個反例。只是這項反例出現的動機，是爲了另一個更高階音韻限制，圓唇共諧，不是單純的把信實限制升高。試著比較：[iɔŋ], [yɔŋ], [øŋ]，這三者間，哪一個結構較爲有標？

所以，我們可以在此下個結論，莆仙方言接觸的音韻特色就是突顯**音韻限制**、壓抑**信實限制**。而這整個過程也使得語言中較無標的結構大量出現，所以這類語言接觸顯然是「無標性浮現」的又一個舞台。

## 7.4 語言接觸演變與優選論

我們這裡看到的語言接觸演變現象，可以分成三類，一個是洋涇濱語，一個是文白讀的接觸；其實前兩類都屬於克里奧式的接觸，只是處於不同的融合階段。另外一個就是莆仙方言這一類，區域地理特徵的傳遞散播。這三類接觸演變就優選理論來看有一些特徵上的差異。

洋涇濱語是直接使用當地住民語言的音韻位階限制來調整外來詞彙，這其間沒

有限制位階相互競爭的問題。閩語裡頭的文讀音與白讀音的接觸，則是兩種層次限制位階相互競爭，最後勝出的部分可能是音韻限制，也可能是信實限制。莆仙方言這一類區域地理特徵的傳遞則是以音韻限制為主導，主動地擷取週遭語言環境中較為和諧的音韻限制位階，納入自身方言體系之中。

我們先看閩南語文白讀競爭的例子；就韻尾限制部分，前面已經討論過，是信實限制較高的文讀取勝。原本閩南語白讀層已經在進行著韻尾丟失演變，由低元音音節開始，所以我們在山攝、咸攝都看到「衫、山、膽」[sã, suã, tã]，這樣的語音出現。當時白讀音韻位階是：無韻尾[低元音] > 韻尾信實限制。文讀呢？我們以「三」為例，由[sã, sam]兩類語音對比，我們可以想像文讀音這部分的相關音韻限制是與白讀層相反的，應是韻尾信實限制 > 無韻尾。而現在文讀韻尾都保留完整，白讀音也還有一些輔音韻尾音節存在，所以目前閩南語採用的是韻尾信實限制 > 無韻尾，這樣的位階。

閩南語文白讀的競爭中，是不是全部都是文讀層的高階信實限制取勝？就中古音來說，文讀音當時的聲母應該是存在捲舌音聲母的，但目前閩語之中都沒有捲舌音存在，可見目前仍是以原來閩語音系中的無捲舌音 > 聲母部位信實的位階，擊敗文讀音的聲母部位信實 > 無捲舌音。

我們主張莆仙話的音韻演變是藉由音韻規則或限制位階轉換來達到區域特徵傳遞的效果，有什麼理由嗎？主要是因為我們注意到雖然莆仙方言的限制位階目前跟閩東相當近似，但是主要詞彙很多都還是跟閩南語同一個形式演變而來，跟閩東同一形式的例子較少；如，之前幾章在討論莆田古鼻音聲母去鼻化，古陽聲韻的演變，撮口韻的分布位置等，可以看到莆仙話目前這些相關的表層語音形式，如果是從跟閩南語同一個語音形式的起點開始演變的話，都可以找到相當規律的規則對應。

但如果假設那些詞彙是借自閩東的話，就找不到理由來說明為什麼古鼻音聲母要變成清塞音，為什麼鼻音韻尾會完全消失，為什麼有鼻化韻等等，連撮口韻出現的位置也有許多是福州話沒有的。也許有人會問，這些音變現象很多都屬於白讀口語的層次，有沒有可能莆仙有大量的閩東借字在文讀層次？下面我們看到的例子多屬於文讀。

韻攝	例字	莆田城關	仙游城關	廈門話	福州話
咸開三	占	tsiaŋ	tsieŋ	tsiam	tsieŋ
	劍	kiaŋ	kieŋ	kiam	kieŋ
深開三	深	ts <sup>h</sup> iŋ	ts <sup>h</sup> iŋ	ts <sup>h</sup> im	ts <sup>h</sup> iŋ/ts <sup>h</sup> eiŋ
	澀	ʎiaʔ	ʎieʔ	siap	seiʔ/saiʔ
	汁	tseʔ	tsieʔ	tsiap, tsat	tseiʔ/tsaiʔ
山開三	免	meŋ	meŋ	mian	mieŋ
	展	teŋ	teŋ	tian	tieŋ
	箭	tsi	tsiŋ	tsĩ	tsieŋ
	孽	keʔ	keʔ	giat	ŋieʔ

表(1) 莆仙、廈門、福州文讀對比

咸山二攝在福州話是合流的，但在莆仙都還有區別，莆仙自然不可能從福州借入這些詞彙，再把它們依韻攝分成不同讀音。也許有人會說，福州話這兩攝的合流現象是後期才發生的；福州話的[iaŋ]韻主要被白讀層的「餅、疼、命」等字佔據，這些在閩南、莆仙都是讀為[iã, ia]；所以一開始，咸山這兩攝的文讀在進入閩東音系的時候，就已經被系統排擠，沒有讀[iaŋ]韻的機會，因此相當可能是一開始進入閩東時就被迫合流了。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莆仙方言的咸、山三開這些文讀音一開始是以[iam, ian]的形式進入；可能是直接傳承自北方官話，或跟閩南語同源，但不會是由閩東借入。而後這兩組音在接受閩東的韻尾簡化限制之後，有了各自的調節，[iam→iaŋ, ieŋ]，而[ian→eŋ]，所以才能依舊保持有所別的狀態。

到目前為止，從之前幾章的討論，以及這些相關的詞彙例證，在在都支持我們所主張的「莆仙的閩東化過程，是直接借入閩東的相關限制位階」。我們認為這是區域地理特徵成型一個特有的模式，而它跟一般語言接觸有什麼不同？在克里奧式的語言接觸模式中，或我們之前提到的文白讀的接觸中，兩邊的限制位階會相互競爭，所以信實限制與音韻限制兩者都有勝出的機會；可能在甲環境下音韻限制處於高階，而乙環境中則是信實限制位列高階。

但是在莆仙方言這一類區域地理特徵的形成與散播中，我們看到的都是音韻限制位於高階。即使有時候某些音韻限制的位階相對於閩南或閩東方言是降低了，但是它的低化不是因為信實限制的壓迫，而是另一個音韻限制的崛起所致。如閩南無

撮口元音是處於最高階，但莆仙方言卻不是，因為有另一個源自閩東的元音共諧限制崛起，而元音共諧 > 無撮口元音。

總之，相對於一般語言接觸裡頭，音韻規則的轉移是以不同方言或語言的限制位階相互競爭，而信實限制或音韻限制都有可能是最後的勝利者的情況；區域地理特徵的形成模式，是單純地以高階的音韻限制主導的模式進行，最終的勝利者都是音韻限制。優選論這種將信實限制與音韻限制分別列屬兩個不同家族的方式，一方面是確實呈現了這兩類限制本質上的區別，告訴我們語言內部演變的動力在於兩者間的相互競爭；一方面就語言接觸演變上，我們也確實藉由這兩家族的區別，發現到莆仙方言的演變，與其他語言接觸現象的差異所在。

## 第八章、結論

在本論文中，我們以閩東、莆仙、閩南三區的音韻特色交互討論的方式，說明了閩方言中語言接觸演變的模式，這裡頭主要包括了閩東方言多樣化的語流音變現象，閩南語文白讀的層次形成與競爭，莆仙的方言混合或融合的過程以及目的等。同時我們也以優選論的音韻限制與信實限制兩大家族的分，說明了莆仙地區這一類方言混合的現象，跟一般語言接觸的區別所在。莆仙的混合現象是以音韻限制主導的變化，從鄰近方言引入高階的音韻限制；而一般語言接觸則是不同語言或方言間的限制位階相互競爭，這其間音韻限制與信實限制可能互有勝負。

### 8.1 莆仙方言的代表意義

莆仙方言的代表意義在哪裡？它是獨立而混合的；它是獨立於閩東、閩南之外，又混合了閩東、閩南兩方的特色。如果不獨立，它可能就只會是閩東或閩南次方言的一支；再者，它若不是一個獨立的方言體的話，我們最終看到的莆仙方言跟一般語言接觸不會有什麼區別存在。若莆仙不是獨立的方言體，它可能會呈現的是過渡於閩東或閩南之間的中介貌，同時也可以看到一個明顯的朝閩東或閩南同化演變趨勢。而如果莆仙只是一個獨立的閩方言，不曾混合了閩東、閩南兩方特色的話，我們也無由藉此來摸索語言接觸混合的種種可能性。

正因為它獨立而混合，所以我們可以藉由莆仙方言的存在，以及閩語這三區之間的相互比較來探討個中差別形成的原由；也可以藉由觀測莆仙方言的組成成分，了解到語言接觸演變有哪些可能的運作方式。

由之前的比較分析中，我們主張，莆仙方言的混合模式也就是區域地理特徵形成的一種方式，是主動地擷取鄰近方言高階的音韻限制來融入自身，使得整個方言結構可以不斷朝「相對的無標化」邁進<sup>1</sup>。

---

<sup>1</sup> 我們不主張莆仙方言的持續演變最終會達到全然「無標化」的境界，無標化有時候只是相對的，

莆仙方言這類區域地理式的接觸，也是漢語方言接觸演變常見的一個模式；這一類接觸跟一般克里奧式語言接觸的差異在於，後者是兩個語言在同一時、地出現，前者則是兩個相關語言處在同一時間但非同一地點，只是鄰近的區域。區域地理式的語言接觸方式是以語法規則的轉換進行，就音韻層面來看，受影響語言「自主地」從鄰近地區的限制位階中尋求一個相對無標的語言結構來加以應用改良；是以音韻限制高升為主導的變化來達到「相對無標化」的目的，這類演變的決定因素是偏向語言內部的調節，所以音韻限制佔重要地位。

克里奧式的語言接觸，通常是兩個語言的限制位階相互競爭，音韻限制與信實限制家族在此競爭中互有勝敗；這類演變的決定因素以外在社會性居多。

## 8.2 語言演變與優選論

語言演變對優選論而言，雖然是一個相對較新的領域，自 1995 年開始才逐漸有這方面的討論(Cho, 1995; Miglio 1998 etc.)；但優選論本身的位階重排機制，以及將信實限制與音韻限制兩分並相互抗衡的模式，就已經對語言演變有相當的詮釋力。前面提過語言演變至少有兩種，一為內在心理因素造成，一為外在社會因素造成；前者的發生常常是為了尋求音韻系統的對稱與結構上的和諧，或發音的便利性，因此通常是經由音韻限制主導發生的。

後者則是因為語言接觸或其他社會因素所導致，語言接觸演變是本論文討論的重點，我們也在文中區分了兩類不同的語言接觸類型，克里奧型與區域地理特徵的散播傳遞，這兩者的區別可以藉由優選論的架構得到說明，克里奧型，亦即我們文中討論到的閩南語文白讀競爭這一型，是來自兩個語言或方言的不同限制位階相互競爭；而區域地理特徵，或莆仙方言式的接觸演變，則是由鄰近方言借入高階的音韻限制所主導的變化。

---

如，元音共諧限制，它讓整個韻母結構更和諧(harmonic)，但也因而連帶產生了有標的撮口元音。所以我們只能說，這類的區域地理特徵傳遞，散播的是「相對的無標結構」，不是「絕對的無標結構」。

### 8.3 餘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我們未來可以進一步研究的部分，由於本書所探討的都是音韻層面的問題，未來可以擴展到莆仙方言其他層面做一個比較，例如，詞彙比較分析。詞彙比較的部分，黃金洪(2002)做了一些相關研究，黃在論文中比較了 1255 條詞彙在廈門、福州、跟仙游之間的異同。比較的結果認為：共同詞語 384 條，與兩方部分語素相同的詞語為 190 條；而單與福州同者為 82 條，單與廈門同者為 258 條，與廈門、福州皆異的詞語有 512 條。結論為：莆仙方言是一種親於閩南，疏於閩東方言的具有自己特點的閩語次方言。

做三區詞彙比較是一項極困難的工作，詞彙比較不單是詞形語音的比較而已，還要考慮到語意、語用環境等。單單詞形語音還要考慮三區不同的語音演變規律，這就先要對三區的語音演變背景有確實的了解才能作到。語音演變規律還是比較容易整理歸納的，麻煩的是很多詞彙使用在單一次方言裡可能就有些不一致的現象，而且一詞多義，一義多詞等現象所在皆是。

因此，要以那一個詞，哪一個語意來做比較？怎麼確定找到的是不是該詞的基本語意？這個部分最基本的要求就得跟發音人有長期而且良好的溝通才可達到。例如：黃在「煎」這個義項當中，列比仙游用語為[o<sup>54</sup>]，廈門為[o<sup>55</sup>]，可是這個動詞在廈門是否還常用？最常用來表示「煎」的動作的，應該仍是[tsian<sup>55</sup>]。

語意	本字	仙游	廈門	福州
煎	□	o <sup>54</sup>	o <sup>55</sup>	煎tsien <sup>55</sup>
垃圾	糞掃	puoŋ <sup>44</sup> no <sup>52</sup>	□□sap <sup>55</sup> sue <sup>55</sup>	puŋ <sup>53</sup> no <sup>212</sup>
霧	霧	pu <sup>21</sup>	pu <sup>11</sup>	□muo <sup>53</sup>
動搖、搖動	櫓	lou <sup>21</sup>	lo <sup>11</sup>	搖ieu <sup>53</sup>

「垃圾」在閩南也有「糞掃」用語，而「霧」在閩南讀音應為[bu<sup>33</sup>]，閩東的讀音除了聲調外，餘皆吻合。是否真另有他字？「櫓」一詞推測不出一般語用環境，筆者

的方言中似乎沒有這個詞彙；曹逢甫(p.c.)告知他的方言中有類似詞，不過只在表示搖動的「搖櫓」一詞中出現，沒有單獨用法。因此，決定哪些詞彙可以或適合用來比較是門學問，而決定了相比較的詞彙後，如何在相關方言找對確實對應的項目也是個問題。

再者，選用的詞彙是不是都擺在同一個平面上看待？如果要比較親疏關係，恐怕得先找出一些核心詞或基本詞來做比較。核心詞與非核心詞在判定親疏關係的過程裡應該扮演不一樣的角色。黃把所有詞彙一概論定，我們覺得這樣的比較不甚妥當，但是要找出三區比較中的核心詞也不是件容易事。藏緬語研究裡比較親屬關係的核心詞表也一直沒取得共識。

如果先將詞彙分類再做比較會有什麼不同？先將詞彙加以分類，比如說：親屬詞，天文，昆蟲，及其他用語等。再在每個類別中比較三區的同與異有沒有一個明顯的趨勢，經由分類過後的比較，應該可以看出那些部分較為相似，或演變得較為快速。我們這裡由黃(2002)依照類別擷取了親屬詞相關語料，我們在下表這些親屬詞的比較中，可以看到，仙游的常用詞語是與閩南相同，而較罕用的詞語則與閩東相同。

語意	本字	仙游	廈門	福州
祖父	阿公	a kɔŋ	a kɔŋ	i kuŋ
祖母	阿媽	a mā	a mā	i ma
父親	老爸	lau ɒ	lau pe	nuoŋ ma
伯父	阿伯	a paʔ	a peʔ	i paʔ
叔父	阿叔	a tsyøʔ	a tsik	i tsøyʔ
女婿	囡婿	kyā lai	kiā sai	nie lai
姑姑	阿姑	a kɔu	a kɔ	i ku
姑丈	姑丈	kɔu niu	kɔ tiū	ku lie
舅舅	阿舅	a ɲu	a ku	i ku
舅母	阿姪	a ɲiŋ	a kim	nuoŋ keiŋ

曾祖父	大公	tua kɔŋ	a tso	tuai uŋ
曾祖母	大媽	tua ma	a tso	tuai ma
小兒子	細囡	ʔe ɣyã	sue han kiã	se iaŋ
曾孫子	曾孫	tsien nuoŋ	kã nã suŋ	tseiŋ nouŋ
堂親 <sup>兄弟</sup>	叔伯	ʔyøʔ pɛʔ	堂	tsyʔ paʔ
父母的姨媽	姨媽	i ma	i po	i ma
父母的舅媽	姪媽	kim ma	kim po	kiŋ ma

上表的區別很清楚的呈現莆仙話裡頭的閩東、閩南層次在日常詞彙使用上的差異。其他組詞彙是不是會有類似的趨勢？我們相信這種以類別為基準的比較方式，應該可以較具體的呈現出三區方言間的關係。不過基於時間有限，而且目前本文的焦點是在音韻演變上，所以其他類詞彙的分類與比較就留待未來研究了。

除了詞彙分類比較，未來我們想要進一步探索的相關議題，一個是採集莆田城關以北到閩東福清之間的語音現象，看看面狀似的語言接觸在這一區有多大作用力在。另外，莆仙內部的方言差其實不少，如果可以進行更密集的点狀語料收集，應該會有更多的關於語言演變連續體的發現。

而就方言接觸現象，我們也想探索其他方言點的變化；除了莆仙地區，閩方言還有另外一個點是方言交會更密集之處，那就是尤溪縣。尤溪一地就交錯聚集了閩東、閩中、閩北、閩南以及閩西等五方面的影響；所以，它內部的歧異性可能比莆仙地區更高，事實上我們看到《閩語研究》中，尤溪五個點的比較所顯示的內部差異度就相當大；相信這個點一定會有更多有關語言接觸，方言接觸的演變現象等待我們去挖掘。

(漢語拼音排序)

## 參考書目：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言室(編)，1989，《漢語方音字彙》，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
- 蔡俊明，1976，《潮語詞典》，東亞製本所，台北
- 曹逢甫、劉秀雪，2001a，〈閩南語小稱詞的由來：兼談歷史演變與地理分布的關係〉，《聲韻論叢第十一輯》頁 295-310，學生書局，台北
- 、———，2001b，〈音韻規則的轉換：以莆仙方言為例談語言接觸〉，第七屆閩方言研討會論文
- 陳保亞，1996，《語言接觸與語言聯盟－漢越（侗台）語源關係的解釋》，語文出版社，北京
- 陳澤平，1998，《福州方言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
- 陳章太、李如龍，1991，《閩語研究》，語文出版社，北京
- 程俊源，1998，〈台灣閩南語聲母去鼻化之詞彙擴散現象〉，《漢語方言研究著作得獎作品論文集》，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
- 丁邦新，1970，《台灣語言源流》，民族文化叢書第八種，台灣省政府新聞處
- ，1984，〈吳語聲調之研究〉，《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55本，605-638
- 丁聲樹，1981，〈漢語音韻講義〉，《方言》241-274
- 董同龢，1959，〈四個閩南方言〉，《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三十本，729-1024
- ，1974，〈廈門方言的音韻〉，丁邦新編《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p. 275-297
- 何大安，1996，《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第二版，台北市：大安出版社
- 馮愛珍，1993，《福清方言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
- 福清市志編纂委員會編，1994，《福清市志·方言卷》廈門大學出版社，廈門
- 洪惟仁，1985，《台灣河佬語聲調研究》，自立晚報社出版，台北
- ，1996，〈從閩南語輔音的鼻化、去鼻化看漢語音節類型〉，《第五屆國際暨第十四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 53-76

- ，1996，《台灣話音韻入門》，國立復興劇藝實驗學校出版，台北
- ，1997，《《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 黃典誠(主編)，1998，《福建省志·方言志》，方志出版社，北京
- 黃金洪，2002，《仙游話和廈門話、福州話詞語比較》，廈門大學碩士論文
- 李仁癸，1992，〈閩南語的鼻音問題〉，《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一輯：漢語方言》，1:423-235
- 李方桂，1980，《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 榮，1982，《音韻存稿》，北京：商務印書館
- ，1985，《語文論衡》，北京：商務印書館
- ，1989，〈漢語方言的分區〉，《方言》241-259
- 李如龍，1997，《福建方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2001a，〈福州話聲母類化的制約條件〉，《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商務印書館，北京
- ，2001b，〈仙游縣方言志〉，《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建教育出版社，福州
- 、梁玉璋、鄒光椿、陳澤平，1994，《福建方言詞典》，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
- 、萬波，1992，〈福建境內的兩種雙方言現象〉，《雙語雙方言》，彩虹出版社，香港
- 、莊初生、嚴修鴻等著，1995，《福建雙方言研究》，漢學出版社，香港
- 連金發，1995，〈台灣閩南語疑問詞的歷史發展和方言變異〉，《第一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文鶴出版有限公司，台北
- ，1998，〈台灣閩南話詞綴“仔”的研究〉，《第二屆台灣國際語言研討會論文選集》，黃宣範編
- ，2000，Denasalization, Vocalic Nasalization and Related Issues in Southern Min: A Dialect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In Memory of Professor Li Fang-Kuei: Essays of Linguistic Change and the Chinese Dialects* (《語言變化與漢語方言：李方桂先生紀念論文集》)，丁邦新、余藹芹編
- 林寶卿，1992，〈漳州方言詞彙(一~三)〉，《方言》151-160, 230-240, 310-312
- 林連通，1993，《泉州市方言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

- 林倫倫，1991，〈汕頭方言詞彙（一~三）〉，《方言》153-160，232-240，310-314  
———，1992，〈汕頭方言詞彙（四）〉，《方言》78-80  
———，1994，〈廣東省澄海方言同音字彙〉，《方言》128-142
- 劉福鑄，1994，《莆田縣志·方言卷》，中華書局，北京  
———，2001，《莆仙方言熟語歌謠》，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
- 劉秀雪，1998，《金門瓊林方言探析》，清華大學碩士論文  
———，2002a，〈古鼻音聲母在莆仙方言的演變—與閩東、閩南之比較〉，NCL 2002，  
靜宜大學，台中  
———，2002b，〈古鼻音聲母在莆仙方言的演變〉，IACL-11，愛知縣立大學，名古屋  
———，2004，〈閩語莆仙方言的韻母演變〉，IACL-12(青年學者獎競賽論文)，南開大學，  
天津
- 馬重奇，1993，〈漳州方言同音字彙〉，《方言》199-217
- 梅祖麟、楊秀芳，1995，〈幾個閩語語法成份的時間層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集刊》第六十六本，第一份，1-19
- 閩清縣志編纂委員會編，1993，《閩清縣志·方言卷》，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
- 宁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5，《宁德市志·方言卷》，中華書局，福州
- 莆田市政協文教衛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2001，《莆仙話》，莆田市文史資料第十六  
輯
- 橋本萬太郎，1985(余志鴻譯)，《語言地理類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 邵慧君、甘于恩，1999，〈閩語小稱類型比較〉，《第六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 石曉娉，1997，《從自主音段音韻學觀點看金城方言聲調學》，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  
文
- 壽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2，《壽寧縣志·方言卷》，鷺江出版社，廈門市
- 陶燠民，1956，《閩音研究》，科學出版社，北京
- 王本瑛，1995，〈漢語方言中小愛稱的地理類型與演變〉，《清華學報》，新二十五卷  
第四期 371-398 頁

- 廈門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1996，《廈門方言志》，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 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漢語方言研究室編，1993，《普通話閩南語詞典》台灣版，台北：台笠出版社
- 徐通鏘，1996，《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 袁家驊等著，1989，《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
- 楊秀芳，1982，《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博士論文
- ，1991，《台灣閩南語語法稿》，大安出版社，台北
- 岩田禮，(1992)，〈漢語方言入聲音節的生理特徵〉，《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1:523-537
- 葉寶奎，1999，〈莆仙方言邊擦音初探〉，《第六屆閩方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科技大學
- 張光宇，1989，〈閩南方言的特殊韻母ing〉，《大陸雜誌》79卷2期，16-22
- ，1990，《切韻與方言》，台灣商務印書館，台北
- ，1991，〈漢語方言發展的不平衡性〉，《中國語文》431-438
- ，1996，《閩客方言史稿》，南天書局，台北
- ，1997，〈東南方言關係試論〉(初稿)，北京：第三十屆國際漢藏語暨語言學研討會
- 張 琨，1993，〈漢語方言中鼻音韻尾的消失〉，《漢語方音》，23-64 頁，學生書局，台北
- 張文漢，1990，《*Phonological Process in Min Dialects: An Autosegmental Approach*》，(以自主音段探討閩方言音變)，政治大學碩士論文
- 張振興，1985，〈閩語的分區(稿)〉，《方言》，第三期 171-180 頁
- ，1992，《漳平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1993，《台灣閩南方言記略》，文史哲出版社，台北
- ，1997，〈重讀《中國語言地圖集》〉(初稿)，北京：第三十屆國際漢藏語暨語言學研討會
- ，1999，〈閩語及其周邊方言〉，《第六屆閩方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 張盛裕，1979，〈潮陽方言的文白異讀〉，《方言》241-267
- 柘榮縣地方編纂委員會編，1995，《柘榮縣志·方言卷》，中華書局，北京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1983，《方言調查字表》，商務印書館，北京
- 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編，1987，《中國語言地圖集》，朗文有限公司，香港
- 周長楫，1983，〈廈門方言文白異讀的類型(上、下)〉，《中國語文》330-336，430-438
- ，1986，〈福建境內閩南方言的分類〉，《語言研究》2：69-80
- ，1991a，〈廈門方言同音字彙〉，《方言》99-118
- ，1991b 《普通話與閩南語》，語文出版社，北京
- 編，1993，《廈門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南京
- 周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周寧縣志·方言卷》，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北京
- 周振鶴、游汝傑 1986 《方言與中國文化》，台北：南天書局

## References:

- Aitchison, Jean. 2001. *Language Change: progress or deca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Appel, Rene; Muysken, Pieter. 1987. *Language contact and bilingualism*. Edward Arnold. London.
- Archangeli, Diana and Langendoen, D. Terence. 1997. *Optimality Theory: an Overview*. Blackwell Publishers.
- Chappell, Hilary. (ms). Dialect Grammar in Two Early Modern Southern Min Texts
- Cheng, Chin-chuan. 1973. *A Synchronic Phonology of Mandarin*. The Hague: Moutan.
- Cho, Young-mee Yu (1995). 'Language change as reranking of constrain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 Chung, Raung-fu. 1989. *Aspects of Kejia Phonology*. Ph.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 Chung, Raung-fu. 1996. *The Segmental Phonology of Southern Min in Taiwan*. The Crane Publishing Co. Ltd. Taipei.
- Clements, George N. and Wlizabeth V. Hume. 1995.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Speech Sounds. *The Handbook of Phonological Theory*. ed. by John A. Goldsmith. 245-306. Blackwell. Oxford.
- Coetsem, Frans van. 1988. *Loan Phonology and the Two Transfer Types in Language Contact*. Foris Publications. Dordrecht.
- Duanmu, Mu. 1990. *A Formal Study of Syllable, Tone, Stress and Domain in Chinese Languages*. Dissertation of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Fromkin (ed.), Victoria A. 1978. *Tone A LINGUISTIC SURVEY*. Academic Press
- Goldsmith, John. 1990. *Autosegmental and Metrical Phonology*. Cambridge, Basil

Blackwell

- Hashimoto, Mantaro 1982. The So-called “Original” and “Changed” Tones in Fukienese: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tone Morphophonemic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53: 645-659.
- Hayes, Bruce. 1986. Inalterability in CV Phonology. *Language* 62:318-351.
- , Bruce. 1989. Compensatory Lengthening in Moraic Phonology. *Linguistic Inquiry* 20:253-306
- Ito, Junko, and Armin Mester. 1995. The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of the Lexicon and Constraints on Reranking. *Papers in Optimality Theory*, edited by J. Beckman, S. Urbanczyk and L. Walsh. Amherst: GLSA. 181-210
- , Junko, and Armin Mester. to appear. The Phonological Lexicon. *A Handbook of Japanese Linguistics*, edited by N. Tsujimura. Oxford: Blackwell.
- Jiang-King, Ping. 1999, *Tone-Vowel Interaction in Optimality Theory*, Lincom Europa
- Kager, Rene. 1999. *Optimality Theory*, Cambridge, UK.
- Lin, Jo-wang. 1995. Lexical Government and Tone Group Formation in Xiamen Chinese. *Phonology* 11:237-275
- McCarthy, John. 2002, *A Thematic Guide to Optimality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arthy, John, and Alan Prince. 1993a, *Prosodic Morphology I: Constraint Interaction and Satisfaction*. M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nd Brandeis.
- McCarthy, John, and Alan Prince. 1993b, Generalized Alignment, *Year Book of Morphology* 1993. 79-154.
- McCarthy, John, and Alan Prince. 1994. The Emergence of The Unmarked: Optimality in Prosodic Morphology. *NELS* 24: 333-379.
- McCarthy, John, and Alan Prince. 1995. Faithfulness and Reduplicative Identity. *Papers in Optimality Theory*. (Beckma et al) Amherst: GLSA.
- McMahon, April. 2000, *Change, Chance, and Optim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Miglio, Viola (1998). 'The Great Vowel Shift: An OT model fro Unconditioned language chan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0<sup>th</su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Historical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 Padgett, Jaye. 2003. Contrast and Post-velar fronting in Russian,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21.1:39-87
- , Jaye. to appear, The Emergence of Contrastive Palatalization in Russian. In *Optimality Theory and language change*, edited by E. Holt: Kluwer Academic Press.
- Putz, Martin. 1994.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Conflict*.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Amsterdam.
- Sander, Nathaniel. 2003. *Opacity and Sound Change in Polish Lexicon*.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California Santa Cruz.
- Snider, Keith. 1999. *The Geometry and Features of Tone*. the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 Steriade, Donca. 2001a. The Phonology of Perceptibility effects: the P-Map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Constraint Organization , UCLA (ms)
- , Donca. 2001b. Directional Assymetries in Place Assimilation: a perceptual account. *The Role of Speech Perception in Phonology*. Edited by Elizabeth Hume and Keith Johnson, 219-250. Academic Press. San Diego.
- Zhang, Jie. 2000. Non contrastive Features and Categorical Patterning in Chinese Diminutive Suffixation – Max [F] or Ident [F]. *Phonology* 17: 427-478.